武俠世界

孫山筆（民間歷史恩仇錄） 東方白・著

宋徽宗時，重道貶佛，沙門子弟迭遭殺害，大覺上人與同儕研究擬"大覺籙"命師弟大寂禪師面呈皇上進諫，然而，意外迭起，結局令人叫絕……



$4.00

第25年

38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一篇民間歷史傳奇故事——「孫山筆」。內容充滿俠義氣氛，感人肺腑。講述宋徽宗年代期間，民風乖歪，重道貶佛，當年道教欺凌佛門中人，手段無不用盡其極，沙門子弟迭遭殺害，令人髮指，大覺上人有見及此，與同儕共擬「大覺籙」，令師弟大寂面呈皇上進諫，然而，一連串意外從此就發生了。過程曲折，寓意警世，閱後保証令你滿意。

＊＊　　＊＊　　＊＊

龍乘風另一簇新中篇「大帥夫人」今期開始刋出，是篇以民初時代作背景的技擊鬥智小說，場面相當熱鬧，打鬥也兇狠絕倫，令致當時洋塲十里之地，殺聲四起，鷄犬不寧，愛好龍乘風另一筆法作品讀者，請參閱今期本刋第七十八頁。

＊＊　　＊＊　　＊＊

下期巨型故事選刋高皐作品——「南北殲仇記」。題材不但中肯正確，深涵人生哲理，描述一個讀聖賢書，平步青雲，官至知府的朝庭命官，竟然與江湖人物交往，最後竟一變而爲汪洋大盜，箇中內情，令人尋味，到底爲了甚麼，下期講你知。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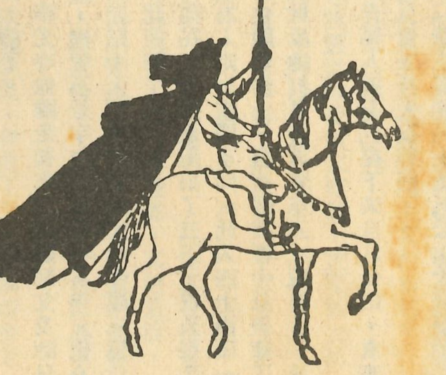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38期
（總號127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間歷史 恩仇錄

東方白·文
可　飛·圖

孫山筆

入寺尋師叔　却遭人暗算

宋徽宗四年，正是道教盛行、佛教式微之時，老子在唐朝時本就被封爲太上玄元皇帝，而宋眞宗時曾數謁老子於亳州太清宮，且尊老子爲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徽宗時乂追尊莊子爲微妙元通眞君，列子爲致虛妙觀眞君，配享混元上德皇帝。

此刻，佛教受到極大的歧視，佛不准稱佛，改稱大覺金仙，和尚不准稱僧而稱「德士」，尼姑也不准稱尼姑而稱「女德」，道士所居的宮觀，成爲安插罷職大臣的退路居所，如「會靈觀使」及「提擧洞霄宮」等等……

此時，弦月剛自山崖上虬松梢端露出半個臉來，清輝照着一個岩壁下洞口併肩坐着的兩個和尚，老的鬚眉皆白，年輕些的一位也在四十以上了。

中年僧人道：「恩師，師弟此番去八公山華光寺，不知是否順利？」

老僧道：「以你師弟的精明機智，爲師並不担心。只是……這孩子對道家欺壓佛門弟子之事，痛心疾首，表現得十分激烈……。」

「這正是弟子所担心之事，如今天下各大叢林寺廟，無不忍氣吞聲，師弟一路上難兎見到不平之事而伸手的。」

「如他能伸手管管閒事而明哲保身，適時趨避，爲師並不反對，玄小七這孩子不是好惹事的人。」

「恩師，正因爲師弟太心軟，往往會吃虧，此去任務重大，只怕他……」

「不然，武人不苟戰，是爲武中之文，文人不迂腐，是爲文中之武。爲師對小七的作風甚感滿意，至於他的武功，放眼天下少一輩的人物當中，能勝過他的，恐怕不多了。」

「恩師，林靈素被當今皇上賜號通眞達靈先生，權傾天下，難道說他眞有通眞達靈的修爲？」

大覺上人喟然道：「妖言聳聽，不學無術，大宋的江山乂毀在這兩代皇帝手中，而且遭遇之慘，史無前例……」

了塵本還想問，因爲恩師大覺上人道行極高，過去預言十年後之事，無不應驗。但此刻大覺上人闔目入定，了塵不敢出聲……

× × ×

熊耳山不是名山，華光寺也不是一座大寺廟。但是，山之是否出名，不在乎其高低，寺廟之是否出名，也不在於是否宏偉。

這熊耳山不出名，華光寺却相當出名，因爲主持者正是大覺上人的師弟大寂禪師。

此刻，華光寺前山坡下一個年約二十六七歲，衣著純樸，身胚碩健，不太英俊但却憨厚的青年人，手持一根三四尺長的烏黑鐵棍，上了山坡。

似乎直到他來到廟前，看過大門上的漆金巨匾，以及緊閉的山門，才忽然感覺這兒太靜了。

華光寺他雖是初來，却聽師父及師兄提過，儘管不是宇內有名叢林名寺，也有僧人二三十人之衆，這麼大的寺廟，爲什麼如此寂靜？

他在巨大獸環上拍了三下，很久很久，才有人走出來開了門。此人四十出頭一點，白臉無鬚，一襲黃袈裟都十分破舊了，很世故地打量着這青年人，說道：「施主……」

青年人道：「在下來自八公山，有事要面見貴主持大寂禪師。」

「哦？莫非施主是八公山大覺師伯門下？」

「正是，大師是……」

「貧僧了緣，是本寺知客，請問施主大名？」

「在下玄小七。」

「哦！原來是玄小七師弟，快請進來吧！」

玄小七進入山門，了緣閉上門在前引路，玄小七四下打量，凝神一聽，道：「了緣師兄，貴寺莫非只有你一位了？」

「玄師弟，唉！一言難盡，請到禪房待茶……」

玄小七道：「了緣師兄，到底發生了何事？」

了緣忽然滴下淚來，道：「本寺已被查抄，難道師伯那兒一點也不知情？」

「眞的不知道。」

二人進入禪房，了緣去弄了茶來，道：「玄師弟總該聽說過自當今皇上登極，更加泥信道教而歧視沙門中人的事吧？」

「這個自然聽說過。」

「林靈素倍受徽宗寵信，並置教友品級，凡二十六級，以『先生』品級最高，下爲『處士』，再下置道官二十六等。有『侍宸』、『校藉』及『授經』等稱號，編『道史』，立『道學』。林靈素對徽宗說：天有九霄，以神霄最高，其治若府，神霄玉清王是玉皇上帝之長子，號稱長生大帝君，就是陛下。徽宗聽了，自然高興了……」

「了緣師兄，你說了半天，師叔他老人家到底去了何處？」

了緣的大白臉上乂是一黯，道：「玄師弟，兩月前，林靈素派道士十餘人來此，要家師蓄髮皈依道家，自然是格格不入，於是雙方格鬥之下，本寺中人不敵。」

「難道以師叔爲主，還有幾位長老竟不敵他們派來的十餘人嗎？」

「師弟，你不知道，那十來個都是高手。」

「難道全寺三十餘人都死了，只剩下了緣師兄一人？」

「不，師父和三位師叔力戰，後來對方邊打邊勸降，那些牆頭草，有的降了，有的溜出本寺，不知去向。」

玄小七怒聲道：「哼！這未免欺人太甚了！」

「是啊！可是當今天子篤信天書，舉行封禪，那有什麼辦法？」

「了緣師兄爲何得以身免？」

「師弟，那天師兄正好下山採辦食品雜物，隔日始返。」

「既然師兄未遇上這次慘禍，又怎知當日林靈素派十餘名道家高手前來，且曾邊打邊勸降呢？」

「噢……事情是這樣的……」了緣道：「師兄回寺乍見有打門跡象，不由大驚，在內院，發現師父已因傷重而逝，三位師叔其中一位已醒來，大致說了當時情況，又……」

玄小七悲憤不已，道：「師叔的遺蛻在何處？」

「就在寺後山洞之中，由師兄陪你去吧！」

「不必了。師兄自便……」走出幾步，又迴身道：「師兄，大寂師叔入殮之前，有沒有交待什麼事或什麼東西？」

「師弟是指什麼事或什麼東西？」

「算了……」玄小七對這位師兄並不太信任，至少是看他不大順眼，身爲知客僧，禮節方面自應周到，但了緣在這方面很馬虎。

玄小七獨自來到寺後，這兒有個很大的石洞。

洞大但洞口並不大，高個子的人要低頭進洞。

玄小七向洞內望去，黑黝黝地不見盡頭。如果棺木放在洞內，用得着放到洞的盡頭處嗎？他實在有點想不通。

他打量洞口，並未馬上進去，却向洞後繞去。

正如大覺上人所說，玄小七精明機警，他的穩沉，超過了他的年齡，洞很深，但並不太高，他繞行一週，又自洞頂上走回來。

他對此洞有了相當的瞭解。

他進洞時，在洞口旁石壁上按了幾下。因而有一雙冷森的眸子在暗中窺伺，玄小七並不知道，當他進入洞中十餘步時，逐漸陰寒，且隱隱聽到極細微而遙遠的交談聲。

他相信這交談聲是來自洞中。

既是來自洞中，爲什麼聲音是如此細小，像來自數里外似的？莫非還有洞中之洞？

此刻正是申末時分，陽光仍甚明亮，却只能照到洞內約十餘丈之地，再往裏就越來越暗了。

洞內極潮濕，很多地方滴水，而且涼沁心脾。

這工夫玄小七已入洞約二十餘丈，且洞徑右轉，只聞「隆隆」聲傳來，玄小七回身疾掠，一個起落就是十七八丈。要是有人看到，不把他當作一隻鳥才怪哩。

然而，他還是慢了一步，洞口是個活動石門，已經牢牢閉上。他有一身神力，但洞口這塊巨大的石板太平滑了，無法着力。

這似乎早有預謀，只要關在洞內，就是大力神降世也只有乾瞪眼了。

玄小七弄了很久，只有頹然而罷，他的懷疑沒有錯，了緣這個叛徒心懷叵測，說不定他已叛了師門，也叛了佛門而降了道家。

現在他必須先看看這個洞有多深？幾個轉折，到了盡頭，却未看到棺木。但這洞中的確還有岔路約三四條。

他在極暗的洞中，常人伸手不見五指的情況下，還隱隱可見兩三步外石壁上閃閃的流水。

他以爲，必然仍有透光之處。

於是他走遍了每一條岔路——洞內之洞。既未找到棺木，也未遇上一個人，然而，不久前聽到人聲又來自何處呢？

他身負重責大任，要是死在此洞之中，就是師父和師兄來找也找不到他。

可是他信心堅定，他以爲這個洞中有人聲，必然有人，也必然有出路。

現在，他又來到左邊第二條岔路中。這兒不但洞壁上滴水，似乎脚下也積水頗多。

脚下積水表示什麼？會不會放水淹死他？

就在這時，他忽然聽到極細微的歌聲，是出自女人之口，不知來自何處？可以隱隱聽出，唱歌的人似乎是滿腔鬱悶，愁腸百結，所以曲子是輕快的調子，却被她唱走了味。令人頓生同病相憐之情。

玄小七目前急需找到一個人，那怕是一個敵人，這樣會活活被悶死愁死的。

他緩緩移動着、諦聽着。但這歌聲太細微，有時像是來自洞頂，有時似是來自洞壁內，有時又像來自脚下。

玄小七必須聽清楚，因爲這是一綫逃生的希望。

他仔細地聽，終於聽出，聲音來自脚下。這怎麼會呢？這洞頂或洞壁之內都可能有人，脚下會是空的嗎？

他用脚跺了兩三下，果然是中空的，先是一喜，馬上又涼了半截，中空又如何，這下面又如何出去？

他又跺了兩下，把耳朵貼在地面上聽，下面細微的女聲道：「有人在上面嗎？快下來救我呀……」

「有人呼救，下面顯然不能脫身。但是，能在這兒看到一個同類，總是一件好事……」他用手去摸地面，終於摸出一道痕跡——石縫。

那大約是一塊兩尺見方的石板，以他的功力，就算這石板嚴絲合縫，他沒費多大工夫就掀了起來。

石板一掀起，馬上傳來清晰的流水聲，也冒上一股寒氣。原來下面也很暗，不知有多深，却有個女人驚喜地道：「你是人是鬼？」

玄小七道：「到目前爲止還是人，妳是誰？」

「先不要問我是誰嘛！是我上去還是你下來？」

「下面是什麼樣子？」

「下面是什麼樣子，我也說不上來，不過地方很大，像個寒潭，潭中有個島，我就在這個島上。」

「下面是否有通路出去？」

「好像沒有……」是一個年輕女子之聲。

「沒有出路，我下去幹什麼？」

「我說過沒有出路嗎？」

「沒有，妳只說好像沒有出路。」

「『好像』和『絕對』不同對不？」

「萬一我下去了，再上來就難了。」

「那要看你的身手如何了？如果你不太差，往上一竄就能推開石板，再一次就上去了，由這島上距那石板才不過兩丈三四。」

的確，這高度以他的身手足能拔起身子把石板頂開，扳住那邊沿的。問題是下去是否有必要？他道：「姑娘，如果要我下去救妳，我願意一試。」

「這位大哥，你這人還眞不錯。我的確需要援手。」

「姑娘下去幹什麼？」

「我本來也是在上面，由於好幾天沒有東西充飢，發現這個出口，聽到很大的水聲，就以爲既然有水，水中或有魚蝦之類。」

「有沒有啊？」

「有是有，但不是魚蝦而是水蛇！」

玄小七苦笑一下，說道：「當一個人極端飢餓時，蛇和魚蝦似乎沒有什麼分別了！」

「對對！而且這肉也不腥，滑滑溜溜地，像吃醋溜魚片一樣。一天有一條也就打發過去了！」

這一會工夫，玄小七已隱隱看出，下面水潭極大，中央有一個小島，頂端約有五六尺之地相當平坦，但都長了青苔。

上面似已無路脫困，下去看看也有必要，他道：「姑娘爲何進入此洞？」

「你呢？」

「在下前來拜祭大寂禪師前輩，中了奸人之計，把洞口閉塞，似想把在下餓死在內。」

「咱們的遭遇一樣，我也是到華光寺辦事，被誘來此洞，而被關入洞中的。」

至少，兩人同是不幸的人，就算以前是師門的仇人，此刻也須要暫時同仇敵愾的。

於是他把石板放下一半，一手托着，另一手抓住這洞口邊沿，放下石板，人也落在島上。人在半空中時，就感覺寒氣砭骨。

這姑娘怕他滑倒，一把揪住他，道：「小心！很滑！」

玄小七站得很穩，她自己用力過猛，脚下一滑，就要倒下。他抱住了她。只覺得她身上好涼好涼。像是血也是冷的。但那未穿多少衣服的胴體，却十分柔軟。

玄小七平生第一次抱住一個人，而且抱得很實，說不出那種奇妙的感受，急忙放手，道：「妳身上怎麼這麼涼？」

「你在這下面耽上五七天試試看。」

「難怪！原來這麼久！」

「你叫什麼名字？」

「玄小七。妳呢？」

「我叫李猛。」

「是十八子李，和猛烈的猛這兩個字嗎？」

「對對，是不是一點也不像女人名字呢？」

「是的。如果不是妳的嗓音細，說出此名，沒有人以爲你是女人。」

「這是因爲家父因我太弱，爲我取個剛猛的名字。加之我又沒有兄弟，家父母把我當小子看待。」

兩人坐在大石上，她靠緊了他道：「好多天沒有這種溫暖的感覺了。這樣你會不會怪我輕佻？」

「不會，妳冷嗎？」

「你剛剛抱我，不就感覺出來了？」

「李猛，妳到華光寺找誰？」

「大寂禪師。」

「有什麼貴幹？」

「向老禪師報信，有人要對他不利，請他立刻趨避，但是……」她幽幽地嘆口氣，道：「可惜來遲了一步，那了緣知客僧說，大師的靈柩在此洞中……」

玄小七道：「這麼說妳和大寂禪師交非泛泛，才敢在道教氣焰萬丈之下趕來通風報信了。」

「家父李旭和大寂禪師是故交，那能見死不救？」

玄小七沒聽說過李旭這個人，要不是剛自塞外或邊陲來此不久，必是藉藉無名的武林人物。

「玄小七，你剛才說是來拜祭大寂禪師的，這表示未來之前你就知道大師仙去了？」

「不，是了緣說的，了緣這個禿驢，八成叛了！」

「八成？也說不定了緣根本就不是華光寺的人。」

「妳這猜測也對，說不定他是林靈素的部下，把頭剃光冒充和尚。」

「玄小七，你這一次來找大師有什麼事？」

「途經熊耳山順便上山問安。」

「令師和大師認識？」

「是啊，家師和大師是知交。」

「令師大名是……」

「家師字文璈。」

李猛聳聳肩也沒說什麼。他側頭看看她。由於太近，而且時間久了，已看清了她的面孔，心頭一陣忐忑，忖道：「世上竟有這等美好的女子……」

「玄小七，你怎麼這樣看我？」

「對不起！李猛，我發現妳很美！」

「愛看就多看兩眼，我也不怪你，因爲你對我也算有恩……」

「有恩？」

「不是嗎？不一定每一個沒看清我面孔的男人都會冒險下來救我。」

「其實我除了有救妳的心之外，也想順便下來看看這下面是否有出路？」

「玄小七，你這人很忠厚，就憑這一點，我要交你這個朋友。」

「我從未交過女朋友，我眞高興……」他發現她的左手，搭在他的左肩上，等於抱住了他的上身。他沒有怪她，雖然他以爲她相當放得開，不拘小節。

「妳好像並不發愁。」

「怎見得？」

「不久之前，我還聽到妳在下面唱歌呢。」

「哦？你聽出我的歌聲中有快樂的成

份嗎？」

「這……的確沒有。」

「我只是希望，上面如果又有高人進入，能把我也救出去，如此而已。」

「這洞中可能不僅你我二人。」

「你有什麼發現？」

「我在上面隱隱聽到交談聲，好像最少有三個人以上。」

「恐怕不會吧！也許是你聽錯了。」

「不是，我相信自己的耳朵，就以妳唱歌來說吧！我就沒聽錯。」

「唱歌嘛！聲音大些，自然較易聽到囉！」

「不，由於這下面有水聲，其實更不容易聽到。」

「你確信上面有人？」

「是的，只是不知人在何處？」

「不管有沒有人，咱們總要多帶點食物上去對不？我們來捉水蛇！」

「有毒嗎？」

「好像沒有無毒的。」

玄小七心底有股涼意昇起，如果掉落潭中，那眞不堪設想了。這工夫李猛巳小心翼翼地走到小島邊沿處，彎着上身，注視潭中，驀然伸手水中一抄一甩，只聞「啪」地一聲，接着丟上一條三尺多長的水蛇，差點落在他的身上。

他的工夫了得，就是不敢玩蛇，很怕，却又不敢表現出來。這工夫才看出，蛇頭巳被她甩在岩石上砸碎，盡管死了，還在蠕動。好像是黑色帶花紋的。

「啪」地一聲，又丟上一條來，比剛才那條更大些，他不能不佩服她，一般來說，女人是最怕蛇的。

「啪啪」聲有十來次之多，李猛道：「這夠我們吃三天的了……」上了岩頂，把死蛇弄到一起，取出匕首，道：「你是用什麼兵刃？如果是『二人奪』，帮我來殺蛇。」

玄小七道：「我用的是短棒，派不上用場。」

她蹲在水邊一邊殺蛇，一邊問道：「你的武功一定不錯。」

「這話怎麼說？」

「如果是泛泛之輩，了緣就把你收拾了，何必把你騙入洞中呢？」

「這麼說妳也是高手囉？」

「其實我只是飛刀比較拿手，嚴格來說，這不能算是武功。」

「不，飛刀能手如無良好的武功基礎怎麼成？比喻說，飛刀要有膂力，要有過人的目力。在瞬間必須決定要不要發？攻擊敵人哪些部位等等。這都是必須武功基礎深厚的佐證，反之，就不會成爲飛刀高手了。」

「佩服，佩服！聽你的高論，就知道你是年輕一輩的高手。不知你和『孫山筆』比起來，孰強孰弱？」

微微一震，玄小七道：「孫山筆？」

「怎麼？這麼出名的年輕俠士，居然沒聽說過？」

「是啊！孫山筆是這年輕高手的名字，還是他的綽號？聽起來怪怪地！」

「這是他的綽號，本來是『孫山敗筆』，爲了方便，刪去一字，變成『孫山筆』了。據說此人用筆，不是一般人那種判官筆，魁星筆或文昌筆等等，而是筆端眞的有毫毛。筆桿上刻有『孫山敗筆』四個字。」

「怪人哪！此人既然是那麼出名，怎麼會是『孫山敗筆』呢？莫非他與人決鬥而不敵，引爲奇恥大辱，自嘲爲『孫山敗筆』？」

「他是輸給了一個人，但據說不是敵人……」

玄小七心頭一震，道：「不是敵人是什麼人？」

「好像是他的師父。」

玄小七心頭大震，道：「李猛，妳……妳別開玩笑好不好？輸給自己的師父算是恥辱嗎？」

「據說他的師父要求嚴格，對他的期待也奇高，那就是傾囊相授之後，要他青出於藍，然而，他仍然輸了半招，當然，那是師徒二人打了兩百招之後。」

「兩百招之後，輸給師父半招，那幾乎不能算是輸了！」

「輸就是輸，就是五百，一千招輸了半招還是輸。因爲有時輸就代表死亡。」

她剝蛇，清理內臟，斬頭去尾，都十分熟練。甚至把蛇肉切成一段一段，用匕首插着，道：「玄小七，張嘴嚐嚐這口蛇肉──」一刀向玄小七口中戮去。

玄小七沒有選擇的餘地，張口咬住匕首尖端，把蛇肉弄到口中，匕首巳收了回去，道：「玄小七，怎麼樣？好吃嗎？」

「還湊合！」

「那就好！就怕你噁心吐出來，不吃東西，就是武功再高也不成。」

玄小七吃了一些，他要保持體力，才能設法出去。

經玄小七勸告，二人在下面過了一夜，精神調養足了，玄小七道：「李猛，我們上去找那些人。」

「眞有人嗎？」

「錯不了的。我們找到的人越多就越好！」

「好吧！那就看你的囉！」

「妳也別客氣，妳先上吧！」

「你這人眞迂！明明你的身手比我高出多多，尤其是輕功，我只是飛刀比較拿手一點而已。」

玄小七不再客氣，木棍一點岩石，「嗖」地一聲竄上了去，以懸空的身子用棒端一挑那石板，立即開了一縫，左手扳住邊緣，那石板要是落下來，八成會把他的手指切斷。

但石板被短棒挑着紋風不動。然後身子一縮就上去了。他伸出一手，道：「李猛，躍上來抓住我這隻手。」

李猛道：「玄小七，你何不把短棒伸下來，我躍起抓住短棒，你只要往上一提我就上去了。」

「好吧！」玄小七把短棒調過另一頭，李猛瞄了半天才竄起，揪住了短棒，說道：「可千萬要抓牢，掉到潭中就沒有命了！」

玄小七一收棒就把她拉了上去。把石板蓋好，道：「我們去找那些人去。」

二人在岔洞中找了很久，終於又聽到了人聲。

「妳聽聽，這是不是在洞中發出的聲

音？」

李猛聽了好一會，道：「不錯，可是人在什麼地方呢？莫非除了那地下水潭還有更隱秘之處？」

「我們設法來找找看。」

「玄小七，我們必須盡量噤聲，也許不是同道。」

兩人摸索了約莫有一個多時辰，李猛低聲而興奮地說道：「玄小七，有點門道了……」

「什麼門道？」

「壁上有個比人頭大些的活石塞。」

「怎知不是壁上的裂痕？」

「不是，你過來聽聽。」

玄小七走近先用手一摸，果然約七八尺高處，有一石塞，而且貼近聽，交談聲分明就是這兒傳出來的。玄小七低聲道：「還是女人心細。咱們把這石塞弄出來看看，這兒必有很大的秘密。」

「什麼秘密呀？」

「我隱隱聽出，有人叫木頭大師，武林中有第二個木頭大師嗎？」

「的確沒有。木頭和尚是當代絕世高手，另外一些人也必是知名之士了……」

這工夫玄小七巳緩緩地，一寸一寸地把那石塞拔了出來。這一拔下，出現一個黑洞，交談聲就更清晰了。

只聞一個老婦口音，道：「高無極，你素以精通子平之術及滴天髓名聞於世，你算算看，咱們到底有無生望？」

高無極喟然道：「高某要是實話實說，你們二位必然心灰意冷，所以還是不說的好……」

兩少又是一驚，這高無極不但精通子平之術，且「鷹爪力」功夫武林獨步。這老婦不知是什麼人？

只聞木頭大師頌了一聲佛號，道：「何施主，事巳至此，不必操之過急，古人說：知成之必敗，則求成之心不必太堅；知生之必死，則保生之道不必過勞……」

「哼！老禿，我何必可沒有你們兩人那麼想得開。倒不是怕死，而是我等三人的絕世武功若因此失傳，未免辜負了先輩之苦心。」

兩少又是一震，高無極和木頭大師，都是武林一代宗師，沒想到還有個「萬里追風」何必，這老女人一生善善惡惡，「陰煞掌」沒遇上敵手，連這三位高人都被困在這裏，玄小七心頭沉重，脫困的希望也就太小了。

何必道：「高無極，你是說咱們出不去了？」

高無極道：「人生休咎，窮通、修短及天祿莫非前定。明乎此，生而何歡，死又何懼？」

「放屁！你口說『死又何懼』，心裏却未必如此。好吧！我何必這輩子好事作得不多，壞事却不算少，這大概就是報應了吧！」

木頭大師道：「何施主，談到生死，有幾人敢說泰然無懼？魚得水逝，而相忘乎水；鳥乘風飛，而不知有風。識此可以超物累，可以樂天機，生死不足論矣！」

高無極說道：「大師之言，清如梵室之鐘，令人猛省；響若尼山之鐸，別有深思……」

「都是放屁之論！」何必道：「事到如今，我倒有個主意！也不枉我等人生一場。」

木頭大師道：「何施主請說。」

何必道：「近三十年來，我們這幾個人的功力一直被相提並論，那就是我等三人，大覺上人和大寂老禿，另外一人就是林靈素的左右手半眞道人那牛鼻子。」

木頭大師道：「據說這些人當中，又以大覺和半眞的修爲較高……」

「放屁！放屁！」何必道：「你們這兩個老殺才，專門長他人之威風，貶自己的身價，既然沒有正式比過，哪個知道誰比誰高？」

高無極道：「修爲高低，不一定非動手不可，正如『腹有詩書氣自華』的道理一樣……」

「又在放屁！」何必道：「我這主意也許餿了點，但俗語說：陰天打孩子──閑着也是閑着。咱們反正活不了三天了！除非有人練成了服氣辟穀，飲風吸露，不食人間烟火的功夫。」

高無極道：「在下知妳要說什麼？」

「知道更好，咱們三人誰也不服氣誰？何不趁此機會印證一下武功，臨死也能心安理得。」

玄小七和李猛早巳爬了進來，原來這是個洞中之洞，他們自暗門進入，就是找不到那個暗門了。可見設計此洞之人如何聰明了。

而這洞中之洞內有很多石筍和鐘乳石，隱隱有如碩大巨獸口中的獠牙，而且洞極大，三人在洞的另一端，兩少在這一端石筍之後。

玄小七以爲，何必的提議必被木頭大師和高無極所拒絕，那知兩人竟未出聲。其實二人知道推不掉，而在大限來臨之前揭開此謎，確是一件吸引人之事。

何必說道：「我們三人都要把最精純的招術施展出來，不必再藏私，不論贏與輸，也都不必放在心上。而勝的一方，也要講評一下他致勝的原因，和那武功的名稱──」

木頭大師和高無極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何必道：「以我們三人的年齡及聲望來說，木頭稍高些，就讓他壓軸，我們兩人印證的勝者，再和他印證。」

兩人又沒有異議，於是高無極和何必開了門戶。

玄小七對於這種場面自是萬分慶幸開了眼界，無怪離開八公山時他的師父說過，此去他有無數凶險，也有奇遇，意外的事太多，必要時可大義滅親，但千萬不要錯過任何增長見聞的機會。而天下技擊本是一家，不可有門戶之見……」

這話如今想來，似乎師父準知道會有此遭遇似的。

就在高無極屹立如山，何必繞他遊走時，「卜」地一聲，玄小七應聲而倒，被李猛接住放在地上，他巳被點了穴道。

李猛伏在石筍後怕看不清，向前伏行七八步，這工夫何必巳攻出三掌，但高無極雙臂一圈一絞就化解開去。掌勁之烈，連鐘乳石及石筍都微微震顫。

高無極連接三十餘掌，只退了兩步，

接着，他反攻過去，「鷹爪刀」帶起嘯聲，附近的石筍及鐘乳石都揚起一蓬石粉。

李猛內心十分激動，這是多麼難得一見的場面。

一招一式，並不甚快，在內行人而記憶特佳的人看來，可能記住雙方的攻守招式，因爲天下各派武功同出一原，大同小異。

李猛目不轉睛地看，一邊以食指劃動着，死記在心。

這時二人越打越猛，這那像是印證武功呢？

何必白髮無風自動，她的「陰煞掌」冷風砭骨，着膚如割，兩人都是下重手攻要害，李猛却不感驚奇，只感過癮無比。

這兩人的功力相差不多，所以應該在百招以上分出勝負才對，但是，他們才打了三十招左右就見了眞章。

「吭」地一聲，高無極這一爪實實地抓在何必的背後「袖堂穴」上。何必向前栽出三大步，道：「對……對……就是……這樣……我先走一步了……」

這個人眞看得開，倒地而亡，也許是受了木頭大師那些禪語的感召，洒脫地走了。

「這……這……又何必？」高無極吶吶道：「她剛才明明可以格開這一爪的。嘿嘿！原來是個圈套，藉我高無極的手而解脫……」

木頭大師頌了一聲佛號，道：「何施主很聰明，如此解脫，無恩無仇，高施主也不要難過。」

「大師能否把剛才的力搏講解一下？說着去試了何必的心脈，果然已斷。

木頭大師道：「兩位的路子一剛一柔，一陰一陽，若繼續兩百招以上，何施主仍要落敗，只是高施主勝來必然艱苦。」

「是的，大師，咱們也開始吧，如果高某不敵，希望大師能在逃出此洞後，把在下的最後精粹五招傳給高某門下……」

頌了一聲佛號，木頭大師道：「高施主，老衲未必能勝，即使能勝，也未必能生離此洞。」

「大師那是以後的事……開始吧！」

木頭大師道：「高施主，如老衲不敵……也請高施主把老衲的『蟄龍七式』代傳與老衲門下……」

「大師，不會有那種結果的。」

木頭微微一笑，道：「是否有此結果，知道的時候就太遲了……」兩人拉開了門戶，一開始就看出，兩人似乎都不希望留在這裏，都希望是唯一離此兩身兼三家絕學精粹的人。

出家人此刻已不再慈悲，高無極更不留情。他們也許都心照不宣，任何一個人出去，也不會把對方的精粹之學代傳給對方以門下吧？

這兩個形象極佳，口碑載道的大師級人物，已是圖窮七現，原形畢露，相較之下，素日善善惡惡的何必，反而顯得有點純眞可敬了。

「蟄龍七式」武林不傳之秘，連木頭大師的門下都未傳。在此絕地施出，予人以『衣錦夜行』的遺憾。」

而「鷹爪三式」的最後五式，高無極的門下，也未見過。變幻之奇，爪勁之凌厲，堪堪與「蟄龍七式」匹敵。

膚淺的招式已不屑用，一個是十三式中的最後數式，一個是七式中的精英。身在絕地，不思同舟共濟，合謀逃生對策，居然死拚，人類的愚蠢，他們足以作爲表率了。

這次比上次更狠辣猛烈，「蟄龍七式」以蓦起乍落見長，不動則已，動必疾若閃電，但是，「鷹爪三式」仍不遜色。

原來高無極剛才在對付何必時，隱藏了一招並未用出，也就是在十三式中的十一、十二及第十三式中各留了一式，如今突然施出，等於十四式，木頭大師眼見他的「十三式」已完，而他自己的「蟄龍七式」也正好用完。

這本應是平手之局。

木頭對平手已知足了嗎？顯然高無極並不滿足于平手之局，怪怪的一爪自行將收勢的臂圈中探出，木頭大師一退，第二爪雷霆萬鈞砸向他的「關元穴」。

高無極臉上的和藹之色已經消失，勝利的前一刹那才是最迷人的，多少武林中人爭取這一刹那而重傷致殘，或者是送掉性命。

得意之色剛噲上高無極的咀角，「蟄龍七式」也突然多出半招來，而正好這半招也是三式。

所以雙方在這半招的最後一式時，才見了眞章，「吭吭」兩聲，木頭大師被擊中的仍是「關元穴」。高無極被砸中的却是「膻中穴」。

這都是死穴，而且手法奇重，沒有人希望對方還能活着出去，自然也不信對方會把他們的精粹帶給他的門下。

「木……木頭……從今以後……高某的後輩……皆剩下……一些……庸才……不至樹大……招風……名高惹妒了……」

「高無極……老衲志在涅槃……也不想讓門下……和林靈素硬……硬碰……塗炭生靈……」

兩人同時倒下，不久嚥了氣。

他們臨死前都說了幾句冠冕堂皇的話，表現的却是人性至醜的一面，一個是研究人生窮通，應是達人知命；一個是看破紅塵，視名利如糞土的空門中人。

他們的表現，使後輩更加懷疑所謂「天道」了。

李猛想了一會，立即上前看過，三人確已死亡，他回身走到玄小七身邊，道：「小子，你的運氣太差，要不，你也會像『孫山筆』一樣，英年名震武林，而被家父所重用……」

像一溜烟般，身子消失在牆上塞孔之外……。

掘墓探眞相　巧遇三長老

華光寺中鐘已不鳴，鼓也不響了。

了緣却以爲如此甚好，他弄了一壺好酒，一盤豬蹄、牛肉和鹵蛋的拼盤，一個人就在禪房中摸黑自斟自飲起來，因爲點燈不大安全。

月華洒落一地清輝，他邊飲邊想，只不過一個了緣，使多少武林頂尖高手陷入洞中……想着，想着，他笑了。

但是那笑意立刻僵在表情肌上。

一個人站在禪房門外，手中握着一支筆。

「孫山筆」！在武林中人來說，「孫山筆」比林靈素的威風大得多了。「嗆啷」一聲，了緣手中的酒杯掉在桌上，顫聲道：「是……是哪一位？」

門外伸進一支巨筆，筆毫長約尺餘，筆桿長四尺餘，粗逾鵝卵。桿上有「湖羊京水，孫山敗筆」八字。

「大……大俠乃是當今武林中頂尖人物，不知……光臨本寺有何見教……」

「了緣，你是『通眞達靈』先生門下第幾代弟子？」

「大俠……貧僧乃是本寺……」

「再有一字不實……」

「是是……大俠，貧道乃先生門下第三代弟子。」

「嘖嘖！第三代弟子，已經很高了！話又說回來了，肩此重任，小角色也担不起來，東西拿來……」

「大俠……什麼東西？」

「大寂禪師臨死身上所有的一篇『大覺籙』。」

「大俠，貧道眞的不知道什麼是『大覺錄』……」

「你是要死要活？」

「大俠，大寂禪師的遺體失踪，所以根本沒有找到什麼東西。」

「林靈素派來的十來個高手，他們能殺死大寂禪師及幾位長老，會讓他們的屍體被人偷走？」

「大俠，按理說，確實不該發生這種事，可是，當時十餘位高手殺了大寂禪師，又去追殺幾位長老，回來就不見了大師的遺體了。」

「三位長老的遺體呢？」

「已被丟入潭中，大概屍體早被毒蛇吃光……」

門外的「孫山筆」有點反胃，道：「你一共騙入洞中多少人？」

「大俠，貧道是奉命行事……讓貧道算算看……鷹爪門高無極……木頭大師……陰煞掌何必……還有八公山大覺上人門下的玄小七……」

「怎麼？只有四個？……」

「大俠，另有二十來個……由於不是一流高手……都已經……已經……」

「已死在你的手中是不是？」

「貧道身不由己，奉命行事……」

「屍體呢？」

「都埋在山坡上一個大坑之中。」

「林靈素還要消滅多少沙門中人？」

「這個……貧道也不知道……反正目前林靈素對付的都是一些著名的寺廟，且主持都是武林高手，次流人物還沒有放在眼裏。」

「『大覺籙』眞的不在你的身上？」

「眞的不在，大俠，貧道斗胆也不敢欺騙大俠。」

「好，你自絕了吧，免得我動手。」

「大俠饒命，貧道不過是爲人作嫁，聽命行事……」

「林靈素門下第三代，不能算是爲人作嫁了，快點！我還有事要辦！你們道家對兵解本就不着一回事的。」

「是……大俠……」了緣右手縮回袖內，突然推開後窗穿窗而出，但人影倏閃，如怒隼搏兔，銳不可當。

人的名，樹的影。「孫山筆」近半年來聲名大噪，對付橫行的道家門徒，手下絕不容情，但了緣以爲，傳聞中的事，難免有些誇大。

了緣就不信這份邪，他以爲此人的功力不容懷疑，但江湖經驗畢竟還差……。

他自後窗穿出，頂上人影罩下時，袖內盤成一捲的軟劍，有如一條怒蛇自袖口射出，向上掃去，而他前掠之勢不變。

了緣仍以爲，以前栽在「孫山筆」手中的人，十之八九未用腦筋。

那巨筆就像寫大草一樣，筆毫一攪一纏，軟劍竟被捲上天空，那股力道是不可抗拒的。

了緣這才知道根本未誇大，甚而比他想像中更加厲害，這工夫身子似落未落，仰頭一看失聲道：「原來是你……」

了緣作了一個明白鬼，却無法把他的所見的告訴別人，就被那巨筆筆毫掃中了前胸，那軟軟的筆毛，已刺中了前胸的「璇璣」、「華蓋」、「紫宮」、「玉堂」、「兪府」、「神藏」、「靈墟」等，十餘要穴。

所以屍體落地根本未抽搐一下。

× × ×

玄小七站在巨墳之前，這墳中最少埋了二三十人，包括三位華光寺的長老在內吧？

他必須弄開看看，說不定連大寂師叔的遺體在內也說不定，他要先以劈空掌力把巨墳頂上的大量泥土震到一邊去，再慢慢挖掘。

但他劈出兩掌，巨墓已消失了一半時，忽聞數聲暴喝，「唰唰唰」三條身影已凌空撲來。

其一年約六旬，白髮紅顏，一個身着黃袈裟，頂上有八個戒疤，手持方便鏟，另二個五十左右，未帶兵刃。

三人向玄小七頂上罩落，各劈出了一掌。

玄小七見來人都不像是敵人，旋手拍出三掌，「啪啪啪」，人已閃出一丈開外，這三人在空中受到巨大震力，落地時樁步都不大穩妥。

「什麼人不打招呼施襲，虧你們都這麼大的年齡了。」

五十歲左右之人其中之一人道：「哈！一個偷墳刦墓者流，居然還倒打一耙來了。」

黃衣老和尚宏聲道：「小施主何人？爲何毀人的陰宅？」

玄小七大聲道：「我倒要先問問三位是何方神聖？」

老和尚答道：「貧僧木心，另外兩位，一位是常見喜常施主，一位是門羅門大俠。」

玄小七微微一怔，心道：「來頭都不小，木心和尚是木頭大師的師弟，雖不如師兄出名，身手却差不多。常見喜綽號『一聲雷』，脾氣暴躁，嫉惡如仇，身份私木心差不多，『赤燐掌』十分歹毒，門羅有『閻羅指』之稱，可知他指上的造詣非凡。」

常見喜厲聲道：「小子報上名來。」

「在下玄小七……」

門羅道：「未聽過這號人物，小子，為什麼要毀人之墓？」

玄小七道：「你們可知道這巨墓中埋的是甚麼人？」

常見喜道：「華光寺主持仙逝，當然是他的墓了。」

「你可知大寂禪師為何逝去的？」

「不是被人害死的嗎？」

「華光寺死了二三十人之衆，除了主持大寂禪師，以及三位長老的遺體之外，其餘的屍體皆埋在這裏。」

常見喜牛眼一瞪道：「小子，你怎麼知道？」

「有必要告訴一個連禮貌都不週到的人嗎？」

「小子……」常見喜的樣子很像個殺豬的，絡腮鬍子、牛眼、大嘴，酒糟鼻子。他吼着道：「你知不知道這樣對我說話的後果？」

玄小七瞇着眼，道：「你以為你是什麼？」

常見喜正要出手，木心和尚道：「常施主且稍待，問清了再說。」

常見喜道：「我看這小子八成是那邊的人，要不，怎麼會毀人墓塋？」

木心和尚合什道：「玄施主是何人門下？」

玄小七道：「家師大覺上人……」

此言一出，三個老人無不動容，可見大覺上人在武林中的地位，是絕對超然的，但常見喜側頭斜眼瞄了玄小七一陣子冷笑道：「我看不對勁，大覺上人會有這種下五門的門人？」

「常見喜，你要是再口出不遜，我可要教訓你了！」

常見喜先是牛眼一瞪，繼而狂笑道：「聽到了沒有？二位！這小子要教訓老夫了。」

門羅道：「玄小七，你說你是大覺上人之徒，可知大寂是你的什麼人？」

「乃是在下的師叔。」

「既是你的師叔，為何要毀他的墓，你的身份不是十分令人懷疑了嗎？」

玄小七不耐地道：「門大俠，懷不懷疑是你們的事。事到如今，我不妨再告訴三位另外一件事，華光寺只剩下一名知客僧了緣，事實上他不是佛門中人，已被我宰了……」

「你殺了他？」常見喜厲聲道：「你為甚麽要殺他？」

「因為他是林靈素門下，冒充華光寺的人，凡是到華光寺的客人，可能都會被他騙到寺後古洞去，而進去的人，十之八九都出不來了……」

木頭和尚說道：「小施主是說仍有極少數的人能逃出來？不知是那些人逃出來了？」

「正是區區在下。」

木心道：「不知陷在洞中都是哪些人物？」

「就我所知道的，就有令師兄木頭大師……」

三人陡然一驚。似乎不能不信，因為他們知道木頭大師等人要來華光寺。

木心和尚道：「不知還有哪些人困在洞中？」

「還有『鷹爪門』掌門人高無極，以及『陰煞掌』『萬里追風』何必……」

三人又是一震，他們確知，木頭大師等人聯袂來到華光寺。所以對玄小七的話不敢不信，又不便全信，這是因為他說那三位高手臨身洞內，迄未脫身，只有他脫困了。

這是無法使他們相信的事。

三人互相觀望了好一會，門羅道：「少友自稱你是唯一脫困者……」

「不，還有一個姑娘，她叫李猛，也脫困了……」

李猛這名字根本不像女人的名字，所以三位武林高人更加懷疑玄小七了，門羅道：「不知李猛是何人門下？既能逃出，必為高手無疑。」

「她自稱父名李旭，她說她是奉父命來通風報信，告訴大寂師叔，林靈素要派人來對大寂師叔不利。不久來了十餘名道人，要師叔蓄髮皈依道家，於是雙方血戰，結果不敵全部犧牲……」

木頭和尚道：「小施主，這是聽何人說的？」

玄小七道：「就是那個冒牌的了緣和尚說的。」

「不要信他的鬼話！」常見喜道：「兩位想想看，三位絕世高手出不來，他和一個姑娘却出來了，會有這種事嗎？」

玄小七冷笑道：「信不信是你們的事，我不妨告訴三位一件更壞的消息。他們三位已經死在洞中了……」

三人同時一震，就連木心和尚也目蘊奇芒道：「小施主，以他們三人的身手，聯手之下，能把山洞震穿，他們會死？」

「大師說得倒輕鬆，三位既能震穿石洞，為何不出來，難道着中了石洞中的風水不成？」他所以言詞方面不敬，實在是已看穿了木頭大師和高無極的虛偽和陰詐，還不如何必來得直爽。

常見喜大喝一聲道：「這小子必有問題，待常某把他拿下再好好地逼問！」此人粗綫條作風，所學的武功，也正好配合他的身份。其名為「炮拳」。

顧名思義，這「炮拳」必是猛烈無儔，一發如雷，令人防不勝防的拳術。

果然，人未到，拳罡已至，隱隱形成勁氣之柱，當胸壓到。木心和門羅可以想像這瞬間的後果，幾乎不忍卒睹而想別過頭去。門羅道：「事態未明，常兄手下留情……」

雙方的交接太快了。玄小七本不想和他們動手，但下山半年餘，他發現白道人物，尤其在道家盛氣淩人的情況之下，固是令人氣憤，佛門子弟的表現更是令人灰心。洞中那三位高人所表現的，不正代表大多數的武林人物？

對方用拳，他也不屑用短棒，左掌在胸前一翻，瞧常見喜的拳上撩去。

常見喜大喝「找死！」但是，拳掌一接，常見喜整個身子像撞在鐵柱上，狂烈的罡風嗆得他咳了一聲，「吭……」聲中，踉踉蹌蹌退出三步半。

這後果當然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

「阿彌陀佛」！木心和尚肅然頌了一聲佛號，道：「常大俠有沒有受傷？」

常見喜這才自忡怔中醒來，大聲道：「常某一時輕敵，這算不了什麽！不過這小子有些功力，三位好友在洞中的安危確實堪慮，會不會是這小子和那個姑娘聯手施襲……」

玄小七冷峻地說道：「虧你這把子年紀，居然說出這種撲風捉影，不負責任的話來。告訴你們吧，他們三人是火拚致死的！」

「阿彌陀佛！」木心和尚冷冷地說道：「少友，你這謊言就太離譜了！他們三人身陷絕地，唯有同心協力才能脫困，焉能自相殘殺？少友，你說此謊言，居心何在？」

玄小七連連揮手，道：「好好！算我饒舌，我本可不說這些事，說了反而惹嫌。想想看，我要是不說，除了李猛姑娘，誰知我也曾陷入洞中過？」

常見喜厲聲道：「以他們三人的修為，會自相殘殺嗎？」

玄小七道：「我已經不想談這件事了。要是你們敢進去看看他們死亡的情況，我可以破例告訴你們脫困之法……」

門羅說道：「玄少俠怎會知道脫困之法？」

玄小七對門羅的印象不錯，道：「因為李猛姑娘知道出路，我是暗暗跟她出來的。」

門羅道：「少俠的所謂『暗暗跟她出來』，這又是什麽意思？」

「門大俠有所不知，在下陷入不久，在潭中岩石上遇上了她，老實說，在下對她的身世也一無所知，後來她點了我的穴道，想一個人溜出去，却不知在下明知她要施襲，乃適時移穴，故作倒地，暗暗跟出，却未追上此女，而來此不久，即遇上了各位。」

木心和尚說道：「少俠為何要毀此墓呢？」

「我並非毀墓，而是想看看墓中有無大寂師叔的遺體而已。」

木心道：「關於貧僧師兄等人同歸於盡之事，貧僧絕對不信，小施主，請接貧僧幾招。」

門羅道：「大師少待，先讓在下接玄少俠幾招，如在下不敵，大師再出手也不遲。」

木心和常見喜退下，門羅雙掌一絞一翻，人掌已經欺上，玄小七吐掌一接道：「門大俠好雄渾的掌力——」借力倒竄，一掠十三四丈，常見喜嚷嚷道：「別讓他跑了！」

此刻玄小七已再次竄掠，沒於山坡下林中。

木心和尚道：「門大俠功力深厚，貧僧和常大俠有所不及……」

「不敢！」門羅苦笑道：「此子分明想借力脫身，絕非在下功力問題，其實此子內力渾厚莫測，當今宇內高人，捨大覺上人，恐怕無人能調教出這等年輕的高手來……」

× × ×

玄小七奔出五七里外，見無人追來，就停了下來。

他必須弄清楚，那巨墓中到底有無大寂師叔的遺體，僅憑了緣一面之詞怎能算數？

此刻又是鴉吵陣陣，日薄崦嵫時，他坐了一會，曾想過李猛這個來路不明却長得十分可人的女人。

他也想過「大覺籙」，那是憑大覺上人前知三十年後知三十年的道行，加上另幾位高人，以委婉、虔誠而又恭謹的語氣，勸諫當今皇上，不要泥信林靈素之妖言，也不要排斥、欺壓佛門中人，且該籌謀如何對付北邊虎視眈眈的金太宗吳乞買之策。並暗示，將來亡宋者，雖非金人，亡國之痛却由金人而起。

這「大覺籙」是多麽重要的東西？這任務又是何等重大？本擬由大寂禪師微服入京，俟機面聖，親自呈上，不知何時走漏了風聲。

試想，這種事兒被林靈素的眼綫爪牙獲悉，後果自然必會如此的。這「大覺籙」到底落入何人手中？

玄小七一直坐到天已全黑，明月昇起時才潛了回來。嘿！這三位武林高人，正在做玄小七想做的事。而且已掘出了所有的屍體。

這坑中全是寺中長老以下的僧侶，連個穿黃袈裟的都沒有。更不要說穿紅袈裟的主持了，而且都搜了身。

只聞常見喜道：「白忙一場，累得老子像孫子似的。」

門羅道：「看來玄小七並未說謊！」

木心和尚道：「貧僧却以為，此子是不是大覺上人的門人，還很難說。」

門羅道：「這一點似乎不容置疑。」

「門大俠就是耳朵軟，人家說什麽你都會信。」

門羅道：「要證明他是不是大覺上人門下並不難，門某以為，當今之世，還有誰能調教出這樣的徒弟來。」

木心顯然不怎麽服氣，但却不出聲，他們又把屍體原樣埋了。木心不服，是因他沒有和玄小七動過手。

玄小七再回華光寺，總希望能搜到他想要的東西，找了一夜，沒有結果，這其間，木心等三人也來過，不久就走了。

他們似乎無意進那山洞。

第二天玄小七細細地找了一天，還是一樣，在廚房弄了些東西吃，天已黑了。正要離去，發現禪房門外有個人影映進禪房之中。

「是那一位？」

這人不出聲，四周靜靜地，人家到了門外才發覺，證明此人身手了得，至少比木心等三人要高明多多。予人以鬼魅似的感覺。

玄小七來到門口，二人相距還不到五步。

在月色下，彼此可以看清面孔，來人三十出頭一點，一身銀灰色的長衫，披髮未綰，長得一表人才，有一股傲氣和陰冷的感受，背插長劍。

此人冷冷地道：「你是何人？」

由於此人問得極不禮貌，玄小七道：「你是何人？」

「是我先問你！」

「由於你的態度倨傲，所以我也要先問問你是誰？」

「嘿……」此人冷傲地笑了幾聲，道

：「你可知道現在和你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嗎？」

「如果一個人看得開，和自己的生命開開玩笑也無所謂。」

「如果你再不好好回答我的話，我就要你死！」

「噢？」玄小七偏着頭，右看看左瞧瞧，道：「老兄，你可別唬我，你不像那種角色。」

「像不像？當你倒下，生命在生死之間時，那就遲了！我再問一次，你是誰？到此作甚？」

玄小七却以爲，此人剛才說的狠話，由他自己說出來還差不多。笑笑道：「你是誰？來此作甚……」

這人似乎未曾跳躍，滑動，已經到了他的面前，掌勁狂烈詭奇，令人不易摸到路子，但玄小七一手持短棒，一手應付，一連接下了十七掌，這人忽然退回原地。

笑笑，玄小七道：「看來生命並未在生死之間。老兄，第一次見面就開玩笑，眞是……」

這人冷電似的眸子凝視了玄小七一會，語氣略緩，道：「在下張登雲，尊駕大名是……」

「玄小七。」

「未聽說過。」

「彼此，彼此。不過在下未聽過尊駕的大名，可能是孤陋寡聞之故……」

「尊駕來此何事？」

「你來此何事？」

「聽說這兒有道家欺壓佛門中人之事，必有不平，特來查看。」

「尊駕可查到什麼證據了？」

「沒有，兄台可查到什麼了？」

「我？」玄小七聳聳肩道：「你知道我是來幹什麼的？」

「不知道，不知在下可否與聞？」

玄小七回答道：「在下來自南荒，並不知道什麼道家欺壓佛家的事，只是來到這山下，見此廟還算宏偉，想隨喜一番而已……」

「原來如此。」張登雲撤下長劍，道：「剛才未能盡興，我們再來幾招。」

「那又何必？你戮我一劍，或者我砸你一棒，那滋味都不好受！」

「嘿……」張登雲道：「就是名噪一時的『孫山筆』，我都沒有把他放在心上，你自問比『孫山筆』如何？」

「『孫山筆』嘛！名氣是有了！雖說『名利』二字甚少有人能放得開。但却有人說過：名根未拔者，縱輕千乘甘一瓢，總墜塵情；客氣未融者，雖澤四海利萬世，終爲剩技……」

「高論，恐怕你作不到。」

「你似乎非比不可了！」

「嗆」地一聲，長劍出鞘，道：「少廢話！我不願在你身上多花時間！」

「你如果不在我身上多花點時間，你的時間恐怕就不會太多了……」

張登雲似乎不屑和他鬥嘴，他的身份顯赫，至少他自己以爲如此，劍走輕靈，一招四式，凌厲玄妙兼而有之。

玄小七的短棒一撩一挽，立刻就解了這一招。

張登雲冷哼一聲，道：「你再試試這一招……」

玄小七的確以爲他這一招很強也很犀利，但仍然三棒兩棒桃格開去，於是張登雲放手狂攻足有三十來招，忽然又退出五步，十分好奇地道：「你眞叫玄小七？」

「有必要騙你嗎？」

「像你這把手，不見得比『孫山筆』差些。」

「我沒有承認『孫山筆』比我高明吧？」說完掉頭就走。張登雲本想再招呼他，終於又放下已抬起的手，喃喃地道：「不管你是什麼來路，我非殺你不可……」

上屋一看，玄小七已失去了踪跡。

其實玄小七很討厭這人，儘管也很重視此人的身手。他總以爲：傲骨不可無，傲心不可有；無傲骨則近於鄙夫，有傲心不得爲君子，此人之傲之冷，令人不耐。因而他未立刻馬上出寺，待此人出寺向南行，他才出寺背道而馳。

大約在十五六里外有個三五百戶人家的小鎭甸，只有一條像模像樣的大街，當他來到一家兼營飲食的客棧門外，而且本已走過，突然停了下來。

「是我認錯了人抑是這女人十分酷肖她……」

他只是倒退一大步，向內望去，一個很年輕的女人側坐在一張食桌邊，正在吃飯。揹了個嬰兒，極像李猛。

李猛是個大閨女，她會揹嬰兒？可笑，可笑……他走了十來步又停了下來，那年輕女人太像李猛了。於是他又折回來，乾脆走進店中，就要坐在這女人對面食桌上，他忽然楞住，呆在那兒，連小二問他吃什麼都沒聽到，道：「妳……妳不是李猛嗎？」

「我是李猛又如何？看你大驚小怪地……」看樣子她對玄小七一點歉意都沒有。挾了一筷子芹菜炒牛肉塞入口中，有聲地咀嚼着。

玄小七移過來，坐在她的對面，叫伙計隨便配幾個菜，低聲道：「妳揹的是誰的孩子？」

「自己的……」

玄小七一窒，吶吶道：「你已經嫁人哩？」

「怎麼？是不是有恨不相逢未嫁時的感受？」

「不……不……我是以爲，像你這麼年輕就嫁人了，而且還生了孩子，可眞看不出來。」

「十九歲嫁人生子，這有什麼稀奇？十五六歲嫁人生子的也很多呀！」

「說的也是……李猛，那……妳的丈夫呢？」

「死了……」

「原來妳還是個小寡婦呀！」

「假如你不嫌我是個『花徑已曾緣客掃』的女人，你還有希望。不過，我對男人也眞怕了……」

玄小七不理她的自說自話，道：「李猛，在華光寺後那古洞中，妳爲什麼要制住我的穴道？」

她的清澈大眼一瞪，道：「你胡說什麼？」

「難道不是妳點了我的穴道？」

「你簡直是豬腦，我點你的穴道幹什麼？有你作個伴兒也是好的呀！」

「是啊！如果不是妳的話會是誰？」

「告訴你吧！我當時也是被人家點倒的哩！」

「妳也……」他明知她在瞪着眼睛說謊，因爲他當時對她十分懷疑，也就時時小心，當時他在被點的刹那，把穴道移了位。

因而，李猛脫出洞外，他是跟她出來的，原來出口就在地下水潭的右邊壁上。可是他並未緊跟她出來，想暗暗跟踪，看看她到底是什麼路數？出來之後 就找不到她了。

「怎麼？你不信？」

「我沒看到的事就不敢輕信。」這工夫他叫的菜已經送上，她也不客氣地吃起來。

「我只是穴道自解後並未招呼你就走了而已……」

「妳可知道那會有什麼後果？」

「你是說你會找不到出路？」

「出口那麼隱秘，難道不會？」

「那你是怎麼出來的？」

「還不是慢慢地摸索找到的？」

「得，得了！看你的樣子挺憊厚，說起謊來連眼皮都不眨一下。你眞行！」

「那妳說我是怎麼出來的？」

「你的穴道根本未被制住，所以我走了你也跟了出來。」

「這不是承認穴道是妳點的嗎？妳爲什麼要點我的穴道？」

「你要瞎猜，那有什麼辦法。」

「如果不是妳暗算我，那妳是怎麼自解穴道的？」

「和你一樣啊！你是移穴，我是閉穴，待那人走後，我就爬了起來！」

「這就不對了！那人點了我們的穴道而不殺死我們，這說得通嗎？」

「爲什麼說不通？他絕不相信我們能脫出該洞，就讓我們自生自滅。」

「那妳又怎知出口在那潭邊？」

「還不是暗暗跟那點我們穴道之人，見他由該處出來，我也……」

玄小七知她有一部份是說謊，後來部份是否說謊就不敢說了。他苦笑道：「總而言之，妳這人有點狡猾。」

「如你肯檢討一下，你自己是否也很狡猾呢？」

玄小七道：「算了！我們談點別的吧！妳進洞以後，孩子放在什麼地方？」

「當然有人暫代我看看哩。」

「妳揹着個孩子走來走去像個什麼樣子？」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遇人不淑，生了孩子，我能不管嗎？」

飯後，李猛又道：「玄小七，你要住店？」

「既然天已這麼晚了！何不在此鎭上宿一夜，明天再走？」

兩人就在這家客棧要了兩個房間。李猛道：「玄小七，先在我房中聊聊再回房睡覺吧！」

「我看還是明天再聊吧！咱們都該休息了。尤其是妳，應該趁孩子睡了早點休息。」

「你倒是挺內行啊！好吧！那你去睡吧。」

玄小七不敢睡得太沉，夜裏聽到孩子哭鬧，也聽到李猛半夜叫小二去請一位臨時奶媽來，有重賞。

他當時很倦也沒起床。他也聽說過有許多女人生孩子後奶水不足，或者根本沒有奶水，這倒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正因爲夜裏不能不提防這個難以捉摸的女人，沒有睡好，早上起得很晚，而且被孩子的哭聲驚醒。

這孩子才七八個月大，要經常餵奶才行。大概又餓了，哭個沒完，這麼年輕的女人必然缺乏帶孩子的經驗。

玄小七下床來到隔壁門外，輕輕一推門，竟是虛掩着的，只見床上只有一個嬰兒在哭，李猛不在屋中。

「這個女人，一定是到前面吃早飯去了。」他抱起孩子哄了半天，這個長得十分可愛的孩子嗓門相當高，聲音宏亮，中氣極足。

不一會玄小七就出了一身大汗。

這工夫小二探進頭來，道：「貴客，很抱歉！昨夜這孩子不停地哭鬧，擾得隣近房中的客不得安眠，都在抱怨哩！」

「小二，偏勞你，再去把那奶媽請來吧！」

「貴客，孩子的娘爲什麼不餵奶？暫時請來的奶媽子都髒兮兮地……」

「小二，我也不明白，現在孩子必是餓了。快點去一下。」

「貴客，孩子的娘一早就出了門，我們還以爲她是去找奶媽的呢！」

「一早出門了？沒交待要去何處？」

「沒有，不過她提了個小包袱，好像是出遠門不回來了。」

玄小七道：「那怎麼會？她難道連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

「貴客和孩子的娘是……」

「我們是朋友……」他只能夠這樣回答。

小二曖昧地笑笑，玄小七反應靈敏，知道小二懷疑他和李猛的關係，甚至以爲李猛和他私奔生了這個孩子的。

小二的動作是俐落，很快又把昨夜那個奶媽請了來，當然，奶頭往孩子口中一塞，屋中就靜了下來。

孩子吃飽了，李猛還沒回來，都已經快到午時了。玄小七要求奶媽待李猛回來再走，當場先付了二兩銀子，奶媽當然高興。

但等了一天，不見李猛的影子。小二私下道：「貴客，不是小的多嘴，這位姑娘恐怕是不會回來了！」

「爲什麼？」

「年輕姑娘，有了私生子，如何去見她的爹娘？她如果能把孩子托付給一個可靠的人，她不溜還等什麼？」

「你不要胡說！事情可不是你說的那樣……」

儘管玄小七不信李猛會溜掉，可是又等了一夜。這一夜由奶媽照料，孩子就沒有哭鬧。可見孩子哭鬧，若非有病，必是餓了。

第二天又等了整整一天，玄小七不免光火，自己重責在身，那有時間來照料嬰

兒？

那「大覺籙」不知落入何人之手，或者已被林靈素的人得到送交林靈素，甚而已經燬了。果眞如此，應該回山去見師父報告詳情。

玄小七越想越氣，抓起李猛床上的枕頭大力一摔，忽見枕套中掉出一封信來，他抽出信箋。那字跡很潦草，字寫得也不好。

「玄小七大哥，因有急事，非去辦不可，孩子勞神代爲照顧幾天，反正你要進京，在路上必會遇上……」

左下方寫了個「猛」字。

玄小七眞是哭笑不得。自遇上這個小女人，倒楣的事就不打一處來。也許被小二言中，她想就此脫手不管了吧？

不過，在一般的情況下，自己的骨肉，應該不會交給一個不知底細的人。

可是，她似乎要他進京，只有進京才會在路上碰見。

孩子很可愛，他長了這麽大，還沒見過這麽俊美可人的嬰兒，仔細打量，也看不出那裏像李猛。

於是他揹着孩子上了路。

街上的人都注視這年輕人揹着孩子，有的女人還故意走近看着孩子，看過之後都驚奇地讚不絕口。玄小七却十分尷尬。

他簡直不知道自己在幹啥？

走了大半天，孩子又哭個不停。在這荒郊野外到那裏去找奶媽？

孩子餓了怎麽哄也不成，玄小七又是一身大汗。

就在這工夫，忽見林中小徑中出現一乘便轎，也正是和他去的方向相同。他站在路邊，眼見小轎已過，但在十餘步外，轎中有一年輕女人傳出銀鈴般的聲音，道：「落轎！」

轎旁有個丫環，雖不算醜，却因長了滿臉風刺「青春豆」，密密痲痲，重重疊疊，像是長了一臉瘡似的，她一揮手，軟轎落下。

「小樂……」轎中的女人一招呼，丫環就應聲來到轎前，道：「大小姐有什麽吩咐？」

轎中的大小姐低聲說了一陣，丫環小樂走向玄小七，道：「請問這位公子，這孩子哭個不停，有病嗎？」

「大概沒有。八成是餓了！」

「孩子的娘呢？」

「這……」玄小七一頭火，道：「辦事去了！」

「這位公子，孩子是你的嗎？」

「是……是的……」要是不承認，必然糾纏不清，乾脆承認了。

「既然你是孩子的父親，爲什麽一點也不關心孩子？」

「姑娘這是什麽話，自己的骨肉，哪有不關心之理？」

「既然關心，揹着孩子出遠門，爲什麽不帶點米漿什麽的？難道不知道孩子會餓嗎？」

「這……」玄小七汗流浹背，因爲孩子猛哭，聲震四野，眞有點手足無措了。

小樂道：「來，讓我看看。」

巴不得有人能使孩子不哭，不過，看這丫頭，也不像個生過孩子的婦人，恐怕解決不了問題。但他還是解下揹帶，小樂抱了過去，道：「啊！好可愛的孩子，是男孩還是女孩啊？」

「這……」玄小七沒注意這個，却道：「姑娘，看來妳也沒有辦法。」

「誰說的？我們大小姐最會哄孩子……」說着，抱着仍然大哭大叫的嬰兒走向轎子。

玄小七連連苦笑，這簡直是莫名其妙，而這一對主僕也太好了。孩子抱入轎中一會，哭聲「戛」然而止。

孩子哭聲一停，玄小七如釋重負，看來女人還是有辦法，不知是用什麽辦法使孩子不哭的？

大約兩盞茶工夫，小樂又把孩子從轎中抱出來，交還玄小七，道：「我們大小姐好喜歡這孩子，叫什麽名字呀？」

玄小七又是一窒，吶吶道：「他叫小猛……」

「哪個『猛』？猛烈的『猛』嗎？」

「對對！就是那個猛。」

「嘖嘖！孩子好可愛，名字嘛……」

「姑娘，請問你們小姐是如何使孩子不哭的？」

「孩子餓了嘛！」

「那你們小姐是餵他什麽？」

「轎中有飲水，再餵他些點心，如蛋糕、核桃酥及餅干等等……」

「哦！我還以爲這大的孩子只能夠吃奶呢！」

「七個月大的孩子，可以餵點心了。只不過要大人嚼爛了才能餵他。」

「眞謝謝你們小姐和姑娘，要不，在下眞不知該怎麽辦才好。」

「不必客氣，要是公子也往京裏去，一路上我們小姐可以順便照料小猛，因爲我們小姐說這孩子太可愛了。」

玄小七心想，李猛說在去京城的路上會遇上，其實他找不到「大覺籙」，根本沒有理由去京城。

爲了把孩子交給李猛，只好往京城的方向走了。小樂帮他把孩子綑在背上，起轎前行，他跟在後面。

轎中的女子道：「這位公子的大名還未請教。」

「在下玄小七。姑娘的芳名可以見告嗎？」

「小女子名叫林烈。雙木林，強烈的烈。」

玄小七心想，怎麽我遇上的女人，都有個男人的名字？走了一會，越想越不甘願，正事要緊，這婦人之仁大可免了。

「如果李猛必循此路追來，下次這位姑娘餵孩子時，我何不溜之大吉？反正李猛不久即可追上，聽到孩子的哭聲就可以要回孩子了。」

打定主意，一口氣走了十來里路，日頭已經偏西了。

這工夫孩子睡足了，又開始哭叫，於是轎子又停在林邊。小樂走近道：「玄公子，把孩子解下來吧！」

玄小七把孩子交給小樂時，留戀地看了孩子一眼，心道：「孩子……我是不得已的……」覺得這孩子越看越可愛。

孩子進入轎中，玄小七故作入林方便，就向相反方向溜了。爲了任務，他不得不如此，但受人之託，來這一手就有欠光明了。

李猛在那山洞中曾點過他的穴道，如今想來，她的用意不過是怕他偷學木頭大師等人的絕學。似無害他之意，反之，何不點他的死穴？

這麽一走，總有一天會遇上李猛，到時候要是孩子沒有丟掉還好，如果孩子失落了！拿什麽賠人家的孩子？

玄小七絕對作不出否認曾爲他照料孩子這件事的。況且孩子的可愛形象在腦中浮現，他忽然停了下來。

略一思索就下了決定。

當他回到原地附近時，不由吃了一驚。原來四個抬轎子的和小樂已堪堪不支，轎中閃出一位二十三四歲，打扮樸素，清麗迷人的姑娘，和三個人動了手。

而這三個人居然是木心和尚、門羅和常見喜。

木心和尚揮舞着方便鏟，風聲呼呼，上面的鐵環「噹噹」山響。

門羅展開他的「閻羅指」，所到之處，指風撕裂着氣幕，發出刺耳的「嗤嗤」聲。

常見喜的「赤燐掌」掌勁所到之處，地上草木冒着青烟，而且此人還吼叫着，道：「說不說實話？拿不拿出東西來？不然的話，就別怪我等以大欺小了……」

姑娘這邊一言不發，艱苦地應戰。

顯然，四個轎夫子應付一個門羅，也支持不了多久。小樂身手了得，但在常見喜的「赤燐掌」下，東閃西挪，也有點狼狽。

那位大小姐林烈，比小樂猶高一籌。只是應付木心大師，手中之劍不敢和方便鏟這種重兵刄硬碰，時間一久，還是攻少守多。

如果傷了轎夫子，就無人抬轎子了。玄小七有點爲難，要是自己動手，和這三人的過節會越來越深。

這時孩子在轎中「哇哇」大哭起來，常見喜忽然一掌逼退小樂三四步，向轎子撲去。玄小七大驚，孩子是絕對不能受到傷害的。

可是他距打鬥現場至少有二三十丈，再快也沒有常見喜快，情急之下，大喝一聲「住手」！

他一時焦急，竟以「獅子吼」的禪功呼喊，聲如悶雷，四山暴響迴應。現場上的打鬥突然停止。而常見喜本要去撩轎幃，悚然縮回手來。

而這一刻，玄小七已是兩個起落，到了現場。常見喜乍見是他，大叫道：「二位看到沒有？又是這個小子！」

玄小七道：「又是我怎麽樣？常見喜，你剛才要掀轎幃，你想幹什麽？」

「好小子，你管的事情未免太多了點吧？」

「看不慣的事我就要管。一個小孩子你也不放過？」

「這和你有什麽關係？」

「當然有關係，我對這個孩子有監護權！」

「什麽？你……你就……」常見喜等三人狠狠地瞪了玄小七一眼，對木心和尚和門羅道：「不要說他不一定是大覺上人之徒，就算他是，咱們也不能任由他胡來了！」

木心和尚道：「常施主之言甚是，目前天下正義之士，無不同仇敵愾，爲驅除國賊而努力，而這小子居然……」

出家人竟口出不遜了。玄小七冷笑道：「以前在下對你們這些知名人物，有無限的景慕。以爲你們除了身手高絕之外，必然是德在人先，利居人後。但自我告訴你們木頭大師等人死于那洞中，如你們願進洞看看，我還願意奉告出洞之路，你們竟不敢入洞，老實說，自那時起，你們的骨頭有幾兩重，我已經掂出來了。而剛才，常見喜竟想去傷害一個孩子……」

木心和尚說道：「玄施主可知此女何人？」

「我不管她是何人？只要她未作壞事，她就比你們高明。」

小樂喘着道：「玄公子，這三個老傢伙眞皮厚，見了面不問青紅皂白就打。」

門羅道：「玄少俠，請勿多管這兩個女人的閑事。」

常見喜粗聲道：「這小子是專門和咱們作對，好像吃定了咱們似的。」

木心和尚朗頌一聲佛號道：「常施主，上次老衲沒有出手，這次由老衲試一試看……」

林烈低聲道：「玄少俠，小心點！這老和尚的功力非常深厚……」

「不妨。」這工夫木心又道：「玄施主請施招，如果老衲能勝個一招半式，不要插手這件事如何？」

玄小七斷然回答道：「木心，你勝不了！」

常見喜「哇哇」大叫道：「門兄，你聽這份狂氣有多氣人？」、

木心的方便鏟「噹郎」一聲，當頭罩下。

玄小七閃了開去，木心見他不敢硬接，再次硬砸，玄小七再次閃開，也沒有回手。

一連七八下，玄小七不還手，木心自不免心生驕念，以爲自己果然比門、常二人管用。那知第九下還是一樣，「泰山壓頂」砸了下來。

這次大出任何人的意料，玄小七的短棒往上一架，硬以「天王托塔」硬架，只聞「噹」地一聲，眼見玄小七的短棒彎了一下，似有彈力，雙足陷入土中半寸，但木心和尚的方便鏟被彈回。「蹬蹬蹬」連退三步。

木心兩臂痲木，氣血翻湧。這雖是事實，又怎能使他心服？在武林中，論膂力，簡直無出其右者。

「小施主，你再接老衲一鏟——」「噹」地一聲，這次全力砸下，剛才只用了八成力道。玄小七誠心想告訴他們年齡和功力並非是絕對的。原式不變一架，腳下陷入土中一寸，短棒又彎了一下。

而木心和尚却連退了四步。

林烈駭然，小樂這功夫却大樂了，拍着手道：「玄公子，像你這麽年輕而又有這等身手，絕不遜於『孫山筆』的。」

木心十分後悔，所謂下雨先爛出頭椽。自己這一出頭，當場出醜，竟和這年輕人相差如此之多。

常見喜道：「爲了武林正義及佛家道統之存亡絕續，我們不必講什麽身份，合力拿下這個通敵的叛徒，說不定他知道那東西在何人手中？」

門羅未出聲，但已作了這種準備，而木心和尚，在羞刀難入鞘之下，首先開了門戶。鼎足而三，呈包圍狀。

林烈低聲道：「小樂，抄傢伙，他們要羣毆！」

玄小七道：「二位不必担心，自管保護孩子。這三位合起來的絕世高手，也未必能奈何在下……」

常見喜大喝一聲，雙掌一錯劈出「赤燐掌」，門羅欺上兩步，連戮幾式「閻羅指」，而木心和尚拔起一丈七八，巨鏟「嘩啦啦」一聲當頭鏟下！

「蓬」的一聲，巨鏟深入土中尺半，塵土激射。但一鏟落空，身子順着鏟桿滑下，拔下巨鏟往上一挑，而門、常二人也自左、後側攻到。

這三人聯手，威力幾乎是相乘的。在這包圍圈中，不過一丈五六之地，轉折的空間太有限，林烈和小樂幾乎以爲不可能全身而退。

但在不可能這念頭之下，玄小七已接下了他們十一二招。雖是險象還生，還是奇蹟般地渡過。

三人再暗暗加勁，門羅的「閻羅指」在右側「嗤」地一聲，在玄小七的袖上戮了個洞。又過了七八招，常見喜的「炮拳」「忽」地攻到，由于木心這一招「天外來鴻」頗狠，玄小七的屁股上被「炮拳」蹭了一下，所以木心又首當其衝，玄小七抄住方便鏟上的巨環，翻身一扭，木心絕對未想到在這三對一的攻勢下，他還能使用這一招。

無論如何已無法握牢方便鏟。如果三對一而被奪去兵刃，就應該自絕當場，或永不再履江湖。

就在這瞬間，方便鏟上那股巨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道突然消失。木心知道對方的心意，收鏟後退，正好常見喜攻上，玄小七短棒一挑一翻，「叭」地一聲，砸在常見喜的腰上。

三人同時退下。不信的事終於發生了，這小子絕對是大覺上人之徒。這份尷尬眞是別提了。常見喜齜牙裂嘴地道：「小子，你吃裏扒外，和這女子攪七捻三，遲早後悔莫及。」

「你算了吧！常見喜，要不要我告訴你，你剛才爲什麽會挨那一棒嗎？」

「小子，士可殺不可辱，況且勝敗乃兵家常事，剛才不過是一時大意。」

「告訴你，你那一招用得太老，而另一招的起手式又用得太嫩，這就是你挨揍的原因！」

其實他也能讓門羅吃點苦頭，只是門羅在這三人之中較爲厚道，給他留了點面子。

三人走後，小樂拍手道：「玄少俠，小姐說，要是一路上有你同行，一定平安無事。」

玄小七道：「不知他們三人爲何攔截林姑娘？」

這時林烈已入轎，孩子也不哭了。小樂道：「誰知他們胡說八道些什麽？他們的話我們不懂，而他們又不說明白些。」

這工夫天也暗了，西天晚霞變成暗紫色，玄小七見不到李猛，只好繼續和他們同行，至少孩子不會猛哭。

又走了十來里路，來到一個大鎭，林烈說道：「玄少俠，咱們就在這鎭上宿了吧！」

玄小七道：「就依姑娘的意思。」

找了一家大的客棧，要了後面一個跨院，四個轎夫子住廂房，玄小七和林烈主僕分住三間正房。

林烈道：「玄少俠，在這兒和路上不同，孩子就交給我吧，你也好好洗個澡吃一頓。」

「那太麻煩林姑娘了！」

「玄少俠說那裏話，在路上若非少俠援手，我們主僕二人這檔口還不知道是什麽樣子哩！」

「林姑娘不必客氣，咱們彼此帮忙，不是妳，這孩子恐怕會餓壞了。」

「玄公子太客氣，此去還要倚靠您，眞不好意思。」

「如果不就誤在下的私務，在下樂于帮忙……」

他的確需要洗個澡，好好吃上一頓。就先去了澡堂子，在熱氣騰騰的大池邊躺看，不斷地想起一路上的事。

玄小七是個非常機伶的人，豈不知林烈主僕的身份有點神秘？要不，木心等人攔截他幹什麽？

當他下池泡水時，忽然發現了一個熟面孔。

此人竟是那個一表人才，披髮華服的張登雲。

「是你？」玄小七道：「眞巧！」

「是啊！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玄小七不喜歡此人，就不願再說話，

張登雲道：「老弟要進京？」

「怎見得在下要進京？」

「這是通往京城的官道嘛！」

「怎知我不是從京城來的？」

張登雲笑笑道：「也許。不過你我總是有緣。」

玄小七道：「張大俠要進京？」

「是的，要不是玄老弟自京城而來，咱們是背道而馳，非常希望前途能夠再見面。」

「見面的機會總是有的……」

談話到此爲止，張登雲先出池而去，不久玄小七也離開澡堂子去飽餐一頓。

途中多怪事　少俠變褓姆

當玄小七返回客棧，來到後面跨院門外附近時，竟又遇上了張登雲。但他不敢確定此人是否自跨院中走出來？

「玄老弟，又遇上了！」

「張大俠也住在這家客棧之中？」

「是啊！在下就在前面。」

「眞巧！」

「的確，也許咱們有緣吧……」說着到前面去了，似乎臉上有悻悻之色。

玄小七對林烈的身份本就有點懷疑，就像懷疑李猛差不多，他進入跨院中，丫環小樂忙問道：「玄公子回來了？」

「是的。小樂姑娘，剛剛那人來幹什

麽？」

「哪個人？」

「就是剛自本院走出、披髮華服，儀表不俗那個。」

「噢……你是說那個人哪！他……」屋中的林烈接口道：「是不是剛剛走錯了門那個楞頭靑？」

「對對！」小樂道：「別看那人外表看來挺斯文地，闖進來找人，人家告訴他走錯了地方，他還賊眉賊眼地瞄看我們小姐，說不定是個淫賊，看上小姐哩！」

剛剛玄小七如果問小樂「有沒有陌生人來過」？她一定會說「沒有」，但他這樣問「剛剛那人來幹什麽」？就有強烈暗示已看到有人自院中走出的意思，這就是問話的技巧。

而林烈回答得也很技巧，至少他猜出玄小七未聽到她們和此人的交談。玄小七道：「此人一表人材，但臉上却有點陰鷙之色。二位夜裏要小心點！」

林烈在屋中道：「少俠何不進屋坐坐？孩子很乖哪！」

玄小七也以爲，孩子到了女人手中的確就變乖了。他進入林烈室內，見孩子在床上伸拳蹬腿，似乎很開心哩。

小樂端上茶，逗看孩子，這小傢伙發出很大的笑聲，玄小七心想，隔行如隔山。不是男人幹的活兒，是冒充不了的。

「林姑娘進京是回家還是到親戚家去呢？」

「到姑媽家去作客。玄少俠呢？」

「一言難盡，在下本來不欲進京，只因受人之託代顧此嬰兒，而嬰兒之母又失了約，以致不得不往這條路上走，因爲李猛說過，她會在進京的路上找到在下。可是……」

林烈道：「玄少俠，您放心！那位李猛姑娘既然說是在進京途中可以相會，諒不會假。」

「林姑娘敢保證她不會溜掉？」

「爲什麽要溜掉呢？尤其有這麽可愛的孩子！」

「在下也這麽想，可是也有人說，她可能是未婚生子，不敢面對爹娘，只好忍痛一走了之……」

「這也不無可能，果眞如此，玄少俠你怎麽辦？」

「果眞如此，在下可就慘了。」

「其實這孩子很可愛，玄少俠就留下來作個義子也不錯呀！」

「這……」玄小七從未想到自己作父親的事，道：「林姑娘，在下有要事在身，不能照顧這個孩子，雖然他十分逗人喜愛！」

小樂道：「要不是我們小姐不方便收養，倒是一件好事，因爲小姐太喜歡這孩子了。」

玄小七道：「有什麽不方便呢？僱個奶媽，專門照料這孩子。」

小樂道：「玄少俠，你有沒有想到，一位黃花大姑娘養個孩子，不知情的人會怎麽想？」

「這……這果然不妥，恕在下沒有想到這一點。」

林烈笑笑道：「其實我也不怕這個，如果那位李猛姑娘眞的不要這孩子了，我不忍心他落入別人之手，我會考慮收留他的。」

玄小七激動地道：「姑娘眞是菩薩心腸，在下先代孩子母親謝謝姑娘了！」

「先不要謝得太早。」林烈道：「依我猜想，這個母親不大可能放棄這個小可愛的……」

玄小七仔細打量林烈，隱隱有點像李猛，這可能是很多美人有太多相似之處吧？李猛靑春之浪逼人，林烈成熟之美動人，各有所長。

玄小七道：「孩子還是由在下照料吧！要不，晚上二位無法安眠。」

林烈道：「不，玄少俠，晚上你一定要睡好，白天才能應付特殊情況，再說你也不善於照料孩子。」

玄小七道：「那就多謝了！時已不早在下告退……」

返回他的屋中，也只是和林烈對門而已，閉上門就研練了一些剛學的武功。

他是練武的胚子，成就在師兄之上，機智也在師兄之上，所以這次重大任務交他來負責。

練了幾遍之後，上床睡了。

大約是午夜稍過，玄小七在夢中驚醒。他聽到開窗聲、拔劍聲，但沒有人呼叫他，似乎林烈主僕二人已穿窗而出。

玄小七本是和衣而睡，穿上鞋子抓起短棒就穿出窗外，此刻繁星滿天，鎭上的喧囂聲已靜下來，他隱隱看到兩個影子在數十丈外竄掠，向西方鎭外掠去。

玄小七自然想不通這林烈主僕二人爲何不打招呼，而且孩子也弄走了。

他不以爲這主僕二人要拐走這孩子，但如發生了事故，爲何不招呼一聲？

他全力施爲，追出西郊外，却不見了二人的踪影。他相信剛才看到的兩個影子就是林烈主僕二人，但是，他以爲二人並未揹着或抱着孩子。

這鎭外西方有條官道。他相信二人不會循官道奔掠，不論是不是拐走孩子？都不會走官道。

他停下來傾聽了一會，北方約百十丈外傳來了打鬥兵刃撞擊聲，立即向發聲處掠去。穿過一片果林，就隱隱看出兩女一男正在打鬥。掩近望去，不由一怔，兩女自然是林烈主僕，男的又是張登雲。

這打鬥現場另一邊約五七丈之處，就是一條河岔子，有一條小舢舨停在那兒。

張登雲的劍術造詣極高，以一對二，左臂還抱着嬰兒，居然有攻有守。林烈的身手固然了得，但和小樂兩人的攻勢，很快就變爲守勢了。

「把孩子還給我！」林烈的語氣極忿怒焦灼，自玄小七遇上她迄今，從未見她如此盛怒過。

張登雲道：「爲什麽要給妳？」

「因爲這是我的……」

張登雲狠毒的一劍，指向林烈的側腰「帶脈」穴，小樂去牽制也未發生作用，所以林烈不得不自救，驚險地一閃，「嗤」地一聲，腰上的衣衫被挑了個洞，也傷及皮膚。

張登雲冷峻地道：「妳們再不識相，我可不客氣了……」

林烈厲聲道：「孩子還給我，你沒有

資格……」

「妳有資格？馬上就和姓玄的那小子搭訕上哩！俗語說：淑女怕纏，騷女怕閑，可眞是一點不假！」

小樂怒罵道：「你眞不是個玩藝兒，回去報告主人，有你瞧的！」

「嘿嘿……」張登雲陰笑道：「先別高興，一日那東西到了皇上手中，他恐怕是自身難保囉！」

小樂奮不顧身，一劍刺去，那知張登雲怪怪地一挑，「噹」地一聲，小樂的劍已脫手飛出，如不鬆手，這隻右手非斷不可。

而張登雲又格開林烈一式猛攻，揚聲道：「接着——」竟把嬰兒向河邊舢舨上丟去。

他丟得很準，而且手勁也用得很巧，孩子在空中仰臥，像搖籃一樣，根本未曾滾動翻側，十分平穩。

玄小七大驚，只見舢舨中突然躍起一人，等着去接嬰兒，就在嬰兒距舢舨兩丈左右時，舢舨旁水中，水花濺開，冒出一人。

舢舨上的人已伸出雙手，乍聞身後傳來水聲，回頭望去，濕淋淋的人已淩空撲到，一脚踩在此人的臉上，這人慘呼一聲，身子飛落河中，濕淋淋的人正好接住了孩子。

這一切景象不但玄小七看到，就連現場上已停止打鬥的三人也都看得清楚，因爲他們都關心孩子。

舢舨上的人一接住孩子就要催舟過河，但張登雲已虎吼着撲了過去。

此刻已可看清，搶孩子的人，穿了一身的水衣水靠，連頭臉包起，只能看出窈窕的身材和一雙淸澈的大眼，却看不到面孔。

此人知道已來不及催舟到對岸去，因張登雲已近在三五丈之內，而玄小七也追了上來，距舢舨約七八丈，因他隱身之處遠得多。

林烈主僕發現這情景，互視一眼，也向舢舨撲去。

搶到孩子的人立刻掠出舢舨，順着河岔邊疾竄，他的輕功極高，一掠十一二丈，怎奈張登雲也不是弱者，且未抱孩子，一掠就是十二三丈。

玄小七全力施爲，三四個起落，每個起落都在十七八丈以上，不久追上了張登雲，而張登雲也剛剛追上了搶到孩子的人，而且向他攻出一劍。

搶到孩子的人堪堪閃過一劍，第二劍攻出，被玄小七的短棒挑開，張登雲狠狠地攻出五七劍，都被玄小七格開，他厲聲道：「朋友，你知不知道干與別人的家務事了？」

玄小七道：「什麽家務事？」

張登雲厲聲道：「這孩子是我的！」

「你的？快別瞪着眼說謊哩，據這孩子的母親說，孩子的父親已經死了！」

「哼！她是放屁！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嗎？」

「誰能證明你就是這孩子的父親？」

「這……」張登雲回頭看着，由于前面搶孩子的人奔行路徑迂迴，林烈主僕也許錯過了方向，且她們二人的脚程差，只能一掠七八丈，如今還不見影兒。張登雲似乎正要找林烈主僕作證，見未追來，一時語塞。

而這工夫搶到孩子的人，已奔出很遠了，玄小七只好趕緊去追。他這一全力竄掠，張登雲也是望塵莫及。

大約追出兩三里外，在河邊矮林中快要追上了，那知此人明知無法把孩子帶走，只好把孩子放在地上，繼續逃竄。

玄小七抱起孩子，發現這小傢伙大眼直轉，似乎被抱着像騰雲駕霧似的竄掠，還挺過癮呢。

玄小七雖嫌孩子累贅，但孩子太可愛，已和孩子產生了情感，在小臉上親了一下，立刻又抬頭向那人望去。

那人見他親孩子，又見他望過來，已作勢欲逃，玄小七道：「多謝這位援手，搶回了孩子。」

「……」這人搖搖手表示不必客氣。

「兄台高姓大名？」

「……」這人又搖搖手，不知是啞巴抑是不願出聲。

玄小七發現此人身段窈窕，揮動的手又十分白嫩修長，相信是個年輕女子，玄小七緩緩走近，道：「如果在下沒有猜錯，妳必是一位姑娘……」

這位姑娘也緩緩後退，而且玄小七進一步，她退兩步，玄小七心中一動，突然間向前疾竄，這姑娘掉頭猛掠。

只是她的輕功比玄小七又差一點，追出半里外，玄小七疾掠十七八丈，落在她的前面，道：「李猛，妳瞞不了我。」

「爲什麽？」她已在脫下那水衣水靠，因爲這衣服是魚皮製成，不透氣，穿在身上極不舒服。

「因爲你的身段窈窕，高腰長腿，頸子也比較長，而胸部又很挺……」

「要死……」她啐了一口，道：「這樣身材的女人有的是。」

「李猛，妳簡直把我害慘了。」

「怎麽說？」

「妳不守信用。」

「我哪裏不守信來？我說過，在去京城的途中見面，有什麽不對嗎？」

「妳爲什麽現在才來？」

「當初我也沒有說明是哪一天才見面呀！」

「好好！妳永遠有理，現在孩子還給妳。」

「你先抱着嘛！我身上濕濕地……」

「李猛，妳到底有什麽紕漏？不能告訴我嗎？」

「我有什麽紕漏？」

「像今夜發生的事，這不是紕漏嗎？張登雲說孩子是他的，而妳却說過，孩子的父親死了。」

「本來就死了嘛！」

「不對吧！張登雲再無恥，也不會把別人的孩子硬當着自己的孩子而搶奪。」

「他本來就是無恥。你以爲他是個君子？」

「李猛，他是不是君子，先不必研究，我發現妳的花樣太多。」

「得了吧，你的花樣比我少嗎？」

「孩子還給妳。」

「好吧！」李猛正要去接，連續嗅了

幾下，道：「拉了！」

「什麽拉了？」

「孩子拉屎了！不信放開看看……」她扯開孩子的尿布，果然拉了一大包。她扯出尿布道：「有沒有弄到你的身上？」

「還好，沒有。」

「我去洗一洗。」說着走向河邊。

玄小七道：「孩子的屁股也要擦一擦呀？」

「你就不能擦一擦？你將來也會有孩子對不對？何況你又很喜歡他。」

「可是，我用什麽擦呢？」

「哈！你這人眞笨，就不能用手帕擦一擦嗎？一塊手帕能値幾何？」

玄小七苦笑一下，只好掏出手帕擦了，絕未想到，孩子還沒拉完，又拉了一大包，衣襟上還沾了些，雖說小孩子的屎不甚臭，不過衣上有屎總是不好。

他大叫着：「李猛，還說沒有把我害慘，妳來看看，又拉了！」

連叫數聲沒有回應，玄小七四下望去，那有李猛的影子？這一下頭可大了。「莫非她眞想把這孩子推給我？她自己逍遙自在去了？」

「這怎麽辦呢？」最後只好撕下前面衣衫下擺，一半給孩子擦屁股，另一半作尿布，把孩子揹起來，心道：「再被我遇上，我要揍她一頓，她有什麽資格爲人之母？」

上了高高的樹梢，張望了半天，也沒有看到李猛。只好回到客棧，看樣子林烈主僕二人剛回來不久。

小樂問道：「玄少俠，你的衣衫怎麽哩？」

「別提了，爲了給孩子作尿布，只好撕衣服了。」

「怎麽？玄少俠沒有追上那個人？」

「沒有追上的話怎麽會把孩子搶回來呢！」

「是啊！看我有多糊塗！」

林烈道：「玄少俠快請進來，不知那人是誰？怎麽會跑了？」

玄小七說了一切，主僕二人互視一眼，林烈道：「這位姑娘可眞放心，似乎很信任玄少俠，還要繼續請玄少俠照料這孩子呢！」

玄小七悻悻地道：「世上那有這樣的母親？」

小樂道：「也不能這麽說，也許她有什麽急事不得不如此，少俠也不必太責備李猛姑娘，天下父母心，那有不關心自己孩子的道理？」

「小樂姑娘也不必爲她說好話，反正這個女人不大上路。」

林烈道：「玄大俠不必懊喪，反正有我來照料這個孩子，不勞你費神的。」

「話不是這麽說，萬一她一去不回怎麽辦？」

「這恐怕是多慮吧！」林烈道：「果眞如此，我就破例收留這個孩子，絕不使玄少俠爲難。」

玄小七道：「可是，她雖能不仁，拋棄自己的骨肉，我却不便自作主張把她的孩子送人，林姑娘，有一事在下不明，姑娘可否告知？」

「只要我能辦得到……」

「林姑娘，妳似乎認識張登雲。」

「哪個張登雲？」

「就是昨晚走錯了門，而今夜來搶孩子的人。」

「不……不認識。」

「這可就怪了！既不認識，他爲何來搶孩子？而在下也問過李猛，她說也不認識。」

小樂道：「這個人會不會是專門拐小孩的『拍花』大盜？」

林烈道：「不一定是『拍花的』，但如是拐帶人口的騙子發現了這樣可愛的孩子，就可能會搶了……」

玄小七道：「記得他當時還說這是他的孩子，這件事眞蹊蹺，說張登雲是壞人，我絕對相信，要說他是個拐騙小孩子的『拍花者』，在下不以爲然。」

林烈道：「我也不信，好在孩子已經搶回來了，下次再遇上李猛不要讓她跑了，如果再遇上姓張的，別信他的鬼話，下手也不必留情。」

結果孩子還是由林烈照料過夜。

第二天近午，玄小七才醒，他相信孩子一夜未哭，眞是怪事，午飯後便起程上路。

轎子走了二十幾里路，孩子又哭了起來，只有交給林烈去調理，此刻大約申、酉之交，突然出現了七八匹快馬，迎面而來。

玄小七已暗暗戒備，果然，到了近前，紛紛下馬，把轎子包圍起來。

這八人有四個是弟兄，一看就知道。其中還有二人也像是兄弟，這六人都是三十以上，四十未到。四兄弟的皆用刀，兩兄弟的都用拐。另外二人約在五旬左右，一揹劍，一使戟。

玄小七道：「你們這是幹什麽？」

使戟的老人道：「你是轎中女人的什麽人？」

「朋友。」

「那你最好走開，我們找的只是這個女人。」

「找妳幹什麽？」

另一揹劍的老者道：「小友，你最好別管閑事，而這件事你也管不了！」

「管不管得了是另外一回事，今天我是管定了！」

那兩個兄弟的老二罵道：「你以爲你跟着這個女人能嚐到三鮮嗎？你在搶孝帽子呀！」

玄小七冷冷地道：「你是何人？」

這兩兄弟的老大立刻阻止弟弟出口，抱拳道：「敝兄弟姓方，來自黑風堡……」又指指四兄弟，道：「這是『洞庭四蛟』游氏賢昆仲……」

兩個老的自己介紹，揹劍的道：「老夫『瀟湘劍客』呂朗軒。」

另一個使戟的老人說道：「老朽金少亭……」

這些人玄小七也都聽說過，「千里獨行」金少亭，身手和常見喜等人伯仲。「瀟湘劍客」呂朗軒似比他們稍高一籌。「黑風堡」方氏兄弟用拐，是以聯手攻守聞名。拐上工夫不弱，「洞庭四蛟」用蛾眉刺，水中自是一等一的人物，在陸上，也許還要比方氏兄弟更遜色些。

玄小七道：「呂大俠和金大俠，也都是武林中赫赫有名人物，爲何欺負一個女子？」

金少亭又問道：「這位少俠是何人門下？」

「家師大覺上人……」

這些人微微一震，呂朗軒道：「原來少俠是高人門下，爲何會和這個女人在一起？」

玄小七道：「不知在下和她一起有何不可？」

方氏兄弟老二冷笑道：「難道你不知道此女——」

金少亭立即打斷了他的話，接口說道：「令師爲宇內絕世奇人，諒必對少俠說過有關林靈素蠱惑當今，欺壓佛門子弟的事？」

「聽說過。」

「此女與林靈素有關，少俠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如今知道了，但我却不相信。」

「洞庭四蛟」老三游江道：「兩位前輩，這小子誠心和白道作對，何必和他囉嗦？把他拿下再對付這個女人。」

呂朗軒道：「少俠如果硬要插手，老朽等人可要得罪了！漢賊不倆立，少俠，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玄小七道：「不錯，這的確是沒有辦法的事。」

黑風堡方氏兄弟揮拐撲上。他們兄弟二人的「連環拐」，很少有人能輕鬆接下來。

但兩拐如山壓到，玄小七連閃五拐，說道：「兩位如果再不收手，我可要得罪了！」

方氏兄弟那會相信這一套？「嗡嗡」兩聲，一拐「泰山壓頂」，一拐「橫掃六合」。這股狠勁，似乎非把他砸成肉餡不可。

玄小七的短棒往方老大的拐上一貼一撥，方如海突感無儔暗勁一震，差一點握不住拐，門戶一開，一腳實實地踩在他的腰上。

方如海連退了八九步才站穩。

方如江更慘，他的拐被玄小七抓住，「嘿」地一聲，竟把方如江挑了起來。方如江也死心眼，硬是不放手，人抓住拐被吊在空中。

玄小七也眞夠絕的，你不是不鬆手嗎？他挑着一個大活人還嫌累呢，於是運勁把拐柄往土中一插，下陷尺餘，也就鬆了手。

方如海大聲道：「老二，你——」大概是惱火弟弟死心眼而當場丟人。那知方如江還眞較上了勁，也許是羞刀難入鞘，硬是不鬆手。

金少亭道：「方大俠何必如此，勝敗乃兵家常事。爲人處世，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則怨尤自消；心稍怠荒，便思勝似我的人，則精神自奮。方大俠，快下來吧！這算不了什麽的。」

方如江眞是世上最最執拗的人，仍然抓拐不放，吊在上面。世上居然有這等輪不起的人。

小樂拍手道：「玄大俠，你看，他在上面裝死呀！」

林烈在轎中說道：「小樂，你不可胡說！」

玄小七仔細一看，不由連連搖頭，說道：「呂、金二位大俠，請兩位過來看一看……」

呂朗軒和金少亭也覺得有異，走近一看，同時喟然長嘆，道：「如江兄眞想不開，他……他已斷舌自絕了……」

方如海一驚，掠近一看，果然，方如江口角淌出血漬，却是雙目怒睜，呆滯不動，可不是已經自絕了嗎？

人在臨死的刹那，一旦把雙手握緊，抓住任何東西，都不會放鬆。就像人死時咬緊牙關一樣，所以不可把手指伸入他的口中，如被咬到，非斷不可。

方如海拔下拐弄下方如江，只冷冷地瞪了玄小七一眼，並未說什麽，因爲這絕不是玄小七的錯，只怪方如江緊握不放，甚至對方挑起他也不放。

要是玄小七要殺方如江，恐怕不須一兩招就能辦得到。

那知「洞庭四蛟」老二游孝怒吼，道：「這是個吃裏扒外的敗類，動不動就殺人。大覺上人之徒，居然是這麽一塊兩手血腥的料子……」

他雖然志在挑撥，別人却並未有任何表示。玄小七冷冷一笑，道：「姓游的，幸虧剛才發生的事有目共睹，要不然，又不知道你要編排些什麽了！釣漁是逸樂，尚持生殺之柄；弈棋乃清戲，且動戰爭之心，世事本就如此，不能自我檢討，可能對世上任何事物都不會順眼吧！」

游氏兄弟來自草莽，唸書不多，那懂這些大道理？只見他們一齊吼叫着，道：「呂前輩，金大俠，如果不生擒此人，咱們的行動必然受阻，任務也不能完成。上啊……」

四人揮舞着蛾眉刺包抄而上。老大還嚷嚷道：「金、呂兩位前輩，如果我們今天不能生擒這小賊，兩位的英名就會受損，人家會說怕了大覺的門下……」

呂、金二人哼了一聲，沒有搭腔，這工夫玄小七的短棒一撥一掃，老三和老四的蛾眉刺竟然自己互撞起來。

兩人兵刄互撞，門戶就開放了。可是玄小七並不乘人之危，短棒一點一圈，「叭」地一聲，正好擊中游老二的門牙，「叭噠叭噠」掉了五顆門牙，弄得他滿嘴血漬。

這時游老大狠狠攻出了「白雲出岫」，短棒怪怪地一幻，「噹」地一聲，蛾眉刺砸回，差點掃中了他自己的前額。

這情況非常明顯，玄小七游刄有餘，却並不想馬上結束打鬥。呂朗軒眉頭一皺，低聲道：「金兄，你有沒有看出，這小子的招式很雜？」

「當然，呂兄，剛才他打掉游老二的門牙那一招，頗似『鷹爪門』高無極的『鷹爪十三式』……」

「對對，正是如此……」

「剛才游老大的兵刄差點擊中自己的前額，這小子使用的一招，似有『萬里追風』何必『陰煞掌』的影子。」

「沒錯，這就怪了！憑大覺上人，一代奇人，目不屑學別人的武功，這小子是如何……」

這工夫四柄蛾眉刺幾乎同時向玄小七砸下，玄小七的短棒本是靜止橫在胸前的，好像突然變成了十來柄短棒，只聞「噹噹」一陣交鳴，四柄蛾眉刺都無力地垂下來，虎口皆被震裂。

金少亭道：「呂兄，你不以爲這招很像木頭大師的『蟄龍七式』嗎？」

呂朗軒道：「八成，金兄，咱們今天要破例，你以爲如何？」

「我知道呂兄的意思。小弟並不反對。爲了一個大前題，吾人不必斤斤計較個人之虛名。」

這工夫「洞庭四蛟」正自進退維谷，呂朗軒道：「四位請到一邊休息，玄小俠顯然經過明人指點，所學博雜，讓在下和金兄試試着……」

金少亭道：「俗語說：有智不在年少，無智空長百歲，玄少俠乃練武奇才，我二人也無甚把握……」

金少亭爲人精明，的確毫無把握，但他看出，玄小七雖是少年氣盛，却也相當厚道，下手十分有分寸，才撂下幾句話，以便萬一不敵時也好下台。

游老二道：「金大俠不必客氣，二位出手，必能挫挫這小子的傲氣！」

呂、金二人不再說什麽。呂朗軒撤劍，金少亭自衣內撤下十三節金鞭，道：「玄少俠請賜招。」

玄小七道：「兩位大俠最好不要出手，免傷和氣！」

呂朗軒道：「玄少俠，印證一下無妨。如少俠能勝我們一招半式，我們立刻退出追緝行列……」

「追緝？」

「實不相瞞，武林中出動百十人之衆，攔截少俠和已奪得『大覺籙』之人，有人說在你身上，而你已叛，也有人說在這轎中的姑娘身上……」

玄小七笑笑道：「對於別人對在下的揣測，在下不便反駁，而且有時反駁也會越描越黑，在下只想知道，二位如果眞贏在下一招半式又如何？」

「希望少俠跟在下去一個地方，向武林同道作一番自白，而且請回答我二人一個問題。」

「什麽問題？」

「關於少俠的武功，除了大覺上人獨步武林的武功之外，少俠必然還會三位高人的絕學……」

玄小七道：「就這麽辦！兩位請賜招吧！」

金少亭道：「我兩同時出手，不便先出手，少俠就不必客氣了。」

玄小七道：「晚輩有僭了……」短棒一擺，攻出一招「春風楊柳」，這招式乍看像是攻向甲，也可能是攻向乙的。

呂朗軒綽號「瀟湘劍客」，劍上有三十年的火候，七十二式「瀟洒劍法」少遇敵手，此刻以「蒼龍入海」攻出，金少亭攻出一招「流星趕月」。

儘管三人用的都是極普通的招式，但同樣招式，身手不同的人施展出來，威力就大不相同。

「嗆啷啷」聲中，三人稍離又合，這次玄小七絕不用別家武功對敵，全是師門絕學。

他可以試出，這二人，呂朗軒身手略高，似比木心和尚還要高明些。但是，二人雖知玄小七未用別家武功，要贏他們也非易事。

事關一生聲譽，呂、金二人自是不遺餘力，至於對方用了多少內力，他們並不知道。

一百招過去，平手。

游氏老大喟然道：「這兩位聯手，百招已過，尚且平手，咱們有此結果，也就不必抱怨了……」

一百五十招過去之後，呂朗軒的長劍挑破了玄小七長衫下擺，金少亭的金鞭掃中了玄小七的左肩肩衣。游老二大聲叫好，道：「兩位前輩，你們已經贏了！」

金少亭也以爲可以及時停手了。但是，發現玄小七的招式有點亂，似乎力不從心。因而，呂、金二人深信，最多再有三四十招，就可以傷他或予以生擒。

在這次「大追緝」行列中，他們知道木心和尚、門羅和常見喜都弄得灰頭土臉，金少亭才以低姿態相見。

這就叫做好漢不吃眼前虧吧？

呂、金二人心意相通，又幹了四十來招，又在玄小七衣上挑了幾個洞，却未能制服他，有幾次眼看得手，他又拖泥帶水的化解了。

所以呂、金二人不能罷手，他們以爲年輕人耐力大些，最多再有五七十招，就可以得手了。

就這樣由申、酉之交一直打到月上柳梢頭，已經超過了五百招。玄小七還是那樣子，有時招不像招，式不像式，有點癟熊的打法，但却可化險爲夷。

相反地，呂、金二人却累得汗流浹背，呼呼牛喘。小樂本來還不斷地拍手叫好，這工夫坐在一邊岩石上，眼皮子實在不想睜開了。

可是她又關心三人的打鬥。

又打了一百多招，金少亭的金鞭已掄不起來了，呂朗軒的長劍好像變成幾百斤重。只聞「噹」地一聲，三件兵刄交擊，呂、金二人踉蹌後退，實在力盡，一屁股坐在地上。

而玄小七也差不多，退到大樹邊，倚在樹上，滑落地上，喘着道：「平……平手之局……」

金少亭道：「少俠……是否可以告知……你招式中有無別家武功？是……是哪幾家的……武功？」

玄小七道：「金大俠……咱們事先講好的……如果二位能勝我一招半式的……在下可以跟二位去解釋……且要回答二位一個問題……可是這是平手之局呀！」

金少亭語結，那知游老二以牙縫透風的聲音大聲道：「二位前輩，已經勝了他，不信看看他衣服上有幾個洞？」

金少亭正要開腔，玄小七道：「彼此，彼此，禮尚往來……二位身上也……也有吧！總而言之，兩位前輩……手下留情才有這結果啊……」

呂、金二人低頭一看，就在「步廊穴」處衣上，有五個小孔，正好形成一朵梅花狀。此穴的左邊是「乳根穴」，右邊是「玉堂穴」。

不要說戮實五棒，只要一棒戮實在「步厤穴」上，輕則重傷，重則立斃當場。

呂、金二人臉上閃過難以形容的表情，是羞愧、驚震、折服還是忿恨？可能連他們自己都弄不清楚。

二人站起來抱拳道：「玄少俠，我二人從此退出追緝行列，但有幾句話，不吐不快。」

玄小七道：「如果是為了白道榮譽或佛家命脈的話，我可以告訴兩位，那就是大可放心！」

呂、金二人抱拳轉身，招呼「洞庭四蛟」而去，而方如海已把方如江的屍體弄走了。

玄小七這半天未聽到轎中有聲音，孩子也沒哭，小樂却已在岩上睡着了，一躍而起，掠到轎前，一撩轎幃，雙方驚呼一聲，他立刻放下了轎幃，迭聲道：「對不起……林姑娘……眞對不起……眞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我……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玄少俠……恕我騙過你，我……我不是黃花閨女……」

「姑娘不必如此，姑娘在玄某眼目中，仍是十分純潔的……」

「讓玄少俠見笑了……」

原來林烈正在轎中給孩子餵奶，雪白而仍有彈性的乳房，玄小七看了個清楚，這就難怪，這幾天孩子一進轎立刻就不哭了。

當然，奶頭往孩子口中一塞，自然就不哭了。要說一個嬰兒從未吃過嚼爛的點心，第一次餵他，也未必就能哭聲「嘎」然而止的。

俗語說大閨女是金奶子，少婦（尚未生育者）是銀奶子，多產的婦人（在街上解開衣扣，掏出布袋似的奶子餵孩子者）是狗奶子。

這並非罵人，而是說大閨女的奶子最高貴，輕易不讓人看到，至於少婦的奶子，起碼會被男人看到，那就是她丈夫，所以其高貴性僅次於大閨女的金奶子。

至於「狗奶子」，不值一提。據說有的此類奶子可以往背後一撩，孩子在後面吃奶而不妨礙婦人作女紅。

這工夫轎夫子走了過來，小樂也醒了，道：「玄少俠，結果怎麼樣？」

轎中的林烈道：「明明是玄少俠給他們留面子，但留得十分技巧而已。」

玄小七道：「不！妳看我們的衣服，像賣零碎綢子似的，也是灰頭土臉哪！」

林烈說道：「呂、金二人的胸衣上，各有五個洞，像一朵梅花，這才是眞功夫哩……」

玄小七的腦海中却在想那轎中白嫩嫩鼓梆梆地的奶子。但起轎不遠，天下大雨，只好在山野中守山的一個草寮中暫避一下。

這草寮本是稼莊成熟時，守山人在此過夜的，只有一張用木頭編的床，可睡三個人。

至於轎夫子，只有在地上遷就了。

× × ×

雨下了兩個時辰還沒有停，時已薄暮，遠遠望去，似乎十餘里外有村鎮，不過，雨就是馬上停了，轎子也不好走，山路奇滑！

玄小七道：「林姑娘，雨一時半刻停不了，今夜就在這兒屈就一下，明天再走，在下到鎮上去弄點食物及飲水來。」

「玄少俠，雨這麼大怎麼能去呢？算了！雨什麼時候停了什麼時候去如何？」

「林姑娘，山路本就崎嶇不平，雨後必滑，林姑娘，反正我這衣服又破了，到了鎮上再買一套換上。」

「既然如此，雨小些再走吧！」他發覺林烈有點訕訕地，也許仍因為被他看到奶子的事而感到尷尬吧？

本來他想再次道歉一次，轎夫子在一邊又不便出口。又停了一會，他向遠遠望去像個鎮甸的地方奔去。

十餘里路不久就到了，原來只是兩三百戶的村子而已，不過因此村在去京師的孔道附近，一條很窄的街上，也粗具小鎮甸的規模。

先去買了衣服換上，也就到了晚膳時刻，這條街上只有一家客棧，三五家飯館，他進入較大的一家，叫了吃的，這時聽到背後三個人在低聲交談。

本來玄小七不太注意這三個人，看來普普通通，貌不驚人，衣不出衆，可是，眞應了古人那一句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那三人交談的聲音够小，他們那知玄小七此刻已具有禪門玄功基礎，具有「蟻耳」的玄學，聽得清清楚楚，不免暗暗盤算，既然遇上了，那有不管之理？

就在這時，有個人到了這飯館門外，又向後張望了一會才走進來，而玄小七急忙低頭吃飯。

那知這人四面一掃視，立刻就走向玄小七，坐在他的對面，低聲道：「你可眞會水仙不開花——裝蒜哪！」

玄小七故作驚奇狀，道：「李猛，妳可眞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

這工夫小二添了雙杯筷，又叫了兩個菜，李猛很大方，立刻自斟自飲起來，道：「有什麼了不起的大事嗎？」

「怎麼？孩子放在我的身邊，妳去吃喝玩樂，浪蕩逍遙，還是摸摸良心吧！」

「你這人就是這樣，既然打算帮忙，就帮到底嘛！」

「妳還要我怎麼帮？」這工夫後面那三個人會了帳走了。

「我最近還有些煩心的事，非去辦不可，你就再偏勞三兩天吧！」

「孩子被妳生下來，可眞是倒了八輩子血楣，眞是，把孩子往人家手中一塞，妳倒也放心！」

「別人不放心！你玄大哥古道熱腸，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況且，路上寂寞，有個小可愛伴着你，不是可以解除寂寞嗎？而轎中還有一位大美人，她既然自願為你餵孩子，說不定已經對你有點意思了！一路上，把轎夫子和小樂支開，卿卿我我，你恩我愛，也並非是不可能之事……」

「住口！」

「怎麼？不好意思是不是？快別臉皮嫩哩！男女之間，還不就是那麼回事兒嘛！你想想看，她要是對你沒有意思，一個黃花大閨女，怎麼會為你照顧孩子，擦屎擦尿的！你這人別的地方够聰明，就是這



洞庭四蛟游氏兄弟不由分說，撲攻玄小七。

些地方老不開竅！」

玄小七冷笑道：「黃花大閨女……黃花大閨女……哈……」

「你笑什麼？難道我說錯了？」

他望着她，很用心地看，她反而有點忸怩，道：「不認識啦？」

「妳似乎很樂觀！」

「不是樂觀，而是看得開，不復知有我，安知物為貴。知身不是我，煩惱更何侵？」

「眞是失敬了！現在我必須告訴妳一件事了！」玄小七故作嚴肅狀。

「什麼事？」

「小猛失踪了！」

「什麼？不，我不信，有你在，絕不會保不住一個孩子！」她緊張了。

「也許正因為林烈和小樂也有這種想法，孩子才會丟，在路上，有人攔截林烈，說她是林靈素的人，有此一說嗎？」

「這個……我也不知道。」

「來的人不少，大家一齊出手應敵，孩子放在轎中，把敵人趕走之後，發現孩子不見了。」

「會是誰？」李猛很焦急。

「我知道就好了。」

「怎麼？孩子弄丟了！你還在這兒買醉？」

「我奔波了一天，不吃點東西怎麼支持下去？」

「有頭緒了沒有？」

「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

「孩子不是你的，看你這份漠不關心的樣子！我眞是看走了眼。」

「反正咱們是盡力而為，實在找不到了！再生一個就是了！」

「你少說風涼話，會不會是那個張登雲？」

「這一次恐怕不會是他。」

「那些攔截的人都是些什麼人物？」

「看不出來，都蒙了面。」

李猛吃不下去了，道：「我看你是個言過其實的無用之材。」

「我也沒向人吹噓說我如何了不起對不？倒是你，把自己的孩子擺給別人，自己到處幌蕩，也不知道妳在忙些什麼？既然不想要孩子，何必當初？」

「當初什麼？」

玄小七攤攤手，道：「事已至此，也不必急在一時，反正偷孩子的人絕不會害死孩子對不。要是目的在害死孩子，孩子早就死在轎中了。」

「話是不錯，孩子找不回來，我一輩子也不能安心！」

「沒有那麼嚴重吧？」他捏着指節、喃喃自語。

「是不是在唸：大安、留連、速喜，赤口、小吉和空亡？」

「對對，這是請葛武侯馬前課。」

「你還會風角鳥占之術？」

「有時很靈，有時又不太靈。」

「哼！什麼時候靈過？」

「沒遇上妳之前，我算過不久會走桃花運，果然不久就遇上了妳。」

「你少在這兒天眞哩！」她站起來，又坐了下來，說道：「你到底是有沒有點頭緒？」

「頭緒是有，要去看看，沒有十成十的把握。」

「快說呀，我看你火上了房子也不會焦急。」

「不，我總以為這孩子五行有救，甚至福澤甚厚。」

「少說廢話，到底是什麼綫索？」

「綫索有兩條，妳去追一條，我去追一條，我先告訴妳這一條，坐過來嘛！」

李猛此刻百依百順，坐到他的身邊來，玄小七道：「李猛，我橫看豎看，妳不像個生過孩子的女人！」

「少廢話！生過孩子的女人臉上也沒有記號。」

「但身材可以看出來。」

「那可不一定，有許多生過兩三個孩子的女人，腰身絲毫不變，一點也看不出來。說呀！」

「剛剛有三個食客，在我身後離去對不？」

「對，其中一人很高，另外的二人很矮。」

「對對，他們三人在後面計議，被我聽到，高的是頭子，似乎曾提到『小傢伙』三字！」

「八成是，沒說放在什麼地方？」

「露了一點，一個矮的問，『小傢伙』放在那兒放不放心？高的說不會出岔子。然後又談到離此五六里外的萬應寺，好像說那兒有尊菩薩是純金打造，有一百多斤，他們似乎今夜要去盜那金菩薩。」

李猛忙說道：「這件事我一定能辦得了！」

「妳怎麼應付？」

「擒賊擒王，我先廢了那高個子的武功，然後把那兩個矮子制服，叫他們一個人扛着他們的頭子，一個人扛着……」

「金菩薩對不對？」

「這些地方你就鬼聰明哩！」

「我作了半輩子驢經紀，還不知道驢子的脾氣？」

「我押着他們去救回小傢伙，我到何處找你？」

「就到這條街上唯一的客棧中去找我吧！」

「你的綫索是——」

「我的綫索沒有妳的好，不過總要試試看，咱們就分頭進行吧！」

李猛匆匆離去，玄小七聳聳肩，還在繼續喝酒，這工夫一下子來了五個人，最老的在六旬以上，最年輕的也有三十五六、以上，每人都隨帶兵刃。

這些人的座位距玄小七甚遠，也是在他後面，似也怕他聽到他們的交談，其中一個人道：「霍前輩，據木心大師說，那轎子順官道往京城而來，爲什麼會失踪了呢？」

最老的就是姓霍的，道：「天雨不知躲在什麼地方，飛不了的。」

另一人道：「聽說大覺上人之徒玄小七吃裏扒外，而且武功奇高，這不是有點說不通了嗎？」

另一人道：「這有什麼稀奇，林靈素目前邀寵聖眷，不可一世，有些人已經隨風轉舵了……」

先前那人道：「要說別人之徒叛離白道武林，尚有可能，大覺上人乃是此事發起人之一，擬就『大覺錄』，希能喚起當今皇上的注意，且交大寂大師負責送呈御覽，沒想到大寂竟然遇害，且華光寺竟遭滅門……」

姓霍的老人道：「不必說了！雖然木心大師、門羅及常見喜大俠等人言之鑿鑿，但以常情推斷，大覺上人門下不至叛離，我們仍照原計劃分頭行事，霍某估計，那轎子必在方圓二十里之內。」

玄小七估計這個姓霍的可能是「風雷手」霍龍，身手不在木心、門羅及常見喜之下，另外一些人，一個也不認識，諒也不是藉藉無名之輩。

這些人陸續離去，玄小七發現他們出了門有的往東，有的往西，似乎要分頭去找。

李猛很快就到達萬應寺，只是路上泥濘，弄了一鞋的泥巴，抱怨不已。

此刻大約初更時分，萬應寺這座小廟尚有燈火。

李猛很快在各殿中梭巡一匝，並未看到什麼金菩薩，不過她相信，那金菩薩一定會塗上別的顏色。

就在這時，三條人影先後落在偏殿屋頂上，輕功了得，連衣袂聲也不大，其中一人很高，像個十字竹架套上一襲長衫。

此人一打手勢，三人一分，分頭飄落下來。

李猛心想，玄小七的消息的確靈通，這老小子搶走孩子，我要先逮住他，跟着此人，來到住持的禪房門外。

此人和另外二人都有面罩，輕輕一推門，門閂顯然已經斷了，只是發出的聲音不大。

「是什麼人？」

「性空，天國已近……」

雲床上躍下一人正要去拿禪杖，來人已站在門內，把禪杖抄在手中，道：「性空，你是自己走還是要我送你一程？」

性空是個五十左右的和尚，頌了一聲佛號，道：「施主這是爲了什麼？」

「嘿……」高瘦蒙面人道：「奉命行事，不必多言，但我可以透露一點，凡是不安份的德士，都要按照身份次序送返天國……」

「阿彌陀佛！何謂安份？又何謂不安份？」

「廢話少說，自絕了吧！」

李猛迄未看到這三個人和孩子及那金菩薩有任何關連，但到目前爲止，她一直信任玄小七。反正她必須先擺倒此人。

性空道：「天道忌盈，卦終未濟，事情未必盡如施主所料吧？凡事不可太過份的！」

「對！凡事不可太一廂情願——」李猛一出聲，未見這高瘦蒙面人幌肩，人已退到門外，而且轉過身來。

李猛可不管那一套，人已欺上，攻出狠辣的一爪。由於這內外間都無燈，蒙面人只看出是個女人，但却知這一爪非比等閒。

蒙面人閃過一爪，李猛又是一招「魁星踢斗」，招未用老，「噗嗤」一聲劈出一掌。

「咦？」蒙面人顯非泛泛之輩，對武林各家武學知之甚詳，看出這一爪一掌乃是名家絕學。

這工夫李猛又一變，揮出一疊掌影腿浪。

蒙面人沉聲道：「妳……妳怎麼會木頭、何必以及高無極三人的武功？」

李猛不由暗暗佩服，才僅施展了這三人每人一招武功，此人就看出來了，這是什麼人？

李猛只想着孩子在此人手中，加之對玄小七誇下海口，要廢了此人的武功，所以這次又施出高無極的「鷹爪十三式」。

這人身手極高，雖然驚奇，却也行有餘力。

李猛可不管他是什麼高手，既打譜廢了他的武功，就必須先擺倒他，現在又是木頭大師「蟄龍七式」中的一式。

由於越往後越是精純厲害招式，這人

有點吃力了。然而，這些高人的絕學雖了得，李猛畢竟是初學乍練，只得其五六成威力。

接着，又是何必「陰煞掌」的一招，三人的路子絕對不同，一會是何必的武功，一會又是木頭大師的，或者高無極的。這蒙面人已感招架乏力，喝道：「姑娘何人？」

「哼！我是你的祖奶奶！我問你，孩子呢？」

「什……什麼？」

「孩子！」

「什麼孩子？」

「就是你們搶去的很可愛很可愛的小男孩！」

「姑娘……妳八成找錯人哩！」

李猛施出「蟄龍七式」中最後倒數第二式，非同小可，蒙面人閃了兩下，左腰上仍然中了一拳，腹中好像起了火。而且「吭」了一聲，向後退去。

「這就是恥之一字所以治君子，痛之一字所以治小人了。痛嗎？」

此人低吼一聲，似也絕招盡出，又折騰了七八招，李猛一爪又砸在他的左胸上，相信肋骨斷了兩根以上。

此人踉蹌後退，李猛如影隨形，掌帶銳嘯，施出了木頭大師「蟄龍七式」最後一式。

即使只有五成火候，在一個斷了兩根肋骨的人來說，那能避過這一招。雖然他連滾帶爬，仍未閃過，「啪」——「噢」——此人的身子滾出五七步，突然大聲道：「小姐，我是小陽子——」

李猛微微一愣，動作自是一窒，她似乎知道小陽子是誰？但是既然做了，她就不想停手，一滑而至，凌空下踩。

她不打譜讓此人再呼吸空氣，只要踩下，包死不活。

但是，李猛這時突聞身後有極輕微的聲音。

她雖年輕，若在武林中列個排行榜的話，她絕不會在十名以下。她硬生生地收脚落地，轉過身子，一個蒙面人就站在門內。

似乎這蒙面人並不想傷害她，也許剛才是故意弄出聲讓她警覺的。

「你是什麼人？」其實李猛可以猜到，這高瘦蒙面人即是小陽子，此人也蒙面，應是小陽子一邊的人。

這人揮了揮手，又作了個讓她走的手勢。

李猛可不領這份情，至少在目前是如此的，她冷冷地道：「哼！你不亮相我會走？」

這人似乎乾笑了一聲，攤攤手作無奈狀，李猛厲聲道：「孩子呢？不說實話，你想走還辦不到呢！」

這人只是搖頭攤手，表示無奈，似乎對李猛百般退讓。

「好，你不說是不是？接着！」立即攻出何必「陰煞掌」其中一招，但這人攻出一爪，立刻破解此招。

李猛再攻出高無極的「鷹爪十三式」，沒想到這人竟以何必的「陰煞掌」化解開去。李猛驚咦一聲，道：「你是什麼人，竟會何必及高無極的絕招？」

這人自然不會回答，李猛也未停手，再攻擊何必的一招精絕武功，對方又輕而易舉地化解開去。

「住手！」李猛確信這一招對方用的是木頭大師的招式，她自是十分吃驚了。

第一，除了木頭大師已六旬以上外，高無極和何必都只有五十左右，他們二人的門下，也不會有超過三十五歲的弟子。

但此人的年紀，估計在五十以上。這着手背及腕上較鬆弛的皮膚即可估出。

還有，一個中年以上年紀的人，即使把所有的部位都蒙起來，看他的身體及動作，也能估個七八分。

其次，在華光寺的洞中，只有她和玄小七兩個局外人，而玄小七當時被她點倒，就算玄小七是假倒，也偷學了那三人的絕學吧，這人也絕非玄小七。

因爲玄小七比此人高得多。

況且木頭大師、何必和高無極都已經死了。

第三，此人也不會是那三位高人的門下，因爲明顯暗示，此人和小陽子道人是一伙的，小陽子是林靈素手下較出色的人物之一。

何況，過去木頭大師、何必及高無極三人根本走不到一起，更不會三人合傳武功給一個人，此番三人不過是到華光寺去見大寂而被誘入洞中的。

李猛道：「你分明用了當代三位高人的絕學。你是誰？」

這人乾笑一聲道：「彼此，彼此！」

這聲音果然不是四十歲以下的人發出的，是那三人的師兄弟之輩嗎？又怎會三人的絕學？

這口音有點熟嗎？却只說了這四個字，也許此人還故意改變音調，李猛是不敢確定的，不過，由於此人不大 多說話，必然見過。

「你不說，我可要不客氣了！」李猛又攻上去，用的仍是三位高人的絕招，偶爾也夾幾招她自己的所學。

怪的是，凡是用那三位高人的招式，此人應付得十分俐落，相反地，用李猛自己的招式，反而沒有那麼輕鬆了。

李猛完全用她自己之所學狂攻，就試出了此人的功力，他還是一會「鷹爪十三式」，一會「蟄龍七式」或「陰煞掌」最後五七招其中的招式。

結果還是一樣，不論她用自己的招式或別人的都無法像擊敗小陽子一樣地容易，甚至不可能。

反正李猛盡了最大努力仍然辦不到，大叫一聲「住手」！這人還眞聽話，立刻收手停攻。

「你不說出你的身份？」

對方搖搖頭。李猛冷哼一聲，道：「咱們沒有完！不過現在我還有事，我要走了……」

對方果然讓出門口，李猛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只聞小陽子道：「小姐……妳……妳怎麼可以這樣？」

李猛根本不理，到別處去一看，一個和尚也沒有了。而小陽子帶來的人却死在後院中。

當然，這兒的主持性空也在小陽子重傷而李猛又和另一蒙面人動手時自內間走

了。因爲他聽出，似乎這年輕女子和小陽子也是一道的。

李猛順便又往各神龕上去摸了一陣，那有什麽純金菩薩，都是泥胎，不由發狠心：玄小七故意騙我來此嗎？目的何在？

她也是個玻璃心肝的人，立刻猜到玄小七的用心，無非是利用她去救性空，而且也有意叫她和自己人卯上！

「好哇！玄小七你這小子，原來你也有點道行，說不定你這小子早巳知道我的身份了！」

她氣唬唬地回到村中，此刻不過二更左右，有些商號還沒關門，唯一的那家客棧自然也沒關門。她往櫃枱前一站，道：

「誰是櫃掌的？」

櫃枱內站起一個中年人陪笑道：「小的就是，姑娘有什麽吩咐？」

「貴棧有個姓玄的客人，住在幾號房中？」

「姓什麽？」

「玄！」

「姓鮮的？小姐，百家姓上沒有姓鮮的吧？」

「啪」地一聲，砸了掌櫃的一個耳光，掌櫃的原地轉了一遇，嚷嚷道：「妳憑什麽打人？」

李猛揪住他的髮髻，往櫃枱上砸了幾下，道：「我就要打你，因爲我看你不順眼！」

掌櫃的扯着嗓門吆呼：「反了！反了！來人哪！女強盜！」

伙計們一擁而上，李猛一甩手，全部翻了出去。結果全部被打得鼻青臉腫，跪在地上。

「起來，去把所有的客人都請出來讓我看看。」不一會，全部客人都來了，那有玄小七在內，李猛厲聲道：「掌櫃的，沒有漏掉一個嗎？可要小心你的皮！」

「沒有了！姑娘，這兒有貫客登記簿，任何客人只要住進來，都要登記的！」

李猛不由暗暗切齒：「好哇，玄小七你敢耍我，看我會饒你……」

她掉頭衝出客棧，找遍了這村中每家商號，甚至聽到那一戶有嬰兒哭啼，她也會偷偷進去看看。

孫山筆逞威　奪回大覺籙

玄小七返回草寮，發現四個轎夫已死了三個，另一個也受了傷，林烈和小樂也很狼狽，一身泥漿，衣衫也有多處破碎。

「林姑娘，是什麽人？」

「一個也不認識，只是聽他們交談，知道有個老人姓霍，還有個人叫『十五指』的人，不知是不是這三個字？」

「大概錯不了，姓霍的可能是『風雷手』霍龍，那個叫『十五指』的人，八成是『神偷』張若仙，這二人都是武林中有名人物，結果呢？」

「他們共有五人，只有一個略差些。」林烈道：「老實說，四個轎夫子的身手極差，主要靠我和小樂二人，而對方，姓霍的老人最厲害，那個『十五指』的小巧工夫也是一絕，小樂不到三十招就支持不住……」

「最後呢？」

「我們二人都被制住了穴道，被搜了身。他們似要在我們身上找什麽東西。」

玄小七自然知道要找出什麽東西，但却以爲，男人搜女人的身子太有點那個，道：「誰搜的？」

「是一個女人，三十七八歲，四十左右，而且搜得極徹底，那個『十五指』曾叫她『有星無月』，原來這女人臉上有痳子。」

「對，這女人的綽號就叫『有星無月』，本名楊慶，身手略遜霍龍，却是這五人中屬第二的高手。」他相信所謂「搜得仔細」，必是把她們脫光了搜。

因爲「大覺籙」只是一塊一尺見方的白絹，上寫林靈素的出身，學道經過，他不學無術，略通旁門邪術，其信口雌黃，絕不可信，林靈素曾說：陛下降凡，有八百餘名仙宮相隨，如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華使，童貫及鄭居中等都有仙階，隨陛下降世，輔佐朝政，而劉貴妃聖眷極隆，林又對徽宗說，是天上九華玉眞女妃降世等等，眞是一派胡言，而林的徒衆達二萬餘人，皆由朝廷供給美衣玉食。

「大覺籙」上的諫詞極詳，而且一切資料皆有所本，徽宗固是爲了中華被夷狄欺淩才信奉道教，但林靈素却志不在此，他假托天神降臨，欺世惑衆，有不順者即假傳聖旨予以懲治，連皇太子也遭林的白眼……。像這樣的東西一旦落入皇上手中，林靈素如何站得住？

但毫無疑問，這「大覺籙」內容必然已經洩露，林才派大批高手南下攔截搶奪，而白道這邊也全部出動來找這失踪的「大覺籙」。

「玄大俠——」林烈歉然道：「他們臨去時曾暗示，還可能回來，似乎另外有一撥人要來干擾，他們不能坐視，所以這孩子……」

「就交給在下吧！但孩子餓了，還請偏勞……」

「那是當然。」

那知孩子正要交給玄小七，又哭鬧起來，只好再餵奶，而玄小七則給那名轎夫子療傷，且和小樂合力埋了另外死去的三名轎夫子。

就在這時，他忽然發現了李猛在一邊覷覦，既然林烈不敢負責，要把孩子交回，他必須交還李猛。他去追，李猛就逃竄，兩人一跑一追，追出去五七里，他的輕功固比李猛好，但她一會往東，一會又往北，追的人總是吃虧。

這工夫追到小河邊，河是不寬，不過十丈左右，但水頗深。

李猛騰身而起，掠到河中央時，玄小七已追上了她，雙手抓住了她的雙足，李猛大力一蹬，借力向對岸掠去，她居然掙脫了他的一抓。

但是，玄小七雙手中却有她的一雙鞋襪，冷哼一聲，把鞋襪丟入湍急的河流中，也到了對岸。

李猛赤着雙足才奔出百十步，就停了下來，因爲一雙白嫩的天足，那能在小河兩岸的碎石及荊棘中奔掠呢？

「死人，我的鞋和襪子呢？」

「掉到河中了！」

「我……我怎麽辦？寸步難行啊！」

「那是妳的事。妳爲什麽把孩子交給別人就不管了，世上居然有妳這種作母親的。」

「誰說我作了母親？」

「小猛不是妳的孩子？」

「他是……」她大聲道：「怎麽？你只會責備別人，工于責人，憚于責己。你以爲你是好人？」

「比妳可就厚道多了！」

「呸！你少廢話，你廢物利用，詭稱那三個蒙面人搶走了孩子，且說萬應寺有一尊百餘斤重的金菩薩，準知我非去不可，結果……」

「結果如何？」

「反正你利用我救了性空和他們的門人。」

「還有呢？是不是你們窩裏反了？」

「你是個壞胚子，原來你也去了！」

「我如果不去，性空的門人不是都會死在那兩個較矮的蒙面人手下嗎？」

「你還知道些什麽？」

「我只知道小陽子叫妳小姐，你們是一伙的。」

「你知道小陽子是誰嗎？」

「是不是林靈素妖人手下大將半眞道人的嘍囉？」

「你也已知道另外一個幪面人的身份嗎？」

「妳是指也會木頭大師、何必及高無極三代高手的精純絕技的幪面人？」

「嗯！」

「這個人我暫時也猜不出來，但是這人我必然見過，妳也見過，所以他只說了四個字，再也不出聲了。」

「讓我們猜猜看，這個人會是誰？」她走向河邊，一瘸一瘸地，道：「玄小七，我的脚心有兩根刺，偏勞你爲我拔出來好嗎？」

她坐在河邊石上，把脚上的泥土洗乾淨，這雙玲瓏的白嫩天足十分悅目，玄小七心想，女人的脚也和男人的不大一樣，大有可觀。

「快點啊！都是你，這兩根刺不取出來，我怎麽走路？」

玄小七拿起她的右脚，脚掌上果然有刺，弄了半天才弄出來，還爲她上了點藥，道：「走吧！我把孩子交給你。」

「不急嘛！我們先來猜猜那個高手是誰？」

「現在是猜不出來的，下次我們再遇上，要仔細觀察。走吧！孩子是必須還給妳了。」

「你就不能帮帮忙照顧幾天嗎？」

「沒有辦法，現在雙方的人都盯上了林烈，她的四個轎夫子已被殺了三個，另一個受了傷，林烈和小樂被擒，點了穴道，還被人家搜過身。」

「搜身？搜什麽？」

「誰知道？」

「得了吧！你不知道？」

「那麽妳不知道？既知道又何必多此一問？」

「我以爲道家是中華固有國教，佛教由南北朝時由天竺傳入，那是洋教，朝廷信道教，重視道教沒有什麽不對？」

「好好，我們先不說佛、道兩家的理論，僅談談林靈素其人吧！在他之前，有個叫林老志的人，能言人隱事，徽宗皇帝賜號『洞微先生』，另一術士王仔昔，自稱能知未來之事。蔡京荐于徽宗，賜號通妙先生。結果林老志死後，王仔昔所言多不靈驗，徽宗逐之，這才又寵信林靈素，建上清寶籙宮，宮中建神霄殿，與宮禁不相連，徽宗上玉帝尊號爲：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政和七年，也就是前年，春正，徽宗在上清寶籙宮，請玉帝臨凡，集三千道士于宮中作齋，由林靈素登壇說法，謂之「千道會」，徽宗也設帷幄於壇側，恭聆講道，但他講的語不離滑稽，聽者哄堂大笑，君臣之禮蕩然無存——」

「不要說了！道家看重肉身成佛，世人可以看見，佛家重靈魂，而不重視臭皮囊，誰看見了？」

「我們不必抬槓，李猛，小陽子叫妳小姐，妳是誰的小姐？」

「還是由你自己去找答案吧！你要我去接孩子，我不能走怎麽辦？」

「不能快走可以慢走。」

「慢走也不行。要不你先回去，我隨後趕去。」

「八成妳又會溜掉！」

「如怕我溜掉，你就揹我回去，我可以向林烈或小樂借雙鞋襪。」

玄小七極不放心林烈那邊，悄悄地道：「好吧！我們這就走……。」

此刻林烈那邊可就熱鬧了。先到的是五個幪面人，要林烈交出東西，這時木心和尚，門羅及常見喜也來了，三對五立刻幹了起來。

這五個幪面人全部用劍。這邊三人只有木心和尚有方便鏟，實力相當。

不一會又來了三個幪面人，三人就吃力了，而林烈主僕二人却不插手。小樂道：「小姐，我們該帮哪一邊？」

「那一邊都不帮。」

「小姐，妳似乎並不全是站在道家這邊。」

「小樂，知道就好，不必多言……」

就在木心和尚這邊吃緊時，「風雷手」霍龍、「十五指」張若仙，「有星無月」楊慶等五人又到了。

這麽一來幪面人這邊又落了下風，「十五指」即暗示三隻手之意，他大聲道：「我說幪面大俠，各位是缺鼻子還是少眼睛，人家楊慶是個娘們，臉上有些坑坑洞洞都不在乎，莫非你們都是些不男不女的陰陽人？」

一個幪面人向他猛劈一掌，張若仙不敢硬接，因爲此人的掌力雄渾，且陰柔不定。

張若仙被他震了個踉蹌，道：「人說雜種出好漢，一點不假——」這幪面人本已廻身，沒想到「十五指」硬碰硬不大靈光，玩小巧的則少有人能及，跟上伸手一摸，這蒙面人怪叫了一聲，道：「下流！你幹什麽？」

「不幹甚麽！摸一摸看，是公還是母的？」

楊慶在一邊邊打邊笑，道：「老偷兒，有意思！這比你砸他一掌還痛快！」

這幪面人鼻息「咻咻」，顯已怒極。

閃電砸出五七掌，只見山石泥漿激濺，張若仙却像一隻蚱蜢，一陣彈跳，根本沒傷到他，却濺了一身的泥漿水。

幪面人已重傷兩個，門羅揭開面罩看了一下，還是不認識，却相信這是些改了裝的道士。

就在這時候，場中又飄落了一個幪面人。

門羅剛看過重傷的兩個蒙面人，乍見又來了一個，微微一窒，因爲此人落地無聲，好像混身蘊含着無限煞氣。

此人只看了門羅一眼，肩不晃，衣不飄就到了門羅面前三步處，大袖一甩，袖中隱隱可見五指如鈎。

門羅接了一招，就不由大驚，高無極不是已死在華光寺後的古洞中？而此人這一招不正是高無極的「鷹爪十三式」嗎？

意念未畢，此人第二招又到。

門羅全力以赴，堪堪接下，竟又是一向善善惡惡的「陰煞掌」何必的絕學，不由暗暗吃驚不已。

這工夫第三招又到，門羅也算是響噹噹的人物，但這第三招，「蟄龍七式」中一式施出，不免力不從心，連退三步。

來人又來了個循環，也就是每個高手的絕學只用一招，最後又是木頭大師的「蟄龍七式」中的一式，「啪」地一聲，正中門羅的左後肩背。

門羅栽出三大步，吐了一口鮮血！

常見喜「哇哇」大叫，牛眼瞪得如銅鈴般，撲上就是一記「赤燐掌」。

這掌法別人會忌憚，此人却未看在眼中，大袖一甩就引了開去，常見喜厲聲道：「你再試試這一手……」

這次用的是「炮拳」。但這次對方不引不避，迎頭劈出一掌，以剛猛對剛猛，「蓬」地一聲，此人搖了一搖，常見喜「蹬蹬蹬」退了五步，噴出一口鮮血。

門羅是敗在人家第六招上，常見喜只接了兩招，當然，如他不硬碰，也能接下三五招。

此人一現身，不出十招連挫兩大高手，全場皆驚。

張若仙嚷道：「嘿！陰陽人還眞有兩手，有此身手而不亮出盤來讓道上的朋友瞻仰一番，豈不等于衣錦夜行？」

此人一掠而至，大袖一甩攻出一爪。

張若仙知道厲害，急忙閃了開去。此人再攻出一式「陰煞掌」，張若仙道：「嘿！會百家拳哪！眞有你的……」

此人一式「蟄龍七式」中的一式，張若仙實在躲閃不及了，大聲「嚷嚷」道：「救命啊！陰陽人要殺人了……」他的身子在有限的空間轉折五次，「唰」地一聲，背衣幾乎被掃裂，一件大衫差點脫了下來。

但是，也只有他能在閃無可閃，避無可避之下僅僅傷及皮膚，裂了長衫而退下來。

此人似乎不想使張若仙例外，正要再下煞手，木心大師補上他的位子，頌了一聲「阿彌陀佛」道：「施主好身手！古人說：疾風怒雨，禽鳥慼慼，霽月光風，草木欣欣。可見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施主何必趕盡殺絕？」

但此人根本不出聲，火辣辣地攻出一掌。

木心的方便鏟「嘩啦」一聲掃去，此人的大袖往上一點一纏，方便鏟如此沉重，竟被其大袖捲開一尺有餘，另一爪已攻了進去。

木心大驚，只得急退，連消帶打才化解了這一招。但對方連綿攻上，未出十招，木心的右肩上中了一掌，只是沒有前幾人挨得那麼重而已。儘管如此，已無法再揮動方便鏟了。

木心緩緩後退，這幪面人步步進逼，在這場面上，撐得住場面的人只有一個霍龍了。他身子掠近道：「人已受傷，你還要幹什麼，衝着老夫來好哩！」

這人停下，看着霍龍，突然拔起身子，頭下脚上疾撲而下，這類似「雲龍三現」的招式，本來各門各派都有，但此人的不一樣。

霍龍識貨，暴退五步。

似乎人家把對方暴退的最大幅度也估計在內了。雙腿一剪，仍然斜掠而下，兩袖內隱隱可見鷹爪。

「鷹爪十三式」，霍龍心頭一震，明知高無極等已死，當今世上已無人有此鷹爪的功力和火候，但事實擺在面前。

儘管他深知厲害，而木頭、何必及高無極等人也比他們正好高了一級，却不願再退。

也可以說，除非他就此逃走，不然的話退也不行，何况他根本就不能那麼作。

這幾乎只是瞬間的事，眼見霍龍以「犀牛望月」之式以待，那知此人到了「霍龍頂上時，竟變成了木頭大師的「蟄龍七式」中的一式。

霍龍更是震驚，把招式改爲「上天入地」，只聞「蓬」地一聲，此人飄身一丈之外，霍龍踉蹌退了兩步。

現在其餘諸人都停止了打鬥，似乎只看這一個人的就成了，知道霍龍雖未受傷，却不輕鬆。

這人又緩緩走近，雙手絞動，似想在一兩招內叫霍龍躺下。

「十五指」「嚷嚷」道：「你如果眞有本事，把面罩取下來，讓在場諸人看看！出這麼大的鋒頭，這麼多的人就看你一個人的，嘖嘖！過癮哪！莫非你是番奴，外國人？」

此人本想不理「十五指」，這幾句話却激怒了他，竟向張若仙逼近。

霍龍知道張若仙爲了保護他的一世英名，想儘量拖延時間，以待奧援，因爲白道中人分了七八撥，每一撥都將近十人之多。

而張若仙似也有聯手一搏之意，霍龍固不屑如此，但對付這些狠毒角色，自也不必講這一套，况且此人又是幪面。

兩人雙雙迎敵，幪面人似也未放在心上，當二人一齊發動時，忽見此人又是一式頭上脚下的攻式。

但也正在此刻一個人影一掠入場，大喝一聲「兩位請退！！」也拔起一丈來高，凌空下擊。

此刻對方的身子已落下一半，所以來人在此人頭頂上。這一招用的和此人剛用的完全一樣。

這人首先落地，而來人正好够上下擊

部位，兩人一接，「卜」地一聲，聲音不大，勁道却大得驚人，四周的人，衣衫「獵獵」作響，沙塵撲面。

此人退了一步，來人的身子在空中一疊腰，落在一丈開外。

張若仙大聲叫好，其他白道中人也跟着叫好。

但却也有人交頭接耳，道：「這小子不就是大覺上人之徒，名叫玄小七嗎？他怎麼會幫咱們？」

玄小七被震得內腑翻騰。但他也相信，對方大概也不大好受，道：「有那麼兩套，却也不過如此……」

對方不出聲，緩緩移近，似乎要他嚐嚐「不過如此」的滋味。

張若仙道：「小子，你估量一下，能不能接下這個陰陽人的全力一擊？」

玄小七一愣道：「什麼陰陽人？」

張若仙道：「這些雜碎要不是陰陽人，見不得人，怎麼會把臉遮起來？據說除了男人和女人之外還有一種『中性人』，大概也就是陰陽人了吧？」

玄小七笑笑，這工夫幪面人已走近，兩人再次動手，萬萬沒有料到，兩人的招式幾乎完全一樣。

玄小七用何必的絕學，此人就用木頭大師的，玄小七用木頭大師的，此人可能會用高無極的。

當然，有時玄小七和這人也會同用一個人的招式，比喻說，玄小七用「陰煞掌」，對方也用「陰煞掌」。對方用「蟄龍七式」，玄小七也用「蟄龍七式」。

自然，兩人也有時同用「鷹爪十三式」的。

這三種絕學似乎雙方的造詣都差不多，兩人折騰了三十來招，看不出誰比誰厲害些。

可是在場外觀戰的雙方高手，却都十分佩服，玄小七才二十來歲，而這幪面人估計已在四十五歲以上了，而且這幪面人連傷數大高手，却拿這年輕人沒有辦法。

李猛偷了林烈一雙鞋襪穿上，因爲林烈抱着孩子和小樂站在草寮外觀戰，她們的隨身携帶物品就放在草寮內。

李猛伏在附近樹上，把嗓門壓低而變粗道：「小子，你何不用自己的武功？」

玄小七知道是李猛的口音，如响斯應，施出了大覺上人的絕學。

在氣勢上，大覺上人的武功另有一種威儀，這也是在場高人誰都能看得出來的，然而，用大覺上人的武功，要想擊敗此人，仍非易事。

一共打了六七十招，這人忽然疾退了三丈以外，手一揮，首先疾馳而去，其餘的蒙面人自然不敢怠慢，匆匆走了。

白道這邊也沒追，誰都看得出來，雙方未見眞章，那人爲什麼要走？大概也只有那人和李猛心裏清楚，設若李猛再出手？那人就不討好。

還有，那人只怕李猛當場揭開他的身份，那可就難堪了，其實他是多慮，李猛也不知他是誰？

張若仙道：「小子，你就是大覺上人之徒玄小七嗎？」

玄小七道：「正是。」

「小子，你到底是站在哪一邊？」

「我站在我應該站的那一邊，張若仙，你綽號『十五指』，還有五指在什麼地呢？」

「那五指無形的，姓張的全靠那無形的五指在武林中混哩！小子，我想問你件事……」他把玄小七拉到一邊，低聲道：「大覺上人算是我們白道中人的首領，你小子可不能吃劉備的飯辦曹操的事呀。」

玄小七微微一笑，沒有搭腔。

「小子，你想打我的馬虎眼嗎？」

「老偷兒，告訴各位，恩師門下不會出現一個叛徒。」

「好小子，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們也相信，大覺上人乃武林中的聖人，諒也不至有那種門下，不過，這些天來你的行爲……」

「那是爲了任務，不能不那麼作。」

「小子，據說那東西在這個叫林烈的女人身上。」

「你們不是叫她脫光衣服搜過嗎？」

「小子，你以爲東西在何處？」

「我要是知道不是就到手了？」

「小子，你和這女人在一起是爲了色還是另有打算？」

「老偷兒，這你就不必管了。」

「要小心哪，小子，慾路上勿染指，理路上勿退步，一旦嚐上了甜頭……」

「好好，你們請吧……」四下望去，李猛又不見了，他立刻躍上最高的樹梢，發現這丫頭在晨曦中奔行，似乎又是想開溜。

玄小七接過林烈懷中的孩子疾追而去，這工夫張若仙對霍龍說了幾句話，大家扶着傷者走了。

玄小七又在三里外追上了李猛，而且揪住了她的頭髮，道：「壞女人，妳不養他，當初何必生他？」

李猛厲叱一聲，回身就是一掌，道：「誰說我生過孩子？」

玄小七把孩子往上一送，準知道她不忍傷自己的孩子，李猛果然收回掌。

玄小七說道：「妳當眞不要這個孩子了。」

「不是我的孩子，我想要也沒用。」

「不是妳的是誰的？」

「反正不是我的就是了。」

「妳這個女人……」

「我怎麼樣？」

他指着她的鼻尖，一字一字地道：「妳誇下海口，要廢小陽子的武功，結果如何，生了孩子却不給他吃奶……」

李猛步步後退，玄小七道：「在洞中，妳故意點我的穴道，只不過是怕我學那三位高人的武功而已，林靈素乃是妖人，蠱惑當今，置朝綱于阽危之中，妳明明和妖道有密切關連，却自以爲聰明，想把別人玩弄於股掌之上……」

李猛連連後退，吶吶道：「玄小七……在那洞中，我點倒你……怕你學那三人的武功……並無別的意思……我只是想……反正我們常在一起……必要時我可以救你……我只希望比你高些……」

「憑什麼妳一定要比我高？」

「我知道……我並不是一個淑女……好的男人不會喜歡我……壞的男人我又不喜歡。」

「我在妳心目中是好的還是壞的？」

「自然是好的囉！如果你是壞的男人，我怎麼會把孩子交給你？」

「妳剛才不是說孩子不是妳的嗎？」

「的確不是我的，是誰的我暫時不能告訴你。」

「妳又要說謊？」

「絕不是說謊，只是事關重大，現在說了對大局太不利了。」

「什麼大局？妳是指對林靈素太不利嗎？」

「不，不是，反正目前你問也問不出頭緒來。」

「我只問你一句話，妳是林靈素的什麼人？」

「我不是他的什麼人……」玄小七把孩子往她懷中一塞，掉頭就走。

李猛十分爲難地甩甩頭，這工夫玄小七已向村子方向走去，他以爲這些日子爲她耽擱了不少的時間，孩子交出，立刻要去辦正事了。

至少他作出的姿態是如此的，其實他也知道，要挖掘秘密，離開李猛等於捨近求遠。

「玄小七……玄小七……」

玄小七作出根本不想回頭的樣子。

有很多的魚，如果牠看到了釣者，即使你把餌送到他的口邊牠都不吃。

還有幾種魚，你明明看到牠把餌含在口中，你一拉綫，牠會張口吐出餌來，這種魚必須在牠含了餌之後，還和牠熬上一段時間，待牠緩緩游走時，包你能把牠鈎上，因爲餌已被吞入肚中了。

玄小七正在釣漁，而李猛並不是一條笨魚。

「玄大哥……玄大哥：你等等……」她追了上來，抓住了玄小七的衣服，道：「玄大哥，我……我是騙過你……但是從現在起……再也不會騙你了……」

玄小七甩開她的手，拍拍衣衫，漠然道：「如果自現在開始我不再和妳來往了，妳想騙我也辦不到了……」

「玄大哥，我說的是眞心話。」

「好，那麼我問妳，小陽子是何人門下？」

「半眞道人。」

「爲什麼叫半眞道人。」

「這可能是根據『全眞』二字而來，重陽子王嘉創全眞教，而王重陽門下有七派，各立門戶，龍門派丘祖，隨山派劉祖，南無派譚祖，遇仙派馬祖，華山派郝祖、嵛山派王祖及清淨派孫祖等，屬此七眞者，皆稱全眞，而本眞道人的『半眞』，是暗指他並不標榜全眞，還有仙家道統之意。」

「林靈素手下的全眞高手，最厲害的什麼人？」

「大約有三個人，其中之一即爲半眞道人，另外二人是女的，我不清楚。」

「這二女之一是不是妳？」

「我？哈，我還差大截哪！」

「那個會三位高人絕學的蒙面人，他在林靈素手下算幾流人物？」

「這人我不大清楚，也許是剛參加的，以他的身手來說，應該是半眞道人手下一流人物。」

「現在我懷疑此人就是死在那洞中三位高人之一的高無極。」

「是他？他不是死了嗎？」

「這種把戲誰也會玩，就像我被點倒裝死一樣，假死在高手來說，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你怎能證明是他？」

「這當然只是揣測，還要進一步證明，我和他動手各自施出三大高人的絕學，在我的感受上，當他施展高無極的絕學時，威力奇大，還超過木頭大師的『蟄龍七式』。誰都知道，那三人以木頭大師的絕學最精純。」

「對對，想不到你的心這麼細，他學別人的絕學剛學會威力一定差，而他自己的『鷹爪十三式』，已淬煉了三十餘年，自然大大不同了，可能是他……」

「還有一點，當初在洞中發現三人火併，只有何必爲人坦直，他以爲出路已絕，假別人之手先走了一步。當木頭大師和高無極印證時，見他們以死相搏，相信都十分驚異，如今想來，那是高無極誘木頭大師拚命，施出狠招，木頭大師不能不接着，木頭大師絕未想到高無極藏了拙，乍看是同歸未盡，其實木頭是死了，高無極是裝死。」

「對了！絕對錯不了！」

「李猛！妳到底是誰的女兒？我以爲小陽子被妳所傷，尚不敢口出惡言，還叫妳小姐，可見妳的身份之高了。」

「你猜猜看？」

「妳不是半眞道人的親人，必是林靈素的親人！」

李猛垂下頭去低聲道：「玄大哥，我對你說的話，你能絕對保密嗎？」

「當然，我的爲人如何，妳應該早就有譜了。」

「玄大哥，這事說出來，非但我有麻煩，你也永無寧日了。」

「爲什麼？」

「你們那邊的人，必然以爲你是個牆頭草，會羣起而攻之。」

「不會，即使會我也不怕。」

「玄大哥……此刻講這秘密，太早了些……」

「交淺不言深是不是？」回頭就走。

「玄大哥，我說就是了……」

「不說也是妳的自由。」

「玄大哥……」李猛刁鑽時十分潑皮，溫柔時却又十分嫻靜。女人總是女人，她在他耳邊低聲說道：「林靈素就是我的父親……」

「這已在我的照料之中，反正不是林靈素，就是半眞道人，林靈素怎麼可以有老婆孩子？」

「這也正是我不敢隨便說出來的原因呀！」

「東西在何處？」

「我也弄不清。」

「但我以爲妳一定知道。」

「玄大哥，我眞的不知，但我只能猜想那東西在何處？」

「在何處？」

「八成在家姐手中。」

「妳還有姐姐？」

「是的，她就是林烈！」

玄小七笑笑，並不太驚奇，第一，她們的姓雖是一個姓李，一個姓林，那都無關宏旨，主要是她們的名字，一個叫猛，一個叫烈，極易使人產生聯想。

還有，她們兩人多少有點相像。

更微妙的一點是，李猛把孩子交給他，就巧遇林烈，好心地爲他爲他餵孩子，他道：「我甚至還可以斷定，這孩子也是妳姐姐林烈的。」

「你眞聰明。」

「這不算聰明，她本就是婦人之身，我見她給孩子吮奶，那時候我就觸動了靈感。」

「你怎麼可以偷着姐姐的奶子？」

「我是無意的，其實生了孩子的女人，她的奶子也就沒有那麼嬌貴了，妳說東西在妳姐姐那兒？」

「這只是猜測。」

「她自何處得到的？」

「八成是我姐夫交給她的。」

「張登雲？」

「不錯。」

「這麼說，他是殺死大寂師叔的兇手了？」

「這個我不敢說，但那蒙面人如果確是高無極的話，此人也可能是殺死大寂的兇手。」

「李猛，妳是站在哪一邊？」

「當然是站在你們這邊了。」

「妳要背叛妳的父親？」

「不是要，而是已經背叛了。」

「妳是說妳迄未殺我，證明妳已背叛了他？」

「不，他根本無意現在殺你。」

「什麼時候殺我？是不是廢物利用，要我護送妳姐姐到了京師再殺我？」

「對了。」

「這一點我也隱隱想到，妳爲什麼要背叛妳的父親？」

「北邊的金、遼，圖我日亟，全國上下自應同舟共濟。而他們不思勵精圖治，共禦大患，居然妖言惑衆，結黨營私，置社稷危亡於不顧，雖是我父也不例外。」

「很好，李猛，咱們要同心合力找回『大覺籙』，獻給當今皇上。」

「我正在努力，所以我明裏不見我姐姐，暗中不斷和她往來，套她的秘密，但她很聰明。」

「親姊妹也不說。」

「她可能怕我和你混熟了，走漏了口風。」

「張登雲屢次搶孩子又是爲什麼？」

「又是假的？」

「雙簧！」

「對，他們十分恩愛，爲了保護姐姐，他以敵對姿態出現，至少在你們方面的人看來，就算敵人的敵人不一定是朋友，也不會正面衝突。」

「這一點我却沒有想到，」玄小七聳肩自嘲地笑笑道：「這麼說，我應該繼續和林烈在一起。」

「對！至少暫時不要讓她脫離你的視綫。」

「那東西果眞在他身上，會藏在什麼地方？」

「女人嘛，那當然是會藏在貼肉之處了！」

「這……」玄七小道：「我要弄回那東西，非扮演登徒子不可了？」

「可不要過火呀！」

「怎麼？妳會吃醋？」

「你壞……」她打了他一下，道：「這孩子我還要再交給你，還有，請你不要殺我姐姐。」

玄小七接過孩子，道：「他們把孩子交給我，怎麼會放心？至于我殺不殺她，那要看她的表現了！」

「因爲他們都知道你是君子。」

「別往我臉上擦粉哩！」

「眞的嘛！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這件事十分重要。」

「妳說的每件事都重要。」

「眞的嘛！人家都是爲你好！」

「請說吧！」

她在他耳邊道：「姐姐的身手絕不低于我，她只是藏拙而已。」

「這是爲什麼？」

「在緊要關頭施出眞工夫才能一舉而下呀！」

「可怕，她藏拙可能主要是來對付我的。」

「也可以這麼說，記住，在接近京師時，要特別小心！尤其是交接孩子時。」

「謝謝妳！李猛，現在妳在我的眼目中，就比較可人多了……」

李猛有點喜出望外道：「玄大哥，這話可是出自肺腑？」

「當然，妳本來就很美，但一個人要是做壞事，就會破壞他的形象。」他親了孩子一下，道：「這個小傢伙像他的爹和娘都不會醜。如果我們將來有了孩子，像妳一定很俊，像我就不怎麼……」

她在他的腿上擰了兩下。

「李猛，妳嫌我醜是不是？」

「才不哩！你不是很英俊，也不醜。但你所具備的那種特殊男人味，大多數男人都不具備。」

「李猛，妳挺會拍馬屁呀！這個『長命富貴』的銀牌是誰送的？」

「不大清楚，不是姐姐打的，就是姐夫張登雲送的……」李猛笑笑道：「這牌子還不只一個呢！這個八成是最近打造的，這『長命富貴』四字，改爲『長命百歲』了。」

「這孩子才不過七八個月，就經歷了武林殺伐和爾虞我詐的大場面，說他有幸也好，不幸也好，李猛，我要回去了！」

「而我仍裝看一個不負責任的母親的身份。」

玄小七返回，表現十分懊喪，林烈看了小樂一眼，道：「玄大俠，世上什麼人都有，年輕女人很多如此，並不稀奇。」

「可是，我不能永遠爲她照顧這個孩子呀！」

「玄大俠，你也犯不着和這種人上火，下次遇上我和你合力擒住她，把孩子交還給她，現在我來餵他，然後起程吧！」

「轎夫子不够怎麼辦？」

「那也只好走路了。」

× × ×

走路是比坐轎子快得多的。兩天走了兩百多里，距京師已不足四里路了。

按林烈的意思，希望連夜趕路，反正夜裏不冷不熱，趕路最好，白天太熱。

玄小七道：「林姑娘，我是無所謂，只怕兩位累了一天需要休息了，再說也並非有緊三火四的事，何必日夜地趕呢？」

「好吧！小樂，咱們入店在這兒住一夜吧！」

這是個大鎮，客棧也頗具規模，玄小七為她們要了房間，道：「林姑娘，我要到澡堂去洗個澡，順便在外面吃飯，要不要我順便為兩位叫飯菜來在房中吃？」

「謝了！玄大俠，我們會找小二代叫的。」

「那麼孩子又要姑娘偏勞了！這孩子雖然可愛，但却也十分討厭煩人！」

「還好，還好！」林烈道：「反正，一個好人作到底嘛！這個作母親的，一旦逼近了京城，你就是自願為她照料她還不願呢！」

「是是……這年頭眞是什麼人都有，」玄小七打着哈哈往外走，道：「居然還有我這種人，撇下自己的正事不管，為人家抱孩子……」

林烈和小樂在屋中掩口而笑，小樂道：「這叫看磕瓜子磕出臭虫來……什麼仁（人）都有！」

可是玄小七在街上買了一些包子往口袋中一塞，打量地形，就找到一個踞高臨下的地方，邊吃邊看。

天已黑下來，林烈和小樂在屋中吃飯，這工夫兩個客人住了進來，正好是林烈和小樂的右隣，左隣就是玄小七。

這兩個客人一男一女，男的三十六七，四十不到，女的大約在三十左右，看來像是鄉下人，打扮如此，但女的肌膚細嫩白晳。

玄小七蹲在這房間對面屋子，也看不到什麼，只聽到那男人罵他的堂客，道：「他媽的！孩子拉了妳也不知道，弄了我一身……」

那女人道：「孩子又不會說話，我怎麼知道他拉了？你就會發脾氣？自己的孩子拉的屎怕什麼？常言說的好，自屎不臭，自尿不騷……」

這工夫風聲颯然，李猛已經到了他的身邊，問道：「怎麼樣？有沒有什麼人來過？」

「沒有，妳的意思是……」

「也說不定她會要個花招，孩子讓別人搶走，要我們去追孩子，她們二人就開溜！」

「在此開溜，是否早了些？距京城還有三四百里路哪！」

「在高手來說一天一夜就可趕到。」

玄小七道：「她們既然要利用我們，何必匆匆忙忙地？有我們保護着，萬無一失，何樂不為？」

「也說不定看出我們二人有串通的危險，果眞看出，我們的保護，不就變成監視了嗎？」

「有理，可是到現在為止，還看不出什麼動靜來。」

這工夫，下面兩個孩子都在哭，李猛愕然道：「怎麼兩個孩子？」

玄小七說了，接又問道：「妳吃過飯沒有？」

「還沒有哩，我本想和你一起吃鍋貼去！」

「在這個鎮上，我們兩人不要走在一起，妳要我請妳，先去找個客棧，住進房間……」

「幹什麼？我看你沒安好心哪！」

「妳別想左了！妳以為我已經看上妳嗎？」

「誰稀罕……」坐在玄小七身邊，道：「小七哥，你以前有沒有過女朋友？」

「有。」

「幾個？」

「不算多，現在還繼續來往的只有五個……」

她又擰了他一下，道：「就沒有一句正經的話，人家對你可是眞心的。」

「什麼眞心的？」

「好！我以後永遠不理你了……」回身就走，看樣子這次是眞的生氣了。玄小七伸手一拉她的衣襟，她倒在他的懷中。

他是有生第一次抱女人，而她也是有生第一次被男人抱着。她緊張得幾乎昏過去，她想掙扎，但他摟得很緊，在她耳邊道：「人的一生之中，像這種陶醉的情況能有幾次？」

她的腦中一片空白，也未聽淸他在說什麼？只是下意識地，希望永遠處于這種昏迷狀態之中。

也許血液加速奔湍，更會散發出少女身上獨有的體香，他粗橫地吸吮着她的面頰和頸項。

而她只能在顫抖中，體會男人身上的獨特氣味。

不知過了多久，他們深深感覺，在這一個時辰不到的辰光中比一生中任何時候還充實，從此以後，如果沒有對方，這日子怎麼過？

突然，有人大聲叫道：「小樂……小樂……」

「什麼事，小姐。」

「孩子呢？」

「不是在你那一張床上嗎？」

「可是我剛在內間換了一套衣服，出來就不見了！」

「沒有人來呀！我就在這明間沒有離開過。也沒看到院中有人哪！」

「會不會是自後窗進入，又自後窗溜了？」

「小姐，這是別人的孩子，可丟不得呀！咱們要快點去追……」

眼見二人自後院上了牆頭，果然都沒有抱着孩子，似乎左右一分，背道而馳，屋上二人可緊張了，下來進屋找了一遍，孩子果然已不見，但是却找不出蛛絲馬跡來。

李猛道：「是張登雲偷走的？」

「理由呢？我們目前既知她們在作戲，在判斷這件事的時候，不能有錯誤。」

「依你看又如何？」

「這孩子丟了，是他們的家務事，對不？」

「對，只是她們還以為你不知道我和他的關係，以及孩子本是她的，這就是要我們也跟着焦急，去追孩子。」

「我們去追孩子，她們二人極有可能不在一起向京師趕去，使我們弄不淸東西

在何人身上？可能在林烈身上，也可能在張登雲身上，當然也可能在小樂身上。」

「對呀！」李猛說道：「那我們怎麼辦？」

「分頭去追林烈和小樂，至于孩子，大可不管，因為孩子和這東西扯不上關係的。」

「怎見得？」

「東西能藏在孩子身上嗎？孩子拉屎或尿了，隨時會換衣服或尿布，說不定懶得洗會丟掉，所以……」

「那麼咱們就分頭去追她們二人。」

二人追了半夜，沒見人影。

× × ×

玄小七和李猛回到鎮上暫時分手，玄小七返回客棧，林烈和小樂已經回來了。

玄小七故作不知，道：「林姑娘，二位去了何處？」

小樂道：「玄大俠，出了這麼大的事你不知道？」

「出了什麼事？我去洗澡回來就未看到二位。」

林烈嘆口氣道：「玄大俠，這孩子差點丟了，又被我們搶了回來。」

「是誰偷走的？」

「張登雲。」

玄小七怒聲道：「他為什麼老是搶人家的孩子？」

「這就不大淸楚了，說不定那個李猛姑娘和張登雲有點瓜葛。」

「可是李猛說和他沒有關係，這女人八成說謊。」

小樂道：「玄大俠，我們小姐為這孩子可眞是担驚受怕，日夜不安……」

玄小七道：「這個我也知道，孩子雖不是我的，我們是感激萬分，既然如此，我實在不便再麻煩姑娘了。」

林烈道：「你要收回孩子？」

「是的，因為我可以找到李猛，把孩子交給她。」

林烈主僕互視一眼，小樂道：「交給她是最好的辦法。玄大俠，世上再也找不出比你更好的人了……」

玄小七道：「孩子呢？」走入林烈室內。見林烈剛剛把衣扣扣上，八成剛才仍在餵奶。

玄小七抱起孩子，道：「林姑娘，這一次我是非把這孩子交給她不可了！」已經走了出去。

他直接來到那家客棧，把李猛堵在房中。

因為李猛想跑，所以玄小七向她使個眼色，表示必然有人在附近監視，立刻把孩子丟了出去。

這一手很絕，李猛是非接不可。而且在此同時，他們都聽到一聲極低、像是掩緊了嘴的驚呼。

兩人都裝着沒有聽到，而李猛大罵着，道：「死人，你——」急忙接住了孩子，氣「咻咻」地道：「孩子不是你的是不是？萬一掉在地上會有什麼後果？」

「我還以為妳這個小媽不關心孩子呢！既然是關心，這些日子妳到處幌蕩些什麼？」

「原來你是個狠心的傢伙，如果孩子是你的，你就不敢這麼丟！」

玄小七道：「還好！總算妳這個作母親的還有點人性，現在孩子已經交還給妳了，我不再負任何責任了。」

「誰要你負什麼責任？」

這工夫玄小七已走了出去，而一個人影已飄落院中，進入屋中，道：「二小姐，孩子交給我吧！」

「小樂，我作得如何？」

「很好！二小姐，看來他是一直被蒙在鼓裏的。」

「他雖然聰明，還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小樂，下一步呢？」

「把孩子交給姐夫……」李猛把孩子交給了小樂，兩人作了個手勢，小樂抱着孩子自後面走了。

當然，外面的玄小七已盯上了小樂，小樂不回客棧，直趨北郊，一個人在林中等她，正是張登雲。

「姑爺，孩子交給你了，請連夜趕往京城。」

「嗯……」張登雲揹妳孩子，揮揮手向北疾馳。

玄小七跟了一夜，也看不出什麼跡象，如果東西在張登雲身上，或者在這孩子身上，應該有高手尾隨暗暗護送才對。

玄小七以為，不必再跟，有沒有東西，理應馬上弄淸……

五更將盡，來到山野小徑中，玄小七凌空飛落，迎頭攔住，道：「張登雲，我很佩服你們三位，唱作俱佳……」

「原來是玄大俠，你是說……」

玄小七道：「孩子是你和林烈的，却使我以為是李猛的孩子，利用我護送她們渡過好多次危險。」

「我不懂玄大俠的話。」

「不懂就算了！」、

「玄大俠要幹什麼？」

「把孩子給我。」

「玄大俠剛剛說過，孩子是我們的，你要孩子是什麼意思？須知拆散人家的骨肉這是缺德的事啊！」

「張登雲，我要什麼？你心裏最清楚，而當初你在華光寺出現，就已經很可疑了……」

「玄大俠這話又是什麼意思？」

「你有殺大寂大師的嫌疑，雖然你的身手相差甚遠，如果暗算則又當別論。」

張登雲大笑一陣，道：「玄大俠，你把在下估得太高了吧？」

「張登雲，就算不是你殺的，也必知道是誰殺的。」

「玄大俠仍然把我估得太高了！」

「張登雲，你拿出來？」

「拿什麼呀？」

「『大覺籙』。」

「如果『大覺籙』在我身上，這麼重要的東西，憑我一個人能够把它送到目的地？」

「這正是一種鬥智心理，人多了反而啓人疑竇。」

「你要怎麼樣？」

「孩子給我看一下。」

「如果你對孩子不利呢？」

「那叫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要對孩子不利，會等到現在嗎？」

「好吧！」張登雲解下孩子送出，玄

小七一手接孩子一手戮出。張登雲防了一手，出手一格，但折騰了七八手，他的下腹部「大巨穴」仍被戮中。

玄小七接過孩子，張登雲倒在地上。此刻曙光已現，玄小七打開斗篷，解開孩子的衣服，仔細地搜、捏，包括衣服夾層內，可是並未找到什麽。

最後取下那「長命富貴」的銀牌，什至解開檢查，也無夾層。

玄小七本以爲十之八九在這孩子身上，要不，小樂不會把孩子偷偷交給張登雲，連夜北上。

他再搜張登雲，乾脆把他剝光，搜得更仔細，然而，仍是一無所獲。

他忽然吃了一驚，會不會是故意誘他跟踪，東西却在林烈身上？

到此地步，他以爲十之八九如此。拍了張登雲的穴道，把孩子放在他的身邊，回頭疾馳而去。

而張登雲醒來時見自己完全赤裸，不由切齒。

× × ×

午時未到，已達原先那鎭上，發現林烈主僕已不在，問過店家，說是昨夜臨時退房走了。

掌櫃的道：「昨夜兩位姑娘未走之前，剛住入不久的一對鄉下夫妻也退房了，眞是邪門……」

可是玄小七並沒有太注意掌櫃所說的話，又匆匆趕到李猛昨夜住的那家客棧，到那房間看了一下，牆上寫着：我往南去追小樂，如你及時趕回，可往北追林烈。我們在北方百里的孝子鎭如歸客棧見面。

玄小七一刻也不耽誤，因爲他已慢了半夜，能否追上一點把握也沒有。

李猛去追小樂，而小樂反其道而行，往南去了，也許要迂廻北上。所以玄小七以爲李猛捨林烈而追小樂應該是一種適當抉擇。

當然，如果追錯了，將白忙一場。

玄小七追出五十餘里，竟遇上了神偷「十五指」張若仙，「有星無月」楊慶及「風雷手」霍龍三人，這些人對玄小七都很信任，他大致說了一下，請三人再分三路去追林烈。

張若仙道：「小子，我看，不必三個人都去追林烈，應該再抽出一人協助李猛去追小樂。」

玄小七道：「這樣更好，不論有無頭緒，明天此刻，在百里外孝子鎭上的如歸客棧聚齊。」

於是四人分頭起程，由張若仙往南，協助李猛去追小樂。

玄小七走的是右邊這條小路，霍龍居中，楊慶則去左邊那條路，到了掌燈時分，玄小七早已越過了孝子鎭。

他吃了點東西，繼續急趕，絕對沒有想到，在一個三家村外，看到了兩個影子，頗爲熟悉，進入一家農戶之中。

玄小七馳近，自後望去，這農戶後面有十來畦菜，側面有個不大的晒穀場，屋中有人說話。

不久他就貼在後窗上，自小孔中內視，不由心中一動，只見張登雲揹着孩子，林烈站在他的前面，對一對老農夫婦，手托一錠十兩重的銀子，道：「老爹，大娘，我們夫婦趕路過了宿頭，要是能行個方便，騰出一間屋子讓我們住一夜，這點小意思就請收下。」

老農夫婦自然心動，尤其張登雲和林烈外表不俗，衣着華麗。老實說，不要說可以騰出一間屋子，就是騰不出來，老夫婦露宿在院中而能賺到這一錠銀子也心甘情願。

這件事自然是一拍即合，兩老張羅洗澡水作飯。把素日不捨得吃的鹹肉都拿了出來，還殺了一隻鴨子煨湯。

林烈洗澡，玄小七不能不偷看，他絕不是登徒子，實在是輸不起的，如果這二人身上沒有，那就八成栽了。

一大盆水，夫妻二人還就看洗，張登雲還毛手毛脚地調情。這情景，看得玄小七心跳不已。少婦的豐腴，和肌膚的晶瑩潤澤，是少女所不及的。

林烈撥開張登雲的手，說道：「一路上煩死人了！虧你還有這心情，尤其孩子一會交給這個，一會又交給那個，我好心疼！」

「放心！小妹和玄小七都很喜歡這孩子，小孩子在他們身邊不會受罪。」

「還說不會受罪，孩子餓得哇哇大叫呢。」

張登雲道：「妳以爲這計謀能不能把他們甩掉？」

「應該是可以的，却也不能大意，玄小七這人不單純。」

「這個我也知道。小妹呢？她人可靠嗎？」

「我沒有說她可靠。」

玄小七心頭一跳，張登雲道：「妳是說她已經叛了岳父？」

「九成九。」

「怎見得？記得小妹過去對佛門中人十分厭惡的……」

「可是玄小七本身不是佛門中人。」

「妳是說她喜歡玄小七了？」

「男女間的事很奇妙，只要動了眞情，什麽也擋不住的。」

「可是這關係岳父的前程、地位和數十萬道家子弟的安危呀！」

「有所謂：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好飮者不以寒暑改量……」

「還是妳行，當初岳父派妳南下指揮，算是找對了人。」

「未必……」人隨聲至，玄小七已自後窗進入屋中，林烈急忙拉衣服掩住身子，狠聲道：「原來你是個下流胚子。」

「如果我下流，不知用什麽字眼來形容你們？眞正是：蠅集人面，蚊嘬人膚，不知人爲何物？你們捫心自問，你們的長輩在幹什麽？古人說：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

林烈道：「你這行爲，又豈是君子所當爲？」

「對付你們這種人，並不爲過。把自己的孩子推來推去，居然放心！試問林靈素眞的善知過去未來，洞察天地玄妙，上達天庭嗎？」

這種謊言連林烈和張登雲都不敢信口胡說。

玄小七搜過他們的衣服，二人赤裸着，不敢反抗，林烈道：「玄小七，你敢和

我決一死戰嗎？」

「不要說妳，就是半眞道人又有何懼哉？」

「你出去！待我們穿上衣服再見個眞章。」

「慢着！我來此不是和你們打架的……」把他們的衣服全撕裂開，所有的夾層都看過。仍然沒有，而且又再搜過孩子身上。

林烈大罵不已。但玄小七心知又上了當，東西不在他們身上，會在小樂的身上嗎？也只有這最後一條路了。玄小七又搜了他們隨身携帶的包袱，以及床蓆墊下面，然後穿窗而出道：「要見眞章，前途有的是機會，少爺目前沒閑空……」

林烈咬牙切齒，道：「你去找吧，就是跑穿了鞋底，你也是白跑……」

玄小七更是狠狠不已，目前只好到孝子鎭與李猛及張若仙等人滙合，聽聽他們的消息了。

這兒距孝子鎭不遠，不過三個時辰的脚程，但到了如歸客棧，才不過四更左右，叫開門一問，還沒有一個人到達。

就是鐵打的身子也不能不休息，要了個客房，上床就睡。

直到第二天午時頭，李猛才到。叫醒了玄小七，說道：「你倒是吃得飽睡得着呀！」

「怎麽樣？有沒有追上小樂？」

「追上了，白忙一場。我搜過，什麽也沒有。」

「李猛，咱們被擺了一道。」

「八成。事到如今，你還有什麽好主意？」

「李猛，不管怎麽樣，妳還是上床來睡吧！」

「幹什麽？」

「看你又緊張成什麽樣子，我是說咱們是血肉之軀的人不是神，必須休息，妳好久沒睡了？」

這麽一說，李猛還眞倦了。

玄小七道：「妳睡妳的，我去追。」

「追誰？」

「追誰？」玄小七吶吶道：「我也不知道該追誰了！」

「小七，看來，咱們還是鬥不過他們的。」

「這可不見得，我就不服這口氣。」

「小七，如今距京城只有三百里多一點，說不定東西已經進京了！」

玄小七一驚，道：「不會，如果東西已經進了京，像妳姐姐、姐夫等這些人，就不必還在途中磨菇。」

「小七，你以爲那個厲害的蒙面人有問題嗎？」

「不，我說過，他可能是南面的人，剛剛變節靠林靈素不久，不可能把東西交給他。」

「那麽我們現在怎麽辦呢？」

「再去追林烈和張登雲，擒住後拷問，東西即使不在他們身上，他們一定知道在誰身上。」

「嗨！小七，你這麽折騰，十之八九是要失敗的了，昨夜遇上，你就應該拷問的。」

玄小七不出聲，坐在床上以手支頤，雙眉深鎖苦思着。李猛道：「小七，我有一個想法，一直沒有說出來，現在應該說了！」

「妳別囉嗦成不成？」

「小七，我不是囉嗦，我想，『大覺籙』是令師大覺上人的手筆，而令師仍然健在，再寫一份就是了！」

「如果事情這麽簡單就好了！『大覺籙』是家師執筆的，但其資料和內容，却出自五位當今絕世高人之口，這些人除了家師之外，都已回到他們的原住處去了，如果再去把他們請回來重寫，曠日費時，時效已失，因爲林靈素接到『大覺籙』之後，必會針對上面的告發罪條，逐一想出對策，而先發制人在皇上面前來個惡人先告狀！」

「那四位高人都住在什麽地方？」

「一位住天山北峯，一位住在南海島上，兩位住在佳木斯以北深山中，而且居無定所，當初是派出二十多人才找到他們兄弟二人的。住在天山的是『天山雪叟』鄺天儀。住在南海島的是『昊天掌』郭讓，在佳木斯一帶遊蕩的是『塞北雙狐』漆氏兄弟……」

李猛道：「這的確是一件束手無策的事。」

玄小七下地踱着，踱了好久，他忽然跳了起來，道：「李猛，咱們還有辦法，不必絕望。」

李猛沒精打采地坐在床沿上，道：「依我看，我師父說得對，我們鬥不過我爹的人。」

「不不，妳聽我說，在那來路村中客棧內，林烈的客房左邊是我的房間，右邊是一對中年夫婦的房間，對不對？他們也帶去一個小孩子。」

「對，而且咱們在屋上，曾聽到兩個孩子一齊哭的聲音，不久，林烈和小樂就大聲吆呼孩子丢了對不？」

李猛精神一振，道：「姐姐把孩子交給他們了？」

「不是交給他們，因爲我們事後不是又把孩子找回來了嗎？林烈詭稱是張登雲偷去的。」

「對呀！」

「我以爲那一對鄉下夫婦和林烈交換了孩子，或者東西已交給了那一對夫婦帶走了！」

「這就不對了！若交換了孩子，那夜林烈追回了孩子，你不是親眼看清，沒有錯嗎？」

「是啊！不過那一對夫婦的嫌疑太大了！而且我想起來了！那客棧掌櫃的似對我說過，那夜當我們分頭去追林烈和小樂時，那一對鄉下夫婦，也退了房走了！掌櫃的當時還抱怨有點邪門呢！」

這工夫張若仙，霍龍和楊慶也來了，還有門羅及常見喜，他們是在路上遇見的，還和小陽子的人約十三四個幹了一架。

玄小七這一說，李猛以爲有點門道了，這次兜捕，一定不能漏網，要不，必然來不及的。他對張若仙等人說了這件事。

「正好，多了我們五塊老棺材板，打架未必能成，但逮人追踪還有的經驗。我們五個分兩路，你們二人一路，一共是三路，應該不會漏網，那一對雜碎是什麽樣

子的？」

玄小七詳細說了，以及他們還帶了一個七八月大的孩子。道：「萬一有一撥人追上了，我們如何連絡？」

張若仙說道：「我有辦法。」自布包中取出一個鹿皮袋倒出一些褐色的乾燥東西。

楊慶道：「偷兒，這是什麼玩藝？」

「大妹子，妳可眞是白活了！北方過年不是要吃粗果子嗎？」

「這是粗果子？」楊慶拿起一嗅，丟在老偷兒臉上，道：「老偷兒，你敢耍我？這到底是什麼玩藝兒？」

張若仙大笑，道：「這是晒乾的狼矢，古人施放狼烟，傳遞消息，就是燃燒這玩藝，它的烟能直上雲霄而不散。現在大家都帶一些，必要時點燃起來。」

楊慶道：「要是晚上呢？能看到狼烟嗎？」

「這當然另有辦法，」老偷兒道：「到街上去買『雙聲』（即冲天炮的一種，點燃時用手拿看，發出一響，冲入高空還有一響，乃稱雙聲），晚上連續點燃五顆，在十里內可以見到。」

於是老偷兒和楊慶及霍龍一道，門羅和常見喜一道，玄小七道：「不知木心大師爲何沒有來？」

常見喜道：「我們同住一客棧，今天一早醒來，老禿就不見了。不知到哪個尼姑庵隨喜去了吧？」

楊慶道：「你和老偷兒差不多，白活了五十歲，沒正經。」

「老要張狂少要穩嘛！」

玄小七道：「遺憾的是，『瀟湘劍客』呂朗軒及『千里獨行』金少亭兩位前輩被在下得罪了！」

老偷兒道：「少理他們，此時此刻還爭的什麼面子？像『黑風堡』的方如江，吊在拐上硬是不下來，那要怪誰？」

玄小七道：「各位，我們要兼程急追，就此上路……」

大家都是急趕，論脚程三撥人還是以玄小七這一撥最快，但到第二天申末追上這一對鄉下夫婦的却是張若仙，霍龍及楊慶那一撥。

張若仙迎面一蹲，眦着牙道：「我說朋友，看兩位滿頭大汗，一身風塵，必是有急事在身，嘖嘖！會有什麼急事呢？是老太爺慶壽，必須及時趕到，還是爲老太太奔喪？反正距京城才不過七八十里了！也不差這點時間，休息一下嘛！」

對方那個中年男子道：「張若仙，你除了偷，其他方面一無可取。」

「嘻嘻，這個『偷』字的學問可大了！古人說：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我老偷兒是竊鈎者，有一天也許會被『格喇』一聲，砍下吃飯的傢伙，可是那些妖言惑衆，竊據國家名器的大賊呢？」

這中年男子似乎不想和他鬥嘴，叫那娘們爲他紮緊了背後孩子的揹帶，低聲對那娘兒們說了幾句話，自衣內撤出了一柄軟劍不像軟劍，緬刀不像緬刀的軟兵刃。

這兵刃很窄，略帶一點點彎度，却是兩面有刃。

那娘兒們用一雙輕便的鉞。

這邊張若仙用匕首，楊慶和霍龍都用刀，而張若仙却掠出三五丈外，蹲在那兒不知弄什麼東西？由於他正在用火鐮打火，這中年人似已隱隱猜到。

中年人一掠而至，輕功之高，令霍、楊二人暗暗咋舌，若看這二人一身扮裝，可眞不像個高手。

「老張小心——」楊慶一喊，張若仙原地閃了一步轉身過來。但人家的軟劍已到了他的胸前。

好個老偷兒，吸胸扭身，大七首往軟劍上一貼一推，就勢撤身，這工夫楊慶已自中年人身後撲上。

「嗤」地一聲，老偷兒的腰上仍被人家掃了一劍，衣破血出，前後不到兩招，雖說此人是施襲搶到了機先，但只不過兩招而已，況且在此人尚未攻出第二招時，楊慶巳自後攻上。

這一劍只傷及少許皮肉，老偷兒心頭一驚，更要儘快點上狠烟了。楊慶刀上的火候比張若仙可好得多了，但一上手就陷入了苦戰。

張若仙不顧受傷，直去點那狠矢，由於點燃狠矢先要找些乾草和細的枯樹枝，很不好點燃。

中年人絕不讓他點燃，捨了楊慶，凌空撲向張若仙，老偷兒連滾帶翻避開一劍，楊慶又到，纏住了此人。

那邊的霍龍本以爲有餘力可以協助張、楊二人，沒想到這女人的雙鉞十分凌厲，不要說去助人，才不過十一二招，就有點招架吃力了。

楊慶有時只攻不守，不過是希望纏住此人以便使老偷去點火。但功力相差懸殊，玩命也不成，楊慶大腿上被劃了一道口子，又是「吭」地一聲，左肩上被砍了一劍。

楊慶雖是女人，可一點也不輸給男人，咧咧嘴吧，刀芒有如雪崩罩下。那邊老偷兒剛點上了火，撮口吹風，要狠矢著了才行。那知道中年人又把楊慶逼退一步。

「老偷兒——」楊慶一叫，老偷兒回身抖手，兵刃當作暗器使用，雖傷不到此人，楊慶却巳再次撲上，因而老偷兒才能去吹火。

楊慶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本眞道人的左右手水道人……」「唰」地一劍，楊慶說話分神，背上被掃了一劍，深見肋骨。

而老偷兒的狠烟迄未點好，人越是焦急，越是手忙脚亂。而霍龍認出，這女人正是本眞道人的門人海天道姑化裝的，此刻霍龍又挨了一鉞。

情况十分險惡，楊慶浴血負隅而鬥，老偷兒一看不妙，也顧不得點火了，來協助楊慶。楊慶道：「老偷兒……不要管我……快去點火……」

「不，楊慶，我不能看着妳……」一劍掃來，老偷兒的小巧功夫固然了得，遇上高明，還是捉襟見肘，小腿上中也了一劍。

就在這時，來了兩個人，竟是「瀟湘劍客」呂朗軒和「千里獨行」金少亭，這二人意氣用事，退出通緝行動，但是，對同道之危困却不能遇上了而不插手。

金少亭撲向海天道姑，呂朗軒加入了楊慶和老偷兒合戰水道人。

「老偷兒——」楊慶喘着道：「快去點狠烟，快點！要是他們……的人來了……就只有認栽了……」

老偷兒立刻再次去點火，這是因爲前幾天下過一場大雨，這些枯枝還沒晒乾，極難燃燒，但弄了這一會，總算烤乾了而燃燒起來。

狠烟巳嬝嬝昇起，直上雲霄。

水道人要想弄熄了火，但三人死纏，無法如願。

那邊霍龍雖巳負傷，但加上一個金少亭，就可以支持百十招了，那知自己人還沒到，林烈和張登雲却到了。這是因爲二人在水道人和海天道姑附近暗暗迴護。

然而，這二人剛到，才動上手，玄小七和李猛也先後到達，只是李猛佯作自另一邊到達，而且還沒現身，林烈就道：「小妹，快出手吧！也用不着再裝了……」

李猛一瘸一瘸地自林中走出來道：「姐，我的脚掌上不是有幾根刺嗎？如今在流膿，寸步難行，又怎能動手……」

林烈冷笑道：「我看妳呀！是頭頂長瘡脚底流膿——壞透了！」

「姐，妳可別說風凉話，讓妳脚上刺上兩根荊棘試試看！」

這工夫門羅及常見喜這一撥也到了。

雙方實力伯仲，玄小七撲向水道人，抱拳道：「三位請退下上藥包紮一下，讓小弟來對付他……」

老偷兒道：「小子，他就是水道人，有他娘的兩套。」

「管他水道人火道人……」短棒幻出一蓬黑球，立刻裹住水道人。水道人絕未想到這年輕人如此厲害，不免有點輕敵，第二招上，就差點被砸中一棒。但玄小七一棒緊似一棒，緊要關頭，用的全是大覺上人的絕技，三百招只輸給乃師半招，豈不就等於是大覺上人本人嗎？

所以水道人在第十七招上，被一棒砸中左膝「犢鼻穴」，也就是膝蓋，失力之下，單膝跪地，因左膝巳碎。

這景象震住了現場上所有對方之人，首先是海天道姑厲嘶着要來搶救，但却被四個纏住，張登雲脫身掠進，連人帶劍撲上。

玄小七誠心想來個下馬威，不避不閃幻出三個奇大黑球，只聞「嗆」虵一聲，張登雲的長劍盪開，被震得馬步浮動，眦牙裂嘴，短棒閃電般地乘虛而入，「唬」地一聲，敲在張登雲的右肘節上，顯然巳碎。「噹」地一聲，長劍落地。

林烈嘶呼着：「玄小七，你不能殺他，更不能傷害孩子……」提起孩子，玄小七向張登雲背上斗篷內看了一眼，這孩子很可愛，難怪林烈那麼焦急，但玄小七立刻一瀉而至，一棒掃在水道人另一膝上，雙膝皆碎的同時，背上的孩子巳到了玄小七手中，但一看之下，玄小七不由一怔。兩個孩子一模一樣，都很可愛。

那知玄小七一怔之間，李猛大叫：「小七小心——」就在這時，一條人影眞有如怒隼撲落，伸手向孩子胸前一抓，「長命百歲」的銀牌巳到了這個蒙面人手中。

這蒙面人正是兩少懷疑是高無極的那個人。而他搶到銀牌，長身而起就要離開這打鬥的現場。

但玄小七全力竄掠，在第五個起落上截住了此人。此人似知玄小七的身手，一點不敢託大，立刻撤出一根點穴鐝。

玄小七自然更不敢大意，高無極的身手不如大覺上人，他和木頭及何必，加上半眞道人，以及「天山雪叟」鄺天儀，海南島的「昊天掌」郭讓和「塞北雙狐」等人也算是齊名的。

玄小七全用恩師絕學，比用偷學那三人的武功更管用，因爲此人也會。這二人一動上手，眞是招招殺機，步步陷阱。瞬間的疏忽就會立斃當場。

那邊由于水道人巳倒下，海天道姑也負傷累累，林烈的身手不比海天道姑差，却巳是人單勢孤，加之張登雲右肘巳碎，她還要護着張登雲，更是狼狽不堪。

李猛在一邊道：「姐，只要妳收手，我保證妳和姐夫能安全離開現場……」

林烈切齒道：「除非把我們殺了！賤人，妳等着瞧吧！妳不會有好下場的。」

李猛道：「姐，看在孩子份上，聽我的話快走吧。」

「妳少在這兒貓哭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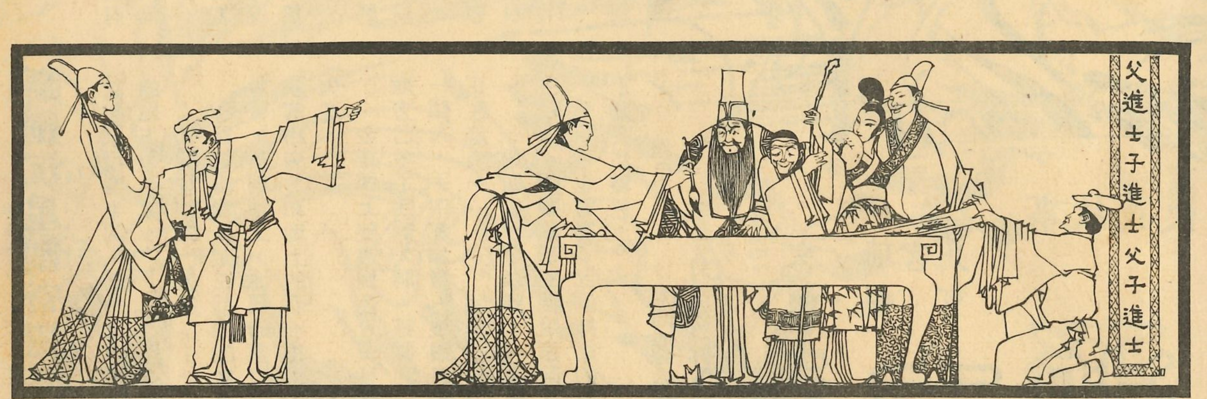
「姐，是我貓哭耗子還是妳？妳生了個雙胞都不告訴我，我一直以爲妳只生了一個，原來早有利用孩子的預謀。我以爲

民間趣畫

巧改對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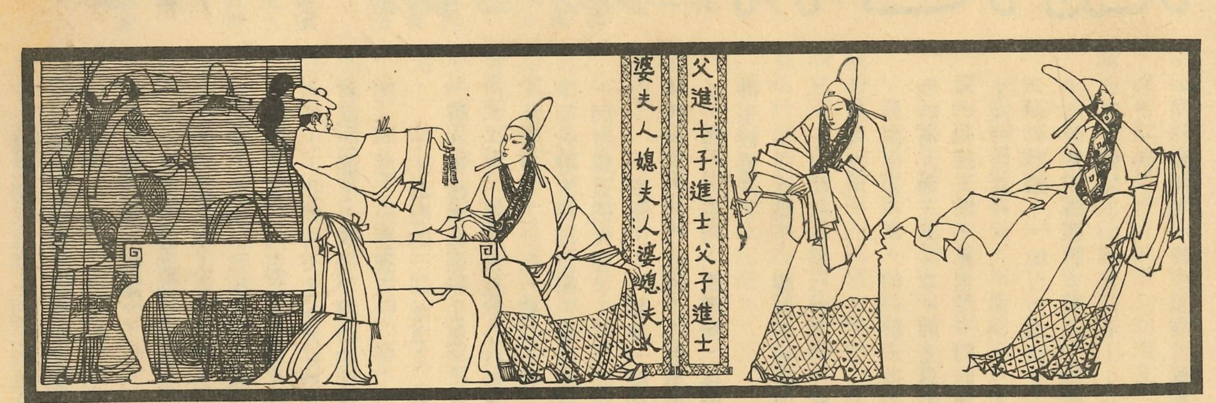
王琦

1　有個秀才，詩文滿腹，又練得一手好字。但家境貧寒，上京赴考盤費不足，一路上靠書寫對聯及賣字維持生計。



2　某村財主早聞其名，就派人請他到府上寫一副對聯，欲在壽辰之日張掛。

3　秀才得知他家父子均是進士出身，便一揮而就寫道：父進士子進士父子進士，婆夫人媳夫人婆媳夫人。



4　誰知財主愛財如命，待人刻薄，只付了一頓飯錢給秀才，便裝聾作啞，避而不見了。

5　秀才氣惱之下，趁人不備，急速在上下聯各添幾筆，拂袖而去。



6　壽辰之日，財主把對聯當衆張掛。賓客們一見，有的驚訝，有的失笑。財主過來一看，也氣得目瞪口呆。讀者能猜出秀才是怎樣改的嗎？（答案見本期）

左道旁門不會成大事，妳爲什麼還要執迷不悟？」

這邊的人雖多，也大半受了重傷，所以一個林烈加上海天道姑，仍和六七個打了個平手。

玄小七和這蒙面人已折騰了近百招，玄小七砸了他一棒，他也掃了玄小七一钁，雙方挨的都非要害。

李猛本來就要出手，玄小七道：「妳去告訴他們各位，不可傷那兩個可愛的孩子……」

「好吧！」李猛回去把兩個孩子都揹在身上，道：「妳現在走，兩個孩子和丈夫都在，仍可享天倫之樂，若是要再打下去……」

「妹妹，我要是死了，孩子請代照料……」這女人雖絕，但是對孩子還是放不開。」

當李猛來到玄小七和蒙面人打鬥現場時，兩人已到了勝負立判的當口，玄小七似乎一招用老，回棒格架點穴钁已是不及，身子一扭，「叭」地一聲，一钁掃在他的屁股上，李猛發出一聲尖叫。

但是，這一手叫着以小換大，本以爲點穴钁會擊中玄小七的大腿根上「維道穴」，這一擊中屁股，蒙面人已知上當，他的應變再快，仍沒有這一棒快，「蓬」地一聲砸在此人的小腹上。

此人搖晃着後退，玄小七連擊五棒，又砸中一棒在此人的背上。然後凌空瀉下一抓。不但玄小七和李猛，連這人本人也驚叫一聲，原來假髮和面罩連在一起，應手而落，竟是個禿頭。

「你……你是木頭大師？這怎麼會……」玄小七張口結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何必可以變節，高無極也可以變節，木頭大師不會。

其實自道教欺凌佛門中人，像這種叛離的高手不在少數，那知李猛是站在這和尚對面，大聲道：「小七，他不是木頭大師……」

原來玄小七是站在這和尚身後，只看到一個禿頭，憑想像，不是高無極自然是木頭大師了，因爲也只有他們三人在洞中臨死前印證過武功。

玄小七一愣，不是木頭又會是誰？這工夫和尚重傷倒地，仰面瞧上，玄小七一看，驚嘶一聲：「師叔……是您？」原來是大寂禪師。這眞是絕對的意外。

「是我……小七……我辱沒了你師父的清譽，死……死有餘辜……『大覺籙』本要派你呈上……後來師叔自抱奮勇……但就在那時……本眞道人忽然到了華光寺……先以絕學折服了我……繼而威脅我……如不臣服，即殺光師叔俗家的親人……包括八十七歲的老父……兄弟及姪、孫等四十五六口……小七……東西在我袋內……快快取走……聽說本眞道人也出京接應來了……」大寂口鼻中湧出大量鮮血而告小七。

李猛走近自他袋內掏出「長命百歲」的銀牌，玄小七木然地呆在那兒，似乎並未發現，另外一個人有如一縷陰風飄到李猛身邊，把銀牌奪了過去，玄小七突然吃了一驚，道：「你就是本眞道人？」

「嗯……大覺有這麼個徒弟，很了不起！只可惜老年喪徒之痛和老年喪子一樣，同爲人生三大不幸之一……」

「本眞道人，所謂：人生重結果，種田看收成。你難道不信林靈素末日不遠嗎？何不急流勇退？」

「如你能接下本眞人八十招，即使生擒了你也不殺你……」

撤下了長劍，劍一離鞘，「嗡嗡」之聲即不絕如縷，這正是罡氣貫入注劍身所致。李猛道：「小七小心！到目前爲止，還沒聽說有人能接下他的五十招。」

玄小七道：「今天我會讓你知道，盛名會使你自滿而懈怠，自然不會苦練而求精進，看招……」短棒一抖，只聞「錚」地一聲，套子飛了出去。

本眞道人一愣道：「原來你就是『孫山筆』！」

「不錯……」玄小七的眞正絕學是筆招，以棒旋出固無不可，但是用筆和用棒，勢道却又不同，黑筆桿粗若鴨卵，桿上還有「湖羊京水，孫山之筆」八字。

「湖羊京水」是他師父寫的，「孫山之筆」是他自已寫的，那是自勵。

「孫山筆」不過半年就在武林中造成了轟動，不是偶然的事，這種筆法又和一般的狀元筆及魁星筆不同，筆毫一尺，是軟的也能變硬，就像書法的原理一樣。

有時筆花旋開，大逾面盆，根根筆毫又硬如鋼刺。

本眞道人在第十七招上刺中他一劍，他立刻捅了他一筆。那邊已結束，海天道姑被霍龍擊斃，常見喜則死于林烈的劍下，林烈重傷，看在李猛面上，沒有殺死她和張登雲。

所以這邊的人都到另一邊圍觀玄小七和本眞道人的搏殺。五十招時玄小七又砸了對方一筆，而他也被掃了一劍，有人要上，被玄小七喝止。

因爲他目前就可以代表恩師大覺上人，大覺上人又豈能忌憚本眞道人？到此爲止，兩人受傷都不輕。

七十招眼見就到了，本眞道人劍勢一緊，似知今日勝也是死，敗就不必說了，誠心想和玄小七同歸于盡，一招攻多守少的怪招，把玄小七左側上身七八個要穴全籠罩在這一招之下。

在這種人來說，如果終究不免，抓個墊底的也就差强人意了，圍觀者大多色變，但是，筆淚如山，突然由繁而簡，只感覺這一筆撲拙地在身側一撇一挑又一鈎。

本眞道人的怪招立被化解，筆勢未盡，就像如椽大筆寫一筆虎略似，「唰！」本眞道人腹肚側面被挺直的筆毫划開，血水及腸子像潑了出來，但是，本眞道人的劍尖已刺入玄小七的肩窩之中……

玄小七像作了個短暫的噩夢，兩人都未撤回兵刄，而本眞道人噙着一絲窩囊的獰笑而亡，玄小七却在想此番臨行時師父的話：此行意外的事太多，必要時可以大義滅親……這不正顯示大覺上人的未卜先知嗎？

×　×　×

傳說「大覺籙」已到了皇上手中，因爲不久林靈素這個「活神仙」即被逐出京城，放歸鄉里，半年後就死在故里溫州。

（全文完）

江湖之神

短篇　俠義故事

北宮琦・文　可飛・圖

一劍化四有乾坤　斷劍沉星制奇招

驕陽似火，在這樣的天氣下，難得有一點兒風，也像是熱的。正在趕路的兩輛鑣車，押鑣的人連汗也快要流乾了。

「唉！老天爺眞不開眼，那鬼養的太陽幹嗎要讓它跑出來？我們出門前一天還是下着細雨的，誰知一連走了十多天，都是——」

「够了够了，金鑣頭，別再嚕唆了好不好，大家兄弟還不是一樣的受苦？就只有你多話說！」

金雄正想分辯，剛才斥責他的老者忽然豎起一隻手指，示意他不要做聲，雙目如鷹隼般向兩邊搜索，一面悄聲說道：「有人呼氣的聲音！」

金雄愕然環顧一看，這裏是大路，別說四週沒有半個人影，就連可以供人躱藏的地方也不見。

「韓總鑣頭，怎麽……」

話還沒完，走在前頭的數名鑣師慘叫數聲，撲倒地上，他們的鋼刀飛上半空，跌落路旁，和地上的石子相碰，激起幾點火花。

金雄面上陡地變色，只見前面數尺的地方已多了四個大洞，每個洞口旁都站着一個人，手中都拿着一根銀色短鎗，鎗頭正在滴血。

「銀鎗！」金雄望了一眼，衝口而出叫起來。推着鑣車的幾個鑣師不知「銀鎗」來頭，也還罷了，但押後的兩名鑣頭面上却突然變色。

韓總鑣頭催馬上前，抱拳問道：「在下韓百刀，係姚安縣韓家鑣局總鑣頭，幾位……」

「我們是『銀鎗』！」

「在下的鑣局向來只做些小生意，我看你們找錯對象了！」韓百刀見那四人態度倨傲，到底自己在江湖上也享有薄譽，於是也不客氣的道：「幾位，銀鎗雖然威名不小，我韓百刀也並非好欺負，幾位若肯就此罷手，我幾個鑣師的性命也不再追究，不然……嘿嘿！」

站在最前的一個說道：「我叫沈冲。」聲音冰冷像是毫無生氣。

「好！既然各位存心找麻煩，那麽……」手中大刀一揮，翻身下馬，韓百刀已準備一戰。沈冲銀鎗對着他面門，在陽光下閃着耀目的光輝。

「不要動手！」驀地一聲低喝，沈冲和韓百刀中間忽然站了一個全身黑衣的男子，韓百刀嚇得「蹬蹬蹬」連退三步，沈冲也被懾住了。

「你是誰？」韓百刀顫聲問道。

「你聽過江湖三神？」一個低沉的聲音慢慢吐出。

韓百刀「唔」的一聲，道：「神捕八年前遭天地三兇圍攻，葬身天山脚下。」

「但天地三兇也沒一個能活下去。」沈冲接口道。

「不錯。」韓百刀繼續道：「神鎗五年前開始消聲匿跡，啊……」他突然吃驚的望看神腿。「難道你是——」

「砰！」一聲巨响，韓百刀飛開數丈，重重墮下，胸口已凹陷下去，胸骨從背後穿出，鮮血直噴。

「果然是……神……腿……」這是他們所能說的最後一句話。

金雄和其他鑣師都十分清楚韓百刀的武功，但只看得見那人右脚一提，韓百刀已被擊斃。

神腿在江湖上極負盛名，行事却介於正邪之間，金雄和韓百刀武功相去甚遠，此時心中害怕，但他爲人非常硬朗，亦不低頭，見神腿出招狠辣，起身說道：「神腿果然名不虛傳，只是我過往聽人說江湖三神全是好漢，豈知今日一見……嘿！好生叫人失望！」

神腿瞧也不向他瞧一眼，向沈冲說道：「你對他說！」

沈冲冷哼一聲，不屑地問道：「憑什麽？」

神腿向他的短鎗望了一眼，反手從衣袖裏摸出一個金色的鎗頭，在沈冲眼前一晃，立刻又放回袖裏。

沈冲看得一呆，轉向金雄說道：「你聽着——」

「聽你娘的屁！銀鎗傢伙說的還有好東西？你們這班臭王八，平日殺人不眨一下眼睛，老子早就看不過眼了！」金雄罵了幾句，上身一麻，已接連被封了幾個穴道；可是却沒着見誰人出手，饒是他硬漢一條，也不禁驚出一身冷汗。

「你聽着，」沈冲向神腿瞄了一眼，露出欽佩的神色，繼續道：「先去將鑣車打開，你就會知道一切。」

他伸手把金雄的穴道拍活了，再一掌

將他推得撞向鑣車。金雄自知難以守得住，唯有取出韓百刀屍體上的鑰匙，把鑣車開了，一蓬白光透出。

「只是一箱銀子罷？有什麽特別嗎？」他奇怪地說。

沈冲走近前去，用鎗把那些銀子一錠一錠的挑出，漸漸露出一個檀木箱。

「將它開了吧！」他對金雄說道。

金雄滿腹疑團，揭起箱蓋，尚有一塊麻布覆蓋着裏面的物事，他小心翼翼的掀開麻布，還沒來得及看清楚箱子裏面的究竟是什麽，已感到心頭翳悶，頭暈目眩，「嘩」的一聲嘔吐起來。

「好重的毒氣！」沈冲一面挑起那張麻布，鎗頭向箱內一點，半截銀鎗竟立刻變黑！

「這是什麽毒，箱子裏究竟載着些什麽？」金雄驚問道。須知能致人於死地的毒氣並不罕見，但連身有武功的人近之都會受到感染的毒物却少有，而且稍一碰便令半截銀鎗都變成黑色，這些毒質定非尋常。

「這是見血封喉的毒，箱中所載的，都是唐門毒藥暗器！」沈冲一字一頓的回答。

金雄面色一下子變得雪白，張大口說不出話來，其他鑣師聽見「唐門暗器」，也都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每次出鑣前把鑣銀裝箱的照例是韓百刀，他們確實不知裏面藏有唐門暗器。

神腿道：「你們現在明白了麽？韓百刀是替唐家運送毒藥暗器的，我早知唐家堡打造暗器是另有地方，不過查了很久才查出這運送暗器的方法。」

沈冲抹乾淨了手中的銀鎗，抱拳向神腿道：「請問神腿兄，你的金鎗頭……」

神腿面部肌肉微一抽動，道：「等會我才告訴你。」他轉頭對金鎗和其他鑣師道：「幾位這次雖是受人蒙蔽，但唐家的人絕不會輕易放過你們任何一個，你們當中若有單身一人的，速速離去，今後隱姓埋名，或許能有一綫生機，但須切記千萬別對人再提片言隻字。」

金雄吶吶的道：「我……我已有兩個女兒，那……怎麽辦？」

神腿望了他一眼，道：「已有妻兒或與父母兄弟同住的，全留下來！」

「幹什麽？」

「死！」神腿口中吐出這個字，「爲了自己一家，你們最好現在就死在這裏，否則，連你們家人的性命也保不住！」

× × ×

「飲！」一陣大笑聲响起：「神腿兄，這幾年來，你一直在查唐家的事吧？」

神腿擧杯一乾，點了點頭，說道：「不錯，自從你離奇失踪後，我每天都在偵查，因爲我懷疑你的『失踪』是和唐家有關的！」

「哈哈……神腿兄，唐家的人雖然厲害，但我有『神鎗』之稱，可也非易與之輩啊！」

「本來是不錯，可是你無端失踪，一直不見，我也不得不這樣想，幸好我今天追踪韓百刀的鑣車，看見你手下所使的銀鎗，正和你當年賴以成名的兵器一模一樣，比一般長鎗要短一半，鎗頭像劍尖一樣

，鋒利而平扁，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人用這樣的兵器。若非如此，我眞做夢也想不到你竟當起一幫之主來了。」

「你再拿出我以前贈你的金鎗頭，他們若與我有關，自然認得，所以你更加肯定了？」

兩人笑了一會，對飲數杯，「神鎗」龍虎潭又問道：「是了，你怎知道我的手下不是去刦鑣的？」

「銀鎗聲名很大，又怎會刦韓百刀那小小的鑣？是以我斷定也是爲了唐門暗器而去的。」

龍虎潭面色微微一變。

神腿又倒了一杯酒，毫不在意地說：「龍兄，我們本來並肩作戰的，你這是爲了什麽？」

龍虎潭笑撫着手中三尺金鎗，笑得却有點不大自然。

他若有所思的呆了一會兒，才道：「神腿兄，我們當初爲何要偵查唐家秘密，你還記得嗎？」

神腿走到窗前，園子裏一大叢開得正盛的金雀花勾起他無限回憶，他嘆了口氣道：「是爲了三個原因。」

「那三個？」

「我十八歲出道，行走江湖十多年，雖然聲名不弱，但唐家弟子橫行無忌，氣焰太盛，全把江湖上的朋友都不放在眼內，爲了武林中安寧的日子，也爲了這點薄名，我才決定要和他們鬥鬥。」

「這一鬥要鬥六年才給你找到一點端倪，那是你所始料不及的了。第二個原因是……」

「是因爲神捕的死。」

「不錯，殺死他的天地三兇，表面上看似爲利益衝突而下毒手，其實暗地裏却是由唐家指使，此擧可以一口氣除去兩個大患，只可憐那天地三兇劉氏還不知道唐家是要借此機會把他們除掉！」

「他們死有餘辜。」神腿道：「還有最後一個原因，是因爲你的女兒。」

龍虎潭道：「要不是可兒好管閒事，用暗器打傷了正欲採花的唐星，我本也不願跟唐家過不去。」

「龍兄，你提起這些事——」

龍虎潭一抬手，制止他說下去，然後道：「這些都是唐家和我們江湖三神之間的一點糾葛，尤其是可兒，她娘死得早，我只有她一個女兒，既然她生命受到威脅，我便是要上刀山下油鍋也要救她，也毫不猶豫的去了，何況只是一個唐家堡？所以我當時下定決心，一定要消滅整個唐門，可是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怎麽了，有什麽事情發生嗎？」

「那一天，大概你還沒有忘記，我們相約好了晚上到唐家堡附近暗中搜查客棧內商旅携帶的貨物，看看有沒有藏着毒藥暗器的，但是……」

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好像有點顫抖，就像蟬兒那顫動着發聲的腹膜一樣：「我剛回到家裏，他們已在等着。」

「他們是誰？」

「是唐家的人。那間屋是我爲了方便偵查特地秘密買下的，他們竟立刻就知道了；而且還不止這樣，連可兒也落到了他們手中。」

神腿「哦」了一聲，道：「你將可兒藏在那裏去了？」

「我自己當時身在四川，她却在甘肅附近沙漠邊區的一個小村，跟我妹妹住在一起，改名換姓，兩地相距又何止萬里？但他們的確把她捉了。」

「那你怎麽樣？」

「他們要我目那一晚起，」龍虎潭轉身回答：「就在江湖上『消失』，創立一個神秘組織。」

「就是銀鎗？」

「不錯，一直以來，江湖上都不知道我就是最高指揮者。亦因如此，這許多年人們對銀鎗愈傳愈是厲害，後來竟把它當成是一個神秘的殺人組織，由於沒有人清楚我們的來歷，最後便大家都這樣的相信了。」

神腿目光突然冷冷的逼視龍虎潭，問道：「唐家堡要你這樣做，究竟有什麽目的？」

龍虎潭道：「唐家堡經常要進行暗殺工作，但爲免惹起武林中人提防之心，必須有一個組織担當起所有罪名；所以早就該被殺死的我，就這樣成爲一個傀儡，供他們擺佈。」

神腿面色稍寬，突然有人走進來，正是沈冲，神腿見到他，心中一動，只見他和龍虎潭耳語一番，龍虎潭向他抱拳道：「神腿兄，我有點要事，出去一會，失陪了。」說完還向沈冲打了個眼色。

沈冲走上來笑道：「神腿大俠，賞面乾一杯如何？」

神腿漫不經心的點了點頭，心裏却想看另一件事。

他們飲了數杯，龍虎潭大步邁進來，沈冲連忙站起身子，向他微一鞠躬，走了出去。

神腿不待龍虎潭開口，搶先說道：「剛才看見沈冲，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龍虎潭臉色微微一變，道：「你是不是想起，我派沈冲去截住韓百刀的鑣車幹什麽？」

「不錯，照你所說，你只是被用來引開別人注意力的，沒有可能會得知韓百刀的眞正身份，即使你知道，又怎會加以阻撓？」

龍虎潭苦笑道：「既然你已猜到了，我也無須再隱瞞下去。『銀鎗』的眞正作用，不是要替唐家堡掩護，而是替他們運送毒藥暗器！」

神腿早猜到一二，但此時也禁不住倒抽一口氣。

龍虎潭又道：「本來這些事我是寧死也不做的，可是……可是爲了我的女兒，我一定要替他們工作！」

神腿鄙視的看了他一眼，道：「難道你把神捕的仇忘掉了？」

龍虎潭道：「神捕雖然死得不值，但殺他的人總算被他殺了；而你，只不過是爲了自己的一點熱血，不成還會比可兒的性命更加重要？」

神腿閉口不言。

龍虎潭見他不說話，繼續道：「唐門暗器每半年運送一次，每次由十六個不同地方，用十六種不同方式進行，全由我接

收，韓百刀只是其中之一，這次我們原本打算『刦鑣』，豈料你的出現破壞了計劃，韓百刀身死，現在暗器總算落在我手，但是却無端端害了那許多鑣師的性命。」

「你派人殺死他們？」神腿的心往下一沉。

「該死的人，絕不止他們！」

「你是說我？」

龍虎潭說道：「剛才我出去，就是因爲唐家的人來了，他們知道你殺死韓百刀的事，吩咐我一定不能讓你走出這裏的大門！」

「你將秘密全告訴我，就是因爲你認爲我已必死無疑？」

龍虎潭緩緩地道：「若你能不死，那倒在地上的一定是我，那麽我把秘密告訴你又何妨？」

「總而言之，你現在是有殺我的把握了。」

龍虎潭微微一笑，並不答話。

神腿道：「制敵之機，需由心生；心術不正，敗數已定。」

「這話雖然不錯，但別忘記我這裏還有七十多個武功不弱的人，他們一擁而上，你能抵抗麽？」

神腿心中暗道：「如果那七十人的武功全像沈冲一般，我神腿今天豈非要畢命於此？罷了，殺得一個也是好的！」又想道：「像龍虎潭這等人物，恐怕未必便會讓他手下圍攻我——」

却聽得龍虎潭道：「本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叫人圍攻，可是這裏除了我之外，全部都是唐家外姓子弟，直接聽令唐家的人，他們不懂暗器功夫，但都學會了我幾成鎗法，到時他們若眞的要殺你，我也沒有辦法。」

話剛說完，大堂兩邊各出現十五人，帶頭一個正是沈冲。

「我是這次行動的指揮人，本來我要令所有兄弟把你圍困，可是你到底是成名人物，我考慮過後，終於決定只用三十個武功最好的，由三十個對你一個，你死也瞑目了吧？」

他本欲以七十對一，可是神腿輕功甚高，人多他要逃反而容易；倒不如挑選一些較強的，人少了神腿却就不會逃走。

神腿環顧一看，問道：「我的脚法，你們有誰清楚見過嗎？」

沒有人回答。縱使有人看見過，也不會看得清楚。

「我之所以被稱爲神腿，並非全因爲我出脚快，或者變化無窮。我在江湖上已闖了二十年，踢也踢了十一、二年，可是從來沒有自己的脚法。我一向用的全是江湖上名門派的脚法，現存武林的脚法共有五十六種，我學會了九種，取其各有所長。如藍家腿法專走輕靈，白家掃葉腿擅攻敵人下盤，少林金剛伏魔腿剛猛無匹，江南碧玉堂『玲瓏絕』以快見稱，降龍腿勁力內蘊，中者非傷即死……」

「哈哈……」沈冲突然大笑道：「你們別聽他胡謅，他是想嚇唬你們，快動手，一起上！」

神腿突然也發出一下長笑，竭止了他們欲撲的氣勢，就在他們稍窒步間，神腿身影閃動，一面道：「我出道以來，殺人最多的一次，是四年前在一家客棧內，與唐家高手相鬥，他們共有二十二人，我在他們膊頭，還沒動的那一刹，破屋頂而出，然後逐個走到他們身後，統統殺光！」

他每次說話一頓，總有蓬的一聲，立刻就有一人倒地，直至「光」字出口，兩下慘聲隨之响起，又有兩人仆下。他這幾句話說得極快，那三十人要分神去聽清楚，神腿輕功冠絕天下，所以連殺十一人，竟沒一個抓到機會向他攻擊。

沈冲見他輕功快如閃電，只剩下一個黑影給人追尋，心中暗叫不好，乘他站定，大喝一聲：「上！」手中銀鎗呼嘯着直刺。

神腿見他心計高，暗暗決定先把他解決，不待他接近，向前一縱，左脚一伸一屈，已把銀鎗扣住，右脚一長，正好撑在沈冲面門，兩人雙雙落下，他朝他前額再加一脚，沈冲右手鬆脫，立刻重傷暈厥過去。

其他十八人見狀無不冷汗直流，猶豫看不敢上前，神腿心知夜長夢多，立刻提氣縱起，使出碧玉堂的「玲瓏絕」，幾乎同時在半空踢出三脚，正中三人太陽穴，他身子一扭，又再踢三脚，分別踢中另外三人前額、喉結和右頸動脈。

其實剛才十八枝銀鎗若蜂擁而上，神腿未必便能全勝，只是聲勢被奪，銳氣大挫，神腿才有必勝機會。

十二人全爲眼前情景嚇呆了，須知「玲瓏絕」乃無雙脚法，沒有一招半式，只講求力道和出招方位，如身在半空，勁力要集中脚尖，若有若無，落地前可踢出十一脚之多，但若混合其他脚法一起使用，剛柔不純，威力反而大打折扣。

神腿望了地上的屍體一眼，又看看那十二人驚悸的神色，心裏嘆了口氣，不忍再下殺手。

他緩緩沉聲地道：「誰還要性命的，可以立刻離開！」

那十二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的，心中都拿不定主意。

「誰敢退後！」

神腿聽見這冰冷的聲音，竟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十二人個個面露驚懼之色，瘋狂地揮動銀鎗，後悔剛才不下重手，眨眼間十二枝鎗已在四週逼近咫呎，使的竟都同是一招。

鎗綱交織，神腿本欲衝天而起，但心中驀地一轉，飛快臥倒，果然他身形一動，至少有五、六枝鎗閃電向上刺去，顯然預料到他定會跳高。

他一躺下，立刻使出白家掃葉腿的「削枝式」，此式本是單脚劈出四脚，但神腿這時週圍都有敵人，忙中雙脚同使，只是每邊只能踢出三脚。

「啪啪」數聲，六脚中有五脚劈中五人大腿，腿骨全都折斷！

掃葉腿中的「削枝式」，勁力聚於脚掌掌緣，就像厚背大刀一般，中者難逃骨折之禍，神腿對敵時甚少使用，只是現在身處險境，不得不施展最厲害的招數。

他乘着那五人慘叫還沒完，蜷起身子，撞倒他們脫出重圍。

「誰敢退後！」那個可怖的聲音，又

再響起。

神腿剛才聽得不大清楚，這次已知道說話的人躲在那裏。沒有人看到站在一旁的龍虎潭臉色變得很難看。

說時遲，那時快，神腿已化成一個黑影，向一扇窗戸撞去，龍虎潭急欲阻止，但輕功遠遜，忙中右手一揮，隨身携帶的金鎗已夾看嘯聲向神腿奔去。

神腿突聽得比強弓硬弩還要尖銳的破空之聲從身側傳來，他輕功已臻化境，勁力在心，隨意而發，聲音剛進入耳朵，身子已作大翻身，飄然落地。

龍虎潭金鎗剛出手，本身已如箭般縱去，外衣被氣勁鼓得張開，有如一個大盾，擋在神腿和那窗子之間，此時神腿還沒站定，那扇窗戸突然出現無數小孔，變得稀爛，霎時間萬千寒光打在龍虎潭身上和外衣上，他已貫注了花一生練成的眞氣，有如一個大氣球，把暗器都彈開。

窗外傳來一聲怒哼，龍虎潭軟軟倒下，神腿忙趕上去扶住。

「別……別……讓他逃……去……」他僅能用微弱不堪的聲音說了這句話。剛才體積較大的一些毒藥暗器雖被反彈，但龍虎潭終究還中了數杪細如髮絲的毒芒。

唐門暗器，中者必死！

神腿輕輕把他的屍體放下，撞開那扇窗向外追去。他只見到一個人在遠處飄忽，立刻提氣追趕，一面催動內功，如萬流歸宗，注滿雙腿，一掠數丈，那人和他仍有五丈多距離，輕功亦自不弱。

神腿越逼越近，一聲長嘯凌空撲下，那人倏然回頭，神腿不敢讓他有發射暗器機會，一招金剛伏魔腿的「天神降世」，有如一尊石像般夾看風雷怒吼重重踏下！

他踏下的速度並不算得很快，但金剛伏魔腿乃少林秘技，當年神腿路經少室山下，剛好「追風大盜」摸入少林藏經閣，偷走了武林中人視若至寶的達摩心法秘笈，眼看少林僧人難以追上，神腿一時興起，與「追風大盜」較量輕功，不一會已追及，他本不知發生了什麽事，但「追風大盜」心虛，拋下秘笈逃走，他交回少林，當時的掌門明心大師答應傳他一項武功，他當時脚法已有小成，立刻選了金剛伏魔腿，明心大師把秘本給他，限他三年內在少林寺內練成，三年後不論成果如何，他都要交還秘笈。豈料神腿根基比誰都好，少林僧人往往花十年光陰還練不成的這項脚法，他竟在兩年後大功完滿，明心大師與他互相切磋，也只贏得一招半式，此事震驚少林外，嘆為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

那人被剛柔並存的強烈勁風籠罩，心知難以閃避，雙掌立刻運足內勁，向上迎去，高手比武，單雙之力本無差別，兩人脚和掌相碰，神腿木然不動，潛默運勁，那人兩手微屈，竟也沒被震斷，只是滿面汗水滾滾而下，雙脚也慢慢向地陷下去。

神腿單脚站在他雙掌上，想把他活活埋入地下，轉眼間那人小腿已全陷進地下，神腿漸感困難，那人下陷速度也越來越慢，再過一會那人連大腿也不見了，神腿已覺有點力不從心，顯然消耗內力過甚。

他知道若還繼續下去，恐怕那人本被活埋，自己經已力竭而死，於是漸漸收回內勁，眞氣一點一滴的聚回丹田。

借力一彈，他已跳開丈許。

那人雙手「啪」的一聲落下，打在身側，已筋脈盡傷。

「你在唐家，是什麽身份？」

他無神的雙目抬起：「要殺便殺！」

「你不說我也知道，唐家堡中有此輕功和內力的，除『飛雲使』唐一鳴外，還有誰人？」

「我已不能再發射暗器了，你還等什麽？」唐一鳴怒道。

「你放心，你很快就會死的了。」

×　×　×

黑夜，也是靜夜。

神腿躺在一堆乾草上，腦海中不住浮起龍虎潭臨死前看着他的目光，他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為何要替他擋住暗器。

他自己不能到唐家堡去救可兒，如果神腿替他去，唐家堡的人猜不到他的來意，機會總比較多一點。為了自己女兒幸福，他縱然犧牲也絕無怨言。

神腿這時正在回鄉的路上。

一個人流浪久了，便很可能不顧一切，都要回到自己的家。

想到不久便將故地重臨，他的嘴角泛起了一絲微笑，一絲純眞，毫不像江湖人所應有的微笑，他笑得就像小孩子初看見美麗的蝴蝶起舞一樣開心。

天一光，他就趕路。汗一滴一滴的沿面頰而滴下，從下巴尖落到地上，神腿面上却連半點覺得辛苦的樣子也找不到，他眼神中流露看的，只是焦急和興奮。

那個予他無限親切和溫暖的小村已不遠了，他的心在劇烈顫抖，他的面已像剛燒沸的水一樣。要不是他的內傷仍很重，不宜騎馬或施展輕功，早已飛奔趕去了。

×　×　×

「什麽，賣藝的老者？」

神腿在晦暗的天色下看着那婦人漠然的神色，心底隱有一絲不祥之感。

這條村子的屋全是新築的，本來就已令他覺得奇怪。

「你多久前還在這裏見過他？」那婦人又問道。

「大約在二十年前。他個子很瘦，手中常拿看一柄小木劍在把玩……」

「二十年前？」那婦人笑道：「大爺，我搬來這裏不過半年多點，你可眞問倒我了。」

神腿一怔，「怎麽不早說？」在心裏嘀咕看。

「不過，」那婦人接看道：「這裏所有人都和我一樣，是才住進來不久，你問誰都沒有什麽分別。」

神腿道：「以前的居民呢？」

「我不知道，聽說這裏曾發生過慘事，官府派人來封村，至到最近才准人居住，所以所有居民均是新近搬來的。」

神腿呆住了。

「呀，對了！」那婦人突然叫起來，「那間小屋中住看一個怪老頭。」她指看不遠處一間木屋道：「聽說他以前是住在這裏的，有一次出門，回來後所有人都死光了，他從此性情變得很古怪，你去問問他或許會找到一點綫索。」

神腿好像在黑暗中找到一點微弱的光芒，連忙道：「謝謝妳，大嬸，勞煩了！」

」便逕往那小木屋走去。

那婦人在後面叫道：「大爺，現在天色已不早了，我看你還是明早才去吧！」

可是神腿怎會待得到第二天？他剛在門前站定，正準備敲門，屋內便傳出一個蒼老而响亮的聲音道：「你的輕功不錯，請進來吧！」

神腿一呆想道：「我的輕功已達落地無聲，踏沙無痕之境，非有深湛內功無法察覺，想不到荒僻小村竟有此等一流高手，倒不可少窺了。」

他一面推開木門一面暗暗凝神戒備。

小屋內光綫很暗，神腿一踏進去便即向旁一閃，多年的江湖經驗使他無論在甚麽時候都格外小心。

「既然你害怕，就請出去吧！」那蒼老的聲音又再响起。

神腿對一切冷嘲熱諷向來毫不在意，這時只戒備得更緊，又問道：「你就是以前住在這裏的那位老伯嗎？」

那老者並不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却自顧自的說道：「你輕功很好，江湖經驗着來也不太淺，聽聲音年紀大概還不算很老，哦……莫不是浪子劍嗎？」

「不，浪子劍比我年輕，而且不會事事都如此小心。」

「對，對，浪子又怎麽會太重視自己的生命？那麽……難道是脚出如電，永不失手的神腿來了？」

「正是神腿！」他傲然回答。

話甫出口，突然呼的一聲，隱約看見一個黑影撲過來，左掌朝他右肩拍下，勁風嘯嘯，端的是非同小可。

神腿聞風辨影，向左一閃，右脚順勢踢出「玲瓏絕」正好對準那黑影頭部。

這時漆黑一片，什麽變幻無窮的招數都用不看，輕功也無從施展，勁力強大的脚法又易於為對方警覺，最用得着的莫如快腿。

那黑影低呼一下，竟來不及閃避，「砰」然一聲踢個正着，倒開去，神腿感覺就如踢在花崗石上一般，不禁大感意外。

「嘿！神腿果然是神腿，可是脚法雖好，找人却找錯了。」

「嗤」的一聲，那人亮起火摺子，點看了桌上一盞小油燈，火燄閃了幾下，屋內的事物逐漸清晰起來。

神腿看清了那老者，清瘦修長，銀絲滿頭，穿一襲灰色長衫，一副學者打扮，兩邊太陽穴高高鼓起，雙目精光四射。

「這個就是你要找的人了，」他指看牆角一張床上道：「不過，你能叫一個死了的人告訴你些什麽？」

神腿沒有做聲，他接看又道：「剛才我問你是不是神腿，如果你回答『不是』，那麽現在，你我起碼有一人要躺在地上了。」

「為什麽？」

那老者撫鬚笑道：「近年武林多刦，除了老一輩的，江湖上就只有你，浪子劍和姓唐的兩個臭小子才有這樣的輕功。」

神腿明白他的意思，指看床上那老人道：「你也是來找他的？」

「不錯。可是當我來到這裏時，他已是油盡燈枯，奄奄一息，事實上我只比你早到半個時辰。」

「你找他幹什麽？」

「還不是為了這條村子的事？我有一個哥哥，我們年輕時各學了一些武技，後來因一件小事吵翻了，各奔前程，碰巧那年碧玉堂上代堂主年事已高，後繼無人，四處找尋一個合適的人選，也是上天有意安排，我在江南和一個欺壓平民的惡霸相鬥，被他看見，一掌打斷了那惡人七、八條肋骨，還把我帶返碧玉堂，說我是練武的材料，開始教授武功，於是七年之後，他宣佈正式退位，由我接任堂主之職。」

神腿恍然道：「原來你是現在碧玉堂堂主，早聞你鐵頭功厲害，果然是名下無虛！」

碧玉堂主哈哈一笑，說道：「你使本門的玲瓏絕可也不差啊！老夫剛才就閃避不了。」

神腿傲然一笑，道：「對了，你的兄弟呢，他後來怎樣了？和這件事又有什麽關係？」

碧玉堂主霎時間似有無限感觸，他嘆看氣道：「我當上了堂主後，無時無刻不掛念看他，奈何身居要職，必須以本堂兄弟為重，其時江湖上鬥爭又多，一不小心，便會有滅門之禍，於是這件事一擱便擱了數十年，現在我兒子也長大了，我的武功他也學得七七八八，只差內力未純，火候不足，所以我便放心把堂主重責交給他，自己四出查探。此事我為避免麻煩，江湖上知道者僅數人而已，你最好也別說出去。」

神腿道：「你查到你兄弟的消息嗎？」他隱隱覺得這件事有看關連。

「唉！年湮代遠，要查又談何容易？當眞如大海撈針，幾經辛苦才給我打聽到一點點端倪，他在江湖上靠賣藝為生，後來搬到這裏來……」

神腿心中一震，很久以前搬來這裏？賣藝為生的老人？難道……

「……不過當我找到來時，竟然發現事與願違，並且只有這人才曉得事情眞相，於是——」

他沒有再說下去，神腿只有一番心事，急追問道：「他死之前對你說了一些什麽？」

「我問他的說話，他只能勉強答了幾句，但我已猜到這條村子四年前有過一場大災難，全村的人都死光了。」

「是瘟疫？」神腿心中冰了一大截。

「瘟他娘的！我起初也這樣以為，後來再問他那許多人死狀是怎樣的，你道他如何說？哼！他說所有人都一樣，七孔出血，全身皮膚發黑，只有頭部呈現可怖的雪白！」

神腿的心重重一沉，雙目暴睜，眼中閃看無比憤怒的火燄。

碧玉堂主看看他的面色，道：「你也知道了吧？呸！眞想不到，唐家堡那班龜蛋竟會對一些絲毫不懂武功的鄉下人下毒手，可眞無恥得豬狗不如！」

神腿突然冷笑連聲，道：「無恥又怎麽樣？你們碧玉堂以仁厚出名，見了唐家的人要退讓數步，現在你能做些什麽？」

碧玉堂主一呆，道：「那你就不明白了，上代堂主曾千叮萬囑，要我管東堂下兄弟，不可與唐家為敵，因為我們和鐵箭

門、白家寨都有交情，如果和唐家打起來，定必牽起一場巨大風暴，武林中流血又多了！」

神腿很不以為然的「哼」了一聲，碧玉堂主繼續道：「不過我唯一的兄弟現在都已被他們毒殺了，此仇甚大，但我也不會公然與唐家交鋒，他媽的唐老祖，我一定要找她算算這筆大賬！」目光一轉，他向神腿問道：「你來這裏，究竟又是為了什麽事？」

神腿深深吸了口氣，沉聲道：「不論為了什麽事，現在都沒有關係了。」他向門口走去，神色已回復平常的蒼白。

四年前，四年前……

那正是他和唐家的人初次正面交鋒，血戰於客棧那一年，想不到為了這件事，唐家堡就下此毒手。

「你現在要往那裏去？」碧玉堂主在後高叫道。

「我到鐵箭門去找幫手！」他的養父很可能就是碧玉堂主的哥哥，但死者已矣，況且他是成名人物，直覺也沒有和碧玉堂主攀交情的必要。

× × ×

白玉崖上。

終年為雲霧遮蓋着的白玉崖頂，這時現出了一條人影。

神腿呆呆的站在那裏。

昔日雄偉壯麗的鐵箭門，竟只剩下幾片敗瓦，半幅殘垣。

神腿在一處地方彎下腰，撥開幾塊碎瓦，拾起一根燒黑了的鐵箭，箭尾部份刻了一個小小的「謝」字，正是鐵箭門主隨身携帶的暗器。

一陣清風吹過，為這裏帶來幾分淒涼之感。

——父母雙亡、四海流浪、受盡欺凌、困苦與飢寒交煎……

——養父，走江湖、收山、小村、稻田麥穗、日出日落……

——鐵腿壯志、隻身闖江湖……

——腳法、腳法、腳法……

——鐵箭門主、神秘的鐵箭門、鐵箭龍功、斷箭沉星……

——神腿、江湖三神、唐門暗器、恩怨重重……

闖蕩江湖二十年！二十年來多少淒酸、幾許豪氣，一幕幕又再浮現眼前。

江湖上能查得出無人知曉的鐵箭門所在地，而又會向它進攻的只有唐家堡，也沒有其他門派會把屍體全部秘密運走。

他現在站的地方，正是他最後的一個「家」，亦即是他苦練「鐵箭龍功」和「斷箭沉星」腳法的地方。離開鐵箭門後，他無論歡笑，無論流淚，無論狂歌，無論酩酊大醉，都只有在客棧破廟，甚至荒野郊外。

他的憤怒已達到極點，但是他仍忍得住。

不管武功有多強，若缺乏智謀而去對付唐家，後果只有死路一條。

× × ×

長安城每天商客往來者多不勝數，單看大小不下二、三百間的客棧飯館，永遠擠得滿滿的，就叫人驚嘆它的繁榮。

神腿知道唐家年青一輩中武功最好的唐永，現在就在長安最大的飛雲客棧一間客房內，和他一起的還有兩個用劍高手，但却不清楚他們的身份，而唐家本身除了本門暗器手法精熟外，在劍法方面聽說也有極高的造詣。

「他坐在客棧的飯堂裏，一口一口地呷着茶，雙眼一直望着面前的桌面，沒有絲毫舉動，鐵觀音已換了好幾壺了，看樣子他不大像是等人。」在客房內，一個陰沉的劍客正向唐永報告。

唐永低頭想了一會，向他道：「無名，依你看，他究竟會是誰？」

「他年紀不老，但定力驚人，絕對是江湖上少數成名高手之一；他的手看來如普通人的差不多，大概不擅於掌功。」

「你的意思是——」

「神腿！」

「唔，我也是這麽想，如果他真的是神腿，那麽就是衝着我們而來的了。」

「不錯。照我看，他在飯堂裏呆坐，也是想把我們引開去。」

唐永雙眉一揚，道：「江湖三神已先後被我們剷除了兩個，我早知神腿會找上我們唐家的人，這次我們沒有刻意隱藏身份，他居然就來啦！」

門外忽然閃進一人，向唐永抱拳道：「他離開了。」

唐永「哦」了一聲，隨即道：「無名，你去跟踪他吧，小心點！」

無名躊躇了一下，還是向外走去。

× × ×

唐永待無名去後不久，便對無姓說道：「我們快收拾行李，盡速離開！」

無姓一呆，道：「可是無名他——」

唐永一擺手道：「我是故意讓他去跟踪的，老祖宗給我們的任務重要，何況無名未必便有什麽危險！」

兩人匆匆收拾一切，到櫃枱結了賬，正欲離去，一個店小二走過來，笑道：「兩位大爺要走了麽？慢行啊，慢行……」

唐永向他望了一眼，見他刀眉星目，氣宇不凡，不像尋常的小二，心下暗奇，忙抱拳問道：「這位小二哥面生得很，請問什麽時候開始在這裏當店小二的呢？」

那店小二忙道：「不敢，不敢，小人姓魯，名早忠！」

唐永還沒弄清楚他在說什麽，那店小二趁看他一愣之際，雙拳倏地向他胸腹打去，唐永早生戒心，但拳頭甚快，來不及擋格或閃避，立刻運勁於胸腹，竟把那小二兩拳硬接了下來。

他借力向後彈開，那店小二尾追不捨，他還沒着地，店小二身形陡地坐低，右腳如銅棒般向他小腿掃去，唐永輕功甚高，身形一旋便已飄開十來尺，店小二一招無功，立刻竄進一張桌子底下，將它扳倒，擋在身前。

其他顧客一見有事，忙不迭爭相逃跑，有兩個農夫打扮的中年大漢跌跌撞撞從無姓身旁跑過，其中一個突然「呼」的一掌拍向他面門，他正全神貫注唐永和店小二的情形，措手不及，反應仍甚快，身子向後疾退，却正好撞上另一個農夫的拳頭，背脊一陣劇痛，急向後一掌把他逼開。

唐永見無姓和兩人打了起來，那小二又躲在桌子之後，想來害怕他的暗器，他

心念一轉，出掌向其中一個農夫背後打去，店小二連人帶桌向他撞來，他半空變招，一腳把桌子踢得裂成數小塊，店小二右掌從碎片中鑽出，打向他胸前，他左掌硬拚一招，由於出招倉猝，被震得直飛開去。店小二防他發射暗器，立刻窮追，唐永剛看地，他雙掌翻飛，一掌拍頭，一掌印腹，唐永登時手腳大亂。

店小二纏看唐永雙手，令得他沒空去取暗器，但唐永拆招敏捷，一時倒也難以攻入。兩人交手數十招，唐永大喝道：「你使的是正宗蝶掌，白家寨白丹清與你有何關係？」

「失禮了，白丹清正是家父！」

「啊！原來是白無你這小子，那邊兩個想必是白凌雲、凌峯兄弟了，你們三個今天無緣無故走來找我麻煩，是活得不耐煩了麽？」

「唐永你別臭美了，今日一戰，你以為你有多少成機會取勝？」

「啊！差點忘記了，你們是和神腿一起來的，怪不得胆子這麽大了！」

「呸！我們姓白的與誰人聯手了？唐永，要殺你的人不成還少？鐵箭門一夜之間被夷為平地，這件事你應該知道吧！我們與鐵箭門向來交情甚厚，此仇是家父命我來報的！」

「白丹清自己呢，他為什麽不來？」

「你還要裝傻？碧玉堂主約戰你家老祖宗，家父趕往幇忙，要不是這樣，嘿嘿！你今天大大有得受的了！」

白無一面說，雙掌出招含極大殺傷力，唐永只守不攻，倒也勉強應付得來。

白凌雲與白凌峯兩人均是白家高手，無姓遭他兩人挾擊，頗感吃力，只是仗着有劍在手，尚能支持、兩人見久攻不下，攻勢驟變，白凌雲使出掃葉腿，白凌峯施展蝶掌靈活出招，兩人分攻左右上、下盤，無姓難以兼顧，劍法漸亂，白凌峯大喝一聲，左掌背拍開長劍，右掌如鏇直標無姓的前額，無姓疾退數步，白凌雲目光烱烱，看準他移形換步之際，使出「拔根式」，下身貼地滑行數尺，正好蹬在他右腳腳跟之上，無姓立失平衡，白凌峯再踢出掃葉腿，無姓肩、腹、大腿連吃三腳，慘嚎一聲，飛墮丈外。

× × ×

無名剛跨出客棧門口，見神腿正在不遠處緩緩前進，好像故意讓他跟上去。

「難道他是在引我上鈎？」無名腳步不期然的慢了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神腿已轉過了街角，無名不容多想，緊捏長劍，向前急追。

此時正當白晝，大街上往來的人甚衆，神腿走得看來好像很慢，但是無名竭力追趕，始終和他也有五丈多的距離，還要提防撞倒街上的行人，是以他雖恐被引進圈套，却也無可奈何。

不多久，兩人已轉了十多條街，無名只追得汗如雨下，那還有心情顧及其他？

再過一會，兩人已走到城外，無名心知自己所料不差，果然神腿剛出城門不久便站定，緩緩轉過身來。他拔出長劍，凝神戒備，須知五丈的距離對輕功傲視天下的神腿來說，眨眼即至。

「你追夠了麽？」神腿冷然問道。雖相距五丈，無名聽來却是如在耳邊。

無名尚未開口，神腿黑衣飄動，一幌已五丈，右腳在無名面前幌了一幌，無名挽了三個劍花讓身，神腿稍一移形，又是兩腳從左踢向無名，無名看出是虛招，劍鋒一轉，直刺他咽喉，神腿向後微微一仰，已彈至十來尺外。

「原來是武當派門下，你屬於那一輩的？」

無名剛才使的是武當太極劍法中的「三仙護法」和「天娘送子」，太極劍是至柔劍法，神腿一近身便被逼開。

「少說廢話！」無名挽起太極劍圈，勁風四射，神腿衝上前右腳斜斜踢去，撞看劍圈氣勁，雙雙盪開。

神腿心中一驚：「太極劍法威名遠播，果然是名不虛傳！」

他心神一收，知道太極劍圈厲害。非用詭秘莫測的「幻影千里追」難以避過。千里追為四、五十年前武林奇葩幻影所創，敵人好像被自己影子攻擊一般，絕難逃脫，後來言幻影建立幻影門，行事全憑一己喜惡，終因殺戮太多，開罪了黑白二道名派人物，羣起圍攻，幻影門覆滅，言幻影逃至白玉崖上，與當時的鐵箭門主謝川中打了起來，被他用自創的「斷劍沉星」腳法破盡幻影千里追。言幻影這個傳奇性的人物，也就此飲恨終結了一生。

謝川中晚年慨嘆，臨終遺令，鐵箭門以後每代門主必須精通「斷劍沉星」，但不許對敵時使用，只可尋覓懂得幻影千里追的人，把這套腳法傳授給他。原來言幻影雖死，但他生前結交朋友無數，不少得他傳授此項腳法，謝川中本性善良，當年言幻影慌不擇路，無意中闖上鐵箭門的所在地，逼不得已才下殺手，只希望「幻影千里追」的傳人學會「斷劍沉星」，再在武林放一異彩。這些事武林中無人知曉，只知道言幻影在那一役後便消失無踪，還以為他另覓地而居日後定會重現江湖。

神腿自學成幻影千里追後，從未用過，此刻驟遇強敵，運起心法，氣勁遍散全身，若有若無，使用時全身輕如無物，但消耗內力甚多，必須速戰速決。

神腿身體像稻草人般仆前，向無名身上靠去，無名長劍颯颯直刺，腿一扭，把劍貼身讓過，右腳如刀切向他小腹，無名躍高，長劍向下泛起劍圈。

豈料幻影千里追的要訣在於「如影隨形」，出招方位刁鑽無比，無名身在半空，神腿一搶而上，反倒變成了在無名頭上，無名倒也變機得快，長劍一圈，「九霄屠龍」反刺神腿，此招看似自救，其實名為「屠龍」，內裏已含極大殺機。

神腿身形陡地一落，剛看地突見萬千劍影如排山倒海般壓下，太極劍的劍氣勁令到他也窒息了，千里追雖然走位靈活，但此際被劍光包圍無可逃避，神腿把心一橫，右腳如尖鎗般竄出，冲出劍網，「唰、唰唰、」數聲，神腿右腳被劃了多道血痕，但腳尖已狠狠踹在無名右手臂彎，無名悶哼一聲退後，臉色慘白，長劍被踢開，斜斜插在路上。他右手軟軟垂下，嘴裏咬緊牙齦不做聲，但冷汗簌簌而下，整個臂彎竟已被踢碎！

神腿右腳傷勢甚重，忙伸手封了穴道

止血，然後撕下衣衫，包紮傷口。

「這是甚麽脚法？」無名問。

「斷劍沉星！」千里追和斷劍沉星原是兩套全然不同的脚法，决不可一起使用，但神腿得鐵箭門主指點，自己又領悟其中神髓，已將兩者融滙為一，所以隨意混合使用。

無名顯得出奇的平靜，他緩緩地道：「你的脚法雖然很厲害，但我不妨告訴你，唐永他一劍就能刺傷我！」

神腿「哦」了一聲，道：「他的劍很快？你的太極圈擋他不住？」

「他用的是軟劍，不受劍圈威脅；他用以勝我的，是很奇特的劍招，我即使再接一百次，也還無法破解！」

× × ×

唐永正和白無打得難分難解，驚險迭現，忽聽得無姓驚天動地的慘叫聲，心神一亂，拆招時露出破綻，白無乘機搶入內橋，連發數招，右掌窺準他的破綻，正好拍在他左肩，唐永忙身子一扭，卸開來勢，白無大喜，左手一探一縮，閃電後退，已把唐永腰間的暗器皮囊拿在手中。

唐永料不到白無一直想的就是取他暗器，心下大怒，拔出纏繞在腰帶內的軟劍，運勁一打，已如普通鋼劍般堅挺。

白凌雲兄弟解决了無姓，見唐永拔劍，又是一上一下的撲過去，唐永冷笑數聲，向前一縱，正好在兩人中間穿過，這下身法妙絕巔毫，力度、方位無一不恰到好處，只見到劍光一閃，白凌峯怪叫一下，左臂被削下一大片皮肉。

兩人對望一眼，再接再勵，唐永不敢故技重施，手中軟劍微微顫動，直刺白凌峯，雙脚同時以頭為軸心，轉到指向屋頂，避過白凌雲掃葉腿，白凌峯料不到唐永的劍能搶進他掌網之內，跟前白光一閃，劍尖已近鼻前，嚇得他急忙向後一扳，右脚連隨踢出，唐永一掌打在他小腿，把他震得滾開丈許。

此時白凌雲已站起身子，手脚齊飛，竟把兩項功夫一起用上，唐永一時眼花繚亂，不慎胸口中了一掌，他連退數步，受傷不重，白凌峯正待再補一下，唐永突然來個大旋身，白凌雲料他要出劍，急退兩步，唐永旋了一小半圈的身却陡地飛起，白雲收任退勢，擧掌迎擊，唐永一掠即過，白凌雲再轉身出掌，可是掌還沒出到一半，唐永把劍身擺成一個看來毫無攻擊力的姿勢，却又將白凌雲兩掌都全封住了，白凌雲連忙收掌，唐永軟劍一彈，險險在他頸旁擦過，白凌雲急退，軟劍像幾株芳草般直揮，他定睛一看，面前竟有四枝劍。本來快劍之人可以辨出千百劍影也絕不稀奇，可是唐永出劍並非太快，但四枝劍却都和直的沒有分別，分辨不出是否劍光所致，白凌雲稍一遲疑，身上已多了四個血洞，唐永再加一掌，切在他咽喉，他倒飛開去，鮮血在地上洒了一條紅得驚心動魄的路，白凌雲倒在地上，已然斃命。

他們兩人交手不過彈指之事，白無和白凌峯莫說上前相助，便是看也只是僅能看清楚他們出招，白凌峯見胞兄慘死，目眦盡裂，像瘋了的獅子一般撲向唐永，白無慌忙配合攻勢，一前一後，唐永目露兇光，左掌貫注本身眞氣，直向白凌峯拍去，白凌峯右掌運勁相拚，兩人硬拚一招，發出★然巨響，唐永血氣翻騰不已，白凌峯右臂曾受劍傷，這一硬碰，兩人雖不相伯仲，但他右臂傷口血如泉湧，全身乏力，心知已不能再鬥，只好封了右手幾個穴道，盤膝治傷。

唐永被震得倒退數步，白無剛好撲至，一掌拍在他背心，唐永向前撲倒，噴出大口鮮血。

白無見他剛才力敗兩人，終究忌憚，不敢再撲上前，唐永自調息一會，巔巔危危的站起來，一見白無臉色陰晴不定，知他害怕自己的軟劍，心想道：「此時不殺，更待何時！」

心念一動，長劍又分為四，白無眼前一花，見四枝一模一樣的劍從不同角度直指自己全身，腦海中倏地閃過白凌雲身上的傷口，不敢再看，立刻向後臥倒，雙脚連環，使出家傳掃葉腿，招招威猛，唐永若稍不愼，即有斷脚之虞。唐永退了一會，內傷發作，吸呼漸感急促，開始有點力不從心，白無見他身法呆滯，不禁步步進逼。

客棧飯堂本來枱椅甚多，起初唐永尚知閃避，但此時連退也退得很吃力，那還顧到這些？白無脚脚如刀，唐永後退，背脊竟撞在一張桌子上，白無一脚劈向他大腿，唐永心中一動，立刻向後倒翻，站在枱面之上，白無一脚將桌子劈成兩半，唐永長身而起，已把握了足夠時間，手中軟劍一化為四，暴射而下，白無雙手各拍兩掌，把四劍全擋回去，可是突感一陣刺痛，狂吼一聲，雙手向上猛推，勁力如排山倒海般把唐永震得撞向屋頂，他一手抓住大樑，再飄然落下，可是剛才強自運勁，內傷劇增，喉嚨一甜，吐出一口鮮血。

白無站起一看，右臂，左肩、右大腿、左腹各染紅了一大片，不禁駭然。

一劍化四，凡會使劍的人都會，可是變儘管是變，劍始終只是得一柄，四劍被一一拍開後，攻勢已破，豈料唐永還能刺傷四處之多，自不免令白無心驚胆戰。

不久，唐永獰笑數聲，持劍走近，白無臂肩傷口甚深，雙手如同被廢，右脚舉步為艱，正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死亡的恐懼已完全籠罩着他。

「少爺……」白凌峯看着兩人比鬥已久，此時白無性命危殆，主僕情深，可惜失血過多，全身軟弱無力，欲救無從，只待白無一死，便要嚼舌自盡。

白無聽着他的聲音，不知那裏來的一股氣勁，奮起後縱，唐永一怔，尾隨追趕，在半空就要一劍將他刺殺，驀地一個黑影從側向他撞來，不禁心中一驚，左掌呼地拍去，那黑影也出掌硬拚，兩人齊齊落下，唐永左臂竟被對方內力震得顫抖不已。他大驚，擧脚朝那人便踢，那人也擧脚踢來，相接之下，唐永重重摔倒地上。

「你……你是神腿？」唐永手脚麻木，爬不起來，顫聲問道。

神腿道：「我來，是為了要殺你的，你的隨從經已敗在我脚下。」

「為甚麽？」

神腿向他冷冷瞧了一眼，道：「為了報仇，也為了阻止更多人被害。」

「哈哈……想不到脚下不留情的神腿，竟也會作起善心人來了。」

神腿道：「你不用故意拖延時間，我就讓你恢復功力後再殺你，又何妨？」

唐永被他一語說破心事，臉上微微一紅，不再打話。

未久，他悄悄站起，一聲不响，像豹子般撲出，劍又化四，白無正想出言警告，却見神腿頭也不回，一個大翻身已反過身站在唐永背後，唐永再次出劍，神腿左右一閃便人影不見，唐永心道：「要不是被白無那小子偷去暗器，這時便再有十個神腿也早就伏屍地上了，眞倒霉透頂！」

他刺了十餘劍，神腿却輕易避過了，可是却也不出脚攻擊，唐永大怒喝道：「枉你為江湖上頂尖高手，竟只曉得四處奔跑躲避麽？」

神腿身形陡地站定，道：「我縱使不避不閃，諒你的劍也難奈我何！」

唐永見他好勝，不禁暗自獰笑，又使出無人能破的「一劍化四」招式，白無一心要看神腿如何破解，是以也不加警告。

唐永雖負重傷，但仍劍出如電，轉眼四道白光已在神腿身前三尺，神腿雙眼盯緊來勢，左肩一沉，右脚隨起，只聽得「錚、錚、錚、錚」接連四响，唐永手中軟劍竟眞的分開四片，可是每片都只剩下半截，神腿右脚凝在半空，徐徐放下！

白無大奇，看了一會，才恍然大悟。原來唐永軟劍內另有乾坤，一按機簧即分成四片，平時黏在一起，看上去就像只得一枝，對敵時配以靈巧的身法，確很難為人發覺。

唐永頹然跪下，神腿不再看他一眼，只道：「你服了嗎？」

唐永悽然慘笑，反手將軟劍刺入小腹，軟軟倒下。

白無勉力站起，正要向神腿道謝，神腿已擺手道：「不必多言，我也並非眞的要救你，若非他剛才出劍傷你，被我在門外看見他指按劍柄木端，我也看不出其中奧妙。」

白無一呆，隨即笑道：「話雖如此，但要踢斷不看力的軟劍，而且一招四枝，江湖上除了閣下之外，還有誰人？」

神腿道：「我用的脚法，是鐵箭門的斷劍沉星，踢斷軟劍用的勁力，是鐵箭龍功，鐵箭龍功能聚於一點，連毛髮也可踢斷。」

白無微一動容，目光不期然的投向他右脚，却見他小腿纏看黑布正滲出點點血水。「閣下受傷了，可否請到舍下！」

神腿打斷他的話道：「不必了！」隨即逕自向外走去。

白無見他如此，朗聲說道：「閣下既無意應邀，我也不願強留，只是今日多蒙相救，他朝有緣再會，定當再為犬馬，以報大恩！」

神腿一條腿已跨出門外，這時緩緩說道：「白兄弟，你太言重了，我亦非不願到貴寨拜訪，只不過還有太多的事等看我去做。」

不知何時，客棧門外已聚集了大羣觀熱鬧的人，當白無和抱着胞兄屍體的白凌峯走到門外時，神腿已在人潮中消失了踪影。或許正如他自己所說，還有太多的事正等待着他去解決。

（全文完）

武俠故事

第三把刀

兩期完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飛刀闖禍　一死一傷

——這是一樁充滿傳奇與智慧的案子，如果不是老捕頭明察秋毫，很可能會成爲千古懸案——

話說某省的一個小縣城裏，靠近縣衙的地方，有一幢大宅子，正是曾供職隣近五六縣，前後幹了三十年捕頭，名震方圓三百里，現已告老還鄉，頤養天年的趙子高趙捕頭的宅第。

趙老已年過六旬，但精神瞿鑠，滿面紅光，看上去猶五十許人。正立在大廳一角，凝視着擺滿刀、槍、劍、戟的兵器架，掌中一對鵝卵大小的鐵彈珠，相互磨擦飛轉，發出嗡嗡之聲。

雖是出身武行，暇時亦好書畫，壁上的幾幅山水，即遺興之作。此刻，書僮小三子，正在另一角的書桌上，奮力研墨。

不久，小三子來到趙子高身後，躬着身子說：「老爺，墨研好了，宣紙也攤開了，是寫字？還是畫畫？」

「好，好，昨天看到花園裏的花都開了，就畫一幅花鳥吧。」

趙子高轉過身子，踱至桌前，將彈珠輕輕壓在紙上，提筆先畫了三條枝莖，忽又抬起頭來，慈祥可親的說道：「小三子，來到我們趙家，快一年了吧？看你聰明伶俐的樣子，不論學文習武，都是一等一的好材料，聽盈盈說，你不喜歡練武，那就該好好讀書寫字，日後也好求取個功名前程。老夫沒有把你當下人看，也不希望你當一輩子書僮。」

小三子畢恭畢敬的道：「我知道老爺對小的好，這一陣子小姐也一直在逼着我背書，還鼓勵我將來參加鄉試呢。」

拍着小三子的肩胛，趙子高張口欲言，忽聞盈盈的聲音，在外面直着喉嚨嚷：「小三子，小三子，快來，快來帮我找東西呀。」

趙子高笑了，笑得很開心，將老父對幼女的溺愛，充分表露無遺。笑呵呵的道：「這個小迷糊，不曉得又將什麽心肝寶貝掉了，快去帮她找找吧。」

小三子循聲來至後花園門口，見小姐趙盈盈與丫鬟阿春，正在門裏門外的亂找一通，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忙上前說道：「小姐，是什麽東西丟了，看妳急成這個樣子？」

趙盈盈一見小三子，像是遇到救星一樣，將滿頭的長髮向後一掠，露出一雙粉雕玉琢似的耳朵，嬌滴滴的道：「你看嘛，人家的一對翠玉耳墜子，已經剩下一隻了。」

小三子道：「怎麽會掉呢？是不是小姐睡覺的時候摘下來，忘記戴了？」

「才不會呢，人家從來就沒有摘下來過。」

「會不會是與王公子逗耍的時候丟失的？」

「哼，那個書獃子，除了讀書以外，他什麽都不會，拉拉我的手，就會臉紅上老半天。」

「那到底是怎麽丟的呢？」

阿春噘着嘴，老大不高興的道：「哼，還說呢，昨天晚上，我們三個人在花園裏玩捉迷藏，你與小姐拉拉扯扯的，一定是那個時候弄丟的。」

想想昨夜捉迷藏的情景，再望望趙盈盈那一張嬌艷、迷人的臉蛋兒，不由的臉都羞紅了，道：「啊，我想起來了，昨夜小姐藏在亭子後面，小的找到妳的時候，小姐還賴着不出來，是我硬拉出來的，可能就是那個時候失落的。」

言畢，一逕向花園走去，果然在小亭附近的石縫裏面，找到那隻失落的翠玉耳墜。

「小姐，找到了，找到了！」

趙盈盈聞言大喜，三步併作二步走，忽然「哎唷」一聲，被一粒小石子絆了一下，當場栽坐在地。

小三子急忙上來摻扶，趙盈盈大發嬌嗔：「都是你，要不是你死拉活拉的，我的耳墜子怎麽會掉，耳墜子沒有丟，我也就不會摔這一跤了。」

「是，小姐，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啦。」

「光說對不起不行，要罰。」

「還要罰？怎麽罰呀？」

「首先，把耳墜子給我戴好。」

「是，是！」

小三子輕手輕腳的蹲在趙盈盈一側，小心翼翼的替她戴耳墜，却被趙盈盈身上散發出來的，一股少女身上特有的香氣，薰得暈淘淘的，全身嗦嗦而抖，好半天都戴不好。

「小三子，你怎麽了？在發抖？」

「那裏，沒有呀。」

「你看你，手都不聽人喚，還說沒有呢。」

「那是因爲⋯因爲⋯⋯」

「因爲什麽？快說呀。」

「因爲⋯⋯因爲小姐的身上好香，所以⋯⋯所以⋯⋯」

趙盈盈也不禁羞紅了臉，站起身來，故作不悅的道：「好了，好了，不用你戴了，現在罰你去把大明給我叫來。」

「是，小姐。」

小三子恭身應是，扭頭就走。

阿春望着他的背影，一面給小姐戴耳墜，一面說道：「小三子伶牙俐齒的，人也長得蠻體面，怪討人喜歡的。」

「可不是嗎，比起那個書獃子來，要機伶多了，若不是有婚約在先，我說不定會⋯⋯」

「小姐可千萬不要這樣說，趙、王兩家乃世交，老爺一直把王公子當作乘龍快婿，前幾天，我還聽老爺跟縣衙裏的郭捕頭說，準備選一個黃道吉日，叫你們早點成親呢。」

×　　×　　×

王家就住在北門外，宅子是不小，可惜殘垣斷壁，蔓草叢生，一副破落戶的景象，只有東北角上的三間耳房，尚稱完整，正是秀才王大明起居讀書的地方。

小三子老遠就聽到朗朗的讀書聲，進去好一會兒了，王大明才發現面前多了一個人，連忙起身說道：「啊，是小三哥，快請坐，快請坐。」

家徒四壁，除了一堆破書外，只有一床一桌一椅，小三子根本沒有地方坐。王大明尷尬的笑笑，想倒一杯水，壺裏却空空如也，倒不出來。

小三子的確很機伶，馬上替他解開這個窘境，道：「王公子，别麻煩，我馬上就走。」

一眼見書桌上，還插着三把明幌幌的飛刀，刀柄上寫着「王大明」三字，紅色的纓子足有三寸來長，與書筆墨硯擺在一起，極不相稱，小三子忍不住又道：「公子，這刀是你的！」

王大明一怔，道：「是呀，你沒有看見，上面還寫着我的名字呢。」

「會玩嘛！」

「當然，不信有機會我就⋯⋯」

突然拔刀而出，只聽颼的一聲，小三子還沒有弄明白是怎麽囘事，飛刀早已越過屋樑，帶着一隻小老鼠，從另一邊落下來。

小三子簡直看傻了，鼓掌直叫好：「好棒，好棒啊！我只曉得公子十八歲中了秀才，是有名的才子，從來不知道還會玩刀，而且玩得這麽好，趕明兒有時間教教小的好不好？」

聽盈盈說過，你是不是不喜歡練武嗎？」

「我是不喜歡練那些拳脚功夫，死死板板的好累人啊，但是飛刀挺好玩的，我一定要學。」

「想學很簡單，囘去跟趙老伯說一聲就行了。」

「公子是說，你的飛刀也是老爺教你的！」

「不錯，趙老伯是名捕頭，傷在他飛刀下的江洋大盜，不計其數。」

「想要練到像公子這樣好，需要多少

時間？」

「我從十歲開始練，到現在已經整整十二年了，不過，以小三哥的聰明，大概七八年就可以了。」

「我的媽呀，要這麼久？算了，我可沒有這麼大的耐性。」

王大明取回飛刀，抹去刀上的血，又插回原處，道：「小三哥，你還沒有說，找我有什麼事？」

「啊，對了，是我們家小姐叫我來的，請公子過去一下。」

「有事？」

「大概不會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可能是好幾天沒見公子了，想請你過去聊聊罷了。」

「小三哥，可不可以麻煩一下，回去代我向你家小姐告個罪，說我正忙着準備鄉試，實在沒工夫過府去陪她。」

「這恐怕有些不妥吧，我們家小姐的脾氣公子是知道的。她想要怎麼樣，就一定要怎麼樣，你如果不去，她準會鬧翻了天。」

「那怎麼辦呢？」

「順着她，過去陪陪她就行了。」

「她挺會纏人的，少說也要大半天，這……」

「這不要緊，如果時間太久，小的會設法請公子離開的。」

「如此，我先謝謝小三哥，咱們這就走吧。」

「別忙，把飛刀也帶上。」

「帶飛刀幹嘛？」

「表演給我家小姐瞧瞧，也免得她老是在背地裏說公子是書獃子，她一高興，說不定很快就會放你回來。」

「好，就這麼辦，就這麼辦！」

立將三把飛刀，往褲腰帶上一別，還順手帶了一本書，跟着小三子入城，來到趙家。

讀書人知書達禮，畢竟與衆不同，王大明首先來至大廳，恭恭敬敬的道：「姪兒大明，向伯父請安。」

趙子高的花鳥已接近完成，小三子一見墨快要乾了，忙取水過來，加速研墨，趙子高放下畫筆，略帶慍怒的道：「大明，妳剛才叫我什麼。」

王大明急忙改正過來，道：「爹，我叫錯了。」

趙子高笑容滿面的道：「大明，你們的婚事，早在十幾年前，你爹娘和你岳母還在世的時候，便訂下了，以前，你年紀還小，由着你去叫，現在大了，就必須改口，可不能再叫我伯父了。」

「是，爹！」

老捕頭打量着王大明，雖說衣着寒傖一點，却是一表人才，人雖嫌木訥，濃濃的書卷氣，則是他最欣賞的，慢條斯理的說道：「幾前天，和郭捕頭閒聊，他說你一個人孤苦伶仃的，我們家也只有我們爺兒倆相依爲命，何不早日使兩家人變成一家人，彼此也好有個照應，不知道你的意是怎麼樣？」

其實，這是趙子高自己的意思，也是老人的一大心願，搬一個郭捕頭出來，主要是不願意增加王大明心理上的壓力，再說，萬一女婿不同意，彼此也方便下去。

小三子最是熱心腸，已經沉不住氣了，拍着手說：「這樣最好最熱鬧，也免得我三天兩頭就要跑一趟北門外，還可以多一位教我讀書的人呢。」

王大明滿面躊躇，遲疑許久後才囁囁嚅嚅的道：「爹，孩兒學業未成，功名未就，家裏又一貧如洗，現在就將盈盈娶過去，我怕她受委屈，這件事，還是……還是以後再說吧。」

「大明，爲父的意思是，你們成親以後，就住在這裏，盈盈不會受到委屈，你也有人來照顧，我又沒有兒子，這一大片產業，遲早都是你們兩人的，還分什麼彼此。」

「這……爹，還是等等吧，起碼我得準備一份像樣的聘禮給盈盈。」

趙子高輕輕的喟歎一聲，道：「好吧，難得你有這一番心意，但是可別拖的太久，我可不希望盈盈做老姑婆。快去，盈盈在花園裏等看你，阿春少說也來過三次了。」

王大明走了，小三子的墨早已研好了，趙子高大筆揮毫，一幅花鳥很快就全部完成。

「小三子，怎麼樣？你覺得畫得好不好？」

「好，好好啊。」

「喜不喜歡？」

「好喜歡啊。」

「那就送給你吧。」

「謝謝老爺，謝謝老爺。」

過分的驚喜，使小三子爲之眉飛色舞，雙手着捧畫，蹦蹦跳跳的跑回自己的房間去。

× × ×

王大明低着頭往花園裏走去，邊走邊看着書本，口中「子曰，子曰」的唸個不停。

阿春從亭子裏衝下來說道：「公子，小姐在生氣了，你還在看書。」

王大明忙將書本合起，走上小亭，道：「盈盈，妳找我？有事嗎？」

這話實在不高明，未婚夫婦，兩情繾綣，耳鬢厮磨，乃人情之常，這麼說豈不生分？馬上惹惱了趙盈盈，氣虎虎的道：「沒有事我就不能找你嗎？」

王大明自知說錯了話，忙堆下一臉的笑容，道：「盈盈，我不是這個意思啦，我是說，鄉試快到了，必須加緊苦讀，實在沒有多餘的時間來陪妳。」

「鄉試！鄉試！鄉試！你腦袋瓜子裏都是鄉試，哼，簡直就是不折不扣的書獃子。」

「盈盈，對不起啦，究竟有什麼事就快說，我今天還有三章書沒讀呢。」

趙盈盈沒好氣的道：「沒有事，去看你的鬼書吧。」

王大明還眞聽話，就斜倚在柱子上，打開書本讀起來。

別說趙盈盈氣炸了肺，就連阿春也發了火，這簡直是不解風情嘛，阿春終於忍不住了，上前說道：「公子，這書本到底有什麼好，難道比我們小姐還好看，把你迷成這個樣子。」

王大明搖頭幌腦的道：「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

阿春取過書本，翻來翻去看了老半天，傻兮兮的道：「那有顏如玉，那有黃金屋？」

趙盈盈氣忿忿的道：「他連老婆都娶不起，只好當書虫，在書裏找黃金屋，找顏如玉了。」

你一言我一語，把王大明數落得一文不值，恨不能找個洞鑽進去，忽見小三子一陣風似的跑了來，劈面就說：「表演過了沒有。」

趙盈盈一楞，道：「表演什麼？」

「表演飛刀？」

「誰表演飛刀？」

「是王公子。」

「他？會玩飛刀？」

「是呀，好棒啊，」小三子用手比劃着說：「手一揚，颼！屋樑上就掉下一隻小老鼠來。」

趙盈盈噗哧笑出聲來，道：「算了，他那兩下子，三年前我就見識過了，連隻大黃狗都射不中。」

小三子正經八百的道：「小姐，書本上說，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何況是三年呢，妳可別把人家王公子着扁了。」

上前幾步，硬將王大明拉下小亭來，小三子又迫不及待的說：「王公子，你看，前面的花叢裏，有三朵玫瑰花，把它打掉，讓我們家小姐瞧瞧。」

王大明回頭望了趙盈盈一眼，撩起衣襟，露出飛刀。

颼！颼！颼！三聲響，沒見他瞄準，也沒有什麼預備動作，三把飛刀已似箭射而出。

快！拔刀、出手，一氣呵成，看在趙盈盈眼中的，不過是三縷紅光，無數金星，說時遲，那時快，她連一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三朵挺拔的玫瑰花，帶着三寸枝莖，已落在地上。

阿春首先高興的跳起來，道：「好準，好準啊，比變戲法的還要神。」一雙小手都拍紅了，仍自不停的鼓掌叫好。

趙盈盈緊拉住王大明的手，無限溫柔的道：「大明你也眞是的，有這麼好的本事，爲何不早點告訴我，人家也好替你高興高興。」

王大明笑道：「我覺得這只不過是雕蟲小技而已，實在沒有什麼好炫耀的，所以一直未曾跟妳講。」

方待過去取回飛刀，驀見花圃之內冒出一個面帶刀痕，白髮蓬亂的駝背老人來，正是趙家請來看門，並兼管花圃草木的長工老張。

老張天生的一副閻王面孔，脾氣古怪，又不喜歡說話，往往三天不開口，一開口就會嗆死人，當下面無表情的冷聲說道：「王公子，刀刃無眼，以後逞能也該選個地方，傷了人可不是鬧着玩的。」

誰也不曉得老張會在花叢裏修剪枝葉，不由皆大吃一驚，王大明的臉都嚇白了，道：「老張，沒有傷到你吧？」

「哈哈哈，就憑你這點書生把式，也能傷到我老張，笑話，笑話！」

抬起右手，三把飛刀，全部夾在老張的手指縫裏，大家的眼睛都看直了。飛刀的速度那麼快，老張居然能接得住，如非親目所見，誰也不相信這個糟老頭會有這麼大的本事。

老張的本事尚不止此，一羣乳燕飛過，右手倏揚，只聽嗤！嗤！嗤！三聲，立即射中三隻飛翔中的燕子。

最令人嘆爲觀止的是，每一隻燕子挨刀的部位完全一樣，三把飛刀，同時出手，同時射中燕子的腹部皮肉，又同時釘在小亭的木柱上，燕子並沒有死，仍作振翅欲飛狀。

這已經不是武藝，簡直是神技，大夥兒全部呆若木鷄，連鼓掌叫好都忘記了。

趙子高從外面踱看方步走進來，手中的彈珠嗡嗡作響，望了老張一眼，笑呵呵的說道：「好功夫，好功夫，張兄深藏不露，我趙子高今天算是開眼界了。」

老張說怪眞怪，充耳不聞，好像根本沒有聽到趙子高的話似的，逕自踱往別處，又剪起他的花草來。

× × ×

城北，官道的東側有一大片杏樹林，通過結實纍纍的杏林，是一道長坡，長坡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野生牡丹，每逢初夏，百花盛開，姹紫嫣紅，煞是好看，故稱牡丹坡，坡上有一長亭，就叫「牡丹亭」。

這日，正是春末夏初相交的時刻，大清早，趙家小姐就拉着小三子，阿春，來到「牡丹亭」，準備看牡丹花。

可惜來早了，多數含苞待放，眞正綻開的，却寥寥無幾。

從城裏到牡丹坡，王家乃必經之地，趙盈盈原本盤算好，要與王大明一起來賞花的，豈知，王大明以鄉試爲由，未曾同行，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此刻又賞花不成，更如火上加油，趙盈盈跺着脚說：「倒楣！倒楣！王大明說不來，我就知道要倒楣，花沒有看成，反而惹了一肚子的氣，眞是倒楣透了！」

阿春上前陪着笑臉，說道：「小姐，別生氣，王公子埋頭苦讀，也是爲了小姐好啊。」

「屁，他讀他的書，跟我有什麼關係的？」

「當然有關係囉，公子如果高中舉人，小姐將來就是舉人夫人。」

「哼，我才不稀罕呢，呆頭呆腦的，就算中了舉，我也不一定會嫁給他。」

「我看不見得吧，公子將來一旦高中，必然志得意滿，神采飛揚，縣城裏的姑娘一定都想嫁給他，到時候，只怕小姐會搶着上花轎呢。」

「阿春，妳就會貧嘴，再胡說八道，小心我打爛妳的嘴。」

說打眞打，揚起掌來就要動手，阿春在前奔跑，小姐在後猛追，主僕二人，就在花叢中追逐嬉戲起來。

「小三子，帮我抓住阿春，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打她一頓。」

「小三子，你可不能帮小姐的忙，要不然，以後我再也不給你補衣服了。」

小三子傻傻的看看二人，滿臉含笑，誰也沒有帮。

一陣追跑下來，害得兩個人皆香汗淋漓，嬌喘不迭。

阿春還順便折下一束牡丹花，趙盈盈責備道：「阿春，妳也眞是的，折下來很快就會枯死，一點也不曉得愛花惜花。」

「我聽小姐不是常在唸叨，什麼……花開堪折直須折嘛。」

「啊呀，那是說人，不是花，傻丫頭，妳懂什麼。」

「那現在該怎麼辦呢？」

「已經折了，還能怎麼樣，以後別再折就是了。」

「是，小姐。」

趙盈盈展目望着無盡的花苞，道：「小三子，你看這些花苞，什麼時候可以大開？」

小三子約略的計算一下，道：「大多數的花，三天後便可以盛開。」

「好，那我們三天後再來，叫老張也來。」

「叫那個老怪物幹嘛？賞花？」

「不，我要叫他把此地的牡丹花，移植一部份到咱們花園裏去，以後也就不必大老遠的，跑到這裏來看花了。」

「好主意，好主意，小的也可以幫老張來挖。」

小三子的話沒有錯，三天後，牡丹坡上的牡丹花，果然盛開，一片紅紫。

・一大早，趙盈盈與阿春主僕，便來到了牡丹坡。

小三子與老張，還扛着鋤頭，挑着籮筐，眞打算要挖幾株牡丹花回去。

趙盈盈高興得不得了，迎着朝陽，在百花叢中飄來飄去，像極了一隻翩翩起舞的彩蝶，聞聞這一枝，摸摸那一朵，忽東忽西，歡欣若狂。

小三子沒有經驗，一鋤下去就刨壞了一株牡丹花，道：「老張，這花要怎麼挖呀？」

老張眼一瞪，面上的刀痕更加顯明，一臉兇神惡煞相，道：「小子，你剛才叫老夫什麼來着？」

小三子愕然一驚，忙改口說道：「我錯了，應該叫你張大叔。」

「哼，大叔？老子做你的爺爺還有剩的，我問你，你爹爹多大？」

「我爹如果在世的話，今年四十二歲了。」

「老夫六十五，够不够資格做你的爺爺？」

「够，够，小三子今後就叫你張爺爺好了。」

「嗯，這還差不多。」

「張爺爺，你還沒有說，花該怎麼挖呢？」

「簡單，土方挖大一點，深一點，不要傷到根，這樣成活的機會才大……」

老張這兒話還沒有說完，趙盈盈與阿春，猛可間發出一聲尖叫，沒命似的向這邊奔跑，異口同聲的喊道：「殺人了！殺人了！」

二人臉色鐵青，急不擇路，好幾次差點摔倒下去，小三子忙不迭的上去扶住趙盈盈，道：「小姐，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了？」

趙盈盈已經嚇傻了，斜靠在小三子身上，連話都說不出來，阿春結結巴巴的說道：「那邊……那邊有個……那邊有個死人。」

老張道：「死人？在那兒？」

阿春道：「就在前面，花最多的那個地方，心口上插着一把刀。」

「帶我去看看。」

「我不敢……滿地都是血漬，好嚇人哪！」

老張問明了方向，提着鋤頭，獨自走過去。

不錯，在花兒最多，枝葉最繁密的地方，赫然躺着一具男屍，心口上插着一把明幌幌的，紮有紅纓的飛刀。

老張拔下飛刀，返回原處。這時小姐在小三子的呵護下，已鎮靜多了，問道：「老張，那個死人是誰？你知道嗎？」

「好像是此地的首富錢員外。」

「怎麼死的？」

「一刀畢命。」

「能否查出兇手來？」

「不難查，就是小姐的未婚夫婿王公子。」

「這怎麼可能呢，大明一向規規矩矩的。」

「怎麼沒有可能，小姐請看看這一把刀。」

老張將帶血的飛刀往趙盈盈面前一送，刀柄上王大明三字歷歷在目，趙盈盈駭得魂飛魄散，半天說不出話來。

小三子說道：「王公子是個讀書人，一天到晚只知道啃書本，與人無怨無仇，怎麼會殺人？」

老張道：「殺人不一定要有仇，讀書人也不一定就不會殺人，爲財爲色，都是殺人的最好動機。」

趙盈盈取出自己的手絹來，命老張將飛刀包好，親自拿看，道：「我們現在馬上就回城去，一切由我爹來處理，在我爹還沒有決定怎麼辦以前，任何人都不准將消息走漏出去。」

大家歡天喜地的來，竟然倉皇而返，沒有挖到一株牡丹，却帶回一把殺人的兇刀。

× × ×

兇刀就擱在趙子高的書桌上，房門緊閉着，大廳內只有趙盈盈父女二人，彼此面面相覷，正陷入痛苦的深淵中。

趙、王兩家是世交，王大明是趙子高看着他長大的，兩家的香烟，就巴望他們小兩口來承續，偏偏發生了這種事。殺人是惟一的死罪，果不幸而言中，何以對列祖列宗？又何以在九泉之下面對故人？

雖說趙盈盈經常和他嘔氣使性子，但畢竟二人是青梅竹馬的同伴，這份情，這份愛，早已深植心田，惟其愛之深，才責之切，她眞不知道，是該主動揭發，還是隱匿不報？

「爹，依你老人家看，大明哥會不會眞的幹下這種黑心事？」

「有可能。」

「爲什麼？」

「爲了錢。」

「他要錢幹什麼？」

「盈盈，妳聽爹說，由於家貧，大明一直有很重的自卑感，也因而一再拒絕我們的接濟，他似乎有一個夢想，希望送一份很體面的聘禮來，光光采采的將妳娶回去。可是，這一切非錢莫辦，而且，以大明的情況，即使中了擧，短時間之內也是絕對辦不到的。」

「於是，就想到用搶？」

「這是最便捷的發財方法，像這種案子，爸爸當年不曉得辦過多少。」

「可是，現在是大明哥怎麼辦？」

「四個字，公事公辦！」

「爹要將他送進衙門去？」

「先叫他來，問一問，然後再送。」

「好，女兒這就叫小三子去。」

打開房門，趙盈盈叫了一聲「小三子」，小三子很快就跑過來說道：「小姐，妳有什麼吩咐？」

「你去把王公子請過來。」

「請王公子做什麼？該不是要往衙門裏送吧？聽說殺人是要砍頭的。」

「不關你的事，少插嘴，快去吧。」

見小姐的臉色陰沉沉的，小三子也不敢多問，領首應諾，擧步就走。

「小三子，你回來。」

「是，小姐還有什麼交代？」

「見到他的時候，什麼都別說，就說老爺要找他。」

「知道，我不會亂說話的。」

小三子去沒多久，便領着王大明回來了，看起來，王大明沒有任何異樣的表情，向趙子高請過安之後，轉對趙盈盈說道：「眞抱歉，那天我沒有陪妳去牡丹坡賞花。」

趙盈盈強壓住滿腹的疑惑，說道：「算了，已經過去的事了，還提它作甚，事實上那一次花還沒有開呢。」

王大明道：「嗯，牡丹坡上的花，直到今天才盛開。」

趙盈盈心裏一驚，道：「你今天也去了？」

「沒有呀。」

「那你怎麼曉得牡丹坡上的牡丹花開了？」

「我是聽人說的。」

趙子高寵着一臉寒霜，一字一句的道：「大明，你要說實話，今天一早，或者昨天夜裏，有沒有去過牡丹坡！」

「爹，近來爲了準備鄉試，已有半年多沒去牡丹坡了。」

「那麼，有一個錢員外，你總該認識吧？」

「認識，錢員外是我們縣裏的大富翁，長的胖嘟嘟的，一臉富貴相，經常從我們家門口經過。」

「可惜，錢員外已經死了。」

「什麼？錢員外死了？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昨天夜裏，或者今天凌晨。」

「是怎麼死的？」

「被人在心口上插了一把刀。」

「一把刀？什麼樣的刀？」

「一把飛刀！」

「是飛刀？」

「是的，你瞧，就是這一把！」

趙子高取出飛刀，將「王大明」三字故意朝着他。王大明嚇了一大跳，兩腿顫抖，雙眼發直，霎時間，整個人都駭呆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老捕頭幌動一下手中的飛刀，道：「大明，這是你的刀，沒有錯吧？」

「不錯，是我的刀。」

「那你承認錢員外是你殺的囉？」

「不！不！我沒有殺人，我絕對沒有殺人。」

「你沒有殺人，刀，怎麼會插在錢員外心口上？」

「這……這我怎麼知道。」

「大明，你最好說實話，最好立刻向郭捕頭自首，這樣說不定可以免掉你的死罪。」

想起趙、王二家的香烟後嗣，趙子高已是熱淚盈眶。

王大明聲嘶力竭的辯道：「爹，請你老人家相信我，孩兒一向素行端正，跟錢員外又無怨無仇，爲什麼要殺他呢？」

「爲了錢財，就是一個最好的殺人理由。」

「爹是說謀財害命？」

「難道不是嗎？」

王大明道：「爹，孩兒雖然窮愁潦倒，但，讀聖賢書，不逾矩，君子愛財，取之以道……」

「大明，事到如今，你還不承認？」

「殺人明明不是孩兒做的，叫我如何承認。」

「大明，兇刀在此，鐵證如山，你賴也賴不掉？快去自首吧。」

「爹，錢員外不是我殺的，我爲什麼要去自首。」

「好漢做事好漢當，你……你太令我失望了。」趙子高終於忍不住落下淚來。

「爹……」王大明也淚下如雨。

「去！快去自首，自首是你惟一的生路。」

「不！我沒有殺人，我不去！」

趙子高氣得跳了起來，道：「好，你不去我就叫郭捕頭來抓人。」

一扭頭，對小三子說道：「小三子，去告訴郭捕頭，說我們家有一個殺人犯，請他來逮捕歸案。」

小三子戰戰兢兢的道：「老爺，也許王公子眞的沒有殺人，是寃枉的，也許叫張爺爺去把錢員外埋掉，就可以神鬼不覺，也許……」

趙子高沉着臉喝道：「小孩子家懂什麼，不要胡言亂語，叫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是！是！」

小三子碰了一鼻子灰，悻然離去。趙子高一口咬定，王大明是殺人的兇手，而王大明却堅決否認，兩個人舌劍唇槍，南轅北轍，越爭越有氣，愈辯愈火爆，終至惡言相向，益發不可收拾。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只見王大明手一揚，颼！的一聲，一把飛刀射而出，不偏不倚的插在趙子高的心口上，當場血漬殷然，栽倒下去。

這事來的太過突然，嚇得趙盈盈心胆俱寒，趴在父親的身上放聲痛哭，驚叫不已。

「爹！爹！」儘管趙盈盈喊破了嗓子，趙子高却不言不動，早已昏死過去。

王大明却不管老丈人的死活，像發瘋似的往外面撲。

外面，小三子已經離去，老張正在附近。

王大明上去一把抓住老張，聲色俱厲的道：「老張，你殺了趙老爺？」

弄得老張一頭霧水，道：「你胡說些什麽，神經病！」

「我說你殺了老爺。」

「活見鬼，老爺在那兒？我都不知道呢。」

「老爺在大廳裏，剛才有一把飛刀從外面射進去，殺了老爺。」

「就算你的話是眞的，這又與老夫有什麽相干？」

「刀是從外面射進去的，外面只有你一個人，當然有關係。」

「你胡扯，老夫已經很久沒有玩過刀了。」

「那你可曾看見有人別在外面？」

「沒有。」

「沒有就是你幹的，還想狡賴我要把你送到官府去。」說着，拉着他就往外面走。

「放肆！」

老張好厲害的功夫，手一揚，立有一股強勁的力道撞過去，王大明悶哼一聲，栽了個四脚朝天。

「哼！」冷哼聲中，老張放步走進大廳去。

王大明也隨後進去。

大廳內，趙子高仍昏迷不醒，趙盈盈像淚人兒似的，哭得呼天搶地，嚎啕大哭不止。

阿春早已聞訊趕來了，和小姐哭作一堆。

王大明也陪着淌眼淚，呆立一旁，拿不出半點主意來。

老張走過去，望了趙子高一眼，沒有說話，沒有眼淚，甚至連一絲半毫悲傷的表情也沒有，僅只是望一望，便自出門而去。

哭得最傷心最難過的是小三子，當他從縣衙折回，請來郭捕頭，見到這般情景時，馬上跪倒在趙子高的身旁，放聲大哭起來，口中不停的喊着：「老爺，老爺，小的走的時候，你老人家還好好的，怎麽會發生這種事？」

掏出一條手帕來，擦着眼淚，很快就將手帕濕透了。

捕頭郭泰上前審視着趙子高的傷情，說道：「盈盈，這是怎麽回事？好端端的趙老怎麽會被殺？」

趙盈盈聲淚俱下的道：「郭太叔，事情是這樣的，王大明謀財害命，在牡丹坡殺死錢員外，我爹叫他去自首，他不肯，兩個人發生爭執，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居然也給了我爹……一刀。郭叔叔，把他抓起來，馬上把他抓起來。」

王大明大聲爭辯，說道：「郭大叔，冤枉，冤枉啊，我沒有殺人，我誰也沒有殺！」

郭泰道：「盈盈，現在萬事莫如救人急，先將老爺子送醫最緊要。」

向門外招招手，立即走進四名捕快來，郭泰命其中二人去取門板抬人，對另二捕快說道：「將王大明給我看起來，封鎖客廳，不准移動任何東西，也不准任何人隨便離開，一切等我回來了以後再親自處理。」

兩名捕快恭身應「是」，另二人已將趙子高移置門板上，郭泰隨即護送着匆匆離去。

× × ×

趙家院子裏，王大明呆坐石階上，被一名捕快看守，老張與小三子分站二處，另一名捕快守在大門口，誰也不敢亂動。

趙盈盈仍坐在客廳裏，一直哭個不停，阿春說道：「小姐，午時已過，妳還沒有吃東西，我去叫陳嫂下一碗麵吧？」

搖搖頭，趙盈盈道：「家裏發生了這種事，那能吃得下去，倒是郭叔叔去這麽久了，怎麽還不回來，我爹的傷也不知道要不要緊？」

阿春朝門外一望，道：「小姐，妳看，郭大爺回來了，還帶着四五個人。」

話還沒有說完，郭泰已領着四名捕快，走進客廳來。

趙盈盈劈面就問：「郭大叔，我爹的傷怎麽樣？」

郭泰沉重的搖搖頭，道：「很嚴重，飛刀傷及心臟，正在急救中。」

趙盈盈急得眼淚又奪眶而出，道：「我爹在那兒？我要去陪他老人家。」

「不行，醫生再三交代，任何人都不可以去打攪。」

趙盈盈急得直跺脚，一疊聲的說：「這怎麽辦？怎麽辦呢？」

郭泰輕拍着她的肩膀，道：「盈盈，事到如今，急也沒有用，妳要堅強一點，好在牡丹坡上的命案已經查出一點頭緒來了。」

趙盈盈道：「眞的是錢員外？」

「一點不假，正是錢員外。」

「可有財物損失？」

「據錢家的人表示，被搶走黃金三百兩。」

「大明眞是鬼迷心竅，喪心病狂，怎麽會做出這種事來。」

捕快早已展開搜證的行動，其中一人忽然指着地上說道：「捕頭，你看這是什麽？」

郭泰走過去一看，只見地上有一個泥色的，約莫銅錢大小的汚漬，伸手輕輕一摸，便化作灰塵。

附近又陸續發現數處大小不一的汚漬，及一粒不知是何種植物的種子。

另外，在雪白的窗紙上，發現一個核桃那麽大的破洞。

證物實在太少，此外，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可疑的東西了。

郭泰將老張、王大明、小三子叫進廳裏來，道：「王大明，錢員外可是你殺害的？」

王大明矢口否認，道：「不是我，我沒有殺人，我根本沒有去過牡丹坡。」

「插在錢員外心口上的刀，明明是你的，你賴也賴不掉。」

「刀是我的，但絕對不是我殺的。」

「那究竟是誰幹的？」

「我不知道。」

「趙老身上的這一把刀，你又如何解釋？」

「也不是我，也不是我，刀是從我後面射過來的。」

趙盈盈勃然大怒道：「郭大叔，不要聽他胡說八道，我親眼看到他揚手打出飛刀，把他抓起來準沒有錯。」

王大明急得滿臉通紅，說道：「郭大叔，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話，刀的確來自身後。」

「身後？你說，當時你站在什麽地方？趙老又在那裏？」

王大明站在早先站着的地方，指着前面說：「當時岳父就立在桌子前面，我們相距約丈許遠，我的後面就是窗子。」

郭泰走上前去，從窗紙上的破洞向前瞄一瞄，道：「唔，如果說刀是從這裏射進來的，角度倒是差不多。」

取過飛刀，在破洞上試一下，大小亦頗脗合，郭泰以其辦案慣有的眼神，逼視着王大明，道：「可是，若說刀子的確是從身後射進來的，你爲何要抬手？」

「我……我……當時覺得有一個東西，打中我的手臂，就不由自主的抬起手來了。」

「打在那裏！誰老夫瞧瞧。」

王大明擧起小臂，郭泰仔細的察看一遍，却看不出若何顯而易見的傷痕來。

郭泰道：「姑且假定你的話是眞的，那麽，暗中下手的人又是誰？」

「可能是老張。」

「何以見得？」

「我追出去時，他正在窗外。」

「你看見他出手了？」

「沒有，所以我說可能。」

「大明，如果大叔我沒有記錯，你一共有三把飛刀，其中兩把怎麽會落在別人手中？」

「我不知道，可能是被人偷走了。」

「第三把刀呢？」

「若未被竊，應該還在小姪家裏。」

「好，我現在就叫人陪你去拿。」

一名捕快跟着王大明去後，郭泰的眸光又凝注在老張身上，沉聲說道：「老張，當時你的確在窗外，對不對？」

老張爽快的答道：「沒有錯，我是在窗外。」

「如此，那把飛刀是你的傑作囉？」

老張好大的火氣，根本沒將郭泰放在眼內，怒沖沖的說道：「郭捕頭，捉賊捉贓，捉姦捉雙，沒有眞憑實據，最好不要信口開河。」

郭捕頭辦案無數，什麽樣的人沒見過，亦未放在心上，繼續追問下去：「那你在外面幹什麽？」

「修剪花木，剪完東邊的，正要往西邊去剪。」

「可曾見到有別的人在外頭？」

「沒注意。」

「錢員外身上的那一把刀，是誰拔下來的？」

「我。」

「你不知道兇案現場，應該保持原狀嗎？」

「我因爲認識那把刀，所以才拔下來，當時並沒有想到那麽多。」

「刀是王大明的？」

「嗯。」

「那時候，錢員外已經死了？」

「身體都硬了，已氣絕多時。」

「他身邊是否有一個黃綾包袱？」

「什麽都沒有。」

「沒有你的事了，在案子未偵破前，要隨傳隨到，不可以隨便離開縣城。」

老張冷冷的「嗯」了一聲，站到一邊去，郭泰又將小三子叫過來，道：「現在該輪到你了。」

趙盈盈搶先說道：「郭大叔，小三子一點關係也扯不上，問他做什麽。」

郭泰一本正經的說道：「盈盈，在事實眞相未明之前，每一個人都有嫌疑，每一個人都要問，就連阿春，陳嫂也不能例外。」

阿春一聽連她也有嫌疑，臉都變了，郭泰開始審問小三子：「小三子，在牡丹坡時，你看到屍體沒有？」

一提到屍體，小三子就直發毛，道：「沒有，我可不敢看。」

「你在那裏？」

「和小姐在一起。」

「最先發現屍體的是誰？」

「是小姐與阿春，他們嚇得往回跑，我上去扶小姐，張爺爺去拔刀。」

郭捕頭的眼神，在趙盈盈、阿春、老張的臉上掃來掃去，道：「是這樣嗎？」

老張點點頭，趙盈盈與阿春同聲說道：「是這樣的。」

郭泰道：「小三子，在王大明揮刀，或者說外面有人動手時，你在那裏？」

「小的正奉老爺之命，正在赴縣衙請捕頭大人的途中。」

「如此說來，趙老挨刀子的時候，你不在現場？」

「是呀，根本不知道大廳裏也出了事，小的去衙門是爲了錢員外的命案，老爺說要郭大叔逮捕王公子。」

問完小三子，又開始問阿春，儘管郭泰是刑案老手，却始終理不出一個頭緒來，整個案情撲朔迷離，如墜入五里雲霧之中。

無可諱言，王大明的嫌疑最大。

老張的嫌疑也不小。

誰敢肯定不是小三子幹的。

阿春又何嘗能夠完全置身事外。

王大明回來了，郭泰立即追問：「找到沒有？」

「丟了。」

「你放在什麽地方？」

「收在抽屜裏。」

「是什麽時候掉的？」

「不知道，上一次從這裏回去以後，就沒有再玩過。」

「你能否肯定，三把刀是一個人偷的，還是兩個人？」

「我想應該是一個人幹的。」

「最近，誰去過你們家？」

「小三子，阿春、盈盈，都去過。」

「另外是否有陌生人，或者可疑的人去過？」

「好像沒有。」

老張突然插嘴道：「是嘛，那個窮地方，誰會去，那三把爛刀也應該沒有人偷才對。」

（下續期完）

巧改對聯答案：

上下聯各加添幾筆後改成：

父進士子進士父子進士

婆失夫媳失夫婆媳失夫

太空科幻激光爭霸戰　勞力士・文

妖女魔星

撒哈拉大沙漠的核心，發生從來未有的核爆，引起各國疑懼，美國特務卡龍，奉命偵查爆炸的眞相。千方百計，在漢堡找到妖女巴巴絲，跟魔星沙菲亞鬥智，從地球鬥上月球，終於功成而歸，他獨闖鬼門關，一個人跟四百多個機械人決鬥場面，驚心動魄！

躲在白石宮複壁偷窺

世界上有兩個大沙漠，一個大沙漠是「摩洛哥」，另外一個是「撒哈拉」，表面上看來，相差不遠，事實上撒哈拉沙漠比其他的凶險得多，它的面積較闊，沙層較厚，氣溫也炎熱得多，國境包住這一個大沙漠的國家是「阿爾及利亞」，很少人注意它，不過，撒哈拉沙漠是一個神秘的地方，沙漠核心直徑五百哩之內，從來沒有人到過，一向被視爲神的禁區，最近傳說在那個沙漠核心有人居住，因此之故，美國的海外情報局始終密切注意它，派出第一級的特務人員到那邊監視。

這個超級特務叫做「卡龍」，三十六歲，仍然渾身是勁，智勇雙全，因爲他對沙漠的高溫有特殊適應能力，美國聯邦統計調查局長胡佛派他到那邊去，並且只派一人，免得受人注意。

卡龍到了最後關頭，逼於拋擲核子手榴彈，把它拉開，向機械人拋過去。這是生死之戰，十分緊張。

他必須找個藉口去掩飾眞正的身份，索性以考古家姿態出現。他堅持一個很特殊的見解，認爲在撒哈拉沙漠的核心必有三幾個古墓。比較埃及帝王谷的皇陵更加古老，墓裏除了古物，還有金銀珠寶，即使他沒有很準確的羊皮地圖，仍要深入禁區搜索。

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是個傻瓜，有些人還把僞造的羊皮地圖高價賣給他，他有時收購，有時拒絕，即使他不買，仍是很客氣的婉辭謝絕，決不會措辭太過倔強，打擊對方的自尊心，因此之故，他的人緣很好。

他經常在阿爾及利亞邊境的「葛米爾鎮」出入，喝到爛醉，沒有人傷害他，也沒有人想打劫，當地土人已經把他看做朋友，此外，他似乎有力量令到官方的重要人物跟他交遊，那樣子使他提高地位，能夠在那麼落後而又危機四伏的國家站得穩，可眞不容易的事。

有一個晚上，他在鎮上的一間酒吧獨酌，喝了又喝，似醉非醉，突然有一個全身被陽光晒到像黑炭似的土人走近，說：「先生，聽說你想收購眞的羊皮地圖，同時收購秘密情報，是否屬實呢？」

「是的，你是否有一幅珍貴的羊皮地圖呢？抑或有些秘密情報想賣給我呢？」

「兩樣都有，不過，它並非很完整，故此它不值錢，假如你想要，我把它送給你好了，只要你請我喝一杯酒，我已經滿意。」

卡龍笑了笑，說：「好，你這樣爽快，我願意和你交朋友，你坐下來喝酒吧，你叫甚麼名字呢？」

「我叫阿木佳。」這個黑炭似的土人坐下來，舉杯一飲而盡。

「你的羊皮地圖帶來了沒有？」

「有！」他隨口說了一句，伸手入袋，拿出一卷充滿了皺摺的地圖來，攤開了它，叫卡龍看看。

卡龍說道：「它太過簡單了，不像是一幅地圖。」

機械人渾身是勁，武器新奇，可是，它只能貼身作戰，無法在遠距離交鋒，始終屈居下風。。

「你的眼光不弱，果然看得出來。我早已說過，它並非很完整的地圖，只是一座宮殿裏面的圖形，它叫做白石宮，這一幅地圖不能夠帮忙你得到巨額的財富，卻可以使你死裏逃生，你不妨就把它留下來吧。」

「我沒有意思再到白石宮去，因爲我已經到那邊去過三次，一無所獲。」

「你可能去第四次，因爲我向你提供最機密的情報，你非去不可。我打聽得到明天的深夜在該處必有一帮白種人集會，進行一項十分重大的陰謀，它跟全世界的安危有關，你留在阿爾及利亞的目的，就是想破獲那種陰謀，既然有了準確的情報，你應該走一次。」

卡龍聽了，暗吃一驚，沉住氣說：「假如我想偵查他們的活動，怎樣對付他們呢？」

「你單刀赴會！肯定你沒法對付他們的，你唯一的希望就是活着走回來，最好你在凌晨就動身到白石宮去，比較他們快一步，能夠在黎明之前抵達更好，假如你遲過中午然後到達，你根本沒法走進去了，因爲那時他們已經先到，很迅速的佈防！卡龍先生，你必須很愼重的考慮，相信我的話，你就依我的計劃去做，反之，你不相信，那就算了，我所知道只是這些，再也沒有甚麽可以奉告了，喝完這一杯，我就走開。」

「你是否阿爾及利亞的人呢？」

「是的，我的祖宗七代，都是在阿爾及利亞過活，故此我不想它在我的眼中消失。」

卡龍毅然說：「好的，阿木佳，我相信你，我一定去。」

那個黑炭似的傢伙，不再開口了，喝完了最後的一杯，他就飄然而行。

凡是幹特務工作的人，必須有強烈的判斷力，決定得很快，卡龍正是如此，憑着他超卓的判斷力，他認爲阿木佳可靠，不單是決心冒險到那邊去，還在凌晨三時啓程。

他準備三日的乾糧，另有手槍、佩刀、強光電筒，又有一根繩子繞在腰間，至於那一幅羊皮地圖，他也帶在身上。

白石宮是公元前二千年遺留下來的一座神秘建築物，並非埃及皇建築的，根本上撒哈拉距離埃及的首都開羅很遠，埃及的皇帝沒有理由在千哩過外的地區建築一座宮殿的，況且在開羅與阿爾及利亞當中，還有「利比亞」這個國家，更加不會把視綫投在那個地方了，最古怪的是這一點，白石宮十分壯觀，整座宮殿由白石築成，相信它花掉很長的時間以及人力物力才可以達到目的，沒有理由只是建築了一半，便即罷手，考古家想盡辦法也不能夠查悉那座建築物究竟是甚麽人建築起來，也不能夠獲悉它爲甚麽建築了一半就罷手，只是抓了三幾塊的白石送到倫敦化驗室去考證，知道它是距今三千九百多年的產物而已，換言之，它歷時靠近四千年。

宮內沒有祭台，可見它不是神廟，只是宮殿，由於年代悠久，外牆的白石被陽光和雨水所侵蝕，逐漸損害，有一部份石頭變成灰色了。宮內的所有建築物亦是用白石砌成，比較完整，色澤也潔白些，一般人都相信凡是古老的建築物都有殺人的機關留下，一個不當心，碰上了它，就會命喪黃泉，故此他們不敢走到那邊去，雖然它距離阿爾及利亞最遙遠的一個鎭不過七十哩。

對一般人來說，走夜路已經困難，何況是向着永恒寂寞而又可怖的一座建築物走過去呢？除了卡龍，恐怕沒有一個人斗胆冒險向命運挑戰。

卡龍在凌晨三時開始行走，那個地方並非沙漠，只是靠近沙漠而已，故此不必找駱駝帮忙。

卡龍覺得他就像是夢中行走一樣，一步又一步，始終是保持穩定的姿勢，以同一的速度向前行走，不快也不慢。

天色剛剛吐亮，他已經向東方走了一半的旅途，他坐下來吃些食物，還把他隨身携帶的水壺，倒一些水出來，喝了三幾口，然後動身，陽光很快就強大了許多，他打開那幅地圖看看，稍爲有些領悟，雖然有一部份他看不懂，他仍然有些了解，認爲那座宮殿在建築的初期早巳安排許多處複壁。

不管怎樣，他走了一半路，當然是把剩下來的一截路程也走完的了，上午十點鐘，他終於置身在白石宮的門外。

說得更淸楚，應該說他只是站在門上，因爲那座宮殿沒有木門或鐵門，只是張開了一個大口，他很容易就走進去。

他很快就看淸楚宮內沒有別人，有的只是他自己，他有足夠的時間去觀察宮中各處，以前他沒有羊皮地圖，只是隨便的走進去看看，那時他有了地圖，對宮內各處看得更爲深入，不覺心上一悚，原來宮內可以看得出來的地方只是十份之三，還有十份之七的地方是在宮中複壁之內的，另有一部份是地窟。

既然那幅羊皮地圖是眞品，不是假貨，那就反映出阿爾及利亞人阿木佳所講的話屬實，他加倍提高警惕。

突然，他聽到外邊有些沉重的脚步聲，好像有一堆人走進來，沉住氣透過少許的空隙，從秘洞之內，向外窺望，他看見十多人一湧而入，各人搬動一些古怪的機器，其中還有些科學儀器，見所未見。

不管那些人是否匪徒，他們必有一個科學家在內，他想到這一點，便即全身貫注去分辨那一個人是首腦，那一帮人當中，誰是科學家。

相當可惜，他沒法如願以償之前，他們已經移動脚步，走到另外一個地方，他沒法躲着偷窺。

那一大他始終躲起來，不單是不敢走到外邊去，甚至不敢在秘窟之內走動，免得外邊的人發覺他。

事實上他的確是很疲倦了，既然他沒法作出更加有利的活動，索性酣睡一會才算，想不到那一個睡眠使他睡到黑夜降臨，然後覺醒過來。

他不想再睡了，很想到外邊看看，不過，他是第一級的特務人才，懂得很淸楚，認定那帮人是有組織的集團，決不會胡亂的喝酒睡覺，一定有哨兵巡邏，假如他走出去，被人發覺，展開一場血戰，吃虧的人必然是他，此外，他還考慮到這一點，他此行只是想打聽那帮人在沙漠進行的

陰謀，胡亂走出去，即使他能夠戰勝對方，甚至把那一帮人殺個淸光，仍是沒用，因此之故，他逼於忍受寂寞，等候適當的時機，然後走開。

他看看腕錶，只是晚上九點鐘，距離天亮還很遙遠，他沒法坐着守候到天亮的，只好像老鼠似的到處走動，希望找到複壁當中透出一些光綫的小孔，把眼睛靠近，或者把耳朵貼上去，盡可能打聽得到更多的秘密。

他的工作不算白費，他發覺那些人並非一次走進來就算，一次又一次的搬運特殊品物，大部份是鋼鐵，不是一整塊的鐵器，而是一箱箱的鐵製零件，這是他在入夜不久的一段時間偷着得到的，夜色越深，他看得越多，原來那些鐵器零件互相配合，加上了很巧妙的裝置，就是一個機械人，加上了蓄電池，能夠行走，就像是活人一樣。

他終於找到一個結論，那帮人馬是含有邪惡意味的，進行一項陰謀，它跟撒哈拉沙漠有關，由於沙漠核心稱做神的禁地，那一處根本是氣溫高到華氏一百四十度，沒有一個活人能夠忍受，故此他們要派出一批機械人。

初時他只是知道那些機械人是很重要的角色，過了一天，他偷窺一批機械人開始出動，走向東方，即是說他們向核心地區行走，每四個機械人結合爲一組，合力扛起一個鐵箱來，料想鐵箱之內必有一些古怪的科學儀器，苦於不敢露臉，只好把它擺在心上。

他迷迷惘惘的想，忽然想到核彈方面，不覺心上一寒。

如果那些機械人把構成核彈的物質帶到神的禁區，然後引爆，對阿爾及利亞來說，那是一場大災難，必有盈千累萬的人喪生，他們好像這樣做，可是退一步想，「阿爾及利亞」沒有觸犯任何一個超級大國，他們本身沒有資格被人投擲核彈，如此推斷，不近情理，他終於沒有想下去。

事實上他的處境越來越加困難，沒有決定那些機械人進行甚麽活動之前，他先要活下去，他的大水壺以及乾糧只能夠維持三天，已經過去兩天了，很快他就吃光了食物，飲乾了食水，他想活下去，只有一個辦法，冒險走到外邊去，偷取他需要的東西，那樣做隨時惹下殺身之禍，他不能夠就此喪命，因爲他巳掌握了一種無人獲悉的秘密。

怎樣解決眼前的困難呢？這個問題，使他在心上打了一個結。

一聲巨响他拚命逃生

很快就渡過了三天，他仍是拿不穩主意怎樣解決食物和水的困難，整個環境巳經發生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巨變，突然聽到隆然一聲巨响，彷彿天崩地裂，他被巨大無比的震動力抛起來，又再跌下，整個暈倒。

他可能死去，相當奇怪，他只是震暈，身上沒有損傷，過了一段時間，他能夠覺醒過來，他暗自慶幸，就在這一瞬，他剛剛恢復知覺，立刻感到渾身灼熱，好像活在焗爐之內，空氣也是滾熱的，還冒着白烟，他片刻沒法忍受，逼於離開秘窟，發脚飛奔。

當時他發覺整座白石宮到處噴着熱氣，白霧瀰漫，沒法不逃走，只知走出沒有門的門口，比較安全，沒有考慮到他可能在宮內碰着敵人，後來，他疾走到戶外，鬆了一口氣，然後獲悉，他沿途沒有碰見任何人，也沒有碰見機械人，分明是所有人早巳全部撤離，包括機械人在內。

他明白了這一點，更加感到眼前的處境危機四伏，必須背着沙漠的核心走，那時漸近中午，到處都是熱騰騰，他走了一程之後，熱浪逼人，由於空氣過份的灼熱，他只覺得呼吸困難，張開了嘴巴，喘息不已。

他雖然是貼身打鬥的高手，槍法如神，碰上了這種環境，比噩夢還可怕，他就無所施其技，掙扎了一會，他的眼前一黑，就此倒下來。

他極有可能就此喪命，可是，他有了知覺的時候，張開眼睛看看，只是看見四邊白色的牆以及穿了白袍的看護小姐，他就略爲領悟，認爲眼前的一切，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是一間醫院，他仍然活在塵世，不自覺的苦笑起來。

過了一會，他無意中做出一些聲响來，看護小姐走近，欣然說：「你大概覺醒了，希望你能夠回答我的問題，證明你活着，如果你願意，請你點點頭。」

他眞的點了點頭。

看護小姐說：「我們是在沙漠邊緣把你救活的，那時你只是倒地昏迷，如果你沒有爆血管，不會終身癱瘓，你快些盡力講一句，說出你現時的感覺，你覺得身上有沒有甚麽地方是特別痛楚的？」

卡龍用盡氣力才可以說出一句：「我覺得全身痛楚。」

雖然語聲低微，看護小姐巳經十分滿意，大聲說：「雅醫生，他活過來了！」

被她稱做雅醫生的人還沒有走過來，他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說道：「看護小姐，我可以問問你嗎？我是否全身皮膚燒爛？」

「不，你只是給熱浪灼傷吧了，我們巳經給你敷上了藥膏，還注射了消炎的針藥。」

「多謝你們的帮忙，我並不急於見醫生，但是我却急於見見你們的院長，可以嗎？」

就在這時，雅醫生走近，她替他介紹之後，雅醫生反問一句：「你爲甚麽要見這間醫院的院長呢？」

「因爲我想透過院長，找阿爾及利亞的警官巴勒，他在總署工作，假如你能夠替我辦得到，不用求助於院長了。」

「好的，你先行靜養，我盡量設法替你找巴勒警官。」雅醫生走開了，看護小姐湊近一點，喜形於色，說：「先生，你能夠講這麽多句，而且講得如此淸楚，每一句都沒有說錯，恭喜你了，你必然脫離危險時期。」

聽了這句話，卡龍感到心上一震，原來他的傷勢相當嚴重，只是不覺察到，驟然被人提及，反而覺得虛弱，想坐起來也辦不到。

儘管如此，他仍然提起精神，說：「

我被強大的震動力拋起來，跟着空氣發燙，還有轟隆一聲巨响，恍如火山爆發，究竟發生過甚麽事情呢？」

「的確是發生過一些嚴重的意外事件，你的精力還未復元，多多休息吧，我不想和你交談，你的問題，還是留待警官到來你再問他吧。」

卡龍不再開口了，閉目養神。

在迷惘中躺了很久，有人喊他，跟着有一個南瓜似的闊臉孔浮現眼前，他很高興，說：「巴勒警官，你好嗎？」

「我沒有傷害，你首看其衝，在沙漠核心大爆炸附近留下來，竟然不死，可謂奇蹟。」

「是否核彈爆炸呢？」

「似乎不是核彈爆炸，因為你被它炸到整個飛起，只是全身灼痛，沒有被輻射綫傷害的跡象，故此我認為它並非核爆，照我看，它大概是由太空飛入地球的隕石造成。」

「聽你的說法，多數是你已經到過大爆炸的地點着過，然後有這種想法，你可否把受到爆炸的形象簡括地說出來呢？」

「可以，我接獲大爆炸的消息之後，使即走向發生爆炸的準確地點看看，抵達該處，已經有百多人圍住，不准閒人入內，我雖然是警官，仍是沒法入內的，因為我沒有警務處長頒發的許可證。事後我才知道，大爆炸發生之後，阿爾及利亞的科學館裏面，負責研究輻射的專家趕快走到現場，不准別人入內，預防那些人受到輻射綫的傷害，這是應有的措施，我沒有理由責備他們的，當日我無法走近現場，所見所聞，只是如此，翌日我才有機會親自走到大爆炸的沙漠核心看着，那個地方深達三十呎過外，它是圓形的，直徑有二百三十呎，即使炸了一整天過外，仍有少許的烟冒升，最重要的是這一點，沙丘本來沒有鋼鐵，爆炸之後，竟有鐵沙出現，並非鋼鐵鑄成的砂，而是鋼鐵跟沙混合在一起，變成新的物質，每一粒鐵沙有如孩子玩的波子遊戲那麽粗，除了說它是太空闖入地球的隕石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解釋了，不過，我不是太空專家，這種猜想，只是我個人的觀感而已，還有一點，被爆炸的沙坑已經燒焦，沙坑之外，另外一些沙丘，也有多少焦痕，可以想像到當時炸力怎樣的強大。」

卡龍說：「沙漠核心地區，一向炎熱如火，你怎樣走進去呢？」

「普通人絕對沒法走進去，我們是警官，那又不同，我有兩個警員作伴，兩人走在前面，不斷的拋擲乾冰，使我們就快踏脚上去的一截路升起來的熱氣減少，我就可以走近，即使如此，我仍是無法久留，因為氣溫降到盡仍然有華氏表一百一十度。」

說得太多了，巴勒警官忽然閉嘴，作短暫的休息。

卡龍說：「警官，你是自己人，我想向你提出兩個要求，你必須傾全力帮忙。首先我想知道現時我的健康是否復元，能否乘搭飛機，即使我被人抬上飛機也不要緊，只要我捱得起，不會喪命，已經滿意，第二個請求，就是由你打長途電話向美國海外情報局報告，叫他們趕快派一架救傷用的飛機到這個地方，把我送到最近的美國空軍基地，你必須有高度判斷力去判斷此事，假如醫生認為我沒法移動，那又當別論。」

巴勒警官按月支薪，拿美國海外情報局的錢，故此他聽了卡龍的話，有如接受命令，趕快照做。

一個鐘頭之後，他回到病床前面，說：「卡龍先生，你的兩個要求已經辦妥，美軍專用的救傷機立刻飛來，你可以在兩小時之內登機，不過，醫生向你提出一項警告，在一週之內，你只能躺在床上，絕對不宜於落床走動，否則，你一旦滑倒，很沉重的跌了一跤，可能因此跌斷了許多條骨，因為你的骨頭被高熱灼傷，已經發軟，三幾天之內仍然缺少支持力。」

卡龍向他道謝。

過了一會，巴勒警官告辭，一切依照已經決定的原則去做，兩小時又十五分鐘，果然有一架美國軍用的救傷機降落「阿爾及利亞」機場，把他帶走。

他在一個空軍基地休養，兼且接受最佳的治療，旬日後，被人護送到機場，飛往華盛頓，那時他已經可以走動如常了，他被迎入太空總署，跟署長卡拉摩西在機密室交談，第一句就說：「這是一個巧妙的局勢，企圖驚世駭俗，在非洲製造恐怖的流血事件，其中有一部份秘密，我稍為知情，相信它很有價值，給你作出準確的判斷，故此我急急忙忙走回來。」

跟着他把當時發生的情況及巴勒警官所講的一切，作出一個比較，然後把更加重要的一種特殊現象講出來，很凝重的說：「這一次龐大的爆炸聲，雖然把一百哩之外的人震倒，包括我在內，却沒有把受害的人震死，不足為懼，使我覺得可怕的還是那些機械人，他們彷彿是有生命的東西，任由一個人支配，搬運炸藥，在沙漠核心炸毀，他們也全部炸到變成粉末，如果他們代替了士兵，在戰場出擊，倒是一枝勁旅，一百個機械人比較一千個士兵更兇，此外我還有另外一種想法，如果機械人可怕，製造機械人的傢伙更加可怕！」

卡龍苦心研究機械人

「你有沒有着見過他呢？」

「雖然我不知道他是誰，可是，我對他有很深刻的印象，假如我有機會跟他碰頭，一定可以把他抓出來。」

「你以為他是被你躲着偷窺看到的白種人當中的一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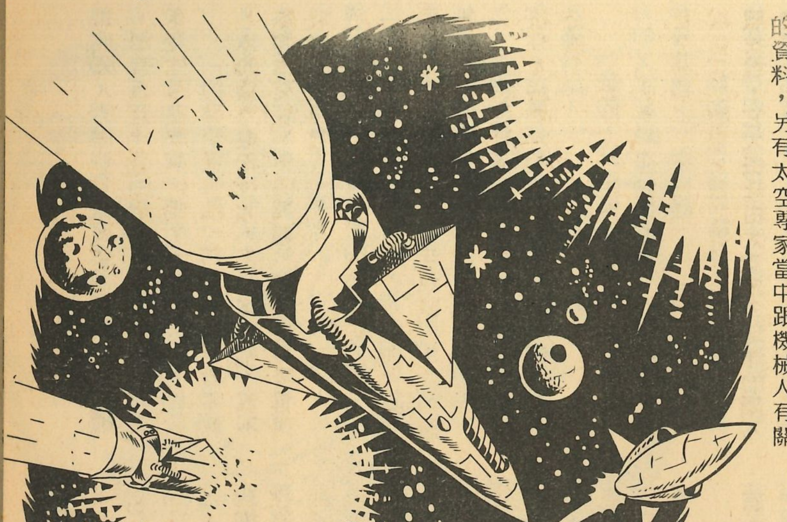
「是的，因為他除了指揮機械人之外，還指揮所有活着的人。」

「為甚麽你看得那麽清楚呢？」

「因為有幾次他坐在椅上，我就躲在那張椅後面的牆洞向外偷窺，對他的舉動看得一清二楚。」

「他的臉型體態有何種特徵呢？」

「他大約是五十多歲，人老了，整個脊椎骨有些乾縮，故此整體縮細，看來也矮了些，我覺得他正是一般人說的小老頭那麽古怪，特別是上下唇片，乾縮兼有皺紋，下頷特別尖，加強使人看了覺得他是小老頭，一雙眼的目光凌厲，可見他是狡猾而又殘酷，我還覺得他是好色之徒，這



卡龍跟妖女巴巴絲乘坐飛行物體飛往月球，向機械人討取寶石，凶多吉少。

種人不配做科學家，偏是那麽古怪，他能夠指揮機械人。」

說到這裏，卡龍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沉住氣說：「署長，我直覺到這件事情必然跟機械人有關係，如果你收藏了當今的機械人集體行動，由一個人支配，那個人符合我的描述的小老頭，他就是這一次沙漠禁區大爆炸的首腦，這一條綫索十分重要，希望你辦得到！」

「好的，我接納你的請求，立刻進行！」太空署長卡拉摩亞說完，叫人把他帶到有關太空科技的檔案存查部，開門帶他入內，細心研究牆壁的掛圖以及電腦收藏的資料，另有太空專家當中跟機械人有關的照片供應。

署長卡拉摩亞有別的事情要做，不能夠跟他同行了，他有足夠的時間在「機械人資料存查部」細心欣賞。

只是看了一會，他已經覺得增益不少，他早就懷疑機械人有特殊的用途了，果然不出所料，在資料室內顯示，機械人有三個特殊用途，第一，它可以代替戰士，第二，它可以代替任何工廠之內的技工，比較活人更加有用，因為它不吃東西，不拿薪水，發生危險的時候，斷手斷脚，很快駁回，且又可以每天連續做二十二個鐘頭的工作，沒有一種技工比得上它。

另一方面，它還有特殊的用途，可以在月球上面担任人類能夠做的工作，只要科學家利用陽光，把它變成電流，就能夠使機械人在月球上面不斷的工作，只是留下三幾個活人指揮它，已經夠了。

那些資料還以照片的方式顯示最適合在月球上面指揮機械人的專家，一共有五個人，每一個專家的照片和重要的遭遇都很清楚的有所紀錄，只要他按動另外一個電腦的機件，便即可以看到。

他一團高興的看，當然是繼續欣賞電腦所顯示的各種資料，他看到那些專家當中，第三個人的照片和履歷，大吃一驚，因為此人正是他躲在白石宮的複壁向外偷窺時所看見的小老頭「沙菲亞」。

這個小老頭本來是沒有那麽萎縮的，一來他過份絞腦汁去設計跟機械人有關的工作，用腦過度，頭部太過沉重，整體受壓，脊椎骨節節萎縮，故此他的高度寸寸縮短，二來他過份縱慾，賺來的錢全部花在酒色上面，以致形貌乾瘦，只是五十歲多些，看來已經是小老頭。

此外，那一頁電腦還有些關於「沙菲亞」的生活夢痕，有所報道，每一句都是很珍貴的，卡龍已經密切注意他，當然是很有興緻的按動電腦，逐頁閱讀。

他目問無法猜得到那個貌不驚人的小老頭，竟然出手闊綽，曾經在德國的「漢堡」城內飲酒玩女人，一夜之間，揮霍三萬美元之巨，一萬美元買一瓶二百年的舊酒，另外兩萬美元玩兩個美女，就此花掉三萬美元。

那些錢是他替德國大馬戲團製造三個空中飛人的機械人的酬金，他煞是厲害，居然替該馬戲團製造三個空中飛人的臉孔，兩男一女，加上了美妙的體型，然後在三個人站在高處做出驚人的空中飛人表演之後，換上了它，最後，再由那些機械人做出更加驚險的飛人表演之後，回到原處，由眞人替換它，它立刻藏在黑色的帳幕之內。

那些機械人做出各種危險到絕頂的表演之際，地下沒有安全網，因為它受到磁力控制，即使失手，也不會跌在地上，露出馬脚，德國大馬戲團譽滿全球，與此有關。

那一頁電腦資料最後的幾句，如此報道：「沙菲亞行踪無定，不容易找他，想找他的話，最可靠的是找到該馬戲團身懷絕技的妖女「巴巴絲」，她有一雙大眼睛，嘴唇很厚，已經是三十多歲，還透着青春氣息，她懂得拋擲飛刀，馴獸，表演魔術，有時她還表演繩上人的絕技，抓住一條繩子作出許多種驚險百出的翻騰姿勢，兼且有本領走鋼綫，她是那個馬戲團的台柱之一，只有她一個懂得古怪的「沙菲亞」隱居在甚麽地方。

看完了那一份資料，卡龍已經心裏有數，他打電話給署長「卡沙摩亞」，自稱他對這一宗奇異的大爆炸已經找到一些寶貫的綫索，約好了深夜再晤。

兩人在午夜之前的一段時間晤談，地點是太空總署的機密室，卡龍很興奮的對署長說：「我已經找到小老頭的來龍去脈了，他叫做沙菲亞，係歐洲一個很有名氣的機械人專家，能夠製造各式各樣的機械人，跟眞人相似，索價很昂，五年前他曾經在德國漢堡城飲酒玩女人，一夜之間揮霍三萬美元，顯然他的經濟能力十分充裕，他一定有些富翁在幕後撐腰，打算由他大量製造機械人，幹一番事業，你是否同意我的論調呢？」

「我當然同意，此外，我還想把關於小老頭沙菲亞的眞相揭露，他並非德國人或法國人，是一個擁有七國血統的混血兒，故此他完全沒有國家觀念，沒有變成第一流的機械人專家之前，他是很有名氣的

整容師，兼且負責替殯儀館工作，這種職業使他產生不正常的變態心理，特別是性變態，更加嚴重，他很喜歡抓住高貴的美女，把她折磨至死，三次入獄，他越來越加孤獨了，近年他變成了隱士，認識他的人把他看做魔星，他沒有愛情觀念，也沒有友情，所有男人和女人，只有一個人是他最信任的，是個奇異的妖女，叫做「巴巴絲」，她也是混血女郎，跟他剛好是一對，如果他倆不是年齡上有了距離，或者他倆有些家室的觀念，他倆早巳結婚，可是，他倆始終沒有結婚的打算，一直拖到現在，如果你想懂得更多，應該到德國的漢堡找她。」

「是的，我也知道有這個人，電腦上面的文字紀錄也有她的資料，我想盡快到那邊找她。」卡龍說。

「好的，你隨時動身，你出動的經費由海外情報局支付，如果你沒有露出本來面目，你是很安全的，因爲你一向留在阿爾及利亞，凡是在漢堡活動的人，做夢也不會跑到非洲阿爾及利亞的，故此我認爲你不會被人暗算。

「太空署長太空總署的電腦資料很是齊全，你想找甚麽資料，隨時用長途電話查詢，你此行的任務只是調查阿爾及利亞沙漠核心大爆炸的眞相，別的事情不必插手，如果你發覺有一個集團進行甚麽陰謀，切勿輕舉妄動，企圖用一個人的力量破壞它，明白嗎？」

「是的，我完全明白，現時我想告退了。」

卡龍說完，站起來告辭。

妖女巴巴絲突然露臉

漢堡是戰後西德第二個大城，它的工商業極度發展，僅次於西柏林，不過，色慾的享受以及大餐廳又或巨型的酒吧，它却是第一流的，有許多遊客寧願到漢堡去不到西柏林，確有道理，當年德國大馬戲團就是在漢堡郊外組織起來的，隨後在世界各大都市輪迴演出，故此卡龍想打聽妖女巴巴絲，也是君從這個地方着手。

卡龍根本上就是肌肉相當發達的，看來有如體育家，甚至可以冒充馬戲團的藝員，此外，他的皮膚長期暴露在陽光之下，看來似乎很有吸引力，儘管他巳經是三十六歲，仍是有吸力的，因此之故，他在漢堡的酒吧露臉很受歡迎。

他先在酒店住下來，然後向侍役打聽甚麽地方有酒飲也有細房間賭博，如同電影鏡頭一樣，然後依照侍役的指點去做。

他走到「愛神酒吧」喝酒，略有醉意，伸手打個招呼，侍役走近，他付給小賬之外，多付美金兩塊錢，說：「我想玩二十一點，你可否指示給我呢？」

「這間酒吧的後進，巳經有一個賭局，大小由人，玩二十一點，另外一個細房更加熱鬧，賭十三張，那些賭徒都是街坊，很正派的，担保沒有老千混跡，你可以放心落注。」

「好極了，輸贏不要緊，我只是想散悶氣。」卡龍說完，昂然走進侍役說的細房間去。

他只是玩玩就算，時間不長，此外，他投下賭注並非很大，但却經常找人交談，就像是記者哪歷喜歡打聽別人的私事。

三天過去了，第四天的晚上，他照常喝酒，也照常的參加賭局。

他巳經跟那個地方經常露臉的人混熟，特別是最初交談的侍役「阿東」。

他快要離開酒吧的時候，「阿東」忽然湊近，說：「你別走得太遠，我很快就追上來，有話對你說。」

他會意，緩步走出戶外，佯作欣賞每一間商店的橱窗之內放置的商品，越走越慢，甚至站着看。

阿東忽然露臉，說：「卡龍先生，我們一邊走一邊談好不好？」

「好！」

「卡龍先生，我發覺你參加賭局，只是隨意落注，輸贏並不關心，看來你不是爲了喝酒賭博而來，你好像想打聽一個女人的下落，是也不是呢？」

卡龍愕然，站定脚步說：「你爲甚麽這樣估計呢？」

「也許我對你估計錯誤，通常而論，我的估計是很準確的，凡是一個中年人，走進漢堡，企圖打聽甚麽人，必然是打聽一個失落了很久的女人，你別忘記，漢堡是失落靈魂的女人的總滙，如果我沒有猜錯，可能替你效力，因爲我十多年在這個大城工作，由我出頭，替你找一個有特色的女人，總是比你略勝一籌的。」

「好，先行向你道謝，再談其他，我給你一百美金，希望你替我打聽一個女人的下落，她的芳名叫做巴巴絲，綽號妖女，以前是馬戲團的皇后，那個馬戲團就叫做德國馬戲團。」

「阿東」很高興的走開。

他以爲，阿東必然傾全力替他效力，怎料翌日的晚上，他再到「愛神酒吧」的喝酒，阿東就湊近，說：「卡龍先生，希望你放棄了找她的主意，保專自己的性命，盡快離開漢堡。」

阿東只是低聲說了這麽短的一句，便即緩步走開。

卡龍沒法可想，只好放下酒杯，付賬走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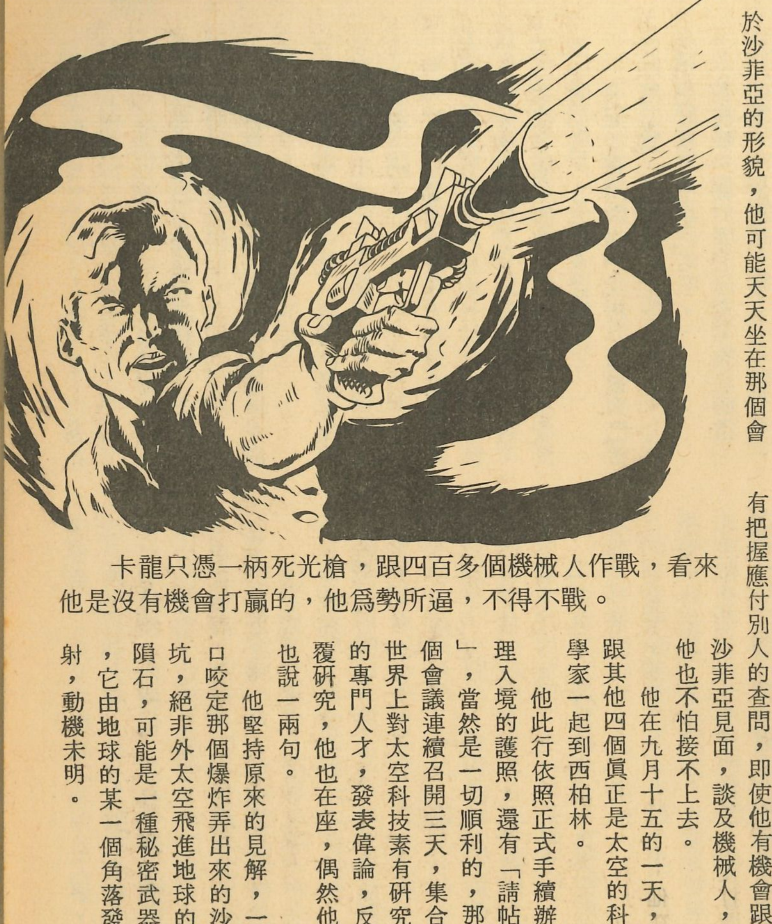
他在半個月內，分別從酒吧，桌球室以及秘密賭枱，借故結交一些朋友，拜托他們找「巴巴絲」，並且先付一百美元，得到的只是這一句，叫他罷手。

假如只有一個侍役這樣子跟他交談，他有理由懷疑對方企圖吃掉一百美元，故意說些恐嚇意味的話，可是，五個不同角度的低級人物，俱是這樣說，那就不同了，他認爲妖女巴巴絲極有可能在黑帮裏面有很大的潛勢力，比較她做馬戲團皇后那一段時間更加出色，沒有人斗胆惹她，既然他孤掌難鳴，希望找到一些助力，他索性把他努力調查失敗的經過情形在長途電話之內報告太空總署，並且向署長請示。

署長卡沙摩亞說：「我有更新的任務委托給你，別獃在漢堡了，盡快返美晤談吧。」

根本上任何一種秘密都不能够在電話交談的，雙方都懂得這個原因，卡龍就不再談了，掛斷了電話，便即依照署長所說的話去做，翌日搭航機回到華盛頓。

見面後，署長跟他密談，說：「既然



卡龍只憑一柄死光槍，跟四百多個機械人作戰，看來他是沒有機會打贏的，他爲勢所逼，不得不戰。

妖女巴巴絲的勢力仍很龐大，你找到她也是沒用的，甚至可以說是自投羅網。你應該明白這一點，你之所以找她，無非想透過她找尋小老頭沙非亞的下落，現時有一條捷徑你有機會跟沙非亞接近，更加用不着找她了，這個月的十五日，在西柏林的太空館內，召開一個盛大的太空科學家集會，討論非洲大爆炸事件，巳經有帖邀請我們派人列席，我們是大國，打算派出五個人參加，你是其中的一個，在這十天之內，你可以盡量研究機械人的品質，到時列席，你是機械人專家，不能够對這方面的知識茫無所知，更重要的是盡量吸收關於沙非亞的形貌，他可能天天坐在那個會場之內，也有可能是偶然走進去看看，一閃而過，爲了預防他一閃而過，你必須對他有些印象。」

「哦！我明白了，立刻依照你的吩咐去做。」

卡龍很恭敬的說。

在那幾天之內，卡龍把全部時間放在機械人的身上，透過太空總署的帮忙，他不單是在機械人資料貯藏庫不分晝夜的研究，有空的時候定眼凝視沙非亞的照片，還到華盛頓境內所有利用機械人的工廠參觀，越是懂得多，他越加對機械人發生興趣，旬日後，他奉命出動，自己也覺得很有把握應付別人的查問，即使他有機會跟沙非亞見面，談及機械人，他也不怕接不上去。

他在九月十五的一天，跟其他四個眞正是太空的科學家一起到西柏林。

他此行依照正式手續辦理入境的護照，還有「請帖」，當然是一切順利的，那個會議連續召開三天，集合世界上對太空科技素有研究的專門人才，發表偉論，反覆研究，他也在座，偶然他也說一兩句。

他堅持原來的見解，一口咬定那個爆炸弄出來的沙坑，絕非外太空飛進地球的隕石，可能是一種秘密武器，它由地球的某一個角落發射，動機未明。

由於那個集會瀰漫着神秘氣氛，每一個科學家所發表的偉論不同，那個會議到了最後的一天，仍是沒有結論，宣佈散會之後，伴他同行的幾個科學家巳經返國，他仍是單獨留在西柏林。

他這樣做當然得到太空總署的署長卡沙摩亞同意，可是，在他這方面來說，却是沒有固定目標的，「沙菲亞」始終沒有露臉，他有點掃興，却又無可奈何。

他的腦海中逐漸忘記妖女巴巴絲了，他從電影院走出來，忽然有一個女人的語聲叫他留步，問他可否打開雨傘遮她走過對面的行人路，她的形貌竟然跟巴巴絲逼肖。

他有些驚愕，很快就把不穩定的情緒克服了，他打開雨傘，遮住她走過馬路，緩緩的說：「如果我沒有記錯，你一定是巴巴絲小姐！」

她稍爲吃驚，說：「我正是巴巴絲！不過，世界上同姓同名的女人很多，你可能弄錯，因爲我覺得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你記憶中的巴巴絲究竟是怎樣子的？」

「她是馬戲皇后，懂得玩魔術，抛飛刀，踏鋼綫，多才多藝，從未失手！」

她心上一震，說：「你是誰？」

「我叫卡龍，一向研究機械人。」他不敢說自己是馬戲團的藝員，免得多生枝節。

她對他更加發生興趣了，說：「卡龍先生，今晚碰着你，再巧也沒有，我不妨很坦白的對你說知，我正是你說的巴巴絲！我的家裏有一個機械人，做僕人的工作，能够煮咖啡、掃地、斟茶，很是有趣，最近它忽然沒法走動，看來它可能是患病了，難得碰上了你，說不定你有本領把它醫好，你可否抽點時間同返舍下一敍，順便看看它？」

卡龍聽了，正中下懷，趕快點頭。

卡龍被逼飛往月球

過了一會，兩人就在一座小別墅之內，坐着喝咖啡。

她把卡龍帶到後進的一個雜物房間，請他看看機械人，嘴上很輕鬆的說：「人有時患病，想不到機械人也會患病，聽說機械人患病多數是它的內部電路有些地方發生糾紛，纏在一起，把它分開，即時恢復健康，是也不是呢？」

「我替它診視，很快就有答案，你有沒有檢查電路的測電器呢？」

「有的。」她很快走出去，再走回來的時候，把測電器送上。

「我還需要蓄電池。」

「我有這種東西。」

她送上蓄電池之外，還把一個工具箱送來，有些鉗子，也有長長的錐。

卡龍運用他在十日之內學習得來的知識，融會貫通，想盡辦法診症，果然順利，不過半個鐘頭，便即使那個五呎高的機械人恢復健康，行走如常。

她喜出望外，說：「卡龍先生，你眞是了不起，在我這方面看，你簡直可以媲美沙菲亞，你有沒有聽見過這個人的名字呢？」

「他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機械人專家

，我怎能跟他相比呢？你提及他，可見你跟他有點交情了，是也不是呢？」

「談不上深交，不過，剛才你診視的機械人是他送的，作爲聖誕禮物，故此我看見機械人就想起他。」

「我很想見見他，你能不能替我介紹呢？」

「我很樂意這樣做，現時已經夜深了，明天再談此事吧，你看來似是遊客，住在甚麼地方呢？」

「我不是普通的遊客，我是代表美國太空科學家到西柏林參加一個會議的，散會之後，他們走光了，只是剩下我一個，暫時我沒有固定的地方歇宿，甚至沒有找到一間酒店。」他故意這樣說。

「假如你不嫌棄，我想介紹你到巴格林路第三號，那間酒店十分精緻。」

「好極了，我們走吧。」

她噗嗤一聲的嬌笑起來，臉泛紅霞，目光如電，十分誘惑，說：「卡龍先生，你現時已經置身在這間酒店之內。」

「眞的？再好也沒有，我不單是感謝你盛意拳拳的欵待，還感謝你介紹機械人這一行最偉大的導師跟我認識，我除了由衷的感謝你之外，還想跟你喝一杯酒，你可以賞臉伴飲嗎？」

「凡是酒店，必然有酒，我這一間不掛招牌的酒店，亦無例外，你跟我回到小花廳小酌談心好嗎？」

「好極了，你越來越加可愛。」

孤男寡女，聚在一起，杯酒動春心，秋夜變春宵。卡龍就單刀赴會，天不怕，地不怕，以爲妖女巴巴絲不會傷害他，太過樂觀了，只是在酣戰之後倦極入夢，覺醒之際，形勢大變，沒有人躺在他的身邊，房中放置的細梳化，却有一個人密密不停的抽雪茄，這像伙好像有點臉熟，禿頂，身型矮細，定神一望，竟然是魔星沙非亞，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翻身坐起來。

他看見對方的手上沒有武器，看來不像是蓄意挑戰，他備戰的念頭也鬆懈了些，勉強露出笑容，說：「你可能是沙非亞先生了，有機會跟你碰頭，眞是高興！」

小老頭向他盯了一眼，說：「巴巴絲對我說知，你醫好了她的機械人，是美國一個很成功的科學家，專心研究機械，對太空有很深的造詣，是也不是呢？」

「你對我太過看得起了，我實在所知有限。」卡龍說時，走下床來。

小老頭沙非亞說：「卡龍先生，這是你唯一的生路，不必謙虛！我還是很坦白的告訴你吧，你是美國的特務，此行蓄意破壞我的計劃，我有理由把你殺掉，我之所以饒恕你，只是憐才，現時懂得製造機械人而且是年輕的一輩，非常之少，因此我不想殺你，反而搧動你脫離美國情報局，我不知道你使用那種方法去擺脫情報局的束縛，我所知的是這一點，有了大錢甚麼事情都可以幹得出來，我答應你，如果你跟我合作，代表我到月球去，把我放在那個地方的鑽石以及寶石帶回來，我把十份之一分給你，照我看，總數起碼十億美元之巨。不過，先決的原則仍是要看清楚你在機械人這方面是否有眞正的認識。」

「假如我不答應，你怎樣對付我呢？」卡龍冷然說。

「很簡單，你喝了化骨湯，骨頭逐漸變軟，如果我沒有給你吃解藥，你寸步難移，你有甚麼資格跟我打架？」

卡龍不信，他想走過去揮拳作狀，擺出打架的姿勢去恐嚇對方，可是，小老頭沙非亞所講的話竟然兌現，他眞的寸步難移，勉強走了三步，仍是倒下來。

沙非亞哈哈大笑。

只是短短的一瞬，卡龍就知道自己鬥不過他，逼於屈服，說：「沙非亞先生，你眞是厲害！」

「別叫我做先生，叫我做魔星好了，所有人都是這樣稱呼我的，你站起來之後，坐在椅上，接受我的盤問。」

卡龍掙扎着站起，坐下，就像是中學生闖過大考這一關似的，接受對方盤問。

沙非亞不客氣，眞的擺出一副老師的姿態，向他提出許多個問題，最後，點了點頭，說：「我願意收留你，不再磨折你了，希望你原諒我太過苛刻，事實上我是逼於無奈，因爲你此行並非走到月球檢取一些月球石，而是替機械人醫病，假如你沒法醫治它，徒然送死，我也失去價值十億美元的鑽石和寶石。」

「我逐漸明白你的境況了，當然我不會埋怨你，我想提出一些問題，請你回答，可以嗎？」

「好，任何問題，我都可以回答。」

「我首先想知道的是，我們沒有人知道你派出火箭，登陸月球，並且帶了大批機械人，這件事情是那一年發生的？何以沒有人測驗得到月球上面有這種變化？」

「此事在十年前發生，有一個國際財團聘請我跟科學家雷克合作，由他製造一種能夠逃過人造衞星雷達網的飛行物體，飛往月球，我負責製造機械人，分批送達，在月球上面工作的機械人共有四百四十個，他們不吃食物，毋需氧氣，只靠電力供應，月球上面裝置了吸收陽光變成電力的太陽電池，不必理會，它也可以生存，目的是掘取鑽石以及貓眼石之類的東西，不過，它是機械人，不懂得分辨寶石或鑽石的優劣，故此需要我每隔三四年派人到月球上面選擇，把最好的貨色帶回來。」

「你應該派巴巴絲小姐去。」

「在我這方面說，她很有用，不想她冒這個險，故此我寧願她做飛行物體的駕員駛，它降落月球之後，她仍然留在機上，隨時起飛。你就是我派出去跟機械人打交情的人。」

「萬一那些機械人對我以及對巴巴絲小姐不利，怎樣辦呢？」

「設法毀滅它。」

「只憑我一個人的力量，怎能鬥得過四百多個機械人呢？」

「不，你此行携帶三幾個核子炸彈，它的外型跟手榴彈相同，一經爆炸，它就把所有鐵器熔解，你跟巴巴絲的身上沒有半點鋼鐵，不怕熔化，機械人則全部化爲烏有，變成鐵沙，就像是阿爾及利亞撒哈拉沙漠核心發生的大爆炸一樣。」

「原來那一次爆炸是你做的，目的是試驗那種核子手榴彈爆炸之後能否把機械人毀滅。」

「是的，必要時我會施展這一招。」

「機械人是你製造的，它在月球工作

，你捨得毀滅它嗎？」

沙非亞說：「我是逼於這樣做的，由我製造的機械人與別不同，它是有思想的，當它逐漸成熟之後，它就想永遠霸佔月球，它認爲人類的生命短促，遲早必死，機械人永不會死，故此它不歡迎從地球走上去的人，我不妨對你說知，我派上去討取鑽石的人，前後三次全部被殺！你必須懂得，我的幕後人是一個巨大的財團，他們認爲機械人太過放肆，可能有一天，反過來向地球進攻，故此必要時寧願把它毀滅，寧願造過另外一批完全沒有思想的機械人，再到月球去！」

「好的，你給我這個任命是很偉大的，且又跟美國無損，我必然盡力而爲，請你解除我的軟骨症！」

「好的！解藥在巴巴絲小姐那邊，你可以找她，她現時在園中散步，還有一點，三日內起飛，希望你準備一切！」

對卡龍來說，這件事有如噩夢，他的好奇心以及冒險的性格比甚麼都强，不單是決心冒險到月球去，還有另外一個主意，藏在心坎的最深處，半句話也不洩漏。

卡龍在巴巴絲小姐那邊取到解藥，吃了它，不過一小時，藥力發作，恢復正常的健康，有如生龍活虎，他喜出望外，連忙擺出大情人的姿態去感動她。

到了原定的時間，沙非亞先用細小的航機把他和巴巴絲帶到太平洋一個荒島，然後起飛，在那件飛行物體之內，沒有別人，只有他們兩個，由她負責駕駛。

他倆飛出地球上空的大氣層，飛往月球，十分順利，他的手上只有兩種武器，一種是死光槍，另外一種是核子手榴彈，機械人雖然戰鬥力很强，因爲它只能貼身作戰，無法在遠距離交手，故此卡龍就佔了上風，可是他向它討取珍貴的寶石或鑽石時，它突然襲擊，他逼不得已扳動槍機，殺了幾個機械人，因此變成戰爭狀態。

百多個機械人包圍飛行物體的時候，卡龍認爲局面不可收拾，把心一橫，拿出核子手榴彈來向它拋擲，隨即發脚飛奔。

因爲月球上面缺少空氣，物體拋上空中，降落得很慢，他可以在它落地之前飛奔到飛行物體那邊，跳入機艙，關上了門，不會遭遇到它爆炸所發生的火光以及高溫傷害，果然不出所料，大爆炸發生，一片火海，把機械人燒熔，跟沙石結合，不再存在，四百四十個機械人，毀於一旦，它掘取的珍貴寶石也化爲烏有，變成鐵與石結合的鋼沙。

此行宣告失敗，不過兩個人却檢回性命，仍是不幸中的大幸，飛行物體起飛之後，卡龍很鄭重的對她說：「我們沒法把珍貴品物帶回來，反而毀滅了全部機械人，沙非亞一定勃然大怒，你或者可以生存，我却難逃一死，如果你愛我，索性把飛行物體在關島的美國空軍基地降落，我保證你不會受到任何一種判罪！」

愛情能够令到妖女感動，她依計行事，終於安全降落。此後她永遠脫離魔星沙非亞的威脅，眞的跟卡龍結婚。

卡龍立了大功，查出沙漠大爆炸的秘密，升了級，此後帥在太空總署任職，一生不會派到海外工作，免得魔星沙非亞找他算賬。

（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衣青年齊雲飛協助崔顥——韓鐵衣將馬進捉囘，代押運的珠寶得而復失，安全到達目的地。崔顥又折囘揚州城，到瘦西湖石舫上飲酒，邂逅遇見了齊雲飛，劉頌德、鄭學禮、周漢山，他們都是江湖上一等高手，自己却不將眞姓名告知他們，大家都是少年氣盛，風華正茂，這四位公約崔顥去怡香院，崔顥不想去，還勸齊雲飛要尊重柳擷紅的愛意，不要尋花宿柳，二人口角爭持起來，崔顥先動武，齊雲飛擊敗崔顥，才知他是風雷刀韓鐵衣，他羞愧離去，囘到小客棧又被賊人暗算受傷，齊雲飛再次拔刀相助，爲他療傷，告知他帶柳擷紅來探望……

胡姬（三）

齊雲飛傳奇

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依言去暗殺　謠傳死富豪



　聽聲音，柳擷紅與齊雲飛已至門外，要想躲避已來不及了，韓鐵衣只得站立着，舉着酒瓶，仍裝作飲酒的樣子。

　門口人影一閃，只見齊雲飛仍是一身白衣，神情愉快地陪着一位綠衣少女走了進來。

　那少女身裁不高不低，苗條有緻，臉上掛着一方綠紗，只露出眉與眼，額前一排劉海，透着幾分活潑，裙底下露出一對鵝黃色的劍靴，綠衣綠裙綠披風，雖然很淡，但仍使人疑在春天。

　這正是韓鐵衣夢寐欲見的麗人柳三小姐柳擷紅，年餘不見，再驟眼見之，韓鐵衣沒有驚喜，甚至沒有感覺，只知魂魄在這刹那，好像已脫竅而去。

　齊雲飛哈哈一笑。「韓兄，小弟沒騙你吧，擷紅這不是來了？」

　柳三小姐走前一步，輕聲說道：「雲飛告訴我，說你酗酒，我還不信，却想不到……」

　韓鐵衣心頭一沉，雲飛這兩字叫得實在太親密了，而自己在這個時候還抓着酒瓶，不但傻氣，而且有冒瀆之味道，他急忙把酒瓶放在櫃上，拿手在衣上一擦，再又用袖拭去嘴角的酒漬。

　誰看到這情形，都難以想像，這是曾經名震江湖的大俠「風雷刀」韓鐵衣！

　柳擷紅「噗嗤」一笑，韓鐵衣心頭又是一沉，只聽柳擷紅柔聲問道：「鐵衣，這都是因爲我的麽？唉，都是我不好，但爲了你的身體，你以後還是少喝吧！」

　這句話好像一陣春風，把滿天的陰霾吹掉，韓鐵衣結結巴巴地道：「我……你，你別担心……」

　她叫鐵衣可也是親切得很，起碼比以前叫韓大俠或韓大哥好聽得多了！

　「你還喝不喝酒？」

　韓鐵衣毫不思索地說道：「我不喝不喝……」

　柳擷紅白了他一眼。「男人那有不喝酒的？我只是勸你少喝一點……」

　「少喝一點……一定一定！」

　柳擷紅又是「噗嗤」一笑，問道：「你近來可好？」

　韓鐵衣正不知如何答她，齊雲飛却道：「你倆談談，小弟去錦香樓訂一桌酒席，等下午時務請韓兄賞臉，順道送三小姐去！」

　柳擷紅同時投來渴望的目光，韓鐵衣略一沉吟便點頭答應。

　齊雲飛瀟洒地一笑，拱手道：「如此小弟先走一步！」

　韓鐵衣目送他離開，有點失魂落魄。

　柳擷紅嗔道：「你還未答我的話！」

　「哦……是是！我，我還好。三小姐可好？」

　「不好！」柳擷紅道：「爹爹去找梅伯伯，家裏只剩下我一個，悶得發慌，所以出來走走！」

　「是是，一個人是悶一點。」

　柳擷紅白了他一眼。「你怎樣啦，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那裏有一絲英雄的氣概！」

　韓鐵衣尷尬地一笑，忽然轉換了一個話題：「三小姐，你跟齊雲飛他……」

　「朋友。」柳擷紅語氣不冷不熱。「他這人什麽都不在乎的，不過却很值得一交！」

　韓鐵衣沉吟了一下，囁嚅地問道：「你與他是很要好的朋友？」

　柳擷紅眼波一變，閃着光。「稱得上是。」

　韓鐵衣吸了一口氣。「你瞭解他……你知道他的一切？」

　柳擷紅笑道：「朋友相交貴在相知，那也只是指大的方面，知一個人的心已夠，還要知道他的一切，不說別人，自己對自己也未必全然瞭解，你說是麽？」

　韓鐵衣有點氣急敗壞地道：「但我不是指這些，江湖上有人說他……」他忽然發覺自己在背後批評別人，不但缺德，而且有失風度，是以連忙住口。

　不料柳擷紅輕聲笑道：「不要說他了，聽說前幾天你與雲飛在瘦西湖喝酒，你爲何不帶我到那裏走走？」

　韓鐵衣想起那夜之敗，心頭又是一沉，但美人主動提出同遊，那是夢寐以求之事，不由大喜過望。「你等等，我，我去換一套衣褲！」

　「咦，你又變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那又如何？」柳擷紅道：「就怕你新傷未癒！」

　「早已合縫了，完全沒問題！」韓鐵衣心情如同二八天時喝了一碗熱氣騰騰的湯，全身上下三萬六千個毛管，無一不舒暢！」

×　×　×

　午時剛屆，韓鐵衣依時陪着齊雲飛到錦香樓。

　齊雲飛早吩咐小二用屏風格開，形成一個雅座，他也剛到，望着韓鐵衣，笑嘻嘻地道：「恭喜韓兄，精神大佳！」

　韓鐵衣此際的精神與今晨實有天淵之別，他覺得自己全身都充滿生命力和希望，齊雲飛雖然在幾日前勝了自己一招，但他很有把握，在不久的將來會雪此一敗之辱，而且只要柳三小姐一日未與齊雲飛成親，自己便尚有機會，所以他現在的精神面貌，有了極大的變化。

　當下韓鐵衣哈哈一笑。「前日蒙齊兄贈藥，今日這頓不如由小弟作個東吧！」

　齊雲飛笑道：「韓兄要請，改天吧！今天這頓我請定了！」他揮手招來小二，轉頭問：「三小姐，你要吃什麽？」

　「小妹只想試試揚州醬菜，其他的你們叫吧！」

　「好，那小兄便自作主張了！」齊雲飛一口氣點了七八個菜。

　柳擷紅笑道：「你點這許多菜作甚，莫非還有什麽紅粉佳人要來？」

　「有你一個以足以抵得一千個一萬個！」齊雲飛轉頭。「韓兄，你要喝些什麽酒？」

　韓鐵衣望了柳擷紅一眼，不敢作聲，齊雲飛微微地一笑。「小二，來一小罈白酒！」

　柳擷紅嗔道：「雲飛，你取笑我食量太大，一個可以抵得一千個？」

　「你明知不是的！」

　柳擷紅轉了一個話題。「我爹也不知去那裏做公證人！你們知道麽？」

　齊雲飛與韓鐵衣一齊搖頭。柳擷紅又道：「嶗山三鶴的武功如何？」

　齊雲飛道：「聽說在魯東一帶數一數二，不過小兄未曾與他們見過面，實際武功有多高，可不知道。」

　韓鐵衣道：「上次河南的『雙龍入雲』到魯東，碰上他們，不知怎樣便打將起來，結果謝游天鎩羽而歸！」

　齊雲飛聞言色變。「謝游天那時的短槍端得非常厲害，在下見過一次，至今印象尚深，由此可見嶗山三鶴的武功非同小

可！」

韓鐵衣道：「天下武人使槍的人不少，有使長槍的，有使短槍的，有使單槍的，也有使雙槍的，各有各的表表者，我便知道謝游天還有一個外號，叫雙槍王！能夠稱王的，在使雙槍的人中，不是第一，也該第二！」

柳擷紅道：「小妹曾聽爹爹提過，嶗山三鶴夏氏三兄弟，練了一套合擊之術，變化多端，很多人都折在其手中，但假如他們三兄弟分開來，其武功並不足畏！」

「問題是他們三兄弟，不論對付多少個敵人，都是三人一齊上！」齊雲飛道：「相信今次梅北山也不會受到優待！」

「這個自然！」柳擷紅道：「否則我怎會担心？」

齊雲飛道：「他們去那裏比武，你大姐一定知道！」

「這也未必！」

韓鐵衣忽問：「齊兄，你那幾位朋友，都是些什麽人？」

「富家子弟，那劉頌德還是官宦之後，他們都是酸丁，學武只是為了強身健體以及效古時文人學劍之風，論本領平常得很！」

「你如何會跟他們相識？」

「那是去年小弟到嵩山遊玩邂逅的，他們武功雖然平常，雖是出身富貴，但頗有俠義之風，絕不是那些欺壓善良的紈袴子弟可比！」

說看，小二已陸續將菜送了上來，齊雲飛替韓鐵衣斟了一杯酒。「小弟敬韓兄一杯，祝韓兄重振雄風！」

韓鐵衣臉上發熱，斜瞥了柳擷紅一眼，見她掀開一角紗布，挾了一塊雞球入嘴，正在咀嚼，他本是豪爽乾脆之人，難堪之情一閃即逝，也舉杯道：「小弟也祝齊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兩人同時仰頭一飲而盡，柳擷紅雙眼神采連閃。

三人談談笑笑，邊說邊喝，表面上甚是愉快，但韓鐵衣與齊雲飛每次目光瞥及對方時，心中却泛起一股難言的滋味。

「三小姐，今夜在下作東道，您眞賞臉？」

柳擷紅目光瞪看齊雲飛，齊雲飛忙道：「理該如此，才算公平！」

柳擷紅道：「什麽地方？」

韓鐵衣轉頭問道：「齊兄常來揚州，你認為那裏較好？」

「到瘦西湖再吃一頓如何？小弟提議請劉頌德他們同去，那樣熱鬧一點！」

韓鐵衣忖道：「他們都請，你自然不能例外！」當下道：「小弟正想齊兄代勞通知他們！」

柳擷紅忽然長身道：「你們再喝吧，我有事離開一刻，今晚再見！」

齊雲飛與韓鐵衣齊聲問道：「三小姐要去那裏？」

柳擷紅白了他們一眼，嗔道：「你們都是出名的人，怎地變成黏糖的蒼蠅？」言畢身形已消失在屏風之後。

齊雲飛與韓鐵衣互視一笑，同時苦笑一聲坐下，喝了兩口悶酒，齊雲飛忽然自身上摸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子，道：「韓兄，此乃你的！」

韓鐵衣一怔，問道：「在下何來這麽大的銀子？」

「這是我在那姓馬的身上，順手牽羊拿走的，理該分你一半！」

韓鐵衣冷冷地道：「但韓某不擅順手牽羊！」

「今天晚上你要請幾個嘉賓？」

韓鐵衣經齊雲飛一提，才吃起驚來，他袋裏只有十多兩銀子，若是獨自一個節衣縮食，可以花上許多日子，但今晚去的人不少，而且那種地方的酒菜絕不便宜，他不禁有所猶疑。

齊雲飛看他的面色，便知道一二，笑道：「順手牽羊的是小弟，而不是你，此人勾結匪徒，身上的那兩大錠銀子，說不定是匪徒給他的，吾兄是受害者之一，充公其贓金，非常合適，完全不算是順手牽羊！」

「你為何到現在才拿出來？」

齊雲飛心中罵一聲呆子，嘴上却道：「上次忘記了！」便把銀子推到韓鐵衣面前。

韓鐵衣才不是呆子，立即知道齊雲飛是一片好意，他心頭先是一沉，繼而感激地道：「你不必再問，韓某知道你的用意了！」

「信不信由你，兩錠我已取了一錠！」齊雲飛聳聳肩。「在下還有一個提議，韓兄這套衣衫染有血跡，最好去買一套乾淨的！」

韓鐵衣的臉色一變，道：「你看不起我？」

齊雲飛冷笑一聲：「齊某雖然自己注重修飾，但可也不致淺薄到以外表取人！不過你今夜是主人，而且還有佳人在座，穿一套乾淨的衣服可是應有之禮儀！」

韓鐵衣的臉色鐵青，半晌都說不出話來。

「還有一件事，你最好早點去訂位，如果訂不到的話，便到劉府找劉兄，他會有辦法！」齊雲飛說罷便走到櫃台付帳。

他忽然有一陣快感，不由忖道：「我為何要故意氣他？難道我是在妒忌擷紅今日陪了他一個上午？」

出了錦香樓，他並不趕着去找劉頌德，而是去城內蹓躂。他很想找到柳擷紅，更想知道她去了那裏，去辦什麽事，可是他在城內走了兩圈，仍然找不到她，到如意客棧去，掌櫃又說她把房退掉了！

當齊雲飛到了劉頌德家，便見周漢山出迎。「齊兄，剛才『地瓜』兄來找他，說今夜要做東請咱們喝酒，可惜訂不到位子，請劉兄相助！」

齊雲飛微微一笑：「小弟早已料到！」言畢大笑，忽又有一股失落感泛上心頭：「韓鐵衣實在是位可堪結交的人，可惜他跟我爭……想不到他這樣自暴自棄，反而得到擷紅的憐憫！」

周漢山奇怪問道：「齊兄，你在想什麽？」

齊雲飛搖搖頭，悶悶不樂。

× × ×

剛入黑，忽然下起鵝毛雪來，四周都是一片白濛濛。

齊雲飛帶着劉頌德，鄭學禮和周漢山三人到瘦西湖石舫。酒宴仍設在最高那一

層，却只有韓鐵衣一人。

韓鐵衣果然換了一套新衣裳，看來容光煥發，周漢山一見面便道：「『地瓜』兄，今日面色甚佳，實在恭喜賀喜！」

韓鐵衣臉上發熱，說道：「那晚心情不佳，冒犯了三位兄長，等下小弟自罰三杯……」

鄭學禮道：「自罰三杯對於『地瓜』兄來說，可是好事，不是壞事！」

韓鐵衣尷尬地一笑。「如此便任憑諸位罰吧，啊，快請入席！」

衆人入席之後，齊雲飛道：「『地瓜』兄還忘了一件事！」

韓鐵衣經他一提才道：「小弟姓韓，賤名鐵衣……」

劉頌德道：「韓鐵衣這三個字擲地有聲，若還叫賤名的，則小弟等簡直不能算名矣！」

衆皆大笑，周漢山道：「今日能與當今武林兩個最有前途的青年高手同席，實乃小弟等之榮耀！」

鄭學禮道：「那一夜見韓兄與齊兄冰上惡鬥，刀光劍影，龍飛鳳舞，眞令人嘆為觀止！」

周漢山接道：「不錯，想來也是近年來的武林盛事之一！」

他們只顧口沫橫飛地高談闊論，但却拍錯了馬屁！因為那一戰是八年來，韓鐵衣的第一次失敗！雖說人人均說他是年青一輩的頂尖兒，但他自己並不如此想，在他心目中，很多門派帮會的首領，都不放在他眼中！

三年前，韓鐵衣便給自己訂下一個目標：五年之內，進入武林十大高手之列！

可是他却在五日前輸在齊雲飛的劍下！

假如齊雲飛不是手下留情的話，他的右臂早已斷了，五年成為十大高手的理想，只能變成一個夢想！

齊雲飛瞥了韓鐵衣一眼，淡淡地道：「你們那晚所見的，乃是小巫而已！」

劉頌德一怔，問道：「如此大巫在何處？」

「那夜韓兄喝醉了，十成功夫，最多只能發揮出七成，假如他全力施展，只怕你們連讚好之聲，也喊不出來！」

鄭學禮道：「齊兄與韓兄何不在雪夜再戰一場，如此既有詩意，而且又可以使咱們開開眼界！」

韓鐵衣心中暗道：「你們這些公子哥兒，除了讀書飲酒，又懂得什麽？你以為韓某是公孫大娘，以舞劍娛人為業嗎？」當下臉上登時露出不快之神色。

齊雲飛道：「但假如韓兄展盡本領，小弟又沒法奉陪矣！」他轉頭問道：「韓兄，柳三小姐怎還沒來？她不是跟你在一起麽？」

韓鐵衣愕然。「奇怪，小弟也以為她跟你在一起哩！唔，不會出事吧？」

齊雲飛微微一哂。「柳三小姐可非尋常女子，她爹名頭又大，誰敢動她？」

「她在揚州有親戚？」

齊雲飛道：「小弟也不甚了了！」

衆人再談了頓飯工夫，仍不見柳三小姐前來，都有點不耐。韓鐵衣更是焦慮，沒奈何，只得先看小二送一罈酒上來。

雪仍下看，幸而風並不大。劉頌德道：「下雪，也許她不來了！」

鄭學禮道：「她若不來，咱們可就沒眼福了！能與江南四大美人之一同席，乃三生修來之福也！」他搖頭擺腦，惹得衆人都失聲笑了出來。

韓鐵衣道：「她一定來的！也許路上被什麽事阻攔，所以來遲了！」

可是又過了兩頓飯工夫，其他食客都全已吃飽，靠在椅背上喝酒談笑。揚州不愧是繁盛之地，這種天氣，在此等曠地，風中仍不時傳來絲竹聲。

此刻連齊雲飛也有點按捺不住，長身道：「韓兄，還是讓小弟去找一找吧！」

韓鐵衣也長身道：「小弟忝為東道主，理該由我去才合，請齊兄稍候！」

齊雲飛一笑坐下，眼光順勢向窗外一瞄，忽然驚喜地叫了起來：「韓兄不用去了，來了！」

韓鐵衣轉頭望去，臉上露出欣喜之色，却又咦了一聲：「還有一個人！」

衆人聞言都站了起來，自窗口望出去，只見風雪中兩個人影逆風而來，一綠一黑，綠衣的正是柳擷紅，那穿黑衣的却是一個青年漢子。

北風吹在他倆身上，衣袂盡貼在身上，但來勢仍然極快。到了跟前，柳擷紅抬頭望向石舫，向衆人嫣然一笑，隨即翩翩飛了起來，衆人連忙讓開。

柳擷紅嬌軀一離岸，那黑衣漢子亦飛將起來，像護駕將軍般，一齊射入石舫。

「對不起，因為小妹為點俗務纏身來遲了，讓諸位苦候，實屬無奈，請諸位原諒之！」

那黑衣漢子道：「其實該道歉的是在下，柳三小姐全是因為等候在下才來遲的！在下先向諸位陪罪，等下再罰酒吧！」言畢向在座諸人抱拳行禮。

這漢子話雖說得漂亮，但神態甚是倨傲，眉宇間有股煞氣，不過五官端正，驟眼望去頗為俊朗，可是不知為何衆人對他都沒有什麽好感，只是瞧在柳擷紅的面上，仍與他寒暄、答禮。

柳擷紅道：「這位司空少俠，在西南一帶頗負盛名，料諸位對他的名字都不陌生！」

衆人都道：「如雷貫耳！」心中却暗暗詫異。

那黑衣漢子道：「諸位過獎了，在下第一次離開西南，諸位又怎可能聽過賤名？還是讓小弟自我介紹。賤名單一個業字，家師是巫山神姥！」

韓鐵衣與齊雲飛臉色微微一變，道：「名師出高徒，難怪三小姐說你在西南極負盛名了！」

「此乃小弟沾家師之光而已！」司空業抱拳問道：「尚未請教諸位的大名！」

齊雲飛等便一一自我介紹，衆人坐下，劉頌德道：「這位姑娘料必便是號稱江南四大美人之一的柳三小姐了！眞是幸會之至！」

鄭學禮接道：「咱們平時聽齊兄提及姑娘，都十分羨慕他，也極欲一睹風采，今日幸得韓兄相邀，使小弟等才能得償所願！」

柳擷紅眼波一橫，隨即垂下落在几上。「諸位過獎了！蒲柳之姿，怎敢稱什麽

美人？此乃江南那些好事之徒，故意要讓小妹出醜而已！」

周漢山接口道：「非也非也，區區等在江南走動，聽人提及姑娘的，沒有一千也有八百，所謂空穴來風，必有原因，姑娘過謙矣！」

齊雲飛笑道：「你們還在賣什麽酸，先叫些酒菜來祭祭五臟廟吧！」

韓鐵衣連忙請嘉賓點菜，結果點了十多個小菜，又叫了兩罈酒，那司空業面對劉頌德等人，神態似甚是不耐，而齊雲飛與韓鐵衣則暗暗奇怪：「這姓司空，既然是第一次離開西南，那麽擷紅又如何認識他？」他倆心中都有疑問，但又不好意思開口。

那周漢山又道：「可惜咱們的福氣還是不夠，未能一睹姑娘花容……」

劉頌德接道：「不知姑娘可否摘下紗巾，讓在下等欣賞一下？」

司空業冷冷地道：「當然不可！」

鄭學禮一怔，問道：「司空兄又怎知不可？」

司空業語氣更冷。「連咱也看不到，何況是你們三個酸丁！」

此言一出，不但劉頌德三人臉上變色，就是齊雲飛與韓鐵衣，也都是一怔。

柳擷紅白了他一眼，嗔道：「司空兄，你怎可用此等口氣跟人家說話？」

「對那些不自量力的人，在下的態度一向如此！」

劉頌德道：「兄台如此說，未免過份了！」

「但在下却不認爲這是過份！你爲何不想一想，三小姐是天上的月亮，你們是什麽東西，竟敢如此冒瀆她？」

奇怪他這樣一說，劉頌德反而有點不好意思地道：「說得也是，在下的要求是有點過份！」

齊雲飛喝了一口酒，道：「不管如何，劉兄等人對三小姐都沒有惡意，亦沒有不自量力的表現！」

司空業輕哼一聲，淩厲的目光瞪看齊雲飛，齊雲飛喝了口酒，抬頭含笑對着他，目光並不淩厲，但亦不畏縮！

恰好小二開始把菜端上來，韓鐵衣忙道：「三小姐，諸位兄台請！」

衆人舉箸，雖然仍然笑語盈盈，但氣氛與上次大不相同。

韓鐵衣忽然問道：「司空兄，令師福體仍然康健？」

司空業淡淡地道：「家師逝世已逾兩年。咱們師徒與武林中人素少來往，也許你們都不知道！」

「的確不曾聽人提過！」齊雲飛問道：「西南武林除了司空兄之外，尚有些什麽高手？」

司空業冷冷地道：「寥寥可數。」他眼睛只瞪看桌上的酒菜。

齊雲飛心頭大怒，碍着柳擷紅的臉，不與他計較，便故意跟劉頌德三人論詩談詞。豈知司空業冷冷地道：「掃興！」

齊雲飛轉頭道：「司空兄眞瞭解小弟的心事，小弟亦想對你說這兩個字！」

司空業面色大變，道：「齊雲飛，聽說你近年來在中原一帶闖下了不小的名頭，但別人怕你，我司空業却沒有把你放在眼中！」

齊雲飛道：「司空兄之名，小弟更是聞所未聞！」

柳擷紅道：「你們吵什麽？早知我便不來了！」

「你是主角，怎能不來！」齊雲飛斟了一杯酒，道：「不過有人不請而至，而又以客壓主，令人有點掃興而已！」

司空業忽然抓起酒壺，向齊雲飛的手臂壓去。「在下敬你一杯，向你陪罪！」

這一招表面上的確似欲斟酒，但其中機關怎瞞得了齊雲飛的一對利眼？立即把臂一縮，讓開酒壺，前臂再翻，把酒杯送向司空業嘴巴。「在下先敬你一杯！」

這一招，杯內注滿眞氣，讓他碰上，只怕牙齒起碼也得掉幾枚！

司空業上身一仰，酒壺壓在齊雲飛的臂上，齊雲飛以杯口抵住酒壺，不讓壺口向下。兩人同時發力，兩條手臂忽高忽低，衆人都知道他倆在比鬥內功，心中都希望齊雲飛能勝！

忽然「波」的一聲，齊雲飛手中的杯酒巳裂開，司空業手中的酒壺一俯，倒出一股酒來。「咦，齊兄怎地如此浪費？」

齊雲飛臉色鐵青，抱拳道：「多謝兄台之酒，諸位請了！」他眼角瞥了柳擷紅一下，見她甚是驚愕，並無挽留自己的意思，左手在几上一按，身子斜飛而起，自窗口射了出去！

背後傳來一陣叫喚聲，齊雲飛心頭悲涼，踏雪而行，眨眼間便巳去遠。

風與雪不斷吹打着齊雲飛的身子，他的心也漸漸冷靜了下來：「我何必爲一個狂妄小子而煩惱？唉，但擷紅爲何會跟他在一起？而且明知他在搗亂，也不勸他一聲，或是挽留我！」

此念一落，另一個念頭又升上心間：「唉，以前的日子是何等的逍遙自在，我爲何要自討苦吃？擷紅雖是個好對象，但喜歡她的人實在太多，我若與她在一起，煩惱一定極多……還是離開她吧！」

想到此，心情略好，認一認路，連夜出城，向西而去。

×　×　×

齊雲飛一離開，劉頌德等三人更感沒趣，也長身告辭，韓鐵衣挽留不住，對司空業怒目而視。

那知柳擷紅也道：「這三個人走了才清淨！」

韓鐵衣微微一怔，覺得十分意外，柳擷紅嫣然一笑。「我最討厭那些花言巧語的男人，哼，他們以爲我跟那些粉頭一樣，都愛聽那種屁話！」

司馬業道：「在下若不是瞧在韓兄的份上，早就把他們轟走！」

他們兩個這樣一唱一和，韓鐵衣反而不好意思，半晌才道：「但齊兄可不是這種人！」

柳擷紅嘆了一口氣，道：「他最近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以前可不是這般量淺的，幸而你沒有變！」

韓鐵衣心頭一熱，脫口道：「我，我永遠不會變！」

柳擷紅嫣然一笑，轉頭問：「司空兄，你飽了沒有？」

「我隨時可以走！」司空業立即放下

杯盞。

「鐵衣，你快叫他們算帳吧！」

韓鐵衣那敢不依，但柳擷紅又道：「司空兄，咱們先走！」言畢拉一拉司空業的衣袖，自窗口射出去！

韓鐵衣心頭一沉，望看窗子發呆。可是只一忽，只見綠影閃動，一時香風襲人，柳擷紅又飛了回來。

韓鐵衣大喜。「擷紅，你打發了那小子啦？」

柳擷紅道：「巫山神姥與我家有一段淵源，我不許你這般叫他！」

韓鐵衣暗叫一聲：「原來如此！」心頭因此舒服了不少。

只聽柳擷紅道：「你今晚在貧亦樂等我！」

韓鐵衣心頭一跳，急問：「什麽事？什麽時候？」

「見面再說，總之我要你等我！」

「一定！我一定等你！」韓鐵衣話音剛落，柳擷紅的身子巳又再射出去！他怔怔地望看她的去向，一顆心亂糟糟的，忽然覺得她比以前更難以捉摸了！

不過，無論如何，今晚之約，却是個令人一想起便心跳的好事！

韓鐵衣洗好了澡，再換過一套衣服，不敢上床，坐在椅子上，呆呆地等候柳擷紅。

他越等心頭越難平靜，齊雲飛並非量淺之人，他爲何會突然離席？他想不通，最後只能認爲齊雲飛要故作大方，但却在暗中等候柳擷紅！

他一定料不到，柳擷紅竟然會在半夜來找自己，他越想就越得意，幾乎笑了出來。

北風送來三更的梆子聲，柳擷紅還未來，直至四更，窗櫺上才响起了卜卜的聲音。

韓鐵衣連忙打開窗子，只見柳擷紅一臉緊張地立在風中。

韓鐵衣怔了一怔，不知該請她來還是自己出去。不過，柳擷紅玉手在窗口上輕輕一按，便飛入房中。韓鐵衣第一次與她單獨共處一室，心頭怦怦亂跳。「擷紅，是什麽事，迫使你……」

柳擷紅以背對着他。「難道要有事才能找你……」

韓鐵衣忙道：「愚兄絕無此意！請，請坐！」

柳擷紅忽然一嘆。「其實你也沒有說錯！我的確是有事才來找你……你眞以爲我是……孤男寡女，瓜田李下……」

韓鐵衣急道：「你千萬莫誤會，愚兄絕對沒有這個意思！你一有事便來找我，證明……看得起愚兄，愚兄高興還來不及哩！」

柳擷紅轉過身來，望看韓鐵衣，幽幽地問道：「假如我找你替我辦一件事，你肯不肯？」

韓鐵衣毫不思索地道：「肯肯，你快說，那是什麽事？」

「任何事都肯？」

韓鐵衣心頭一熱。「赴湯蹈火！」

柳擷紅笑笑道：「我就知道你比雲飛好！」

韓鐵衣心頭一陣甜蜜。「是什麽事，你快說吧！」

「去替我殺一個人！」

韓鐵衣心頭一跳，脫口問道：「殺誰人？」

「你不必知道太多，總之你會不會後悔？」

韓鐵衣搖頭，柳擷紅又問：「也不會洩露秘密？」

韓鐵衣忍不住再問：「他到底是什麽人？」

「你不相信我？難道我會叫你去爲我殺一個好人？」

韓鐵衣這才噓了一口氣，暗道：「不錯！她又怎會胡亂殺人！」

「那人是個壞蛋，很多貧家婦女都被他糟蹋過！」

韓鐵衣眉頭一揚，說道：「他人在那裏？」

「他在怡香院內！」

韓鐵衣又暗道：「難怪她要找我代勞！姑娘家怎好去那種地方！」

「那人武功很高，我要你下手時，絕對不驚動別人！殺了人之後……」柳擷紅忽然附在韓鐵衣耳邊說了一連串話，韓鐵衣耳朵癢癢的，鼻端嗅到她身上的幽香，心神難寧，費了好大的氣力才把她的話記住……

×　×　×

柳擷紅要韓鐵衣殺的人，住在怡香院，綺紅館荷花姑娘的房內。

韓鐵衣換了衣服，帶了刀，悄悄潛入怡香院內。他自出娘胎至今，從未涉足這種地方，而怡香院又是個大地方，單只姑娘便有百數十個，每人一間房，要找可眞要費不少功夫。

已快五更，那是黎明前的黑暗，也是人們睡夢更濃的時候。韓鐵衣悄悄潛進怡香院，見有一座高樓便輕輕飛了上去！立在最高處，向四周圍探望，先瞭解一下地形。

大院之內有幾座花園，幾棟樓房，他心想綺紅館，必是平房式的，因此便擇了一棟走前探視，正好便是綺紅館！

外面坐看一個漢子，倚在牆上睡着了，韓鐵衣也不驚動他，竄了進去。這棟綺紅館建築十分簡單，中間一條長長的走廊，兩旁是無數的小房，房門一個接看一個的。

嫖客與婊子經過一夜的纏綿，此刻都疲極入睡，鼻鼾聲此起彼落。韓鐵衣慢慢前進。只見房門上都掛看一個木牌子，上面寫看花名，蘭花、桂花、菊花、梅花、蓮花……終於找到荷花！

韓鐵衣把耳朵貼在房門上凝神靜聽，房內有兩個呼吸聲以及輕微的鼻鼾聲。

韓鐵衣藝高胆大，輕輕推門，却推之不動，怎辦？韓鐵衣心念一轉，有了主意。他走出倚紅館，封了那漢子的睡穴，再在外面走了一圈，見沒有別的人守夜，暗中數看窗子，走至荷花那房的窗外，用力一推，窗子不動！

韓鐵衣提了一口眞氣，注在臂上，用力一拍，那窗櫺登時「喀」的一聲彈開，韓鐵衣如魚兒入水一般靈活隨意地射進房內。足未落地，刀巳掣在手上！

床上的男人突然驚醒叫道：「誰？」

「你懷中的女人是不是荷花？」

荷花也醒了，語聲含糊地問：「是那一位瘟生？」

韓鐵衣刀一橫，「嗤」的一聲，錦帳跌下，只見被內一個女的蜷縮着，一個中年漢子正在穿衣。帳子一落，那漢子便一掀被子，一腳在被底飛出，急踢韓鐵衣的下陰。

韓鐵衣料不到他反應這般快速，急忙一退，鋼刀沉下，反切對方的大腿！

那漢子臨危不亂，右腳一沉，落在地上，左腳又在床上踢起，直奔韓鐵衣的面門！

韓鐵衣輕咦一聲，電光石火之間，左臂一橫，把對方的腳格開。

那漢子左腳未落地，擰腰掄臂，床上的錦被便被他扯了起來，天羅地網一般向韓鐵衣罩去！

床上赤裸的荷花，驚叫一聲，更加蜷縮得如同一隻煮熟的蝦子！

「喂喂，你們在爭什麽，小寃家，你明早才來吧！」那婊子在黑暗中看不清楚，還以為韓鐵衣是他的一個熟客，來此爭風呷醋！

韓鐵衣怒道：「你給我閉嘴，否則連你也殺了！」

韓鐵衣武功雖高，奈何他不是以殺人為業，以為這樣便可以令她閉嘴，不料適得其反，那婊子一驚，又尖叫起來！

此刻，那漢子已藉被子之助，迫退了韓鐵衣幾步，站穩在地上。

韓鐵衣見那婊子大聲尖叫，知道不能再躭擱下去，鋼刀運勁一劈，「嗤」的一聲，那被子裂開，棉絮如雪花一般飄飛！

那漢子把被子往韓鐵衣拋去，轉身標前抄起一張椅子，同時大叫：「有賊，來人！」叫聲未了，把椅子望韓鐵衣拋去。

韓鐵衣身形一偏，再度標前，那漢子又抄起另一張椅子。此際，隣房的人都驚醒，紛紛跑過來，在門外大聲問：「喂，發生了什麽事？」

韓鐵衣一驚，一刀直劈下去！這一刀他用上八成眞力，挾着一道尖銳的風聲，令人胆戰心驚！

那漢子連忙舉椅一格，「喀嗤」一聲，椅子被刀劈開兩爿，餘勢未了，刀刃把其臉龐也劈開！

鮮血像烟花訊號一般爆開，那漢子只叫了一半便「砰」地一聲，仰跌落地！

那婊子的尖叫聲，直至此時才停止，她一張臉巳變成雪白，嬌軀如篩米般，抖個不停。

韓鐵衣定一定神，用那漢子的血在地上劃了一隻蝙蝠，血蝙蝠！

房門忽然「砰」的一聲，被人撞開，韓鐵衣想也不想，從窗子射出，足尖一點，身子斜飛而起，落在一棵樹上，只見遠處有人提着火把跑了過來！

韓鐵衣吸了一口氣，不敢再逗留，自樹上振衣飛起，三個起落，便躍上圍牆，再跳了下去。

就在此刻，院內的一棟小樓亦飛起一條人影，那人影去勢極快，如離弦之矢般，也射向圍牆！

韓鐵衣穿過一條里弄，走出大街，一股北風迎面撲來，他精神一振，腦子似乎至此才清醒過來，他不由暗問一句：「人雖巳殺了，但驚動了別人，不知擷紅知道了，會不會怪我？」

他迅速穿入一條小巷，向貧亦樂走去，但剛走了幾步，他便聽到一個聲音，衣袂飄動聲，韓鐵衣心頭一跳，一陣風般轉過身去，只見巷口立着一個黑衣幪面人。

那幪面人全身除了手足之外，只露出一雙眸子，但這時眸子却射出兩道凌厲的目光，就像是兩柄鋒利的匕首。

韓鐵衣心頭一沉，手腕立即落在刀柄上，沉聲問道：「你是誰？」

幪面人抽出一柄鋒利劍刃的長刀來。

「這句話我也想問你！」

「在下不殺無辜之人，你最好報上名來！」

「哦？眞的？」幪面人站前一步。「在下不殺無名之輩你亦最好報上名來！」

韓鐵衣吸了一口氣。「今日看來我得破例了！」他「錚」的一聲，抽出鋼刀。

風聲一响，兩人忽同時望向左首的一棟平房上。朦朧的天色下，只見屋頂標槍似的立着一個黑衣人，挺拔英偉，但身上却有一股令人心寒的殺氣！

「司空業！」韓鐵衣幾乎叫了出來。

司空業冷冷地道：「此乃彼之同黨，是我的人！」人如蝙蝠般落在幪面人的背後。

司空業雖然望也未望過韓鐵衣一眼，但韓鐵衣自然知道他那句話是對他說的，亦瞭解話中之意！

幪面人却吃了一驚，側身問道：「你是誰？」

「你知道亦沒用！」司空業向韓鐵衣頷首道：「你先攻他！」

韓鐵衣一怔，心想剛才司空業還說此人是他的同黨，為何又叫自己先攻？

他在猶疑不决，但那幪面人却如驚弓之鳥，立即轉身面對韓鐵衣。

韓鐵衣下意識地舉刀，就在此刻，司空業左手在腰上一拉一翻，手上巳多了一柄軟劍，大喝一聲。「吃我一劍！」劍出如風。

幪面人大驚，轉身一瞥，連忙一閃，司空業右掌虛幌一下，左手軟劍，如蛇兒一般，迴削過去，「刷」的一聲，巳在幪面人腰上添了一道血口！

幪面人輕嘯一聲，脫手把長劍向司空業射去，同時雙腳一頓，拔身而起。

司空業身法如同鬼魅一般，對方手一揚，他巳斜飛，接着脚一點，身子也同時拔起！

幪面人萬料不到司空業的反應如此迅速，眼睜睜地望看他那把軟劍，送進自己的胸膛！

他似乎聽到自己心房的破裂聲，全身的氣力也隨着這一劍而倏然消失，接着便向下跌落！

「砰」的一聲，幪面人仰跌在地上，司空業抽出劍，輕輕一抖，一串似琥珀珠兒的鮮血，便沿着劍刃滴下！

韓鐵衣巳不止一次殺人，但這一切竟使他瞧痴了。

朦朧的天色，潔白的積雪，黯褐色的房屋，黑色的衣裳，還有雪上那腥紅刺目的鮮血，組成一幅詭異恐怖的畫面。

風中飄盪着絲絲的血腥味，司空業微微揚着頭，用力吸了一口氣，神情甚是愉快，他提起一隻脚，把靴底向上，將軟劍在上面一抹，再慢慢把軟劍屈曲，纏在腰上！

他做這一切都很在意，很小心，就像一個雕刻大師，在完成了他的作品之後，在慢慢鑑賞，慢慢「享受」其中之樂趣！

韓鐵衣忽然覺得他很殘酷，他不像是一個人，而像一頭兇狠的黑豹！

他也把刀收起，但胃腸一攪，幾乎要乾嘔起來。

「你殺人不行，剛才巳驚動了旁人，所以我殺一個給你看着！」

韓鐵衣先是一怔，隨即怒道：「你這是什麽意思？」

「什麽意思？」司空業神情也是微微一呆，反問：「我剛才殺得不够俐落，殺得不好？」

韓鐵衣不由細想一下，司空業由開始的拔劍，出手，轉身，變招，傷敵；再斜飛，拔身、直刺，八個動作，一氣呵成，就像高山流水，暢通無阻，又似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再想一下，這八個動作，不但乾淨俐落，而且還有一股韻味，令人印象深刻，也令人回味不已！

司空業剛才問：我殺得不够俐落？殺得不好？

韓鐵衣不得不承認他殺得實在乾淨俐落，而且殺得好極了！也直至此刻，這個十六歲便開始闖蕩江湖，會過不少強敵，殺過不少奸徒邪魔的年青高手，才知道原來殺人還有分好與不好！

風巳稍止，太陽出來了，天氣比剛才和暖了很多，但韓鐵衣的聲音却輕輕發顫：「你使詐，引開他的注意力！」他在吹毛求疵。

司空業哈哈一笑。「你是指我在出劍之前，叫你攻擊他？」

韓鐵衣點頭。司空業昂起頭，悠悠地道：「攻人不備，乃兵法上很重要的一條，所謂兵不厭詐，而且你也沒有出手！」

「但無論如何這種方法有欠光明！」

司空業又是一笑。「你的目的是殺人，不是販賣道德和風度！」他見韓鐵衣面上有不以為然的神色，便忙道：「假如此人十足是個奸詐小人，向以卑鄙手段害人，你殺他還會跟他講什麽光明正大？」

韓鐵衣一怔，喃喃地道：「你知道他是個奸詐小人？」

「我只相信柳三小姐！」

韓鐵衣不由語塞，司空業又問：「此人之武功如何？如果是你出手，你要多少招才可以殺死他？」

單看那人的眼神，韓鐵衣便可以肯定那幪面人絕對不是庸手，假如自己光明正大的與他决鬥，最少也得百數十招才可以殺死他，除非那人在無意中露出破綻，而又恰好被自己把握到機會。

司空業冷笑：「如今你該同意我的意見了吧？」

韓鐵衣忽然問：「是擷紅派來的？」

司空業頷首。韓鐵衣似被人抽了一鞭，澀聲問道：「她，她對我沒有信心？」

司空業沒有答他，微微一哂。「就快有人來了！」言畢雙脚一頓，飛上屋頂，踏瓦而去。

韓鐵衣走到幪面人屍體旁，用力把其面上的黑布割開，目光一落，登時怔住了，原來屍體的面部巳經腐爛，黑血不斷沁出，發出一股噁心的惡臭！

韓鐵衣一跺足，大叫一聲：「司空業！」身子白鶴般衝起，立在屋頂，放眼望去，那裏還有司空業的影子，他心頭忖道：「司空業為何在劍上淬毒？此人如此狠毒，擷紅怎會跟他在一起？」

他帶着一顆複雜的心情返回貧亦樂，只見床上有一封信，他拆開一看，却是柳擷紅的留書，他喃喃地道：「她為何匆匆而別，是不是跟司馬業一起走的！」

他想了一下，覺得柳擷紅與司空業同行的可能性不大，心頭略為舒暢，但另一個問題又泛上他心間：「擷紅說她暫時不回杏園，那麽她去那裏？去找她父親？梅北山在那裏决鬥？」

他自問自答：「柳舞風替梅北山作證人，也許事後梅北山會請他到梅園過新年，我何不到河北走一走？」

主意一定，韓鐵衣也不睡，立即出店買馬離開揚州。他要盡快趕到黃河之北的安陽城，因為梅園在安陽城郊！

× × ×

齊雲飛出了揚州，暗問一句：「我該去那裏？」他心頭並沒有主意，也沒一個去向，只是心情煩悶，是以放足而馳，又不斷發出長嘯。

他一口氣馳了十多里，才把脚步放慢，仍借着冷月西行，到了四五更天，走倦了才找了一座樹林進去睡了一陣。

這樣走了幾天，便到了淮河，他買舟由淮河北上，舟上還有其他乘客，有兩個眼神充足的漢子，在舟上喁喁細語，齊雲飛耳力靈敏，他們的每一句話，都讓他聽進耳去。

左首那個下頦有一撮長長的黑毛。「聽說揚州最近出現一個殺手，以血蝙蝠為號！」

右首那個額上有塊白斑。「小弟昨日也聽人說過，其中有一個被人殺死的好像揚州大豪『獅子頭』樊喬！」

齊雲飛心頭一跳暗道：「莫非這件事與鄢天佑被刦有關？」當下便凝神細聽。

「一撮毛」道：「那樊喬不但錢多勢大，聽說武功也極高，不過此人的歛財手段，便有點那個了！」

「白斑」道：「咱們論他為人作甚？你還知道有誰被殺？」

「前天聽人說共是三個，昨天又聽人說是七個，到底是多少個可也不清楚！」

「白斑」忽然轉了一個話題：「喂，你有否聽人提及，黃河的『黃龍帮』聽說要散伙啦！」

「那又有什麽奇怪，早一兩個月便有不少『黃龍帮』的人，跑到長江的『白鯊帮』及『臨海帮』去了！」

「以前『黃龍帮』也風光得很，想不到黃龍死了不久，便淪落至此地步！」

「一撮毛」道：「我還聽人說黃彪不想散伙哩！」

「這個當然囉，誰不想當帮主的？」

兩人說至此，便轉了話題，談風說月

，齊雲飛暗道：「那天聽韓鐵衣提及『黃龍帮』胡姬的事，反正閑着，不如去那裏走一趟！」他本就好奇心重，又喜熱鬧，主意一打定，便恨不得立即插翅飛去黃河，可是一想到韓鐵衣，他的心便湧上一股酸意。

柳擷紅是不是跟韓鐵衣在一起，還有，那司空業是從那裏鑽出來的？

他剛感覺到失敗的苦澀，可是心中又暗暗勸自己：「我本不管她是什麽美人，是她自己先找上門來的！嘿嘿，這種女人，就算她是天下第一美人，也不稀罕！」

想至此，心情轉佳，便放眼望去，岸上的人家都在忙碌着，屋頂上的烟囪，整天都冒着烟，他這才驀地記起，今日已是小年夜！

對一個浪跡天涯的浪子來說，大年夜，小年夜，新年，佳節與平日本無兩樣，有的也只是比平日多了幾分感慨和惆悵。

齊雲飛在亳縣上岸已是新春初三，他買了一匹劣馬代步，冒風前進，走了半天，路旁有爿小飯館，十分簡陋，不過佔了地利，生意頗佳，齊雲飛見附近再無其他地方可以裹腹，也走了進去。

抬眼一望，七八張桌子都有人，齊雲飛見靠門口那張還有一個位子，便含笑向其他三人點點頭，然後坐了下去。

那三個人兩個長得頗爲威武，另一個却身裁矮小之至，但他說話時，梨渦淺見，齊雲飛多看了兩眼，便知道她是個易釵的少女！

那少女瞥了他一眼，漫不經心地道：「穿白衣坐到這種地方，不怕染骯髒？」

右首那男的道：「剛過年不久，便見『穿白』的人，霉氣！」

齊雲飛笑嘻嘻地道：「我這身白衣七八天沒換過，早就髒了，這位兄長怕霉氣，那就請吧！」

那漢子叫了一聲：「你這是什麽意思？要趕咱們走？」

「哎唷，我可沒這樣說過，你若不怕霉氣的，請坐！」齊雲飛一笑召小二過來：「弄兩三個小菜來，順手送一壺酒。」

那三人說自己的事去了，不久齊雲飛的酒菜也送上來了，見他們只有飯菜沒有酒，便故意長飲一口，再緩緩吐了一口氣，無限享受地道：「好酒，眞是好酒！」

那三人立即向他望過去，齊雲飛道：「小弟請你們喝一杯吧！」

那少女冷冷地道：「這也算是酒，你喝過酒沒有？」

「當然喝過啦，你認爲這一壺是白開水，你沒喝怎會知道？」

那少女傲然地揚起頭來，伸手一指自己的鼻子。「對少爺來說，酒是不用喝的，聞一聞便知道！」

「你聞過了？這是水？」齊雲飛故意氣她：「我小時便聽外婆說過，以前有一隻小狐狸，牠看見架子上的葡萄，又大又晶亮，愛吃極了……對啦，那小狐狸是一頭雌的！」

「胡說，那故事中的狐狸根本沒人說牠是雄的還是雌的！」右首那漢子道：「小孩子的故事你還拿來講？」

「你聽到的是怎樣子的？」

「那狐狸跳起，抓不到……後來便說是酸的！」

「我聽到的不是這樣！」

這次連那少女的眼睛也發亮了，問道：「你外婆怎樣說？」

「那小雌狐狸心想讓葡萄再大一點可能會更好吃的，便決定再過兩天才來偷吃，不料兩日之後，架上的葡萄不見了！原來被一個波斯人全買了！」

左首那漢子問：「買這許多作甚？」

齊雲飛先喝了一口酒才續道：「波斯人愛吃葡萄酒嘛！那狐狸一想，吃不到葡萄，喝葡萄酒也好，很多人連葡萄酒都未見過，一隻小狐狸若能喝上一頓，也是耀祖榮宗的事了。

「牠等了很久，波斯人終於把酒拿出來了，他要請他的朋友，他朋友說不能喝酒，波斯人說這酒很淡，若連葡萄酒也不能喝，根本不能算作是人了！」

「狐狸一聽，偷偷上前一步，果然很香，便把那罎葡萄酒喝了一半，覺得愜意之至，不想走了幾步，便醉倒了。波斯人發現罎內的酒不見了一半，又見那狐狸便知道是怎麽回事了，用水潑醒，正要懲罸牠偷酒，那小狐狸已道：『冤枉，我喝的只是水！』結果仍被打了一頓！

「此後小狐狸再不敢喝酒，但又怕被人笑牠，所以只好說人家的酒是水，完了。」齊雲飛扮了個鬼臉。「你聽的故事是酸葡萄，我聽的故事是酒是水不一樣！」

那少女咬唇駡道：「見你的大頭鬼，那有這種故事，你分明是指桑駡槐！」

（未完・三）

民初俠情技擊小說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大帥夫人

（一）

洋場十里　出現幽靈

窗外有寒星，但在星光下的世界還是一片漆黑。

屋子裏也是黑沉沉的，這裏最後一根蠟燭已在兩小時之前燃盡。

這裏沒有燈光，沒有聲音，只有一屋子酒氣。

酒不好。

在這種貧民窟一般的地方，也絕不可能會有好酒的氣味散發出來。

要喝酒就得付錢，酒越好價錢也自然越貴。

唐阿邦沒有錢，他買不起好酒，甚至連兩毛錢一大瓶的劣酒也買不起，但他還是要喝，就算賒帳也要喝了再說。

賒回來的酒雖然品質低劣，但却有整整十瓶。

劣酒和好酒最少有一點相同，只要喝多了就一定會醉。

而且喝劣酒往往會醉得更快，也醉得更痛苦。

所以，唐阿邦現在已躺在冰冷的地上，但身子却像是一團燃燒着的烈火，不斷燃燒着。

所有酒瓶都已空了，就像是他的腦袋，如今只有一片空白，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已遺忘。

但世間上還是有人記得他的。

就算人人都已忘掉了唐阿邦，最少有一個人不會。

這人年約五十四五，老是穿着一套又皺又闊大的西裝，令人看來有着一種滑稽可笑的感覺。

但認識這男人的人，都知道這人一點也不滑稽，一點也不可笑。

因爲他就是「鬼狐」莫烈夫。

莫烈夫雖然被稱爲「鬼狐」，但他從來沒有殺過人，然而，他却又是全憑殺人而致富的。

殺人也是一種行業，而莫烈夫就是這一個行業裏著名的殺人掮客。

在二十五年前，「血眼」曾大山號稱「魔鬼殺手」。

十八年前，「一笑揮刀」丁譽震撼六座大都市，一年之內連殺九位黑道大亨。

十年前，「霧裏幽靈」無名殺手連環暗殺「上海四霸」，也很令人震駭。

但殺人者，人亦殺之，這些名震汀湖的殺手，最後也死在別人的手裏。

他們都使莫烈夫無法忘懷。

曾大山的驃悍，丁譽殺人時的笑聲，無名殺手飄　有如鬼魅的行刺手段，都是那麽出色，幾乎每一次都沒有讓莫烈夫失望。

但他們都已成爲殺手行業裏的歷史人物，他們只有過去，而沒有現在，更沒有將來。

懷念過去是消極的，積極的人只會把握現在和計劃未來。

所以，莫烈夫現在來到這間破舊的屋子裏，把躺在地上的唐阿邦扶起。

因爲他太瞭解唐阿邦。

唐阿邦有過去，也有將來。

只有死了才沒有將來，但唐阿邦仍然活着，他現在，只不過是醉得一塌糊裏糊塗而已。

× × ×

星星已在黎明前一顆一顆地溜走。

陽光雖然很柔和，但它彷彿還是刺痛了唐阿邦的眼睛。

貓的眼睛也是這樣子的。

「你的眼睛眞像貓貓……」這句話他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因爲那是晶晶說的。

只要是晶晶講過的說話，他每一句都會記在腦海裏。

晶晶的說話並不多，她是一個沉默而又容易害羞的姑娘。

在唐阿邦的心裏，沒有任何人、任何事物可以代替晶晶，就連星星和陽光都不能。

但她溜走了，就像是黎明前最後閃亮着的一顆星星。

星星雖在白天消逝，但晚上還會再來，而晶晶却是永遠也不會再回來了。

要見晶晶，也許只有在夢裏才可以。

無奈他連睡都睡不着，所以只好喝個大醉。

他知道這樣子繼續下去，不醉死也會餓死，但他一點也不在乎。

他本來就很孤獨，現在連晶晶也離去了，就算活到九十八歲又有甚麼意思?

但莫烈夫却不是這樣想，他對唐阿邦說：「你還沒三十歲，隨時可以東山再起，又何苦爲了一個女孩子而自毀前程?」

唐阿邦面上陡地現出了怒容：「是誰叫你來到這裏的?」

莫烈夫道：「我自己。」

唐阿邦道：「這裏只是一個窮地方，對你並不適合。」

莫烈夫嘆了口氣：「難道對你又很適合了?」

唐阿邦冷笑：「你是你，我是我，請不要把你我混爲一談。」

莫烈夫道：「但我們曾經合作愉快，別忘記你是個殺手，而桐油埕子始終是要用來盛載桐油的。」

唐阿邦道：「你錯了，桐油埕子也可以用來盛載酒，甚至是毒藥。」

莫烈夫瞪着他：「你眞的要爲晶晶而死?」

唐阿邦搖搖頭：「我不知道。」

莫烈夫冷笑一聲：「你當然不知道，你甚至不知道晶晶爲甚麼會死。」

唐阿邦的身子陡地猛烈震動：「你說甚麼?你又知道些甚麼?」

莫烈夫凝視着他，過了半响才說道：「半年前，在街上斬殺晶晶的並不是個瘋子。」

唐阿邦立刻搖頭，說：「不!瘋大郎是個眞正的瘋子，那一天他兇性大發，在街上連續斬殺了八個人，最後才給警備廳的軍警亂槍射死。」

莫烈夫道：「瘋大郎不錯是個瘋子，有一次，他割掉自己的一隻大足趾，還吃得津津有味。」

唐阿邦道：「他說這一隻大足趾生了疔瘡，所以非要割下來不可。」

莫烈夫點點頭：「所以瘋大郎是只有九隻足趾的。」

唐阿邦的眼色忽然一變：「斬殺晶晶的瘋大郎，他有幾隻足趾?」

莫烈夫伸出了十隻手指作爲回答。

唐阿邦瞳孔暴縮：「你敢肯定?」

莫烈夫道：「白臉棠的消息，向來不假，你若不信，可以去問問他。」

唐阿邦立刻跳了起來：「我現在就去問他!」

莫烈夫道：「那麼你去死罷，因爲白臉棠已給人擺平了。」

唐阿邦陡地呆住：「是誰幹的?爲甚麼要殺白臉棠?」

莫烈夫聳聳肩：「是誰幹的，我不知道，但九成是爲了滅口。」

「滅口?」唐阿邦吸了一口氣：「他還知道些甚麼?」

莫烈夫道：「他也許知道某些秘密，但也許他就只知道被射殺的瘋大郎有十隻足趾。」

唐阿邦怒道：「有十隻足趾的瘋大郎，就一定不是瘋大郎，他甚至可能不是一個瘋子!」

莫烈夫淡淡道：「當然不是瘋子。」

唐阿邦道：「但這人又是誰?」

莫烈夫道：「顏中秦。」

「顏中秦?」唐阿邦想了想，猛然省起：「瘋大郎豈非也姓顏嗎?」

莫烈夫點點頭，道：「瘋大郎也姓顏，他叫顏中楚。」

唐阿邦目光一寒：「那麼顏中秦是瘋大郎的同胞兄弟?」

莫烈夫道：「顏中秦是瘋大郎的弟弟，兩人的容貌最少有九分酷似，但有神經病的只是瘋大郎顏中楚，而顏中秦却是個聰明絕頂的賭徒。」

唐阿邦冷冷一笑：「一個人若沉迷賭博，就算再聰明睿智，也會變成笨蟲。」

莫烈夫道：「你說的不錯，顏中秦就是因爲賭債纍纍，所以才會被人搭鴨子上架，冒充瘋大郎在街上斬殺八人。」

唐阿邦眼中已滿佈血絲：「但他爲甚麼要殺了晶晶?」

莫烈夫說道：「因爲晶晶才是主謀者要擊殺的對象，至於其餘的八人，只是陪襯枉死，好讓別人以爲眞的是瘋子行兇而已。」

唐阿邦聽得傻住了，這樣的兇殺案，眞是匪夷所思，聞所未聞。

但他接着搖頭不迭，道：「不!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晶晶是那麼柔弱，從來也沒有跟任何人結怨，又有誰會這麼狠心，策劃這種瘋狂的暴行來殺害她?」

莫烈夫嘆了口氣，道：「晶晶當然不會有甚麼仇家，但你呢?」

唐阿邦怔住，在這片刻之間，他忽然感到了極度的寒意。他喃喃地說：「不錯……晶晶沒有仇家，但我有……我有……而且還數之不淸，算之不盡……」

但他隨即又大聲道：「但他們爲甚麼不殺了我，却去對付手無寸鐵、弱質纖纖的晶晶?」

莫烈夫嘆道：「殺了你，固然是報復，但他們殺了晶晶，對你來說豈不是還更殘酷得多嗎?」

唐阿邦瞪着眼睛，緊握雙拳，嘶聲道：「告訴我，這人是誰?這人是誰?」

莫烈夫搖頭道：「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唐阿邦道：「你不知道，誰知道?」

莫烈夫道：「有一個人，他會知道主兇是誰，但我不能說出他的名字。」

唐阿邦怒道：「爲甚麼不能說?」

莫烈夫道：「因爲他要僱請殺手，而且我已答應了他一定把事情辦妥，照我們這一行的行規，是絕對不能洩露顧客身份的。」

唐阿邦叫道：「但他會知道那眞兇是誰!」

莫烈夫道：「不錯，而且他也知道，晶晶之死，對你來說是多麼嚴重的一個打擊，所以，他對我說：『只要阿邦能够完成殺人任務，除了殺人酬金之外，我保證一定把眞兇揪出來，然後交給阿邦』!」

唐阿邦的眼睛發亮了，道：「你不會騙我?」

莫烈夫道：「你認識我已這許多年了，我幾時騙過你一次?」

唐阿邦的嘴角忽然掠過了一絲冷笑，道：「我知道你從來沒有騙過我，因爲你不敢。」

莫烈夫神情淡然，點頭道：「我這張嘴巴也不是從來不騙人的，但我只騙女人，只騙敵人，而你却是我的朋友。」

「朋友?」

「不錯，有時候，我甚至把你當作是自已的兒子看待。」

唐阿邦又冷笑道：「不管你是誰，這一次你若騙我，你就一定死!」

莫烈夫沉默下來，這時候，陽光已斜斜地照在他的臉上。

× × ×

十一月三日，上午十點五十五分，火車站大堂內外都擠滿了人。

火車站的「站王」常說：「火車就像是女人，總是非遲到不可的。」

站王是火車站裏的一個老職員，十幾年來，他一直負責這火車站大堂的清潔和維持秩序，由於他經常都要站着工作，所以便給自己加了一個封號，稱爲「站着之王」。

原來他也姓王，以前，人人叫他王九伯，但現在都改稱爲站王了。

站王又認爲：「火車站看來簡單，但其實却是世間上最品流複雜的地方。」

他這話一點不假，在這火車站裏，每天進進出出的旅客不知凡幾，其中包括了官紳名流，上層社會的殷商巨賈，也有掌管大權，舉足輕重足以影响千萬百姓安危的軍政要員，在黑道上，不少江湖大盜，以至嘍囉小卒，也經常穿插其間，當然，還有數之不盡，形形色色的各類人等，眞是包羅萬有，樣樣不缺。

但這一天，站王却發現了一個前所未見，氣質獨特到了極點的人出現在火車站大堂之外。

那是一個穿着銀白旗袍的女人，看她的樣子、年紀好像已經不算細小了，但一身打扮還是那麼奪目，臉上的神態依然帶着七分冷艷和三分嫵媚。

她坐在一輛黑色轎車裏，一直沒有走出來，但站王老早就已注意上她。

站王從來沒有見過這女人，但他却認得駕駛這輛轎車的司機。

這司機身型瘦削，臉色青青，似乎一陣大風也可以把他吹倒。

但在上海，他却是著名的煞星，也是第一流的保鑣。

他叫盧快。

盧快擅開快車，能使快刀，做事也極勤快。

但他有一慢，那是吃喝。

他說：「吃得越快腸胃越易生病，喝得越快越容易醉。」生病固然不妙，就算喝醉了也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盧快其實是個很小心，很謹慎的人。

雖然他擅開快車，但在平時，他駕駛汽車的速度總是很慢，絕不胡來，而這一點，正是衞天坤最欣賞的。

衞天坤就是這輛黑色的大轎車的主人，也是盧快的老闆。

在上海，衞天坤的名字是極响亮的，就算拿新任市長的大名跟他相比，只怕也得馬上靠邊站開，大嘆不如。

甚至有人傳說道：沒有衞大帥點頭，這位新任市長只怕還坐不上市長那張椅子呢。

由此可見，衞天坤這人眞不簡單，所以，他又給人稱爲「大帥」。

衞大帥這個綽號，衞天坤是欣然接受的，有時候，他行事的手段甚至比眞正的軍閥大帥還更厲害，還更可怕。

沒有人敢得罪衞大帥，因爲誰都惹他不起。

× × ×

看見了盧快，站王總算弄清楚那白袍女人的身份了。

她是衞大帥的妻子雲玉霞，現在大多數人都叫她衞夫人。

衞夫人嫁給衞天坤的時候，她才只有十九歲，那時候，衞天坤還是一個窮漢，一年之中最少有七八個月要靠賒借才能渡日。

但過了幾年，衞天坤時運轉變，幹起生意來。

他幹合法的生意，也幹不合法的買賣，總之凡是有錢可賺的生意他都願意插手幹。

轉眼間，又十幾年了，衞天坤在社會上的地位越來越高，賺錢的門徑也越來越是廣闊。

也許由於朝夕想看怎樣去賺錢，衞天坤兩鬢早已花白，額上的皺紋也越來越多，但衞夫人却似乎駐顏有術，直到現在看來還是不覺得怎麼老，而且還越來越更美麗了。

站王雖已一大把年紀，但衞夫人的美艷，還是使他看得有點痴醉起來。

× × ×

火車有如姍姍遲來的小姐，終於駛進了車站月台。

在最前列的車卡裏，走下了五個男人，其中一人頭髮灰白，臉龐看來並不怎麼樣，但却有一個不算太細小的肚子。

站王一眼就認出了他，忖道：「原來衞大帥出門去了，現在剛剛回來。」

這人正是衞天坤，在他身旁四人，都是他的心腹手下。

衞大帥的面色不怎麼好看，老是緊繃繃的，有點像想擇人而噬的樣子。

盧快早巳爲他打開轎車車門。

衞大帥一上車，衞夫人便急不及待地問：「力行怎麼了？」

衞大帥沉着臉，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只是揮了揮手，向盧快說：「開車。」

盧快立刻開車，車子朝着北方走。

過了一會，衞大帥才緊繃着臉說：「那條病獅，他巳宰了力行。」

衞夫人臉色倏變，顫聲說：「你說甚麼？」

衞大帥怒道：「妳乂不是個聾子，難道我還說得不夠清楚嗎？」

衞夫人的身子一陣發抖，也不知道是因爲驚惶，還是因為憤怒。

不久，車子駛到了一條寧靜的街道，在這附近的建築物，全都寬宏華麗，氣派十足，是一個極其高尚的住宅區。

最後，車子在一座白色的豪華巨宅門前停了下來，但它只是停頓了一會，巨宅閘門立刻就有人從裏面打開，然後車子繼續向前緩緩行駛，穿過了一座佈置得美侖美奐的花園才停泊下來。

衞大帥一下車，就大叫道：「老子要馬上召開緊急會議。」

忽然天降大雨，把他淋得全身濕透。

眞的是天降大雨嗎？

不，洒下來的雨，而是一盆冷冰冰的水。

衞大帥大怒，仰起了臉，罵道：「操你祖宗，是誰在上面弄鬼？」

他抬頭一望，只見一個穿着西裝，神氣活現的少年，正在二樓窗前哈哈地笑，而他的手裏，還捧着一隻木盆子。

那少年笑了一會，才道：「你操我的祖宗，也就是操你自己的祖宗！」

衞大帥怒道：「小鬼子，你不要跑，老子今天不宰了你就不吃飯！」

那少年還是面無懼色，道：「你不吃飯，但可以吃包子，也可以吃豆腐。」

衞大帥瞪着衞夫人，道：「我的好老婆，妳是怎樣敎兒子的？

衞夫人也瞪着他，却說：「告訴我，力行是怎樣死的。」

衞大帥沉着臉：「老子沒有親眼看見，但那條病獅的手下，曾經把力行的屍體掛在街頭一支燈柱上。」

衞夫人搖搖頭，道：「不會的，他們怎會眞的殺了力行？

衞大帥冷笑道：「怎麼不會？他們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羣病獅，一羣畜牲，一羣野獸！」

就在這時候，那少年已像猴子般從二樓沿着一棵大樹爬了下來。

「媽，妳說甚麼？」他抓着衞夫人的手，臉色十分蒼白，道：「妳剛才說舅父死了！」

衞大帥罵道：「小鬼子，老子要宰了你！」

少年却不怕他，大聲道：　你敢動我一根毫髮，你兒子就砍斷了右手。」

衞大帥臉色一變：「畜牲，你敢？」

少年冷冷一笑道：「我是衞天坤的兒子，天不怕地不怕，乂有甚麼事情不敢幹的？」

衞天坤給他氣得咳嗽起來，雖然早巳舉起了手掌，好像想摑他一個耳光，但到最後還是嘆了口氣，掉頭便走。

衞夫人摟着少年，也輕輕的嘆了口氣，說：「你怎可以這樣對他說話？」

少年哼的一聲：「爲甚麼不可以？」

衞夫人道：「他是你的父親呀！」

少年冷笑道：「父親乂怎樣，他是個兇手，每年都害死不知多少無辜的人。」

衞夫人道：「易羣，你怎可以講這種說話？」

衞易羣道：「爲甚麼不可以，舅父也是這麼說的。」

衞夫人面露悲愴之色。「不要再提你的舅父！」

衞易羣道：「爲甚麼不要提，舅父是個好人，也只有他才能勸阻我的大帥老子不亂開殺戒。」

衞夫人黯然落淚，忽然回到車子裏，向盧快說：「我要在賭場。」

盧快一怔：「那一間賭場？」

衞夫人道：「隨便那一間都行，只要不是大帥開的場子就行了。」

盧快乂是一呆，但衞夫人這樣囑咐，他也不敢再多問，依言把車子駛了出去。

衞易羣却咬了咬牙，向屋子裏直衝，來到了一座富麗堂煌的大廳。

衞大帥雖然給兒子淋濕了一身，但仍然沒有更換衣服，只是用一塊布子不停地抹臉。

衞易羣走到父親面前，忽然一個耳光打在自己的臉上。

衞大帥一怔：「你在幹什麼？」

衞易羣沒有回答，乂是一個耳光打在另一邊面頰上。

衞大帥這次立刻抓住他的手，喝道：「他媽的，你瘋了？」

他抓住的是衞易羣的右手。

這隻右手只有四隻手指，因爲尾指不見了。

看見這隻手，衞大帥心中不禁一陣疼痛。

衞易羣生下來的時候，是十指齊全的，但在八歲那一年，他却把自己的右手尾指一刀砍掉下來。

他砍掉這隻尾指，是要抗議父親不讓他學唸英語。

當時，衞大帥傻住了，他怎樣也想不到，自己的兒子竟然會用這種手段來對抗自己。

這一仗，衞大帥敗了，他再也不敢禁止衞易羣學習英語，還聘請了兩個師資優良的老師來敎導兒子。

衞大帥縱然平時殺人不眨眼，但這兒子却是他的心肝寶貝。

他活到這一把年紀，就只有這一個兒子。

衞易羣忽然連打自己兩下耳光，衞大帥不但莫名其妙，還有點驚惶起來。

但衞易羣却反而很冷靜，他說：「我沒有瘋，我打自己只不過是爲了要向你道歉。」

衞大帥一怔：「道甚麼歉。」

衞易羣眨了眨眼，道：「剛才我太頑

皮，把你的身子都淋濕了，而且天氣乂是那麼冷。」

衞大師呆了很久，才搖搖頭道：「今天不冷，老子也沒有眞的怪你！」

衞易羣道：「你爲甚麼不怪我？」

衞大帥皺了皺眉，過了半晌才笑着說：「不爲甚麼，只因爲你是我的兒子。」

衞易羣問道：「我若不是你的兒子呢？你會怎樣，是不是會把我一槍轟碎了腦袋？」

衞大帥咧嘴一笑，道：「你老子乂不是眞正的大軍閥，怎會隨隨便便就開火槍殺人？」

衞易羣道：「但是，你不是經常殺人嗎？」

衞大帥道：「誰說我經常殺人，我乂不是刑場上的劊子手。」

衞易羣道：「兩年前，褚大叔死在你的槍下。」

衞大帥道：「你還沒忘掉這個人？」

衞易羣道：「褚大叔對我很好，我細小的時候，他時常都抱着我在街上遊玩，而你也經常稱讚他，說他誠實可靠，而且對你忠心耿耿。」

衞大帥嘆了口氣，道：「以前，褚大叔的確是對你老子很忠心的，但後來……唉……」

「後來怎樣了？」

「他變了。」

「變得怎樣？」

「變得一場糊塗，可惡復可恨！」

衞易羣沒有放鬆，繼續逼問：「一個好好的人，怎會忽然變成這樣？」

衞大帥道：「他染上了毒癖，以後就整個人都變了。」

衞易羣道：「他背叛了你？」

衞大帥點點頭：「當他染上了毒癖後，就跟那羣病獅混在一起，還害死了于九叔和韓麻子。」

衞易羣道：「你跟血獅帮的人有大恨深仇？」

衞大帥道：「你問得太多了，現在你的老子巳很疲倦，想好好休息一下。」

衞易羣搖搖頭，道：「你現在不能休息。」

衞大帥奇道：「爲甚麼不能？」

衞易羣道：「原因之一：你說過要召開緊急會議，但現在會議還沒有召開，所以你就算再疲累也不能躺在床上。」

衞大帥哼了一聲：「你倒會抽老子的後腿，還有原因之二，原因之三嗎？」

衞易羣道：「原因之二：就是你還沒有向我說淸楚，舅父到底出了甚麼事？」

衞大帥沉默了一會，才說道：「他死了。」

衞易羣的眼睛一紅，但却沒有迸出眼淚，道：「舅父向來身壯力健，怎會忽然死掉？」

衞大帥道：「再身壯力健的人，也挨不住一顆子彈。」

衞易羣目光一閃道：「舅父是給人用槍射殺的？」

衞大帥搖搖頭，道：「老子不知道，你老子只知道他死了，說不定是給女人的絲襪勒死的。」

衞易羣冷冷道：「你爲甚麼不說是女人的內褲？」

衞大帥一楞道：「你還是個小孩子，說話怎可以這麼難聽？」

衞易羣道：「我是你的兒子。」

衞大帥道：「你當然是我的兒子，那乂怎樣？」

衞易羣道：「我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有其父必有其子。」

衞大帥却長長地嘆了口氣，道：「你不必樣樣都學我，做父親的也會有他的缺點。」

衞易羣道：「優點要學，缺點也要學，也許這根本不必學，而是天性遺傳。」

衞大帥道：「既然是遺傳，你爲甚麼不多一點像你媽。」

衞易羣道：「像媽媽乂怎樣？」

衞大帥道：「妳媽是個很善艮的女人，她嫁了我這許多年，連一隻螞蟻也不捨得踩死。」

衞易羣道：「所以她只有給人欺負的份兒。」

「胡說！」衞大帥道：「有老子在她的身邊，誰敢來欺負她？」

衞易羣冷冷道：「不必外人來欺負，就是你巳經把她欺負得很够苦。」

「沒這回事！」衞大帥否認不迭：「你老子一向對妳媽視如拱璧。」

衞易羣道：「你說得不錯，的確是視如拱璧，所以，許多時候我媽甚麼都不像，就只像一件被人冷落了的珍貴古玩。」

「古玩？」衞大帥笑了起來：「眞是孩子說話，孩子脾氣。」

衞易羣昂起了臉，道：「我巳十三歲了。」

衞大帥搖搖頭，道：「不，你巳十四歲。」

衞易羣道：「你的算法跟我的算法有點分別，我是十二月出生的，所以現在還不能算是十四歲。」

衞大帥冷哼道：「這是西洋鬼子的計算方法？眞是放他媽的狗屁。」

衞易羣道：「但中國人的算法也不一定就很高明，比方說在大年夜出生嬰孩，到了明天大年初一就巳兩歲了，這豈不是一種笑話？」

衞大帥咳嗽一聲道：「這乂有甚麼不好，快高長大嘛。」

衞易羣冷笑，道：「剛好相反，人家兩歲的孩子巳經懂得滿地亂爬，牙牙學語了，但在大年夜出生的孩子，到了大年初一所謂兩歲的時候，還是連眼睛都睜不開來。」

衞大帥道：「難怪有人說，外國的月亮總是特別圓，特別明亮。」

衞易羣搖頭道：「那也並不盡然，外國洋鬼子也有大放洋屁，狗屁不通的時候，只不過人家有人家一定的長處，咱們絕不能爲了種族上的歧見，就把外國人統統當作是野蠻民族看待。」

衞大帥呆了一呆，終於嘆了口氣，說：「是你贏了，今天爲甚麼不學英語？」

衞易羣道：「現在時候還早呢，舅父呢？」

衞大帥的眉頭乂皺了，道：「我不是說過，他巳給人殺了嗎？」

衞易羣道：「乂是血獅帮的傑作？」

衛大帥點點頭，道：「是的。」
衛易羣又問道：「你怎麼不爲舅父報仇？」
衛大帥道：「這種事，小孩子不要過問，你的老子自有主意。」
「你當然會有主意。」衛易羣冷冷一笑，道：「但主意好不好，却又是另一回事。」
衛大帥說道：「你老子出的主意一定好。」
衛易羣道：「若出了一個餿主意，那又怎樣？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衛大帥怒道：「你怎可以小覷了自己的親生老子？」
衛易羣說道：「這不是小覷，而是關心。」
衛大帥陡地一呆，道：「你幾時開始懂得爲老子而担心了？」
衛易羣道：「從剛剛懂事的時候就開始。」
衛大帥大笑：「你懂事的時候？你在甚麼時候開始懂事了？」
衛易羣說道：「不知道，也許就在今天。」
衛大帥又笑了好一會，忽然打了一個「呵欠」，道：「我現在眞的很累了，我要好好休息半天。」
衛易羣道：「你不再打算召開緊急會議了？」
衛大帥道：「我想，現在還沒有達到那麼緊張的時候。」說完，他離開了這一座富麗堂煌的廳子，只剩下衛易羣站在那裏。
衛易羣眼角的肌肉不斷地抽搐着，一對眼睛早已紅得像是火燄一般。
他突然說了一句粗話，那是用英語說出來的。

× × ×

下午六點三十八分，在同仁路大德川飯店背後的賭場開始逐漸熱鬧起來。
這賭場是二十四小時全日營業的，在這裏，不少賭徒日以繼夜地，不顧一切地，拚命地賭，彷彿除了賭博之外，世間上再無任何事情值得一顧。
這賭場的老闆，是個頭上光禿禿，顎下長滿鬍子的中年人。
他姓李，名勝財，名字很俗氣，人却更俗氣得多。
在這間賭場裏，相熟的賭客佔大多數，李勝財幾乎可以唸得出每個人的名字。
但這一天，這賭場却來了一個稀客。
這稀客不是沒有來過這間賭場，最少，在這賭場第一天開始營業的時候，她便是座上佳客。
那時候，她是貴賓，而並非這裏的賭徒。
她就是衛天坤的妻子雲玉霞。

× × ×

雲玉霞並不是個賭徒，但她對於賭博也並不完全陌生。
她是衛大帥的妻子，在許多場合裏，她難免要參加一些賭局，來作爲一種酬酢的手段。
所以，縱然她賭的不算太精明，但最少也不會賭得太笨。
但在賭桌上，精明與否並不是贏輸的最大關鍵，最重要的是運氣。
當運氣來臨的時候，就算再愚笨的人，也可以在賭桌上大殺三方，贏得驚人的勝利。
比方搓麻將，叫糊一四七萬當然比叫糊偏章三萬好得多，只要是稍爲懂得牌章的人都一定會選擇前者，但能够和出這一手牌的却不一定是這種人，有時候一些糊塗福星亂碰亂撞，叫糊偏章三萬反而可以自摸和了出來。
這就是運氣。
運氣當然並不可靠，但要贏大錢却非靠運氣不可。
若是霉運十足的人，就算在賭桌上行騙使詐，到頭來也會弄得一團糟，甚至是身敗名裂。
而賭運却又跟個人的全部運氣有所分別，有人事事得意，但在賭桌上却會輸得焦頭爛額，結果由事事得意變成大大的倒霉。
但有時候，一個衰來倒運十足的人，在妻離子散，事業崩潰之餘，却又會在賭桌上突發神威，贏個不亦樂乎。
現在雲玉霞就是這樣。
她的弟弟雲力行死了，她的情緒很差，精神意志絕不集中，但在賭桌上居然手風奇旺，在兩三個小時之內，就已贏了三萬多塊。
她賭的是沙蟹，由於她手風太旺，跟她對賭的賭客曾經三次要求更換荷官。
但派牌的荷官換了三次，雲玉霞的牌風還是旺得出奇，有一次，連環紗廠的董事長柯祐興在第四張牌的時候拿了三張Q，而雲玉霞的三張牌面却只是A、5和3，而且三張都是紅心牌。
柯董事長是賭沙蟹的高手，最擅長鑑貌辨色，但在雲玉霞的臉上，他却甚麼都看不出來。
由於雲玉霞的牌面沒有對子，在現階段來說，柯祐興是佔盡上風的，但他也有點顧忌，恐防再派一張牌的時候，雲玉霞會博取得同花順子。
雖然，能够博取得到同花順子的機會絕微，但柯董事長還是不想輸掉這一手好牌。
所以，在第四張牌的時候，他加重了注碼，一出手就是五千塊。
他這樣做，是不想雲玉霞跟進。
由於柯董事長的牌面已有了三張Q，其餘幾家都已紛紛棄牌，就只剩下雲玉霞在考慮着。
雲玉霞的態度很沉着，但目光却是散渙的，誰也不知道，她根本就不是在考慮着這一手牌是否跟進，而只是在賭桌上發呆。
她呆了很久很久，直至柯董事長再也忍耐不住加以催促的時候，她才說了一聲：「我跟進。」
衆皆愕然。
無論怎樣看，她這一手牌都是落在下風的。
但她還是跟進！
結果，第五張牌派出了，柯董事長拿了一張梅花8，而雲玉霞派來的却是一張鑽石A。
雲玉霞是不會有同花順子的了，她最

多只能有三張A。
但柯董事長的底牌是甚麼，却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假如他的底牌也是一張Q，或者是一張8，那麼無論怎樣，雲玉霞還是有輸無贏的。
可以說，柯董事長可能會有必贏的把握，而雲玉霞就算拿了三張A，却還不一定可以穩操勝券。
但她却毫無考慮地，一出手就是三萬塊。
柯董事長的臉色變了。
三萬塊並不是一個小數目，幾乎可以再興建另一座連環紗廠。
但不看一看雲玉霞這張底牌，他又怎麼甘心了？
這看次，要考慮的是柯祐興，而不是雲玉霞了。
當然，他的底牌若是Q或是8，他眞是高興還來不及。
那時候，他不但全跟注，還會反撲再霞一口。
反正是必贏的，不狠狠敲一筆更待何時？
但他考慮了很久很久，却說：「我敢肯定，衛夫人的底牌是一張A。」
雲玉霞沒有作聲，只是囑咐侍役給她一杯酒。
直到他喝完這杯酒，柯董事長才又再說：「我棄牌，妳贏了。」
但他接着又說：「但我有個要求。」
雲玉霞道：「你是不是想知道我的底牌是甚麼？」
柯董事長搖搖頭：「我已知道，我敢肯定那是一張A。」
雲玉霞道：「你既已肯定它是一張A，又何必再要看？」
柯董事長道：「我不是想自己看，只想向大家證實一下，我投降是正確的。」說着，把自己的底牌一翻，那是一張葵扇9。
有人輕輕地嘆了口氣，道：「眞可惜，就只差那麼一點，否則柯董事長就贏定了。」
柯祐興面色一寒，冷冷的瞪着那人一眼。
那是一個高大英俊，穿着一襲杏色西裝的男人，雖然柯祐興的臉色很不好看，但那人還是微微一笑，一點也不在乎。
雲玉霞也瞧着他，忽然說：「你也懂得這種玩意？」
那人微微一笑，道：「在賭場裏，又有誰不懂得賭沙蟹？」
雲玉霞道：「我的意思是說：你是此道高手嗎？」
那人淡淡一笑，道：「若說賭沙蟹，在座之中又有誰可以比得上柯董事長？」
柯祐興的臉色又是一沉，道：「你是甚麼人？」
那人道：「有興趣到這裏逛逛的，當然是好賭之徒。」
柯祐興冷冷的說道：「你怎會認識柯某？」
那人微笑道：「在上海，若連柯董事長的樣子都不認識，又怎能在上流社會裏站得穩腳？」
柯祐興冷笑一聲：「你說自己也是個上流人嗎？」
那人淡淡地道：「在上海，十里洋場，花花世界，只要有錢，就可以做個上流人。」
柯祐興的臉色更不好看，道：「你很有錢？」
那人道：「不敢，但區區三幾萬塊，在下還沒有把它放在眼內。」
柯祐興怒道：「這算是甚麼意思？」
那人道：「沒有甚麼意思，但我若拿着三條Q，就算拚掉了一身家當，也非要看看衛夫人的底牌不可。」
柯祐興說道：「我現在有機會可以看看。」
那人道：「但男人大丈夫，要低聲下氣去求女人才能看一看對方的底牌是不是A，就未免太可憐了，而且，就算衛夫人肯揭開底牌給你瞧，這一局牌，你還是輸了。」
柯祐興氣得連臉都發白，戟指罵道：「你是誰？竟敢這樣對我說話？」
那人微微一笑，道：「在下姓白，叫白電。」
「白電！」柯祐興怒道：「在上流社會，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一個名字。」
白電淡淡地道：「也許因爲你還不够上流之故。」
「荒謬！眞是絕頂荒謬！」柯祐興喝叫了一聲：「李禿子在那裏，他的賭場怎會有這種無賴出現？」
李禿子就是李勝財。
但李勝財不在。
白電又是淡淡地一笑，道：「李老闆已經走了，他是天津人，現在說不定已經啓程回返故鄉。」
柯祐興說道：「胡說！他是這裏的老闆！」
白電道：「在兩小時之前，你這句話仍然是對的，但現在却不同了。」
柯祐興道：「有甚麼不同？」
白電道：「在下一時高興，已買下了這座賭場，你若有興趣，不妨加股，大概只需十萬塊就可以做個小股東了。」
柯祐興面如土色，一時間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
白電却慢條斯理地走到雲玉霞的面前，說：「柯董事長想看一看這張底牌，妳說可以不可以？」
雲玉霞盯了他一眼，搖搖頭說：「不可以。」
白電道：「爲甚麼不可以？」
雲玉霞冷冷道：「他已棄了牌，憑甚麼資格來看這一張牌？這是絕對不合規矩的。」
白電道：「若我想看呢？」
雲玉霞又瞧着了他：「你眞的很想看這一張牌？」
白電點點頭，道：「是的，因爲人人都相信妳有三張A，但我却不相信。」
雲玉霞道：「你的眼光眞不錯。」
白電說道：「它甚至不會是紅心2，或者是紅心4，而且也不一定是一張紅心牌。」
雲玉霞目中突然露出了驚詫之色，道：「你怎會猜得這麼準？」

（未完．一）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府廢園內還有一個玄衣少女，衆人想把她捉住，却給她溜掉，常九暗中追踪，見她竄入四海綢緞莊內，潛入打聽……王守義下令破壞密室、封閉地道，以免再爲匪人佔用，一切妥當才率衆人離去。衆人回到趙府，集中在賞花軒內，譚三姑部署一切，王守義佈置弓箭手，三十名捕快，六名鏢師，還有趙幽蘭的毒物設防另一個佈置，譚三姑又分配了防守和傳警的方法，交相掩護，把人手集中在後園之中，準備和對方決戰，對敵方針以蕭寒月爲決戰中心，以他佈下的十方大陣爲主，常九將探到的情況報告，對方三天內會來偷襲，大家作好準備……

朱郡主爲情私奔　蕭寒月移情別注

譚三姑呆了一呆，道：「那把劍的身上，是否帶有銀綫？」

朱盈盈點頭，由身上取出了一把金鞘銀柄的短劍，在劍柄上，果有一很細的銀綫穿過，那銀綫連在一個護腕之上，但劍式斜成一彎新月形狀。

全桌上之人，都看得出這把劍的名貴，但譚三姑、張嵐、常九都驚訝的站了起來。

郡主沒話找話，回頭對蕭寒月低聲說道：「蕭大哥，他們怎麼了？」

也許是爲了說話方便，嬌軀也移了過來，蕭寒月聞到了一股如蘭似麝的香味，其香雅淡，但却溫馨悠長，中人欲醉。

蕭寒月急閉呼吸，道：「大概郡主這把短劍，是極爲名貴之物，譚前輩和張總教席，都認出它的來歷了。」

朱盈盈道：「蕭大哥，你如果也很喜歡它，我就把它送給你。」聲音極低，幾乎是附在耳邊說的。

聲音輕柔，淡香沁心。

蕭寒月無法回答，只好裝作沒有聽到。只聽譚三姑道：「張兄，你可認識這把短劍麼？」

張嵐說道：「看來好像是傳說中的『銀月飛霜』？」

譚三姑取出短劍，一按劍柄機簧，短劍出鞘，頓覺一股逼人冷氣，散漫開去，劍身奇亮，有如眉月。

常九說道：「不錯，如假包換的『銀月飛霜』。」

蕭寒月不知此物來歷，笑一笑，道：「劍形如眉，怎會叫『銀月飛霜』？」

譚三姑還劍入鞘，笑道：「此劍乃寒鐵精英所鑄，原爲天山寒叟之物，劍形雖如新月，

但出手，光亮耀目，有如一輪明月，這把劍出現江湖之時，造成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殺刧後，突然失踪不見，想不到竟落入了帝王之家。」

朱盈盈見蕭寒月正襟危坐，不理會她，也不生氣，反而覺着蕭寒月的樣子很好玩，側目相注，凝眸微笑。

她嬌生慣養，胸無城府，心有所思，就形諸於外，不管什麼場合，也不管有多少人在看她。

譚三姑搖搖頭，道：「盈盈，這把短劍，妳是怎麼得來的？」

朱盈盈目光轉動，才發覺所有的人都在看她，不禁臉上一熱，道：「師父，妳叫我？」

譚三姑微微一笑，道：「我在問妳，這柄『銀月飛霜』是那裏來的？」

朱盈盈道：「我不知道它的來歷，我要來看師父時，爹帶我到他的寶庫中去選幾樣寶物帶上，我就選了夜明珠和這把短劍。」

譚三姑道：「妳會不會施用？」

「不會呀！師父沒有教過我。」

譚三姑道：「可惜師父也不會用它，這柄短劍隱失江湖已近百年，施用它的方法，只怕早已失傳了？」

朱盈盈道：「這麼說，這柄劍豈不是沒有什麼用處了？」

「千古寶刃，怎麼沒有用處？看到劍後的白色細索相連護腕，就不難想到它的用法，只不過，前人創出的奇技失傳，要自己在暗中摸索了。」

蕭寒月目力過人，發現那劍柄上花紋有異，接道：「老前輩，能不能給我看看？」

譚三姑笑道：「蕭公子乃一代武學奇才，如肯化點心思，必可創出奇招。」

蕭寒月接過短劍，退下劍鞘，只覺一股冷氣，直透肌膚，暗道：神兵利器，果非尋常，大概這就是傳說中那些所謂能削鐵如泥的寶刃了？」

仔細查看短劍柄上的花紋，果然雕刻而成，細微精緻，遠看似花，細看竟是篆字，寫的是施用這「銀月飛霜」方法，文中說明了它的重量，並說明劍柄的細索，採自天山異種冰蠶絲，不畏利刃，細索外面的長度四丈八尺，護腕是金綫蛇皮製成，上下有兩片寒鐵精英，寒鐵片可拒刀劍，連接蛇皮之處，還藏纏七丈二尺的天蠶絲綫，短劍可當兵刃，亦可當暗器，由連接絲綫操縱，遠近隨心，劍如眉月，內外皆是鋒刃，斷玉切金，無堅不摧，練習熟悉，內功精深的人，可放盡天蠶絲索，傷人於十二丈的距離。

刻字細小，而且組合成一種圖案，不留心是很難發現的，不認識篆字的人，一樣看不出來。

幸好蕭寒月目力過人，又極細心，也認識篆字，這就一眼之下，發現了秘密。

一桌人都呆呆的看着蕭寒月，不知他爲什麼全神貫注在劍柄上。

朱盈盈心中好奇，也仔細向劍柄上瞧去，這一看不禁大聲叫道：「那不是花，是字？」

蕭寒月點頭一笑，道：「不錯，是字，郡主認識梅花篆字，那就方便了，『銀月飛霜』的秘密都刻在上面，郡主仔細看看，再加練習，就會施用它了。」

蕭寒月緩緩把短劍入鞘交給譚三姑。

常九吁一口氣，道：「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看來倒不是騙人的話。」

蕭寒月道：「行萬里路，尤勝讀過萬卷書，常兄的江湖經驗，小弟佩服得很。」

譚三姑接過短劍，交還郡主，道：「爲師可不認識梅花篆字，妳自看着練吧！」

朱盈盈道：「我……我……」

譚三姑接道：「爲師的本領，妳已盡得，差的祇是火候、經驗，我的劍法須別走蹊徑，以柔取勝，本有把袖中軟劍傳妳之心，但妳是千金之軀，學武旨在强身，現得『銀月飛霜』短劍，凌厲之處，勝過爲師的袖中細鐵軟劍百倍，只是，妳是郡主身份，眞練成奇妙劍術，恐怕不太適合……」

「不！師父，我也想在江湖上走動，學師父一樣，遍歷名山，遨遊大河。」

譚三姑呆了一呆，道：「什麼？七王爺怎容妳如此胡鬧？」

朱盈盈突然神情一黯，道：「我要來看師父，爹本堅不允准，害的我哭了一夜，賭氣茶飯不進，要活活餓死，娘心不忍，代我求爹，爹氣的摔了一個茶杯，要我答應他兩個條件，才准許我來看師父。」

這幾句話，聽得全室中人，都爲之聳然動容，譚三姑更驚愧交集，道：「這……這要我如何向王爺交代？」

朱盈盈說道：「爹是明理的人，不會怪妳的。」

「唉！眞是造孽啊……」譚三姑痛苦的說：「王爺要妳答應他什麼條件？」

朱盈盈道：「我離開了王府，就是平民身份，不得以郡主身份，動用官府的力量……」



王守義吃了一驚，接道：「這怎麼行？」

朱盈盈道：「以後你們別再叫我郡主，爹說的很認眞，不是氣話。」

譚三姑道：「還有一個什麼條件？」

朱盈盈突然流下淚來，道：「我如鬧出什麼事情，要我一身承担，生死和他無關！」

張嵐呆了一呆，道：「那豈不是斷了父女之情？」

朱盈盈道：「大概是吧！爹已經把皇伯賜我的封號，金牌，追了回去，我現在和蕭大哥一樣，也是孑然一身的江湖人了。」

這幾句話沉痛之中，却又使人覺着好笑，欵欵說來，流露出了內心中的隱密。

譚三姑歎息一聲，道：「我知道王爺的性格，他潔身自豪，格守分寸，偏偏有妳這麼一個任性胡鬧的女兒，妳要死要活的逼他忍痛斷情，話說出口，只好認眞了。」

常九忽然哈哈一笑，道：「一個禮賢下士，明通事理的好王爺，一個雖然胡鬧，却很率性的小郡主……」

朱盈盈急道：「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別再叫我郡主。」

常九道：「那要叫妳什麼？」

朱盈盈道：「隨便叫嘛，我現在是平民身份。」

常九道：「叫妳朱姑娘是蕭兄弟那種讀書人的口氣，我這江湖草莽，可是叫不順口！」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那你叫我什麼才順口？」

常九被她這麼認眞一問，一時間眞還不知道如何回答，忖道：我總不能稱她朱家小妹子、小姪女吧！心裏一急，道：「像妳這種年齡的女娃兒，我一向叫她們小丫頭。」

朱盈盈微微一呆，道：「丫頭？」

王守義怒道：「常九，你少說幾句，沒人當你是啞吧！」

朱盈盈却忽然一笑，嫣然道：「叫我丫頭也好，我記得皇伯和幾位皇叔，都是這麼叫我的。」

王守義心中明白，朱盈盈口中的皇伯，就是當今的聖上皇帝，心中更是震驚，又不能明說，急道：「那不同啊！我們至少也該稱妳一聲大小姐……」

譚三姑看看王守義，道：「算了，盈盈想過一下江湖人的生活，就叫她嚐試一下也好，一旦不習慣，也可以早些回王府去。」

張嵐道：「對！譚前輩說的有理。」

朱盈盈急道：「我不回去，師父，妳不能撵我啊？」

譚三姑道：「好！妳可以留下來，不過，妳要在三天之內練會『銀月飛霜』的用法。」

朱盈盈道：「好！我立刻去練。」

站起身向外行去。

譚三姑歎一口氣，道：「盈盈，在江湖上行走，可不同王府中郡主生活，要苦下功夫練習武功，還要學着照顧自己……」

朱盈盈接道：「我知道，我不怕苦，我也會照顧自己。」快步行出賞花軒。





王守義輕輕吁一口氣，低聲道：「譚前輩，妳也太嚴厲了，金枝玉葉之體，怎能如此逼迫、折磨？」

譚三姑正色道：「她嘔氣離開王府，恐怕不是短期之內可以回去的，我們處境，又正值山雨欲來，她能早些有所成就，多一分自保之能，我們也可以少担一分心事！」

王守義道：「話是不錯，可是妳這麼一個逼法……」

譚三姑接道：「我瞭解她，她聰慧絕倫，極有練武天才，單以劍招變化這一門而論，確已盡得我的傳授，內功也有相當的基礎，唯一的缺憾就是練起來不太認眞。」

張嵐道：「可是，『銀月飛霜』是江湖上一絕，豈會是容易練成的，這區區的幾天時間，只怕她是很難會有成就？」

譚三姑笑道：「我不過逼她認眞去練罷了，怎會眞的期望她數日有成？」

蕭寒月道：「不然，我看那上面的記載，並無什麼一定招式，口訣所述，只是一種巧勁，奇妙之處，全在那『銀月飛霜』的構造之上，只要學會那一種收發運用的巧勁，就能得心應手，自然，要使它發揮極致，那就要技藝純熟，憑仗天份了，只談運用，三天時間，應該練出來了。」

譚三姑道：「蕭公子，如已體會出個中奧妙，不妨指點她一二。」

張嵐道：「是啊！蕭兄弟，你不能樣樣拿你作比呀？你是武學奇才，劍帝傳人，仙師高徒，突破了武學常規……」

蕭寒月苦笑道：「張兄，師父傳我的技藝，可能眞是武功中的精萃，江湖奇學，但他還是高估了我，如非趙大夫七針滙穴，溝通我全身經脈，只怕我已經屍骨早寒，細想經過，得天固厚，却也有幾分僥倖，至於說到智慧過人

，才華絕倫，世上確有這樣的人，勝過小弟，何只十倍？」

常九奇道：「誰？世間眞的還有比你更具才慧的人麼？」

「有……」蕭寒月說：「眞的有，而且，諸位也都認識。」

張嵐道：「你是說朱姑娘？」

蕭寒月搖搖頭，道：「是幽蘭姑娘！」

張嵐沉吟了一陣，笑道：「對！幽蘭姑娘的確聰明，短短數月之間，能配出奇絕江湖的迷魂藥物，和神效無匹的解毒藥物，其對藥理的研究，運用之能，除了趙大夫之外，恐無人能出其右，日後，必爲人間一代名醫。」

蕭寒月知他誤會，默查在座之人的神情，似是都未深信，多作解說，徒亂人意，微微一笑，不再多言。

譚三姑說道：「趁盈盈不在，蕭公子請解說佈陣之法，免得知曉之後，又要鬧着討取差事？」

蕭寒月點點頭，就趙府形勢，說出了一套佈守方法。

所謂的陣法，並非是八卦九宮的奇門變化，而是把人力的分配、運用，安排到最有效的地方，巧妙處是隱伏的硬弓長箭和連珠匣弩，跟巡守的鏢師、高手，配合成一種相互支援的力量。

只聽得花軒中人，無不佩服的五體投地。

譚三姑開始調動人手，排演操練，規定了行動號令，直到各人熟悉了位置變化，接應配合，才停下休息。

日啣城門，已到了晚飯時刻，所有的人，都停下休息，只有朱盈盈還在練習「銀月飛霜」。她認識梅花篆字，很快的熟記了口訣方法，看起來方法很簡單，只是一股巧勁，但練起來，卻不是那麼容易了，朱盈盈一口氣練習了千次以上，總是力度不對，打出「銀月飛霜」，就像是射出去的暗器一樣，但劍身的形體不對，中途曲彎，也沒有暗器直接的效果。

朱盈盈從沒有這樣苦過，連急帶累，早已經汗透衣衫，幾次想摔去短劍，回房去大哭一場，但又怕被人激笑，只好咬着牙硬撐下去，淚珠偷彈，不敢讓人發覺。

練一種武功，竟然是如此的痛苦。

其實，她學的劍法，以陰柔之勁取勝，對巧勁的運用，是爲根本，練起來，已經佔光不少，困難處是劍體構造，必需一股特異的力道，才能運用自如。

投出第一千一百零一次，仍有着無法控制的感覺，朱盈盈一振腕，收回短劍，忍不住淚如滾珠，順腮而下。

只聽一聲輕輕歎息，道：「朱姑娘，練的很累吧！」

轉頭看去，淡淡夜色中，只見蕭寒月站在身後五尺以外，急急忍住淚水，說道：「蕭大哥。」

蕭寒月緩步行了過來，道：「技藝進境，欲速不達，妳已經練很久了，休息一下吧！」

朱盈盈本有着放聲一哭的衝動，此刻，卻微微一笑，道：「不！我一定要找出用力的方法再休息。」



口中說話，右手的「銀月飛霜」又投了出去。

不知她是有意在蕭寒月面前表現出一下才華，還是突然這一投，剛好把力道用對，短劍出手，突然出現一圈光亮，有如烏雲忽散，明月乍現，劃出了一個數丈的銀虹，環成一個大圈轉了回來。

「我找出那股勁力了……」朱盈盈高興的叫了出來，撲向蕭寒月的懷中。

蕭寒月呆了一呆，朱盈盈人已到身前。

但見她張開的腕臂突然一收，硬生生將往前衝的身子剎住，但飄飛的長髮，已經拂在了蕭寒月的臉上。

濃烈的汗味中，挾着了撲鼻的蘭麝之香。

「對不住了，蕭大哥……」朱盈盈羞怩的低下頭，說：「我忘了，這裏不是王府，也忘了我爹不在身邊……」

看她低着頭，羞怩中泫然欲泣的模樣，蕭寒月忍不住微微一笑，道：「朱姑娘，想王爺，爲什麼不回王府中去？」

搖搖頭，嫣然一笑，朱盈盈立刻又恢復了活潑嬌稚，道：「我不回去，我已是平民身份，留這裏陪伴師父和蕭大哥。」

陪伴師父也就是了，但連蕭大哥也說出來，這就未免太露骨了，她說的却自自然然，沒有半點牽强。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妳累的一身大汗，快去沐浴休息一下，該吃晚飯了。」

朱盈盈道：「我從沒出過這麼多汗，是不是很臭？」

蕭寒月說道：「汗味中挾着一種濃烈的香氣。」

朱盈盈雙目一亮，道：「眞的有香味？」

「是啊！」

「那是蘭花和麝香調出來的薰身香粉，大伯賜給我的，麝香散發力强，使蘭花香味濃烈很多，我帶了一盒出來……」

忽然發覺蕭寒月心不在焉，似是根本沒有聽她說話，不禁一呆，道：「蕭大哥，你如是不歡喜這種香味，我以後就不再用它！」

「我……我在想，這種名貴薰香，除了王侯之家，一般人很難得到，這香味，會使人聯想到妳的身份？」

「對呀……」朱盈盈恍然大悟的說：「我去把那盒香粉丟掉，以後不再用它，謝謝你了，蕭大哥，你這麼關心我，我心裏好高興。」

她一說完，立即轉身疾奔而去。

蕭寒月呆住了，他不過是隨口兩句應付的話，這位嬌嬌千金，竟會如此的認眞，想到趙幽蘭對他忽然冷淡，心中更是感慨萬千，日來苦苦思索，實在想不出爲了什麼？

「蕭兄弟……」常九緩步行了過來，接道：「你瞧出來沒有？」

蕭寒月道：「瞧出什麼？」

「盈盈郡主啊！」

蕭寒月道：「她成長在百般呵護，愛惜之下，天眞爛漫，嬌稚無邪，對人間……」

常九搖搖頭擱住蕭寒月的話道：「說的不



錯，她是嬌稚無邪，但她可是個聰明絕倫，認眞好勝……」

蕭寒月接道：「什麼意思？」

「怎麼？你是眞的瞧不出來，還是反穿皮襖裝羊？」

「我……」

常九接道：「你怎麼不想想，她眞的是爲了陪伴師父而來麼？那不過是個藉口，就算是原因之一，也不是重要的原因，天下有什麼力量，能使一個一呼百諾的嬌嬌郡主，願放棄尊貴的身份，甘爲平民，只有一個情字……」

「常兄，我們相見不過數面，談到情字，未免有些可笑了！」

兩人邊談邊走，到了一片花樹叢中，常九突然停下了脚步，瞪着蕭寒月，道：「你不相信是不是？好！我再說一點證據出來，郡主如眞是爲了想念師父，可以要王爺把她召回去，至少，在此事完了，譚三姑可以再回王府，她用不着和老爹鬧蹩扭，而且鬧得要死要活，不惜離棄親情，投身江湖，兄弟呀！這檔事，恐怕七王爺也心裏有數了，不但我看得出來，王守義，都看得明明白白，你是我們這一羣中最聰明靈光的人，偏偏是你就看不出來？」

蕭寒月說道：「這些事情，都是你猜測罷



了……」

「猜測？好！你是要我把心裏的秘密都掏出來，可以，我明白告訴你吧！我來找你，是受人之託……」

蕭寒月楞了一下，道：「受誰之託？」

常九道：「譚三姑……」

蕭寒月點了點頭，接道：「她要你說些什麼？」

常九道：「譚三姑浪跡江湖多時，見識廣博，她自己也很明白，郡主是拏她作個幌子，她說，郡主自視甚高，卻又熱情任性，既無江湖經驗，也不知人情冷暖，正是初嚐情味，只怕受不了很大的打擊，我想該是要你多多的照顧她。」

蕭寒月道：「照顧？譚前輩有沒有說明白，要我怎麼照顧她？」

常九道：「這個，這個……」

蕭寒月奇道：「怎麼？常兄，還有什麼難言之隱不成？」

常九答道：「那倒不是，我是在思索如何措詞？」

「措詞也要思索，常兄，難道不想實話實說了？」

「不是，不是，譚三姑說得話很直接，我在想是不是應該全部都說出來？」

蕭寒月微微一笑，道：「說吧！最好一句話也不要留下。」

常九四顧了一眼，低聲道：「她說，你如不喜歡盈盈郡主，就不要讓她陷的太深，但也不能太傷害她，最好想一個辦法，一下子斷了她念頭，勸她回轉王府，這個意思，你明白了嗎？」

蕭寒月點點頭。

常九道：「事實上，我心中明白，趙幽蘭可能已在你的心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這種事，實在很難勉强，江湖上，有不少英雄男女，爲了情關難過，造成了很多的恨事……」

蕭寒月忽然歎息一聲，接道：「趙幽蘭絕世才女，她的想法和作法，都不能以常情來推論……」

常九微微一怔，道：「這麼說來，蕭兄弟的意思是？……」

「高山仰止，有些事能看難及，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救出趙百年，多謝常兄對我的指點，天色不早了，常兄也該休息一下了，今夜無月，也許會有一場大搏殺！」

說完話轉身而去。

常九苦笑一下，忖道：這小子，心中在想些什麼？我常某人竟然一點也瞧不出來？

天色已到了掌燈的時分。

趙府中管理伙食的賬房先生，是一個顧慮週詳的人，廚房裏酒菜齊全，一到開飯時刻，便親自出來查看，羣豪如不在賞花軒中聚會，他就分別把酒飯送入了各人的房中去。

今晚送飯給蕭寒月的，竟然是女婢杏花。

杏花是趙幽蘭的貼身女婢，趙百年出事之後，主婢二人更是形影不離，一向不管送飯的事。



蕭寒月心中奇怪，望着杏花，道：「可是趙姑娘有事找我？」

杏花道：「小婢奉命來看公子，剛好小廝送酒飯來，我就順手帶來了。」

蕭寒月已沐浴更衣，換的是一身深藍色的勁服，長劍也放在木案上，顯然是有所行動的準備。

杏花放下菜飯盒子，打量着蕭寒月，笑道：「今夜有事？」

蕭寒月道：「防備强敵夜襲。」

杏花微微一笑，道：「看來，公子和我們小姐看法一樣了。」

蕭寒月道：「噢！幽蘭姑娘說些什麼？」

杏花道：「三件事情，第一是小姐推想，今夜可能有强敵來襲，這一點，公子竟然也有預感？」

蕭寒月點點頭，說道：「幽蘭姑娘的才華絕世，在下極爲佩服，不知道趙姑娘還說些什麼？」

杏花說道：「第二件，小姐要我轉告公子，朱郡主是金枝玉葉的身份，關係全局的成敗很大，要公子全心全意的照顧她，不可稍有怠慢……」

蕭寒月接道：「這個……」

杏花笑一笑，道：「小姐說，她知道公子的性格，特地要小婢轉告，小姐永遠是公子的知己好友，但她已心有所屬，恐怕很難有餘暇照顧公子……」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這是什麼意思？我自知出身寒微，並無高攀之意……」

杏花接道：「唉！和小姐預料的反應，完全一樣？用詞口氣，也是一般。」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她……」

杏花道：「她是這麼說的，小婢還不太相信，但想不到，卻被小姐完全猜中了。」

蕭寒月奇道：「猜中了，什麼意思？」

杏花道：「你說的話，完全在小姐的預料之中，小姐之能，當眞是叫人佩服了！」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我明白了，請說第三件是什麼事情吧？」

杏花道：「姑娘說，今夜來襲之敵，如果十分强大，請公子安排他們退入賞花軒中。」

蕭寒月微微一怔後，忽有所悟的，道：「退入花軒之後呢？」

杏花沉吟了一陣，道：「小姐這麼吩咐了，應該早有佈置，萬一有事情發生時，請公子把小姐送的藥丸，揑碎一顆，撒在停身之處，目有妙用，不幸有人受到傷害，就給他服用一粒。」

她雖未說的十分清楚，但蕭寒月心中已有一些瞭然，微微一笑，道：「請回覆幽蘭姑娘，就說譚老前輩早有計劃，把人手撤入花軒，恐怕有點問題。」

杏花一皺眉頭，道：「這要我怎麼對小姐回話呢？」

蕭寒月道：「實話實說呀！告訴幽蘭姑娘實情，由她去想對策，其他的事，我會照她的意思，盡力而爲，能作到什麼程度，我就不敢保證了。」

杏花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公子請用飯，我走了。」

轉身而出。

蕭寒月望着杏花的背影，長長吁一口氣，頓有着人情變化，複雜難測的感覺。

今夜無月，加上陰雲密佈，星辰全隱，濃重的夜色，使人難以見到三尺外的景物。

陣陣寒風更托襯出深冬之夜的蕭索。

整座的趙府，不見燈火，完全陷入了沉沉的夜暗之中。

忽然間，一條飛動的人影，帶着衣袂飄飄之聲，躍入趙府，落在第一進庭院之中。



緊接着人如蝙蝠夜飛，四五條人影，連綿而入，落在庭院。

一共六個人一色的夜行黑衣，身佩長刀。

夜色雖暗，但廳中更暗，這就使得隱在廳中的韓伯虎，看得很清楚。

但他並沒對敵行動，只是輕揮左手，讓站在身側的張傑悄然行動，把消息傳了出來。

原來，爲了應敵方便，趙府中的數進院落，都已經完全打通牆壁，廳房互通，使人手的行動，接應、快速、隱密。

六個人在庭院中站了片刻，當先一人突然飛身一躍，蹬上屋脊，躍落在第二重庭院內，後面五人，隨後行動，齊齊飛身而起。

韓伯虎並沒有攔阻，左手輕抬，帶着兩名匣弩手，繞向第二重庭院。

譚三姑依照蕭寒月設計的陣法，是把敵人引到第二、第三重庭院之內決戰，以便集中，也使得强弓匣弩集中，發揮出配合的力量。

防守在另一方面的常九、張嵐，也發現了敵人侵入，六人一組，直入三重庭院。

事實上，侵入趙府的敵人，是分由四面侵入，每一組六個人，合計二十四人。

來人對趙府中的形勢，也似是有相當的瞭解，一入府中，立刻向第三重庭院之內集中。

原來，整座趙府，是座一進三的大宅院，第三重宅院之後，就是花園了。

來人翻房越屋，不見有人阻止，很快的把四組人手，集中一處。

這情勢有些詭異，反使得來人行動之間，變得小心起來。

仔細查看之下，發覺了來人之中，雖然穿着同一顏色的勁裝，但四個帶隊的人，左臂上，卻纏了一條白色的絲帶，此刻，四人正集於一處商量。

只聽其中一個臂纏白絲帶的人說道：「奇怪呀！聽說王守義把應天府中的精銳捕快數十人，都派在這裏，防護趙府的安全，怎麼竟然未有一個人出手攔截。」

另一個人答道：「就我所知，趙家那個丫頭，還化錢請了三家鏢局中六位鏢師，怎的竟也一個不見？」

第三個歎息一聲，道：「聽說，有一位姓蕭的人，劍術十分精奇，連白龍教頭，都不是他的敵手，這個人一直住在趙府的，竟也未見他出面。」

第四個人道：「咱們原來的計劃是亂敵耳目，全力搏殺，既然不見有人出面，咱們這計劃無法施展，我們不如發出訊號，召請幾位堂主進來主持大局，不知各位的意下如何？」

另外三人，同時點頭，其中一人取出一個竹哨，吹出了兩長兩短。

靜夜之中哨音清越，傳出極遠。

事實上，蕭寒月、譚三姑等都在附近，他們利用連接相通的房舍，行動起來更爲快速。

譚伯虎、常九、張嵐、王守義、何剛等，都已集中過來，十隻連珠匣弩，和十張强弓，也都在廳房中選好了位置，但等譚三姑一聲令下，立刻間就弩箭齊飛。

王守義低聲說道：「老前輩，他們集中一處，正好下手，也許，這一陣弩箭，就會把他們全數射倒。」

譚三姑搖搖頭。

蕭寒月也搖搖頭。

顯然，兩人是希望見到敵人眞正的實力。

常九輕輕一拉張嵐，低聲道：「張兄，瞧出來沒有？」

張嵐微微一怔，道：「瞧出什麼？」

常九道：「今夜的情勢有些奇怪？」

張嵐道：「奇怪什麼？」

常九道：「咱們的設計，是把敵人誘入三進院中決戰，敵人好像也是這麼一個打算，竟然把人手集中在三重院中了。」

張嵐點點頭，道：「對呀！看來確是如此，怎麼這麼一個巧法？」

常九道：「這不是巧合，而是雙方，都已對趙府中的形勢很瞭然，選擇決戰之地，竟在一處！」

但見人影翻飛，淩空大鳥一般，落下來五個人。

蕭寒月目光凝注，發覺五人之中，竟然有三個認識的，一個是魔刀白龍、鬼刀侯玄、和文雀，另外一個穿着靑色長衫的文士，和一個全身白衣的佩劍少女。

（未完・廿五）



新派脱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岳少俊，竺秋蘭在客棧等到晚上，便折回戚墅堰夜探大宅，見江湖道上的黑衣純陽公孫權和徒弟黑孩兒也來此處，聽他們兩人對話，惲慧君的父親淮揚大俠不出三招就給仲姑娘生擒。看來那姓涂的所說，似非恐嚇之詞，正在和竺秋蘭喁喁談看，忽見仲姑娘出來，前面兩個使女提着燈引路，一個手捧劍囊，一個捧琴囊，後面跟看胡大娘，他們擺好琴案，點燃檀木香爐，仲姑娘調琴咬弦，其聲頓使竺秋蘭和另一處的黑孩兒聞之暈眩，公孫權出來向仲姑娘挑戰，被仲姑娘所弄琴音打走。此時又見那姓涂的押住宋文俊、惲慧君、小翠三人進來……

爲解藥冒險　賭注定輸贏

竺秋蘭急忙拉了他一把，說道：「你慢點咯，我們先聽聽他們說些什麽，看清了雙方形勢，再出去也不遲呀！」

岳少俊經她一說，只得重又蹲下了身子。

這一瞬工夫，宋文俊等四人，已經走上九曲石橋。

那姓涂的漢子忽然越過三人，搶先走在前面，朝水榭中躬身一禮道：「啓稟仲姑娘，屬下在南軒附近，逮住了三人，特來稟報。」

仲姑娘抬目道：「胡嬷嬷，要他帶進來。」

胡大娘應了聲「是」，提高聲音道：「仲姑娘要你把三人押進來。」

竺秋蘭道：「難道他們三人，都像被人點了穴道麽！」

岳少俊攢攢眉道：「以宋兄三人的武功，縱然不敵，也不至於被他擒住。」

竺秋蘭道：「你忘了那妖女琴音，有多古怪，連黑衣純陽拋下他徒弟逃走，他們三人，一定是聽了琴音，先去抵抗，才被姓涂的擒住了的。」

岳少俊說道：「我們要設法救他們才好。」

竺秋蘭道：「快別說話了，那妖女好像要問話呢！」

岳少俊、竺秋蘭湊着頭，從石孔中朝外看去，這時宋文俊、惲慧君、小翠三人，已由姓惲漢子引着走入水榭。

仲姑娘側身而坐，目光一掠三人，徐徐問道：「你們是什麽人？誰要你們來這裏的？」

仲姑娘側身而坐，目光一掠三人，問道：「你們是什麽人？誰要你們來的？」

姓涂的漢子躬身道：「回仲姑娘，這男的叫宋文俊，是武林大老宋的獨生子，女的叫惲慧君，是淮揚大俠惲欽堯的掌上明珠。」

仲姑娘目光冷峻，重又打量了兩人一眼，點點頭，冷聲說道：「聽來倒有些來歷！」

宋文俊朗聲道：「你們仗着江湖下五門的伎倆，算得什麽？有本領放開本公子，咱們各憑武功，放手一搏，本公子若是敗了，殺剮悉聽尊便，死而無憾。」

仲姑娘冷冷的道：「你不服氣。」

宋文俊道：「本公子自然不服。」

仲姑娘道：「我本待放你們回去，你既然心有不服那就讓你們開開眼界吧。」

說到這裏，朝那姓涂的漢子吩咐道：「涂金標，你解開他們三人的穴道。」

竺秋蘭低啊一聲道：「他就是青煞手涂金標。」

岳少俊問道：「他很有名麽？」

竺秋蘭道：「在江南一帶很有名，據說他精擅『青煞掌』，那是一種旁門異派的功夫，擊中人身，不出十二個時辰，會全身發青，不治而死。」

他們說話之時，涂金標已經走到宋文俊三人身邊，替他們拍了穴道。

宋文俊傲然道：「妳要如何讓在下開開眼界？」

仲姑娘冷冷說道：「令尊遠在二十年前，就有武林第一劍之稱，天華山莊少莊主，自然是劍術之家，長於使劍了？」

宋文俊道：「武林第一劍這幾個字，家父一再向武林同道聲明，愧不敢當，在下也從未以劍術世家自居，但在下自幼練劍，姑娘如果不吝賜教，在下頗願在劍上叨教。」

岳少俊聽得暗暗點頭，宋文俊這幾句話，說得不卑不亢，毫無驕矜之氣？

仲姑娘冷然道：「很好。」

回過頭去，朝身後同立的四名青衣使女叫道：「春風。」

左首一名使女應聲道：「小婢在。」

仲姑娘吩咐道：「妳去接他幾劍試一試。」

春風答應一聲道：「小婢遵命。」

轉身撤出短劍，朝外走來，宋文俊聽得大怒，冷嘿一聲道：「姑娘要一個丫頭和公子動手，那是瞧不起本公子了。」

仲姑娘冷冷的道：「只要你勝得了她，我自會出手。」

春風俏生生走出水榭，她本來生成一張宜喜宜嗔的瓜子臉，看去不過十七八歲，十分動人！

但因宋文俊嫌她丫頭，不由得臉兒一綳，冷聲說道：「丫頭難道不是人？咱們比的是劍，可不是和你比身世，武功一道，勝者爲強，你能勝得了我，再說也不遲呀！」

這丫頭口齒犀利，絕不饒人！

宋文俊被她說得一時竟然却答不上話來。

小翠適時挺身而出，嬌聲道：「表少爺，還是讓小婢接她兩招試試！」

宋文俊點點頭道：「好。」

小翠從腰間抽出短劍，迎上一步道：「咱們比劃比劃吧？」

春風手捧短劍，冷然道：「妳要和我動手？」

小翠道：「我不能和你動手麽？」

春風冷冷一笑道：「當然可以。」

小翠道：「那好，咱們到對岸空地上去。」

春風道：「那倒用不看，比試幾招劍

法，一流高手，只要有一步迴轉之地，就可以施展了！我自然算不得高手，但這九曲橋上，已經夠寬敞了，咱們就在這橋上比劃不好麽？」

小翠豈肯輸給她，哼道：「橋上就橋上，誰還怕妳不成！」

春風也哼了一聲道：「比劍要憑眞實功夫，可不是光耍嘴皮子，就會勝得了人家。」

小翠氣憤的說道：「好，妳可以發招了。」

春風捧着的短劍一豎，說道：「你們來者是客，我讓妳先發招，妳只管先發劍好了。」

小翠見她驕氣凌人，恨不得一劍刺她一個窟窿，聞言很快的說道：「那我就不客氣了。」

話聲出口，短劍一振，疾快刺出。

她這一劍蓄勢已久，劍光乍發，挾着一片尖風，出手奇快。

這時宋文俊，惲慧君已經退出去七八尺遠，憑欄觀戰。

惲慧君看她出手一劍，使的十分凌厲，也不覺暗暗點頭。

春風是奉命出來和宋文俊動手的，如今換了一個對方的使女，自然不在她眼裏，冷哼一聲：「來得好。」

短劍驟然一分，原來她手上是一對雙股劍，右劍當胸，劃起一圈銀虹，硬接來招。

但聽「噹」的一聲金鐵大震，雙方各自震得後退半步。

春風身軀一個急轉，左手短劍閃電般斜刺出去。

小翠同樣纖腰一扭，避開對方刺來的劍勢，短劍揮處，接連攻出三招「倒捲珠簾」，「星月交輝」，「追雲拏月」，相繼出手。

這是淮揚惲家的連環九式中的三式絕招，一招連接一招，快同電閃。

這三招，可以說是小翠的看家本領，她還剛學會不久，但居然使得有聲有色。

春風只覺滿天劍光流動，直逼過來，一時不敢還擊，身形一晃，倏然疾退五尺，脫出滿天流罩而來是劍光。

宋文俊看得微微一笑，忖道：「就憑這個丫頭這點微末之技，居然還敢向我叫陣！」

小翠得理不讓人，口中冷笑一聲說道：「妳這樣退法，只怕這九曲橋就不夠寬敞了！」

喝聲中，人已欺身疾進，振腕一劍，使了一招「穿雲摘星」，一點劍光，當胸點擊過去。

春風粉臉通紅，哼聲道：「好！」

突然雙劍一合，交到左手，身如陀螺，一個急旋，她並不向外旋出，而是貼着刺來的劍身，朝小翠身前旋了進去。

左手手肘撞向小翠胸脯，右手一掄，小翠手中短劍，忽然到了她的手裏，人也翩然斜退出去。

她這一招神速無比，手法變化巧妙，使人無法看得清楚。

小翠連手中短劍，如何被人家奪去的，都有點稀里糊塗，不由得怔立當場，整個人都僵住了。

春風斜退出去五六尺遠，右手一抖，把奪來的短劍，往地上一擲，冷冷說道：「妳不是我的對手，還是叫妳的主子出來吧！」

小翠氣得幾乎要哭，俯身拾起短劍，切齒道：「我和妳拚了！」

正待縱身撲去。

惲慧君急忙叫道：「小翠，回來。」

小翠道：「小姐，我沒有輸給她。」

春風冷冷的道：「妳劍都到人家手裏，還不認輸！」

小翠還想再說：惲慧君道：「不用說了，妳回來吧！」

小翠朝春風重重的哼了一聲，只得回到小姐身邊。

惲慧君目光一抬，朝宋文俊道：「表哥，我去會會她。」

宋文俊道：「表妹可得小心，這丫頭劍法平平，但手法却奇怪得很。」

惲慧君展齒一笑道：「所以我要去試試咯！」

舉步走了上去。

仲姑娘叫道：「春風，妳也回來。」

春風一怔道：「回仲姑娘，小婢……」

仲姑娘沒待她說下去，截着道：「妳已經勝了一場，她們換人，咱們也該換一個人出場才是。」

春風不敢違拗，躬身應「是」，很快往水榭中退去。

仲姑娘道：「夏雨，妳去接惲大小姐幾招。」

站在她身側的夏雨躬身應道：「小婢遵命。」

翩然往外行來。

惲慧君輕紗蒙面，悠閒的站在九曲橋上，直等夏雨走近，才鶯聲嚦嚦，輕柔的道：「我們還是比劍吧？」

夏雨道：「小婢奉命跟惲大小姐討教來的，自然是劍法了。」

惲慧君道：「那好，咱們也不用客氣，妳撤出劍來吧！」

夏雨插在腰間的也是雙股短劍，她和春風一樣，捧在右手，站立不動。

惲慧君今晚隨身携帶的可不是那柄江湖上人人垂涎的貞姑劍，她皓腕輕抬，「鏘」的一聲撤出一柄百練精鋼的青萍劍。

一泓秋水，映着燈光，青瑩照人，配着淺綠劍穗，一望而知是一柄好劍。

惲慧君手提長劍，抬目緩緩說道：「妳可以發劍了。」

她不愧是淮揚大俠的掌上明珠，名門閨秀，果然舉止端莊，氣度嫻雅。

夏雨道：「不，小婢奉命向惲大小姐討教，乃是代表仲姑娘出手，主客有別，自該由惲大小姐先賜招了。」

她因惲慧君口氣溫和，是以也說得相當客氣。

惲慧君含笑道：「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氣了。」

一提青萍劍，隨腕向上翻起，青光閃處，「樵夫問路」，刷的一聲，劍尖直指夏雨「華蓋穴」。

夏雨肩頭一晃，雙劍左右一分，左劍圈動，一下架開青鋒，右劍隨着刺向惲慧君肋下。

雙劍一守一攻，出手之間，就反守爲

攻，招術十分老到。

惲慧君這一劍，原只是試探對方虛實，一見夏雨出手，就有這般凌厲，心頭也不禁暗暗吃驚，忖道：「強將手下無弱兵，一個使女，就有這等身手，她主人武功之高，就可想而知了！」

心念轉動之際，手中長劍一抽，順着對方的劍勢，向上一拖，把夏雨左手短劍引開，倏地橫身，左手劍訣向外推出，劍向下沉，再往外一展，上刺小腹，下斬雙腿。

倏然之間，連使三招，從「引朽着劍」，化爲「金鵬展翅」，招到中途，再一變而爲「秋水橫舟」，劍勢連綿不絕。

夏雨雙劍悉被引出，只好仗着小巧功夫，連使了三式身法，閃避鋒鏑，左劍斜飛，右劍橫封，雖是封架，却一步也不肯退讓。

惲慧君身形一側，劍先偏鋒，抬手刺向夏雨左肩。

夏雨扭腰向右竄出，使了一招「龍門鼓浪」，左劍先發，右劍緊隨而上。

惲慧君斜跨半步，右腕倏翻，「金鷹展翅」，反手一劍，一道青光，迎着雙方雙劍封出。

三劍乍交，響起「鏘鏘」劍鳴，銀光激射，夏雨終是火候稍欠，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但她一退即進，雙劍飛舞，撲身而上，一刹那之間，連攻三劍，這三劍，劍劍都劃着半個弧形，有進無退，攻勢極爲狠辣。

惲慧君心中暗暗哼道：「難道我會怕妳？」

劍招一變，立還顏色。

兩短一長三口寶劍，遠望過去，宛如飛雲掣電，但見劍花錯落，冷電精芒，隨着吞吐進退的劍尖衝擊，劍劍擊撞，不時發出「鏘」「鏘」輕響！

兩人這一輪以快打快，轉眼工夫，就鬪了二十來個回合。

夏雨究竟不是惲慧君的對手，先前還有守有攻，和對方搶着發招，但打到此時，已然圖窮七現，只有招架之功已無還手之力。

激戰中，惲慧君長劍一抖。

寒光閃閃，劈面刺出。

夏雨這一陣工夫，打得粉臉通紅，此時嘴角間忽然漾起一絲冷笑，左手短劍疾快的交到右手。

上身隨着使了一式「回頭望月」，疾快的轉了過來。

但聽「嗒」的一聲，雙劍一合，竟然把惲慧君刺出去的一柄長劍，合在她雙劍之中。

她隨着轉身之際，左手舒展如蘭，悄無聲息朝惲慧君肩頭拂來。

惲慧君怎麽也沒有想到夏雨會在招架不迭之際，突使怪招，一下合住自己的長劍！

不，她左手使出來的竟是截經拂脈的「蘭花拂穴手」！

等到發覺，夏雨纖纖五指，已經快到沾到衣裳，心頭猛然一驚，一時再也顧不得掙脫被合長劍。

左手衣袖迅快朝前拂出，（淮揚大俠惲欽堯精擅「鐵袖功」，但惲慧君是女兒家，限於天賦，功力不足，練是練過，會而不精，平日從未施展，此時情急之下，才使了出來）同時五指一鬆，棄劍後躍。

夏雨雙劍合住長劍，死命不放，左手使出「蘭花拂穴手」，正是爲了逼使惲慧君棄劍。

如今惲慧君已經鬆開五指，放棄長劍，她目的已達，自然不願和惲慧君「鐵袖功」硬拚，雙肩一晃，也隨着往後躍後。

雙劍一收，手捧惲慧君長劍，欠身道：「惲大小姐，承讓了。」

捧着寶劍，送到惲慧君的面前。

惲慧君心頭甚是震驚，但臉上却十分平靜，緩緩說道：「謝謝妳了，強將手下眞無弱兵，我輸得高興，果然給我開了眼界。」

伸手接過青萍劍，回入鞘中。

夏雨欠身一禮，道：「惲大小姐過獎了。」

話聲一落，轉身往水榭中退出。

躲在假山大石後面的竺秋蘭悄聲道：「岳相公，你看出來了沒有？」

岳少俊道：「妳說看出什麽來了？」

竺秋蘭道：「那仲姑娘手下四個使女，每人都有一記極爲巧妙的絕招，唉，不知她們究竟是何來歷，我怎麽從沒聽娘說起過。」

岳少俊道：「一個奪劍，一個合劍，不知還有兩個，又有什麽花樣？」

宋文俊眼看表妹敗在對方丫頭手下，自然感到無比震驚，朗笑一聲說道：「表妹，勝負兵家常事，現在，該輪到我出場了。」

大步走了上去，說道：「仲姑娘，妳自己下場，還是再派一個人下場？」

仲姑娘右手一揮，冷冷的道：「秋霜，妳去。」

秋霜就是手捧劍囊，站在她右首的一名少女，聞言口中嬌聲應是，但她腳下忽然趑趄，似在傾聽什麽。

然後急忙把手中捧着的劍囊，交給了下首一名使女，舉步走出水榭。

顯然，在她欲行未行之前，仲姑娘以「傳音入密」，交代了她什麽話。

宋文俊打量了她一眼，傲然道：「就是姑娘和本公子動手麽？」

秋霜柳眉鳳目，櫻桃小口，長得極爲動人，但人如其名，一臉秋霜，冷冷的道：「這還用問？」

翻腕撤出雙股劍來。

「很好！」

宋文俊瀟洒的抬腕之間，掣出長劍，抬目道：「姑娘發招。」

秋霜冷冷的看了他一眼，說道：「咱們姑娘吩咐過，主讓客先，自該由你先發招了，不過……」

宋文俊看她沒往下說下去，忍不住問道：「不過什麽？」

秋霜道：「天華山莊，以劍術名世，咱們這場比的是劍，有否該有個限制？」

縱是江湖一流使劍名家，若論變化精微，也未必會勝過他多少。

此刻對面僅是一個十七八歲的丫頭，居然向他問出幾招才能勝得了她的話來？

這豈非太小覷了天華山莊？

宋文俊臉色微微一變，矍然道：「隨便姑娘劃道就好。」

秋霜道：「不，你要多少招，才有把握勝我，我如何知道？說少了，你不能發揮威力，說多了，你又覺得我瞧不起天華山莊，對付一個丫頭，何須如此費事，事關天華山莊少莊主英名，自該由你自己決定。」

宋文俊心頭暗暗惱怒，但因方才有兩場前車之鑑，他想說十招，轉念之間，又覺得不妥。

只要自己說出了口，如果十招之內，不能動她，豈非就算自己輸了？

但和自己動手的，只是人家一名丫頭，要是說多了，確也是一件丟臉之事，心念轉動間，不覺劍眉微攢，一時答不上口去。

秋霜可不肯放鬆，冷聲道：「怎麼？你可是沒有把握麼？」

這句話，聽得宋文俊劍眉一挑，仰首朗笑道：「好個利嘴丫頭，本公子是考慮，若要取妳性命，三招已經足夠，但若要勝妳，而又要使妳不受到傷害，大概就要二十招了。」

二十招，正是武林大老宋鎭山得自天山逸叟最精微的劍法，天下無人能破。

他說二十招，那是已把面前這個十七八歲的小丫頭，看作了最棘手，最難鬪的勁敵了。

秋霜冷冷的道：「一個丫頭的性命，並不值錢，既經動手，刀劍無眼，傷亡之事，在所難免，你要取我性命，自然悉聽尊便。但我想請問的，是宋大公子究竟以三招爲限呢？還是以二十招爲限，你最好說說淸楚。」

這若是換在平時，宋文俊那還忍受得了，但今晚却居然十分冷靜，緩緩吸了口氣，強壓着胸頭憤怒，緩緩說道：「本公子劍下，除了十惡不赦之人，從不妄殺無辜，咱們就以二十招爲限吧！」

惲慧君心中暗道：「表哥久經舅舅薰陶，今晚他表現得十分沉着，和平日好像換了一個人了！」

不覺廻眼朝他望去。

竺秋蘭也悄聲朝岳少俊道：「秋霜一定要宋文俊說出幾招爲限，只怕大有文章呢！」

岳少俊道：「這有什麼不對了？」

竺秋蘭道：「什麼不對，我也說不出來，反正一定另有作用。」

只聽秋霜道：「二十招就二十招，現在你可以發招了。」

宋文俊道：「好吧，姑娘小心，本公子要出招了！」

在這一瞬間，他面情變得十分嚴肅，手中長劍，緩緩擧起，一雙俊目之中，射出兩道湛湛神光，直注在長劍劍身之上。

這一瞬之間，他凝神卓立，有如淵停嶽峙，也顯示出他在劍技上具有精湛的造詣。

站在他對面的秋霜，手捧雙股劍，眼看宋文俊本來瀟洒倨傲的人，一下變得十分沉穩，氣勢磅礴。

她秋霜似的臉上，不禁也流露出虔敬之色。

不，她內心似有一份不安的感覺！

就在此時，宋文俊的長劍，寒光閃動，緩緩刺出，他出雖緩，但緩的只是「出手」而已。

劍到中途，突然間，快得如同電光一掣，劍尖斜刺秋霜左肩。

秋霜目不轉瞬注視着宋文俊的長劍，直等到劍尖快要刺到，她沒擧劍封架，上半身忽然輕輕一側。好險，寒鋒就擦着她衣衫而過，一下就輕易的避過了宋文俊的一劍。

宋文俊因有小翠的短劍被奪，和表妹的長劍被合，他選擇的出手這一招，看去簡單，實則蘊藏了幾個精微變化，又豈是僅憑人家上身一側就能輕易躲閃得開的？

但宋文俊一劍出手，刺了個空，忽然感到自己這一式，招式竟然用老，隨後幾個變化，竟然全都再也使不出來！

這無他，分明對方這一式簡單的側身避劍之中，同樣隱藏着幾個變化！

宋文俊不覺一呆，倏地抽回劍去，口中沉喝一聲：「好。」

他招式用老，自然只好重新發劍，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但隨他「好」字出口，劍勢突發。

這回，他長劍疾發，劍光連閃，出手如電，一招緊似一招，連綿刺出。

但見劍尖顫動，寒芒飛洒，萬點銀光，漫天如雨，點點都指向秋霜的要害大穴，變化之奇，可說瞬息萬變，使人目不暇接。

秋霜手中雙劍，根本沒有施展，在這一劍光如同風雨飄洒的情況之下，她只要一出手，就會穩落下風。

不，根本無從招架，而且只要沾上一點，就非死即傷，因此她右手依然捧着雙股劍，乾脆不和他動劍。

只是雙脚在三步之內，騰挪移動，上身隨着左右搖擺，閃避急如星火刺來的劍勢。

岳少俊隱身石後，目光凝注，看着她閃展騰挪的身法，在方寸之地迴旋自如。

宋文俊閃電劍法，竟自傷他不着，她這輕靈奇詭的身法，竟和師父傳給自己的避劍步法，不謀而合！

不，有許多地方比自己所學的更簡單而精微，一時看得心領神悟，十分出神。

這時只見秋霜嬌軀一幌，翩然閃了出去！

她本來像秋霜般的臉上，此刻紅馥馥的，似怒似怨，鬢邊已經隱現汗珠，酥胸也在起伏不停。

一雙水淋淋的眼睛望着宋文俊，嬌聲說道：「已二十招啦，你還不住手麼？」

看她模樣，這二十招，够她驚心動魄，直到此刻，驚魂甫定，才流露出她少女本來的嬌美笑容。

宋文俊長劍一收，神情木然，點頭道：「果然已經二十招了，本公子輸了……」

秋霜一雙俏眼盯着他，欲言又止，忽然臉色一變，迅快的收起雙劍，轉身朝水樹中走去。

宋文俊雙手略一抱拳，說道：「咱們今晚認輸，告辭。」

說完轉過身道：「表妹，咱們走。」

正待擧步。

仲姑娘道：「宋公子留步。」

宋文俊回身道：「仲姑娘之意，是要把咱們留下了？」

仲姑娘從椅上站了起來，淡淡一笑道：「我方才說過，並無留下你們的意思，只是有一件事，想請二位進來一談。」

假山石後，岳少俊目覩宋文俊、惲慧君三人，連輸了三場，低聲道：「竺姑娘，走，咱們出去，我要找那姓涂的要解藥去。」

說着，要待站起身。

竺秋蘭正在沉思之中，忽然驚覺過來，吃驚的道：「你要去做什麼？」

岳少俊道：「宋兄他們還不知道那姓涂的就是託我們梢信的賊人，我要去當面揭穿他，要他交出解藥來。」

竺秋蘭道：「你慢點，我想到了一件事。」

岳少俊問道：「妳想到了什麼？」

竺秋蘭道：「我在想，這仲姑娘，率領了四個使女，住在這裏，完全是爲了天華山莊而來，因爲宋老爺子昔年就號稱武林第一劍，她們所學的武功，完全是對付使劍的招術……」

岳少俊口中低唔一聲，矍然道：「妳說得不錯！」

竺秋蘭道：「但他們怵於宋老爺子的威名，不敢貿然下手，後來正好遇上你，才利用你梢去那封毒函……」

岳少俊道：「不錯！」

竺秋蘭道：「因此，解藥未必會在涂金標身上。」

岳少俊道：「那在什麼人身上？」

竺秋蘭道：「因爲涂金標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岳少俊恍然道：「妳說解藥在仲姑娘身上了？」

竺秋蘭嫣然一笑，道：「你總算想通了。」

岳少俊道：「咱們那就找仲姑娘去要解藥。」

竺秋蘭道：「要取解藥，必須先制住仲姑娘，但她四個丫頭，却不易對付……哦，有了！」

岳少俊道：「妳想到了什麼計來？」

竺秋蘭道：「這是很冒險的擧動，但也不妨一試，你附耳過來。」

岳少俊依言側過臉去，竺秋蘭附着他耳朶，低低的說了一陣。

岳少俊連連點頭道：「就這麼辦。」

宋文俊聽仲姑娘說有事情請他們到水樹中一談，不覺回頭望望惲慧君，說道：「表妹，妳看如何？」

惲慧君低低的道：「我們既然來了，而且我們連輸了三場，人家要我們進去，不進去成麼？聽聽她要和我們談些什麼也好。」

宋文俊道：「表妹說得極是，好，咱們那就進去……」

話聲甫落，突聽一個淸朗聲音叫道：「宋兄且慢！」

宋文俊但覺口音極熟，擧目看去，只見假山半山腰間，忽然站起兩個人來，雙雙長身飛掠而下，那是岳少俊和竺秋蘭。

他們沒走九曲橋（從假山正面下來，應該由九曲橋經過水樹，才能和宋文俊三人會合），而是掠過東首小河，才跨上九曲石橋走來。

惲慧君看到岳少俊和竺秋蘭同來，心頭不期升起一絲說不出的悵觸。

宋文俊道：「岳兄有何見教？」

岳少俊瀟洒一笑道：「在下也想向仲姑娘討教，缺少兩位人證，因此想請宋兄和惲小姐給在下作個人證。」

說話之時，暗暗向宋文俊遞了一個眼色。

宋文俊雖然不知他用意何在，但猜想必有緣故，這就頷首道：「好吧，不知岳兄要咱們如何作證？」

岳少俊含笑道：「宋兄二位，且請稍候，容在下和仲姑娘談談條件。」

接着目光一抬，朝仲姑娘拱拱手道：「仲姑娘請了，昨晚承蒙姑娘把在下送了回去，在下感激得很。」

仲姑娘冷冷說道：「岳少俊，本姑娘看在封前輩份上，才派人送你回去，沒想到你白天引人前來搜索，晚上又來自投羅網了。」

岳少俊朗笑一聲道：「仲姑娘，在下要向妳鄭重聲明，岳某和妳說的什麼封前輩，毫無關係，妳說在下自投羅網，這話也未免太難聽了，在今晚冒昧越牆進來，乃是找一個人來的。」

仲姑娘冷然道：「你找什麼人？」

岳少俊伸手一指站在水樹門口的涂金標，說道：「就是這位涂兄，他在呂城託在下梢一封信給宋老爺子，結果讓在下背了一個大黑鍋……」

宋文俊聽說岳少俊梢信的就是涂金標，不覺劍眉一剔，鏘的一聲掣劍在手，大喝道：「原來毒害家父的就是你……」

正待朝涂金標撲去。

岳少俊慌忙伸手一攔，說道：「宋兄，你是在下的證人，且聽在下把說話說完了。」

說着，又連使眼色，示意他不可輕擧妄動。

惲慧君也及時勸道：「表哥，你聽岳相公說完了，再說不遲。」

宋文俊一手按劍，沒有說話。

岳少俊接着朝仲姑娘道：「因此今晚在下本是找涂兄要解藥來的，但繼而一想，涂兄也許只是奉命行事，他身上未必會有解藥，因此……」

他故意拖長語氣，沒往下說。

仲姑娘冷哼一聲道：「因此你找上了我，對不對？」

仲姑娘冷然一笑道：「你認爲不是自投羅網？」

岳少俊輕鬆的笑了笑道：「也許是，但那要試後方知。」

仲姑娘道：「你要如何試法？」

岳少俊道：「這等於是一場賭博，輸贏各佔半數，因此在下希望和仲姑娘公平一搏。」

「輸贏各佔半數？」

仲姑娘冷峻一笑，接着續道：「你要和我動手？」

岳少俊道：「莫非仲姑娘不敢和在下賭麼？」

仲姑娘冷聲道：「你要和我動手，先

得勝過我手下使女，才有資格。」

岳少俊道：「這個在下已經知道，仲姑娘要那一位姑娘出場，在下在此恭候好了。」

仲姑娘回頭吩咐道：「冬雪，妳去接他幾招。」

冬雪躬身應「是」，舉步走出水榭。

岳少俊笑道：「冬雪姑娘請亮劍。」

冬雪抬手抽出雙股劍，問道：「你的劍呢？」

岳少俊手掌一攤，「鏘」的一聲，彈出一柄軟劍，立時掙得筆直，口中喝道：「姑娘小心了！」

疾然欺身直進，劍光一閃，左手已經扣住了冬雪的執劍脈腕，一抖手把她摔了一個觔斗，摜出去七八尺遠，一跤摔倒地上。

她摔出之處，正好離竺秋蘭不遠，竺秋蘭手中早已扣好了一顆小石了，在她摔倒之時，就已暗中彈了出去。

要知她乃是賣花婆婆竺三姑的掌珠，竺三姑一手「天女散花」，同時可以打出十八種暗器。

竺秋蘭家學淵源，一手也可同時九種暗器，自然認穴奇準，石子雖小，正好擊中冬雪穴道，這下跌了下去，就沒有再爬起來。

岳少俊這一記出手奇快，旁人只看到他的劍光一閃，冬雪就跌了出去，因此誰也沒發覺冬雪是被竺秋蘭制住的。

這一下，直看得宋文俊、惲慧君眼睛一亮，心中暗暗驚奇不止！尤其是宋文俊，他和岳少俊動過手，知道岳少俊的劍上造詣，應該比自己還略遜一籌，今晚如何居然一招克敵，制住了冬雪。

岳少俊摔出冬雪之後，軟劍也同時返入鞘中，回身朝仲姑娘一抱拳道：「在下僥倖獲勝，仲姑娘如果還不相信，可以再派一位姑娘下場試試。」

仲姑娘臉上確有不信之色，冷聲道：「你把冬雪如何了？」

岳少俊含笑說道：「仲姑娘只管放心，在下只不過用劍尖點了她穴道，並不礙事。」

仲姑娘冷哼一聲道：「春風，妳出去試他一招。」

春風擅長的是奪劍，「試他一招」者？就是暗示她不必和他多動手，在第一招上，就施展奪劍手法可也。

春風欠身道：「小婢遵命。」

她走出水榭，就先捧出了雙股劍，捧在手腕裏，俏生生行近岳少俊面前，才開口道：「你可以發劍了。」

這自然是故作姿態。

岳少俊早已知道她的心意，瀟洒一笑道：「看來在下不發招，姑娘是不肯還手的了，在下那就恭敬不如從命。」

「鏘」！

抬手抽劍，軟劍朝前一指，喝道：「姑娘小心！」

一招「笑指天南」，緩緩推出。

這是他故意誘敵之劍。

春風果然上當了，就在岳少俊軟劍直豎，堪堪點出，她身形一幌，側身欺進，左手閃電般朝岳少俊執劍右腕抓來。

岳少俊就在等她奪劍，右手未及一半，就已縮了回來，左手一探，已經搭上她手腕，低笑道：「可惜姑娘慢了半步。」

一抖手指，暗勁透過五指，把春風也像冬雪一般，一個觔斗摔了出去。

竺秋蘭跟着如法泡製，彈出一顆小石子，打中了她的穴道。

春風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出手奪劍，反爲人家所乘，一跤跌下，也就沒有爬得起來。

兩人如出一轍，全被岳少俊一記怪異手法制住，（別人都沒看到是竺秋蘭制住的）一時之間，看得敵我雙方的人，全都聳身動容！

宋文俊臉有驚異之色，惲慧君一雙明亮的眼波，却在面紗之中，閃出了異采。

岳少俊目光一抬，文靜而安詳的朝仲姑娘微微一笑道：「仲姑娘，在下是否有資格向妳討教了麼？」

他愈安詳，仲姑娘的臉色却愈冷，她緩緩從椅上站了起來，兩道冷酷銳利的眼神，直射到三數丈外，緊釘着岳少俊，冷聲道：「够了！」

這兩個字，口氣說得十分冷峻。

站在她身後的夏雨、秋霜二人，同時屈膝道：「仲姑娘，小婢……」

仲姑娘沒待她們說下去，右手微微一擺，制住她們再說，然後朝秋霜一招手道：「取我的劍來。」

秋霜不敢多說，雙手捧上一柄鵝黃劍穗的長劍。

仲姑娘伸手接過，舉步走出水榭，一直走到岳少俊面前，冷冷的道：「你現在可以放開她們了。」

她說話，簡直就像命令！

岳少俊昨晚和她見過面，而且只隔着一張小圓桌，她兩次致歉，雖然冷峭，但總是帶着笑容，說話也十分委婉，因此並不覺得如何？

這回，和她面對面站着，同樣在燈火之下，發覺她臉色和昨晚大大的不同，看去冷得近乎蒼白。

兩道眼神幾乎就像兩把森冷的利劍，瞧着你會使人產生寒冷的感覺，但也使她特別顯得有凜然不可侵犯的美。

岳少俊軟劍未收，抱抱拳，含笑道：「仲姑娘，這可抱歉得很，你手下這兩位姑娘，在咱們未分勝負之前，在下還不能放她們，因爲……」

他抬頭望望她，還沒往下說。

仲姑娘不待他說下去，截着道：「因爲什麼？」

岳少俊笑了笑道：「因爲姑娘手下，都善於奪劍，在下和這幾位朋友，使的都是劍，爲了愼重起見，只好暫時委屈她們了。」

仲姑娘哼了一聲，才道：「好，那你就發招吧。」

「不！」

岳少俊道：「在下方才說過，咱們這是一場賭博，輸贏各佔一半，總該有個賭注吧？」

仲姑娘顯然已是不耐，冷冷的道：「你要賭什麼？」

岳少俊道：「在下今晚，是跟仲姑娘要解藥來的，散功奇毒的解藥。」

仲姑娘臉上閃過怒色，冷然道：「你自認能勝我麼？」

岳少俊瀟洒的笑道：「賭注，在下如果僥倖獲勝，希望仲姑娘能賜解藥……」

仲姑娘看了他一眼，冷冷的道：「要是你落敗了呢？」

她這句話的口氣，寒冷之中，已有解凍之意。

那是她看了他一眼之後，才解凍的，她總究是姑娘家！

岳少俊不假思索的道：「在下如果敗在姑娘劍下，願意聽憑仲姑娘發落。」

「好。」

仲姑娘很爽快的說了聲「好」，望望他，接着道：「你要以幾招爲限。」

岳少俊含笑道：「這個麼？悉聽仲姑娘吩咐。」

仲姑娘想了一想道：「五十招，够了吧？」

她居然冷氣全消，出之以商量的口吻說話了。

岳少俊抱拳道：「在下說，悉憑仲姑娘吩咐。」

仲姑娘冷然一笑，說道：「你很會說話。」

她笑了，笑得雖冷，却也笑得很美。

岳少俊道：「仲姑娘誇獎。」

回身朝宋文俊，惲慧君二人拱拱手道：「在下和仲姑娘約定勝負以五十招爲限，麻煩宋兄、惲小姐二位，替在下作個公證人了。」

仲姑娘玉腕輕抬，抽出一柄秋水般的長劍，左手握着劍鞘，抬目說道：「你請吧！」

岳少俊道：「在下向仲姑娘討教，自然妳先請了。」

仲姑娘居然不再討厭他嚕囌，長劍嗡然一振，說道：「那我就佔先了。」

長劍斜指，振腕就是一劍，刺了過來，但她這一劍，只是刺向岳少俊左肩上空，並未眞的刺人。

竺秋蘭在江湖上行走多年，那會看不出來？

心中不由得暗暗冷笑。

岳少俊斜跨半步，避讓來勢，手中軟劍直豎，使了一招閉戶誦經，向外推出。

這一招當然不是攻敵的招法，他是投桃報李，仲姑娘在第一招上，並未使出狠辣劍招，他也不便一上手就攻人要害。

竺秋蘭眼看兩人眉來眼去，心頭本已有氣，此時再看兩人出手劍招，也是像做戲一般，裝着樣兒，更覺酸溜溜起來，大聲叫道：「岳相公，一共只有五十招，你要勝了她，才能取到解藥，一招也虛耗不得呀！」

「虛耗」，這兩個字，聽到仲姑娘耳朶裏，就像針一般尖！

爲甚麼虛耗，豈不是樊梨花遇到了薛丁山，在戰場上虛應故事，且戰且走麼！

任何一個姑娘家的耳朶裏，都聽不得人家帶刺的話，何況這話說的，又是和岳少俊同來的姑娘？

她（仲姑娘）臉色微變，口中冷笑一聲，劍光一閃，長劍悠然折了回來，劍尖直指岳少俊「太陽穴」，劍勢急如電火！

岳少俊軟劍直豎，堪堪推出，一見仲姑娘劍如星火，直射過來，一時之間，連變招都來不及！

軟劍直豎不動，身形突然向左旋了過去，這一式，他隨機應變，使出來的是崑崙劍法中的一招「青龍繞柱」。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劍光和劍光一撞，響起了一聲金鐵交鳴，兩支劍同時直盪開去。

岳少俊只覺虎口發熱，向右閃出，仲姑娘也是手腕一陣酸麻，後退出了一步。

兩人這一劍交擊，發現雙方功力，正是旗鼓相當。

岳少俊方自閃出，仲姑娘已經一退即上，轉腕之間，刷刷刷，一連三劍，疾攻而上，劍風直逼面前。

岳少俊最近連番和人動手過招，有了經驗，脚下不丁不八，站住了樁，軟劍一揮，在間不容髮之際，擋開了仲姑娘的連環攻勢，趁勢還擊了兩劍。

仲姑娘冷冷的道：「看來你果然不是無量劍派的人！」

岳少俊好奇的道：「姑娘怎麼會把在下當作無量劍派的人呢？」

仲姑娘道：「因爲你這柄軟劍，是無量劍派之物。」

岳少俊低哦一聲道：「原來如此。」

兩人口中雖在說話，但兩柄長劍，依然各展奇招，但見銀光繚繞，紫電飛空，兩條人影，在錯落劍花中，進退如風，是以大家只注意兩人交手的情形，沒聽到兩人的說話。

不過轉眼工夫，已經打了二十幾個照面，岳少俊劍招，愈來愈見純熟，每招每式，都是武林各大門派的招術，從他手中使出，竟如一套完整的劍法，攻守兼顧，變化奇奧，兼有推陳出新之妙。

仲姑娘一柄長劍，使得如鳳展翼，翩然飛舞，飄忽如風，依然若來，寂然而去，眞是攻如雷霆疾發，守如江海凝光！

但任你劍法如何精妙，却是分毫也佔不了岳少俊的上風！

仲姑娘眼看五十招，已經過了半數，依然半斤八兩，難分軒輊，她自幼生成冷傲的個性，如何忍耐得住！

口中忽然發出一聲清叱，劍法突變。剎那之間，身形連旋，手中那柄寶劍，寒光雷射，射出一縷劍花，繽紛如雨，好像黑夜裏的繁星，忽然全數掉了下來，千點萬點，當頭發落。

岳少俊一個人登時被劍光裹着，連家學淵源，一向被推爲劍術世家的天臺山莊少莊主宋文俊，也看得不大清楚，不知道如何才能應付了。

惲慧君輕紗罩面，看不出她臉上的驚容，但她握着劍柄的右手，早已沁出了冷汗，不自覺有些顫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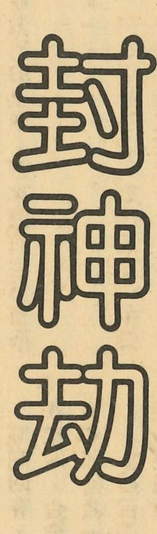
竺秋蘭一顆心幾乎已提到了喉嚨口，跳得連呼吸都快要窒住了！

就在此時，猛聽一暴聲喝，緊接着又是幾聲「錚」「錚」琴絃綳裂之聲，和幾個人的叱喝，以及鏘鏘拔劍之聲，夾雜着響起，水榭中似乎有了變故。

大家急忙回頭看去，這一瞬間，燈火倏沒，但見一道人影，在一聲洪亮的長笑聲中，衝出水榭，宛如大鵬凌空，朝北首飛起。

（未完・三）

俠義傳奇故事



封神劫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絕地滅潛入古樹林山寨內將太子德昭擄走，被守衛發覺，吹號角報警，花虎、李浪，香菱追截，天絕地滅用碧靈毒針在太子的泥丸穴插下，二人便逃下山寨，衆人見太子昏迷不醒，取出毒針，將太子送回太子府，由陳摶親自檢查，因爲是泥丸穴中毒，不同以往醫治自己弟子所中的部位，經過剖腦袋檢查，悉心治療，沒有多大起色，只有盡人事，希望不要白痴到瘋狂的程度，此事又不能讓趙匡胤知道，因爲楓林渡的事，是由自己和太子佈置的……李浪、香菱、花虎以爲他有把握將太子醫好，見太子德昭睡在床上很安然，却不知道陳摶的心事……

爲晉王脫罪　太子成白痴

出了太子府，陳摶便再也按不住心頭的激盪，身形展開，離弦箭矢也似飛越長空。

夜空靜寂，長街無人，那種孤獨的感覺在現在的陳摶來說更加强烈，到了郊野，他身形才緩下，却有如孤鳥飛翔，飛上了一座荒丘，再飛上荒丘的孤松上。

月才升起來，那在陳摶眼中却像在沉下，他的心也開始往下沉。

離開德昭的寢室前他已經決定了行止，但踏出太子府後腦海又起波瀾，不知取捨。

一直到他從松樹掠下。

× × ×

半個時辰後，陳摶出現在惠王府外。

惠王德芳與德昭是兩種人，德昭雖然最初也胸無大志，但律己至嚴，虛懷若谷，也非常勤奮，文學武功都有相當的造詣，深得朝野的愛戴。

德芳却除了野心，完全是趙光義那種人，既好酒好玩，也好色，只是沒有趙光義那份獸性，雖然有時也闖禍，闖的並不大，當然比一般的紈袴子弟有過之而無不及。

陳摶從來瞧不起這個人，但現在却不得不來找他，碰碰機會。

趙匡胤一共四個兒子，都封王，滕王德雲舒王德林都早亡，只剩下燕懿王德昭，秦康惠王德芳。

德昭這個一般人眼中的所謂太子現在既然難免變成白痴的厄運，唯一有資格與趙光義一爭長短，繼承王位的便只有秦康惠王德芳。

陳摶只希望這個德芳也像趙光義一樣，荒唐而兼具野心，只要他有繼承帝位的野心，那就是再昏庸，陳摶也有信心將他捧起來，君臨天下。

也只要是他捧起來的人君臨天下，他便可以繼續在朝廷中做他的國師，永垂不朽，兀立不倒。

沒有人知道他一向淡薄名利的得道之士不錯是淡薄名利，但對名其實是看得很重。

這才能夠解釋一個他這樣的得道之士怎會攀附帝王家，不惜掀起偌大的一場政治紛爭。

這也是他一直暗藏在心中的秘密。

× × ×

德芳晨昏顛倒，這時候當然還未入睡，而且正與一羣姬妾混在一起，他胡混的花樣絕不比趙光義少，也是要興盡才罷休，所以接報陳摶到訪，第一個念頭便是拒在門外，盡興之後才接見。

但他與一般人並無分別，好奇心大得很，那個一向瞧不起他，高不可攀的有道之士突然找到來，到底是什麼事，他就是想破了腦袋也想不透。

也所以他稍作考慮還是吩咐讓陳摶進來。

× × ×

陳摶被請到大堂會面，德芳也沒有怎樣檢點，胡亂披上一塊大紅披風便算。

他却也懂先摒退左右才跟陳摶說話。

陳摶單刀直入，問：「閣下可有考慮過有一天會成爲一國之君？」

德芳一怔，笑笑道：「沒有。」

陳摶接問：「那殿下是甘願終生做一個秦康惠王的了？」

德芳反問：「這又有何不好？醇酒美人，享之不盡，還不滿足？」

陳摶道：「君臨天下，醇酒美人皆爲殿下所擁有，予取予携，難道不好？」

德芳雙眉一揚，看似已有些心動，但隨即又道：「好是好，只是太多了，喝不盡享不盡也是沒意思，好像父王，三宮六苑，有時看他實在頭痛，不知道那兒去歇息才是，結果由別人打點，一些意思可也沒有，倒不如我現在的快活。」一頓接又道：「再說，做了皇帝，難免要理理朝政，父王嘗言日理萬機，天哪，理一機我也已頭大如斗，萬機可是要我的命。」

「這殿下可以由得別人打點。」陳摶鼓其如簧之舌。「既然是有人擁你爲王，自然全爲你打點一切，你大可以只是享樂，優悠度日。」

「那與現在有什麼分別？」

「做皇帝的若換了別人，殿下以爲會維持現狀？」

「你是說皇叔繼位之後？」德芳笑了笑。「我們叔侄二人可是從來都沒有什麼衝突，他做他的皇帝，想來應該也不會難爲我。」

「萬一……」

「一個人怎能夠想到那麼遠？」德芳笑接。「得快活時且快活。」

「常言有道，居安思危……」

德芳又截道：「我可是想來想去也不覺得將來有什麼危險，皇叔也應該明白他這個侄兒從來就不會跟他作對，一些威脅也沒有。」

「若是他不明白……」

「那設法讓他明白好了。」德芳笑接道：「爭權奪位再危險不過，我胆子不大，受不得那種刺激，還有，父王曾立下『金匱之盟』，指定兄終弟及，道理上已是說不過去，我這個人也再聽不得旁人的閒言閒語。」

陳摶沉吟道：「楓林渡的事，你是知道了，皇上說不定會廢去金匱之盟，只要向皇上進言，立你爲太子……」

「千萬不要。」德芳大搖其頭。「好像我那個哥哥德昭，出入要弄四五頂轎子，終日提心吊胆，唯恐突然有人來襲擊，寢食不安，有何趣味。」

陳摶怔住，德芳接道：「還有，德昭現在不是連腦袋也得搬家，他只得一顆腦袋，我也是。」

陳摶一顆心沉下去，德芳又道：「今夜的事你當作沒有說過，我當作沒有聽過好了。」

「殿下一意孤行，我也無話可說。」陳摶也明白再說也無用的了。

德芳轉問道：「聽說你精於燒汞煉丹，藥到回春，有沒有什麼長春不老或者大振雄風，金槍不倒之類的聖丹妙藥，若是有切要贈我一些才好。」

陳摶苦笑道：「這些時諸事煩擾，沒燒什麼丹藥，日後燒妥了定會送來。」

他實在不想說這種話，也正如他實在不想到來，但既然來到了，又何妨說這種話？

「一定一定——」德芳眉飛色舞。「你說了這許多話只有這些才合我意思。」

陳摶只有苦笑，到這個時候他還有什麼話說？

× × ×

出了秦康惠王府，陳摶的心頭更加沉重，也更難受，明亮的眼神已變得黯淡一片。

德芳的反應在他意料之內，但他還是要來碰碰運氣，只因爲他可以走的路已不過兩條，這一條比另一條無論如何都易走一些。

路越好走好處當然也越少，陳摶甚至已推測到可能一些好處也沒有，只是非走一趟難以心息，也才有決心走另一條路。

在他面前現在他只有一條路，也許亦是一條絕路，但他已非走不可。

他隨即走向這條路，毫不猶豫，也不覺得還有什麼難堪。

走一趟秦康惠王府見德芳，在他來說到底還是有好處的，連德芳這種庸才他也可以忍受，還有什麼人他不可以忍受？

他腳步不停，一直走向晉王府，他要找要見的不是別人，就是晉王趙光義。

趙光義會怎樣對待他，會不會欣賞他的才華？他不知道，但他還是要一試。

× × ×

晉王府大門緊閉，趙光義在一般人意念中應該不會在王府內，外傳他狩獵未回，即使已狩獵完畢，除非他毫不知情，否

則事情就是與他一些關係也沒有，也應該暫避鋒頭，待事情明朗才現身。

但楓林渡的事情又怎會與趙光義沒有關係？明白趙光義與德昭之間關係的都已經測到德昭是趙光義所殺，可能是一時衝動，趙光義現在後悔莫及。

他們都想知道趙匡胤會怎樣處理這件事，趙光義又會怎樣應付。

狩獵只不過一個藉口，趙光義總不能夠永遠的躲下去，就是趙匡胤也不會讓他這樣做。

清楚其中秘密的人當然並不多，最清楚的當然莫過陳摶，他的判斷也甚少出錯，這一項他希望也是。

他沒有拍門，以他的輕功，也當然沒有什麼地方能夠令他爲難，所以猶疑不立即進去只是心情關係。

牆高，飛簷更高，陳摶沒有上高牆，只是以「級級登天」的輕功身法直上飛簷，只見他雙腳凌空左右交替，就像有一道無形的梯子放在那裏，他也就像是踩着梯子，從容上到了飛簷上。

居高臨下，院子中一片寂靜，一個人也沒有，陳摶却已感到了殺氣，他只是看一眼，雙臂一振，有如一隻飛鶴般飛落院子。

十數枚暗器立即四方八面射至，既急且勁，陳摶非獨不驚，反而笑了，這些暗器最低限度已證明一件事，趙光義必定已回來，否則院子不會殺機四伏。

他只是把袖一拂，便對暗器捲在袖中，第二批暗器緊接射至，也是在他的袖一捲之下，將之盡沒。

跟着第三批，第四批，陳摶揮洒自如，一面將暗器接下，一面往大堂走去。

天絕地滅的手下紛紛自隱蔽處竄出來，暗器發過不停，每一顆都正向陳摶，却是沒有一顆能夠打在陳摶身上。

陳摶的動作在他們眼中看來是那麼簡單，以他們的修爲當然看不出陳摶的動作簡單中絕不簡單，每一下都恰到好處，已到了反璞歸眞，不變應萬變的境界。

暗器射盡，陳摶雖然走來緩慢，却是絲毫也不受暗器影响，一步也沒有停下來，天絕地滅那些手下只看得魄動心驚，兵器紛紛撒在手中，包圍上前。

晉王府的侍衛也紛紛湧出，重重將陳摶包圍在當中。

陳摶若無其事，面無表情，繼續前行，兩個侍衛首先發難，長刀左右斬去，陳摶也沒有怎樣動作，兩個侍衛的長刀便撞在一起，震得倒翻出去，撞翻了後面好幾個侍衛，立時一陣騷動。

三個天絕地滅的手下乘機在後面撲上，一上兩左右，分從三個方向襲擊陳摶。

陳摶終於轉身，一指點出，正點在從上撲下的那個的刀上，那個立時如遭重擊，連人帶刀，倒飛上後面一株大樹上，也竟就落在樹椏當中，雖然沒有受傷，却已嚇出一身冷汗。

另外兩個差不多同時倒飛出去。

所有人不由得打從心底寒出來，陳摶所用的已簡直就像魔法，他們生平也是第一次接觸這樣的高手。

陳摶腳步不停，繼續前闖，天絕地滅的手下，晉王府的侍衛硬着頭皮前去，一個個撲上，一個個飛摔，沒一個例外。

一個神經質的天絕地滅的手下，不由狂叫道：「我們根本近不了他，怎跟他動手。」

他狂叫着仍然衝上前，立即便倒飛回去，撞倒了兩個同伴，又狂叫起來。

其他人大都受影响，亂成一片，但想到趙光義若是有什麼三長兩短，他們非獨功名富貴無望，說不定還會成爲攻擊的對像，只好一拚。

最令他們徬徨的却是不管他們拚不拚，結果都無分別，陳摶從容不迫，繼續走他的路。

×　×　×

消息早已報進去，趙光義自是嚇一大跳，在他身旁的還有丞相趙普，一樣大吃一驚。

天絕地滅當然亦非常意外，地滅不由自主脫口叫出來：「什麽，陳摶帶人打進來了。」

給他這一叫，趙光義反而冷靜下來，喝問：「他們來了多少人。」

來報那個天絕地滅的弟子忙道：「只見陳摶一個，其他的也許分散……」

趙光義冷截：「你們其實並沒有看見其他人？」

那個弟子怔住，趙光義接喝道：「快快去調查清楚再來報告。」

目送那個弟子進出，天絕地滅目光都轉向趙光義，他們都奇怪趙光義突然會變得這樣冷靜。

一向以冷靜見稱的趙普，却變得有些手忙脚亂起來，嘟喃道：「陳摶好大的胆子。」

趙光義冷笑。「他胆子若是不大，也不敢一直與我作對。」

「可是他竟然斗胆闖進王爺府來……」趙普團團亂轉。「他不會一個人進來的，一定是聲東擊西……」

天絕立即對趙光義道：「王爺放心，有我們兄弟在這裏，他們休想近得了王爺的身。」

趙光義摸着鬍子，道：「你看我像不放心。」

天絕呆了呆，趙光義繼續摸着鬍子，笑笑道：「陳摶，我還以爲你眞的是一個神仙。」

趙普插口道：「那是他知道德昭無望，索性與門下弟子殺了進來，爲德昭報仇了。」

地滅道：「一定是。」

趙普道：「這叫做一拍兩散，當然不會散得這麽容易。」

天絕地滅齊聲道：「要殺王爺，得先殺我們。」

趙光義頷首道：「你們的忠心難道我還不清楚，他日自當論功行賞，享不盡榮華富貴。」

天絕地滅急拜倒在地，一聲：「謝王爺——」

趙光義揮手。「不用謝。」

趙普團團又打了一個轉，這時候忽然省起了什麼的，急急道：「王爺還是暫時避開……」

趙光義反問：「我能夠避到什麽地方去？」

趙普道：「這兒的密室……」

趙光義笑笑。「你忘了我帶人去攻打花虎山寨之際，陳摶的人爲了追尋高義二人曾經突擊這個地方，對這個地方已經瞭如指掌。」

趙普道：「那從後門離開好了……」

「陳摶有心置我於死地，難道不會考慮到那方面。」趙光義忽然歎了一口氣。「你一向冷靜鎮定，足智多謀，今夜怎麽變得這樣衝動。」

趙普吃驚的望着趙光義，就像在望第二個人，趙光義笑接：「想一想，陳摶爲什麽要闖進來。」

趙普道：「德昭若是平安無事，陳摶照顧他尤恐不及當然不會再節外生枝。」

趙光義道：「他若是爲殺我而來早便來了。」

「我不明白……」

「你細想想，不難明白的。」趙光義彷彿已有了應付的辦法，出奇的鎮定。」

趙普隨即陷入沉思中，他一向是趙光義的智囊，現在趙光義想到的事他這個智囊竟然還是茫然頭緒，如何說得過去。

那個天絕地滅的弟子這時候又匆匆來報。「來的似乎就只是陳摶一人，並未見其他人出現。」

趙光義點頭微笑，趙普這片刻似乎亦已想通，亦自點頭道：「來得好。」

趙光義應聲目光一轉。「你總算沒有令我失望。」

趙普搖頭道：「王爺雄才偉略，不是我能及萬一。」

這說話無疑是奉承得有些過份，却也是他此刻的心情反應。

趙光義笑着道：「能够不傷腦筋還是不傷腦筋的好，我的腦筋其實沒有你的靈活，只是危機迫近，一急之下，胡思亂想，倒給想透了。」

「處變不驚，到底是王者氣度，我們做臣子的就是學也學不來。」

趙光義大笑，手揚處，披着的大紅披風「獵」然飛揚，果然是氣勢不凡。

趙普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天絕地滅亦不由自主一步倒退，他們一旁聽得淸楚，却不明白。

天絕本來比地滅聰明，這時候的感受却與地滅沒有多大分別，而越是心急便越想不透。

他們是當局者迷，從來沒有考慮到其他人會侵佔他們的利益，又怎會猜想得到陳摶的來意？

地滅還插上一句：「王爺也不用担心，有我們兄弟，陳摶又能够怎樣。」

天絕不由接道：「我們兄弟就是拚了命也要保護王爺的安全。」

「好——」趙光義笑應一聲。

趙普看着趙光義，欲言又止，趙光義目光一閃，忽然對趙普道：「你想得太遠了。」

「太遠了？」趙普反問。

趙光義悠然道：「是遠非遠，非遠是遠……」

趙普又怔住，嘆了一口氣。「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趙光義笑笑。

「我却明白王爺答非所問。」趙普打了一個「哈哈」。

趙光義道：「那很快你便會完全明白的了？」語聲一頓，又一振披風。「我們出去——」

天絕地滅方自一怔，趙光義已舉步走前，左右急忙追前去保護，趙普也不慢，緊跟在趙光義身後。

趙光義步幅廣闊，夜風又急勁，未到堂前，外披的金紅披風已然飛揚，到堂外，更就是「獵獵」响個不絕，使得趙光義看來氣勢更大。

趙普想緊跟着趙光義也不能，火紅披風飛揚下，不其而有一種窒息的感覺，也不由退到趙光義身後丈外。

堂外三四十個侍衛正在嚴陣以待，看見趙光義這樣子出來，亦難免有一陣壓迫感，左右散開，分成兩列。

趙光義沒有再走前去，石階上一立，顧盼生威，氣勢萬千。

左右所有人甚至天絕地滅俱都噤若寒蟬，那種恐懼的感覺前所未有。

這之前趙光義在他們的眼中完全是一個狂人，而他們越是肆無忌憚，趙光義便越高興，混在一起那有什麽尊卑高低，也只要氣氛熱烈，够高興，够刺激，趙光義便已滿足，有時甚至嫌他們太拘束。

現在他們却竟然不由自主拘束起來，莫說在趙光義面前放肆，甚至連話也不敢說，只因爲趙光義神采飛揚，高不可攀的石階上一立，威風凜凜的左一顧右一盼。

趙普看得清楚，由心寒出來，這之前他只見過一個人有這種氣勢，那就是趙匡胤，趙光義比起來，似乎有過之無不及。

難道這就是帝王的氣勢，趙光義畢竟還是帝王的材料，趙普有些迷惘，他一向也只當趙光義是一個狂人，也曾努力希望誘導這個狂人改變一下那種狂態，如何做一個像樣的帝王。

有時他甚至懷疑站在趙光義那邊是不是明智之舉，楓林渡的事更令他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是既然已開了頭，表明立場，唯有苦撐下去，希望出現奇蹟。

奇蹟現在果然出現了，這莫非就是天意？趙普不由得苦笑。

陳摶也就在這時候出現。

二三百個侍衛與天絕地滅的手下團團包圍着陳摶，一直向這邊退來，陳摶腳步不停的前進，他們的行動當然只得以後退形容。

着見趙光義，衆人都很想有所表現，却一任他們怎樣賣力，陳摶還是若無其事，繼續走他的路，一雙手玩魔術的，非獨沒有人近得他的身，而且被他借刀使力，拋來拋去，牽連所及，亂成一片。

趙光義看着，眉飛色舞，旁邊天絕地滅却是越來越緊張，目睹陳摶快來到石階下，雙手不由都落在兵器上。

天絕目光一轉，沉聲道：「老二，你全力攻他下盤，我從上撲擊。」

地滅點頭接問道：「老辦法？」言下之意，上下夾擊中顯然另外還有厲害的殺着。

天絕道：「沒其他辦法的了。」隨即發出了一聲尖嘯。

八個天絕地滅的弟子隨聲掠來，每當天絕地滅要用火器的時候，他們必然在左

右。

趙光義也就在這時候疾喝一聲：「住手——！」

所有人齊皆住手，仍然包圍着陳摶，陳摶根本就沒有出手，只是招架，那些侍衛與天絕地滅的手下停止攻擊，他雙手自然隨着停下，脚步也停下來。

趙光義目光落在陳摶面上，道：「國師果然好本領。」

「未及王爺。」陳摶神態冷靜。

趙光義微笑。「我沒有什麽本領，只是運氣一向都不錯。」

「這無疑是事實。」陳摶微喟。

趙光義接問：「德昭的運氣如何？」

「有好當然有壞……」

「我對他一向並無惡意，他都是一直與我作對，否則我就是為王，也會給他好日子。」

陳摶感慨的應道：「什麽日子現在也沒有分別的了。」

天絕插口道：「傳聞閣下醫術可比華陀扁鵲，藥到回春。」

陳摶淡然道：「藥醫不死病。」

天絕道：「閣下原來還未能够生死人，肉白骨。」

陳摶道：「人與神到底是有分別。」

天絕道：「有人稱閣下為神仙，然則閣下其實還只是一個凡人的了。」

陳摶淡然道：「若非是一個凡人，很多事根本不會發生。」

天絕大笑。「那我們兄弟總算放心一些。」

「那一枚金針插下有什麽結果賢昆仲應該清楚，還有什麽放心不下？」

「能够得閣下親口證實，才眞的完全放心。」天絕回顧趙光義。「王爺從此可以安枕無憂矣。」

趙光義道：「德昭的情況意料中事，要安枕無憂還得看國師的決定。」

天絕立即問陳摶。「你是為德昭太子算賬而來？」

陳摶冷然道：「若是王爺，相信絕不會這樣問。」

天絕道：「即使你眞的算賬而來，有我們兄弟，這個賬你未必算得了。」

「是麽——」陳摶淡應一聲。

「要證實還不簡單？」地滅跨前一步，躍躍欲試。

天絕地滅的手下也一個個蓄勢待發，陳摶若無其事，目注趙光義，淡然問：「這是王爺待客之道？」

趙光義笑應：「當然不是。」接揮手。「沒有我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對國師無禮。」

天絕地滅相顧一眼，欲言又止，趙光義說話已接上：「國師這一次到來，想必是一番善意。」

「善惡在王爺一念。」

「好——！」趙光義轉身。「我們進內好好的談談。」一頓接吩咐：「趙普以外，都留在堂外。」

天絕地滅脫口一聲：「王爺——！」

趙光義搖頭。「一切我自有分寸。」

天絕地滅看着陳摶，看着趙光義，無可奈何地退過兩旁，趙光義隨即擧步，頭也不回，走回堂內。

趙普等到陳摶走上石階，才陪同陳摶一齊走進去，進入才說：「國師胆識過人，佩服佩服。」

陳摶道：「丞相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豈非更令人佩服？」

趙普道：「比起王爺的處變不驚，大智若愚，又算得什麽？」

陳摶「哦」一聲，趙普接道：「我侍候王爺多年，到今夜才認識王爺是何等神武。」

陳摶無言，彷彿在細意咀嚼趙普的說話。

×　×　×

趙光義進內堂，開暗壁，再進密室。方才情形報來危急，他無意進密室，現在反而要進去，趙普却已不感到奇怪，在後面小心將暗門關上，才一旁坐下。

陳摶在趙光義面前從容坐下來，目注趙光義，目光由明亮而逐漸暗淡。

趙光義目光始終穩定不變，待陳摶坐好了才笑問道：「國師深夜到訪，有何指教？」

「王爺言重——」陳摶沉吟起來，他雖然早已擬好一番說話，這時候却竟有不知如何啓齒之感。

趙光義彷彿看透他的心意，笑接問：「德昭現在的情形到底如何？」

陳摶道：「方才已回答王爺，也回答得很清楚的了。」

「德昭已變成一個活死人，雖然還有生命，與死人無異？」趙光義笑笑，不等陳摶回答，接下去：「活死人難聽一點，白痴也許更合適。」

陳摶「嗯」一聲，趙光義又道：「但雖然是一個白痴，若是能够好好的加以利用，白痴與正常人也沒有什麽分別。」

「也許。」陳摶神態始終保持冷靜。

「譬如說，你們可以將德昭藏起來，必要時甚至毀掉，將一個人毀滅應該更容易，那我始終難脫殺害德昭的罪名，皇帝是怎麽也做不成的了。」趙光義打了一個「哈哈」。「所以我一些也不樂觀，看到你才鬆過一口氣。」

陳摶說道：「我未必可以能够帮助王爺……」

「若是你也不能够，沒有人能够的了。」趙光義接問：「這裏只有我們三個人，你要怎樣才肯帮我的忙，無妨直說。」

陳摶道：「原來王爺果然知道我的來意？」

趙光義笑道：「你若是要算賬，絕不會這樣進來，而你這樣進來，一個我的人也沒有殺，殺人固然不容易，不殺人更加困難，可見得你的武功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境界，就正如楓林渡的一擊，你要取我的人頭，簡直就易如拾芥，何須像現在花這許多氣力？」

陳摶奇怪的看着趙光義。「你不像這種人。」

趙光義道：「所以我若做皇帝，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一個皇帝在皇宮內就是荒唐一些，又有什麽關係，只要他處理朝政精明，又何嘗不是國家之福？」

陳摶無言，趙光義繼續說下去。「我平生所做，最嚴重不過違命侯府的事，但李煜這個違命侯若不是那樣子一個軟骨頭，未必就會有這件事發生。」

陳摶淡然道：「違命侯府的事不是已過去了。」

趙光義笑笑接道：「我不是已在等候你將條件開出來。那應該沒有什麽我不能够答應你的。」

陳摶又沉吟起來，趙光義等了一會，道：「這樣好不好，事成之後你仍然做你的國師，華山派仍然是天下武林之首，少林武當什麽的，只能爭二三。」

「華山派多謝王爺的好意。」

趙光義聽說眉毛一揚，接道：「這一次的紛爭也當然不會流傳後世，事實知道的人並不多，知道的朝廷中人也當然不會筆之於書，若是連這一點也做不得，我這個皇帝也是白做的了。」

趙普插口道：「不錯，他們就是不怕砍頭，也該怕抄家滅族，國師大可以放心了。」

陳摶只是笑笑，趙普方要說什麽，趙光義突然揮手截住道：「國師現在已經是國師，華山派現在當然也是天下武林之首，國師不走這一趟，轉而將德昭藏起來，地位已穩如泰山，我們許的是什麽好處其實都算不得好處。」

趙普恍然道：「對，國師現在袖手旁觀，天下人那敢說國師的不是，事實亦全無不是之處。」

趙光義接道：「反倒是帮助我們，國師說不定會因而聲譽有損，反變了得不償失。」

陳摶垂下頭去。「王爺見諒。」

趙光義笑笑，想想，徐徐道：「我登基之後，天下就是我的天下，任由我處置，難道連一座華山我也捨不得？」

陳摶目光一亮，趙光義接道：「我就賜華山給你，再封你為神仙又如何？」

陳摶混身一震。「王爺厚贈，陳摶只恐受不起。」

言下之意，受不起還是會受的，事實連他也想不到趙光義有這麽大的出手，他原意也只是要保持地位不變，外加一些封賜便已經滿足。

他一向被一般人當做生神仙，活菩薩，到底只是一般人的意思，若是由帝王下旨封為神仙，天下景仰，何等光榮的一回事。

只想想他便已飄飄欲仙。

趙光義還將整座華山賜給他，這自然使他這個神仙更加光采，後世人們只要提到華山自然就會提到他陳摶，才是眞正的流芳百世。

趙匡胤只賜他眞人府，賜他為眞人，已令他如此賣力，趙光義保持他在朝的地位不變，還封他神仙，賜他華山，還不令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就連趙普也不能不驚歎趙光義的出手豪爽，想想自己的將來，亦不禁眉飛色舞起來。

趙光義看在眼內，知道陳摶已心滿意足，接道：「我若能登基，你居功至偉，這點兒封贈，實在少了些，只是我一時想不起其他的……」

陳摶忙截道：「已經太多了。」

趙光義道：「只要你喜歡。」

陳摶歎息道：「我還有一個不情之請，望王爺一併成全。」

趙光義想想。「是天絕地滅方面？」

陳摶心頭一懍，詫異地。「王爺何以得知？」

「一山難藏二虎，國師雖然不是這般見識，天絕地滅却是，這二人心胸狹窄，而且與扶桑方面有關連，正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留在身旁，始終令人不放心，也為了要國師相信我的誠意，國師喜歡怎樣處置這二人，便怎樣處置如何？」

陳摶追問：「王爺此言當眞。」

趙光義正色道：「君無戲言。」

趙普道：「也因此才顯得王爺的確是出於誠意。」

陳摶讚歎道：「王爺當機立斷，果斷精明，的確不是德昭德芳所能及。」

趙光義道：「德芳內外一致，是個不折不扣的庸人，却有自知之明，德昭優柔寡斷，若不是有國師相助，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陳摶竟然一聲：「王爺恕罪。」

趙光義笑說道：「我早已知道你是一個人才，到現在終於請得你來助我一臂之力。」

趙普接問：「未知國師有何高見？」

趙光義截道：「事情一件件的解決，不用急。」一頓接問：「國師可是現在要解決天絕地滅？」

陳摶反問：「王爺認為是否還有用得看他們的地方？」

「沒有了。」趙光義斬釘截鐵。

陳摶道：「如此我這就去殺他們。」

趙光義想想。「也不急在這片刻，趙普，你去吩咐在內堂擺下酒宴，說我要天絕地滅與國師杯酒釋前嫌。」

趙普怔了一怔道：「王爺不迴避一下麽……」

趙光義笑看道：「我想過了，若是合該命絕，怎也難逃一死，而且我深信國師的武功。」

趙普沉吟着道：「屬下當然也捨命奉陪。」

「好，很好。」趙光義開懷大笑。

×　×　×

酒宴在內堂擺開，簡單而隆重，趙光義高坐在堂上，陳摶與天絕地滅對坐在堂下兩側，酒由趙光義親自斟下，再由趙普送到天絕地滅的面前。

趙普果然沉着，雖然知道酒是由一個鴛鴦壺斟出來，天絕地滅的兩杯是穿腸毒酒，不動聲息，一直到轉身離開，走回堂上，目光才一再閃動。

他背看天絕地滅，天絕地滅當然看不到他的目光變化，而那兩杯酒亦很難從表面看出是毒酒來。

陳摶當然面無表情，毫無反應。

趙光義待趙普在身旁坐下，才開口：「國師方才已答應助我一臂之力，以後大家就是一家人。」

天絕意料中事，冷然一笑，地滅脫口道：「陳摶的弟子殺了我們這許多人，難道就這樣作罷。」

他直呼陳摶，對陳摶的仇視不問而知，天絕並沒有阻止，他只想看清楚趙光義的心意。

（未完・六）

司馬洛傳奇故事

吸血蛇人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司馬洛相識的朋友洛奇被一個叫蝴蝶的女人用加非卡因毒殺，原來洛奇是莫先生派去偵查大屠殺案件的人，現在莫先生又叫司馬洛繼續去偵察，司馬洛從總部出來之後，就被兩個大漢跟踪他坐的的士，而且用輕機槍掃射，幸好他走脫，找到了綫人引綫，用卡車將兩個大漢匿藏的木屋撞塌，壓死了一個，活捉一個，知道是蝴蝶主使他們幹的，他們的目的是追捉洛奇，却遇到了司馬洛，審問之後，莫先生又派一個女手下協助司馬洛辦理此案。司馬洛和嘉詩專程去找一個叫薛永的人……而薛永此時匿居在海邊的小屋內，被一個女郎用加非卡因所傷……

身帶細菌　咬人致死

問。

「一個人？他爲甚麼會咬你？」阿芳問。

「這個的確是很難解釋的事情，」薛永說：「事實上，我也不知道該從何處說起。」

「你說你祇能活兩天，」阿芳說：「爲甚麼你不去找醫生呢？」

「沒有醫生能救我，」薛永說：「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噢，是這樣的麼？」阿芳很表示懷疑。

「這是一種很奇怪的病，」薛永說：「在某一個地方，因爲戰爭的關係，炸彈下得多，各種奇怪的武器也用得多，也許，在這之中，還有人進行或者試用細菌戰，是誰幹的就很難弄清楚了，總之，有一些人患了一種奇怪的病，你沒有看過電影『吸血屍殭』？殭屍像常人一樣，但是有尖尖的牙齒，咬人吸血，被咬過的人就死去了，而身體內亦有了那些細菌。」

「我的牙齒並沒有尖呀，」阿芳說：「你也看過了的。」

「吸血殭屍在不吸血的時候也沒有尖的牙齒，」薛永說：「祇是在兇性發作的時候才露出來。」

「那你看我的牙齒也沒有用的了，」阿芳說道：「不過我知道我沒有吸過你的血。」

「對這件事情，我也是不很清楚的，」薛永說：「我不知道牙齒是不是會露出來或者縮回去——總之，戰爭之後，有些人逃亡，亦把這種病帶出來了，有一些難民，他們住在同一間屋子裏，原來幾乎全部都是帶菌的，一發作起來，不可收拾，有人把他們全部殺掉了！」

「是你殺掉的？」阿芳問。

「我沒有這樣說。」薛永說。

「但是，」阿芳說：「我又不是從什麼地方逃來的難民，我沒有理由會有這種病呀！」

「也許，」薛永說：「有人設法傳染到你身上來了。」

「不會吧，」阿芳說：「你是說，有人咬了我一口之類？」

「不是，」薛永說：「假如是有人咬了你一口，那你就會在兩天之內死掉，不是這樣的。」

「那麼——會用怎樣的辦法傳染呢？」阿芳問：「跟我睡覺？這就是爲甚麼你問我有沒有跟湯遜睡過嗎？」

「也不是，」薛永說：「睡覺是不會傳染的，一定要——照我所知，一定要牙齒咬。」

「牙齒咬是會死的，」阿芳說：「又不是傳染，而且，我也知道沒有人咬過我吧。」

「我是指可能有人趁你睡着了時在你身上做了一些什麼手脚。」薛永說。

「例如，」阿芳說：「替我打一針之類嗎？」

「我不知道打針是不是能够辦到，」薛永說：「也許，還有其他的辦法。」

「但是，爲甚麼要弄我呢？」阿芳問道。

對這個問題，薛永却沒有回答。

阿芳又說：「你對這件事情，似乎還是知道得不很多的。」

「是呀，」薛永說：「要是我知道得多，我也會懂得醫治了。」

阿芳又看了他一會，也許，假如她是眞不知道有此事的話，薛永所講的這個故事，就會使她感到難以置信了，但是，眼前却又有那些齒印爲證。

後來她又說：「你身上常常帶着槍，顯然你是正在躲藏的，你一定是怕有人來殺你，是嗎？」

「是的，」薛永嘆一口氣說：「我有槍，我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假如派殺手來殺我，是沒有那麼容易成功的，最佳的辦法就是派來一個女人，等我睡着了之後……」

「爲甚麼有人要殺你呢？」阿芳問。

薛永又沒有做聲了。

「是不是因爲你知道得太多？」阿芳問。

薛永還是不回答，而這一次的沉默，則是等於默認了。

阿芳用手掩着自己的咀巴。「那麼，我也是知道得太多了。」

「假如你跟這件事情沒有關係，而你不對人講，」薛永說：「那就不要緊，你不講，我也不講，就沒有人會知道了。」

「我……我不會講的，」阿芳說：「但是……既然你明知道你是有危險的，我來，你也不提防嗎？」

「是有人派你來給我享樂的，」薛永說道：「我還以爲是——我的後台派你來的。」

「而我則可能是冒充你的後台的人派來的？」阿芳問。

「是的，」薛永說：「不論是些什麼人要殺我，也是用這方法最好的！」

「那你既然有這樣的懷疑，」阿芳說：「爲甚麼你不去找你的後台老板問一問呢？」

「也很可能是後台老板要殺我！」薛永說。

「噢，」阿芳說：「原來如此，但是，我知道我沒有這病，我也知道我沒有咬過你。」

「假如兩天之後我不死，」薛永說：「那就沒事了，但假如我死去了——」他摸摸肚子上的牙印，「那我講的就是眞的了。」頓一頓，「我這裏，不大可能是別人進來咬的，因此我所講的，眞實的可能性很大。」

「不可能是一隻野獸之類嗎？」阿芳問。

「爲甚麼一隻野獸要爬進來咬我？」薛永說。

「但是我明明看見有一隻什麼東西——總之不是人！」

薛永沒有做聲，祇是看看阿芳。

後來，阿芳又打破沉默，說：「我們現在應該幹什麼好呢？」

「我們睡覺，」薛永說：「時間已經不早了，而且我也很疲倦！」

「我可以先洗一個澡嗎？」阿芳問。

「當然可以。」薛永說：「你到這裏來，是不禁止洗澡的！」

於是阿芳進入浴室裏去洗澡。薛永在她洗澡的時候，把兩把槍中的子彈都褪出來了，收在枕下，而槍就放在床邊的椅子上，連同槍袋。

阿芳出來時，薛永似乎已經睡着了。她走到床邊，就要經過那兩把槍。當她經過時，她是很方便的，她祇要把槍拔出來，就可以把薛永打死——她不知道槍中是沒有槍彈的。然而她却沒有如此做、她祇是穿上了內褲，便小心地在薛永的身邊躺下來。

本來，假如她是眞的把薛永咬了一口，而薛永是死定了的話，她就用不着開槍了。不過，薛永說過，假如他要死，他在死前是要把她也槍殺的，爲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即使保得略久一些也是好的——她就應該先把薛永消滅。然而她却沒有這樣做。

她也漸漸睡着了。

後來，到接近天亮時，薛永又把她擾醒了。薛永是一個强壯的人，現在，他的精力又回復了。

阿芳則是並不感興趣的，祇是在矇矓中任他爲所欲爲。不過，薛永的强壯，也使她難免有了天然的反應。

這一次他們並沒有做得很久，很快就完事了，事後，薛永又疲極而睡。

阿芳却不再睡了。她的唇皮拉後，又露出幾顆尖尖的牙齒。

在他身邊的薛永還是在睡。

阿芳臉上的表情頗有變化，變得很醜惡，她把身子滾動了一下，再滾一下，頭枕在薛永的胸膛上。

薛永的身子一動，把她推開了，於是，阿芳再一滾，頭部便滾到了薛永的大腿上。

她很迅速地，好像一條蛇似的，忽然向薛永的小腹上一咬。薛永這一次醒得很快，一手執住她的頭髮，把她的頭拉起來。但是已經遲了。阿芳的牙齒已經刺入過他的小腹之內。

薛永咒駡着，一拳擊在她的牙床上，把她打得滾跌在地上。阿芳跳起身，大聲尖叫起來。薛永一手抓起手槍，喝道：「你再叫，我就把你的頭轟掉！」

雖然槍中是沒有子彈的，但是阿芳並不知道這一點。

她靜下來了。吶吶着說：「我……我看見——看見……有沒有咬你！」

薛永把床頭燈一移，照着自己的身體。阿芳可以看到，薛永的小腹上果然是又添了幾個同樣的齒痕。

「老天！」阿芳說：「又咬了！但是這一次我看見的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是你咬我的！」薛永說。

「我沒有！」阿芳說：「我看見……像是蛇……但……」

「我這一次是親眼看見的！」薛永叫着，一跳跳到她的身邊，執住她的頭髮，把她的頭拉起來，揮着槍命令：「張開咀巴！」

看來假如她不從命，他就會用槍管來

撬了，於是阿芳祇好把咀巴張開來。薛永却看見她的牙齒已沒有尖的。

「眞的不是我！」阿芳哭着說。

薛永放了她，回到床邊去，把子彈再放入槍中。

「你看見是我？」阿芳哭着問。

「我有理由騙你嗎？」薛永說：「不過看情形，你似乎也不是騙我的！」

「我不明白，」阿芳說：「怎麼會這樣呢？」

「也許，」薛永說：「現在我明白一點了，你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有這種毛病的。當你咬我的時候，你是陷入了噩夢似的狀態之中，你在夢中看見幻象，你也不知道這事是你幹的！」

「但是我沒有這種病呀！」阿芳說：「我又不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難民。」

「有人使你患了這種病，也許是在你的食物，你的飲品裏做了什麼手脚，」薛永說：「我也不明白是怎麼樣的，總之，明白這些事情的人就會有這種辦法！」

「爲什麼要我呢？」阿芳說。

「爲了殺我，」薛永咬着牙說：「假如是一個難民，我會提防，但是你不是難民，我就不會提防了！」

「就這樣犧牲了我？」阿芳說。

「有些人是很殘忍的，」薛永說：「做事祇求成功，不擇手段。」

「那現在怎辦好？」阿芳慌張地哭起來，「我們得去找醫生！」

「沒有醫生可以醫你這個的！」薛永說。

「試一試也好呀。」阿芳說。

「假如有希望，我也去試了，」薛永說：「我是會比你先死的，假如去找醫生，告訴醫生這個，醫生會先把你送進精神病院，誰會相信這種事情呢？」

「那我們怎麼辦好？」阿芳傷心地哭着。

「找湯遜，」薛永說：「你再詳細告訴我一次關於湯遜的事情！」

阿芳却祇是六神無主地繼續哭泣。

「講呀！」薛永喝道：「我們沒有很多時間！」

阿芳祇好又再講一遍。薛永對她本人的身世也問得很詳細。當她講完了之後，薛永坐在那裏，尋思着，阿芳則是繼續哭泣，說爲自己這無辜的遭遇而担心。

後來，薛永站起來穿衣服，阿芳看着他：「你到什麼地方去？」

「當然是去找湯遜！」薛永說。

「現在？」阿芳問。

「當然是現在！」薛永說：「你以爲我有很多時間嗎？我的壽命是不長的。」

阿芳也起來穿衣服，薛永擺擺手：「不必了，你留在這裏。」

「我留下來？」阿芳說。

「你的心情太壞，」薛永說：「我看你很久都不能夠止哭，帶着你一起走不行的，我沒有辦法做事！」

「但……假如我不去，」阿芳說：「你怎麼認得那個湯遜呢？」

「我有辦法的。」薛永說。

「留下我？」阿芳慌張地說：「留下我一個人在這裏？」

「這裏有什麼不好？」薛永說：「而且你又可比我活得久，我找到了醫治的方法，我就回來救你！」

「但是假如……」

「我不回來？」薛永說：「你等兩天，我不回來，就是不會回來了，那時你自己想辦法。」

「我將來……將來會怎樣？」阿芳問道。

「我不知道，」薛永說：「我則是會痲痹，不能動，然後就死去了，我相信我不會死得很辛苦，你也不會！」

阿芳還是六神無主地看着他。

她在奇怪，自己又會如何呢？她是不是會痲痹而死，或者死得很痛苦呢？即使是痲痹而死，死得不辛苦，也是不值的。

她這樣在想像的時候，也忘記了薛永了。

而她也沒有機會再看見薛永。薛永已經走到她的背後，提起槍來對着她。薛永一連扳了四次槍機，她便整個飛離了椅子，仆在地上。

她馬上就死去了。

薛永走到她的身邊，把她翻轉過來，肯定她是已經死去了。他嘆一口氣，說：「對不起，姑娘，你是無辜的，但是我不能不殺死你，假如不殺死你，你是會死得很辛苦很辛苦的！」

薛永說完，就繼續動手收拾行李，把一切重要的東要都放進箱子裏，然後在屋中四面望望，看見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便走出屋外，把箱子放到車上，再走回來，拿來了一罐汽油，向屋中四面潑勻了，然後走到門口，點上了一根香烟，吸了兩口，吸旺了，就丟進屋中。

汽油是惹火之物，香烟一丟在上面，就馬上着火了，整間屋子就燃燒起來。

薛永走到他的車子，回頭看看那燃燒着的屋子，然後把車子開動，離開了。

× × ×

司馬洛與嘉詩來到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黃昏。那時，屋子已剩下半間了。不是完全燒掉了，而是剩下半間。因爲這時正在下雨，這雨已經下了一夜。

司馬洛說：「假如不是下雨，這屋子就會完全燒掉，什麼都不剩了！」

「現在看看有什麼剩下來吧。」嘉詩說。

他們在屋子的廢墟中找了一遍，找到了阿芳的屍體。因爲薛永在走了之後不久，天就下雨了，雨把屋子的火淋熄，所以阿芳的屍體並沒有被燒成焦炭。薛永在途中顯然也知道會有這樣的情形，但是有什麼辦法呢？天上下來的雨是遮不住的，他沒有辦法在雨中再把一間濕了的屋子點着的。

「槍殺的！」司馬洛說。

「我們是來找薛永的，」嘉詩說：「這並不是薛永，薛永是一個男人，這是一個女人！」

「薛永殺死了這個女人，逃掉了！」司馬洛說。

「逃走爲什麼不把這個女人帶在一起呢？」嘉詩說：「何必殺掉她而把她留下來？」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

「現在要找薛永就不容易了，」嘉詩說：「誰知他逃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我們的情報指出薛永在這裏，」司馬洛用一根樹枝在灰中挑着，「却沒有說有這個女人存在的，我奇怪她是誰呢？」

「重要的就是薛永不見了，」嘉詩說：「我們對於他的下一步去向沒有綫索，他做了這件事，本來不能去的地方，他大概也不會再去了！」

「情形跟那間大屋子一樣，」司馬洛說：「槍殺之後放火，這個女人，她咬了薛永，薛永把她殺掉了，他祇可能是爲了這個原因這樣做。」

「但是——」嘉詩說。

司馬洛手上的樹枝指着阿芳的一條現在已經很難看的小腿：「看這個，已經生長起來了。」

嘉詩也看到了。那腿上已生長起了那種發霉狀的菌。「老天！」她說：「她也是其中一個。」

「不錯，」司馬洛說：「一死了，就發起來了！」

「那麼——假如薛永是在這裏——」嘉詩說：「難道薛永不知道嗎？他未必就會是被她所咬的吧？」

「我們的情報指出薛永一個人在這裏，而他是在這裏躲藏的，並沒有提到有這個女人，爲什麼薛永在躲藏呢，就是因爲他怕有人找到他，或者是他怕有人來殺死他。殺他不容易，但是，派一個這樣的女人來，他不會提防，殺他就容易了，他會像洛奇那樣死去。」

「也許他現在還沒有死，」嘉絲說：「這火看來是很近的事，昨天晚上下雨，前幾天都沒有雨，一定是昨天晚上的雨所淋的，因此一定是在昨天晚上放火的，我們還有機會在他死之前找到他，我們必須找到他，但——到哪裏去找呢？」

司馬洛的樹枝又從那些灰中挑出了一件東西，這却是阿芳的手袋。他把手袋打開來，檢視一遍。原來這手袋却沒有完全燒毀，那是因爲有一塊木板跌下來把它蓋住了，而阿芳用以裝載證件的則是一隻金屬的夾子。夾子的裏面，她的證件大致是完整的。

「唔，是一個酒吧女郎，」司馬洛說：「不是難民，薛永更不會提防了。她是送上門來的，薛永是一個精力旺盛的男人，有個女人送上門來，來者不拒，到發現是詭計時已經太遲了。」

「於是他把這女人殺掉，」嘉詩說：「然後去求救，或者是去尋仇！」

「我們去看看就知道了，」司馬洛說：「走吧！」

× × ×

阿芳是一個很可憐的女人，家裏有一個年紀很老的母親，還有兩個正在唸書的弟弟。假如她告訴客人她的環境，也許人們會以爲她是編個故事來說謊，而且這個時代，許多人亦不同情這種事情。

阿芳的母親，顯然是不知道她已經死去了，她的兩個弟弟亦是不知道。不然，他們就不會仍然那麼神色自若了。

那個老婦人說：「阿芳不在家，你們找她有什麼事呢？」

嘉詩是一個女人，比較方便講話，而有她在場，老婦人亦是放心一點。

嘉詩說：「她是約了我來這裏找她的！」由於死無對證，也不怕亂講話了。

「她不在家，」老婦人說：「她有事——去了遊埠，恐怕要兩個星期才會回來了。」

「她說要去那麼久？」嘉詩說：「既然是這樣，那爲什麼她又約我來呢？」

「也許她是通知不到你吧了，」老婦人說：「她本來是這一兩天就回來的，但臨時決定去得久一些！」

「什麼時候決定的？」嘉詩問。

「今天早上。」老婦人說。

此時已是近黃昏，但是，今天早上，阿芳是已經死了的，她不可能通知她的母親。嘉詩說：「她回來過嗎？抑或是打電話回來的！」

「她是叫一個人回來通知我的。」那老婦人說。

「那位叔叔還放下了很多錢！」一個孩子說。

「不要亂講！」老婦人連忙喝止。人一直環境不好，也老了，手上有一點錢，也不喜歡讓人家知道。

「我也是來還她錢的，」嘉詩打開手袋，「交給你可以嗎？」

「當然可以！」老婦人說。

司馬洛則取出一張照片交給那個孩子看看：「是這位叔叔嗎？」

「就是他！」孩子說：「不過是老一些！」

那照片中人就是薛永，當然年輕一些，因爲是幾年前的照片。

「佈講過什麼嗎？」司馬洛問。

嘉詩已經拿出錢來交給老婦人。既然他們是來送錢，而不是來謀財的人，老婦人就覺得不怕講了。她告訴他們，這個人連姓名亦沒有留下來，也沒有講什麼，他祇是說，是阿芳託他把錢交下來的，因爲阿芳要去很久，怕他們不够錢用。這個人亦沒有問他們什麼。

阿芳是在什麼地方，跟誰去的呢？

他們也不知道，阿芳亦沒有講。阿芳頭一次祇是打個電話回來說要過兩天才回家，第二次就是叫這個男人送錢來，他們所知的就是這麼多了。

× × ×

「薛永這個人似乎不壞，」嘉詩說：「他把阿芳殺掉了，但是又給阿芳一筆安家費！」

「他已經自知不能活很久了，」司馬洛說：「錢對他算得什麼呢？」

「你這個人的心腸眞壞！」嘉詩說：「你以爲每一個人自知將死，都會拿錢幫助人的嗎？許多人會拿去賭，拿去吃喝玩樂，就是不會拿去做善事。薛永則是拿錢去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別忘記，」司馬洛說：「薛永是個殺手！」

「好了，」嘉詩說：「我們要找的人來了，這一次，是要你來出馬了！」

他們此時是停車在一條暗街上，看見有一個濃粧艷抹的女人正從夜總會的門口出來，這個女人是與阿芳比較要好的同事，也許她會知道得多一些。

司馬洛打開車門下來，與這種女人談

話，似乎還是由男人來好些。嘉詩說：「小心點，除了我之外，任何女人都可能咬人的！」

司馬洛瞪了她一眼，向這個女人走過去。

這個女人正在等的士，她是因爲沒有客人，而在打烊時要回家去。司馬洛在有的士來之前已經到了她的身邊。她瞥了司馬洛一眼，看見這個男人打扮光鮮，就有了好感。以她的職業，她是很樂於結識陌生男人的。

司馬洛說：「你是麗娜嗎？」

她說：「是的，有什麼指教呢？」

「我可以跟你談談嗎？」司馬洛問。

「可以，」她回頭望望她的夜總會，「爲什麼你不早點來呢？」

司馬洛微笑：「到那裏面去，收入你祇佔一半，假如在外面談，鐘錢就全部是你的了！」

「唔，」麗娜說：「你是一個很通情達理的人，你想怎樣談呢？」

「我們去喝杯咖啡如何？」司馬洛說道。

「祇是喝杯咖啡？」麗娜說。

「這杯咖啡可能是很貴的，」司馬洛說：「要看看我們談的成績如何？」

「這樣也好！」麗娜微笑，一個出得起錢與她談話的客人，她是歡迎的。尤其是在還未動身之前，司馬洛已經在她的手中塞了一張鈔票，這證明司馬洛不是來胡混的。

嘉詩在車中看着司馬洛與麗娜進入了對街一間通宵營業的咖啡室。這個地方，嘉詩認爲是甚爲理想的，因爲這是一個熱鬧的地方，即使麗娜也是會咬人的，她亦不能在這樣一個地方動口。

大約半小時之後，司馬洛與麗娜又出來了。

他們分道揚鑣，麗娜登上一部的士走了，而司馬洛則是向嘉詩這邊走回來。司馬洛坐回車上，說：「阿芳是由一個叫湯遜的美國人收買，去陪薛永的。」

「美國人？」嘉絲問。

「他自稱是美國人，」司馬洛說：「當然這是不容易肯定的，美國根本就是一個大雜種國家，甚麼血統的人都有，祇要是西方人模樣的人，都可以自認爲美國人而有人相信的。

「這個湯遜很可能是有甚麼辦法使阿芳染上了那種病——因爲阿芳是在此地出生，也是在此地長大的，從來都沒有甚麼古怪的病。假如沒有猜錯的話，顯然就是湯遜把病菌傳播到阿芳的身上，利用阿芳去消滅薛永，這事連阿芳自己都不知道，薛永當然亦不會懷疑。薛永一定是在出事了之後跟阿芳談過，明白了情形，他逼得殺死阿芳，而由於阿芳是無辜的，他就來送給阿芳的家人一點錢，這是他唯一能夠爲阿芳做的事情。」

「所以我說薛永這個人也不壞。」嘉絲說。

「因此我們必須找到這個湯遜，」司馬洛說：「湯遜對這件事情的內幕一定知道得不少。」

「但湯遜幹了這件事情之後可能已經不知所踪了，」嘉詩說：「而且他一定也不眞是姓湯遜！」

「是否眞的姓湯遜還未能肯定，」司馬洛說：「不過，他却還在此地，也許他對他的計劃太有信心了，他昨夜還出現過，而麗娜也有他的地址。」

「麗娜有他的地址？」嘉詩詫異地問道。

「本來湯遜是看中了麗娜，叫她去陪薛永的，」司馬洛：「但是麗娜不願意跑到那麼遠去，湯遜才改找了阿芳，而祇是叫麗娜陪他一夜。她是到湯遜的住處去陪湯遜，所以有湯遜的地址。」

「那我們還等甚麼？」嘉詩說：「快去呀！」

「還有一件事，」司馬洛說：「我們查得出湯遜，薛永亦查得出湯遜，薛永就是爲了這個而離開了他躲藏的屋子的，他比我們先走了一步。我們問麗娜的問題，他也問過了。他比我們先了四個小時！」

「噢，」嘉詩說道：「他並不浪費時間！」

「他沒有時間可以浪費。」司馬洛說道。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找湯遜！」嘉詩說。

「是的，」司馬洛說：「起碼也要看湯遜是不是已經給先找到了！」

× × ×

湯遜住在一座四層高的樓宇的頂樓。司馬洛到達門口時，看見門下幷沒有燈光透出來，而他在樓下的時候亦是見這上面沒有亮燈。也都是沒有人在家。

司馬洛打算按門鈴，而在動手開門之前，他也先用手輕輕把門推了一下。

原來門根本是沒有鎖上的，門推開了，就發出一陣輕微的「沙沙」之聲，那是因爲門內的地上棄着一張報紙，門開，推着這張報紙，就發出聲音來了。

司馬洛通過半開着的門就可以看見門內躺着一具死屍，一定是死了的，因爲倒臥在血泊中，一動不動而那些血也已經乾了。街燈從窗外照進來，司馬洛可以看到這是一個西方人，看樣子就很像麗娜所形容的湯遜。

那張報紙也並沒有騙倒司馬洛，司馬洛相信那張報紙乃是一種警告訊號，有人躲在屋中等着，假如門被推開，把報紙觸到，發出的聲音就可以通知裏面躲着的人了。

司馬洛貼身在門邊的牆上，從袋裏掏出一隻小圓筒，把上面的一條綫咬住，一拉就把圓筒丟入門內。

那圓筒發出「隆」的一聲響，閃出强光。

這並不是炸彈，而是一震驚彈，是對付恐怖份子用的，這樣一炸一閃，就會使對方當場呆住幾秒鐘，不能看見亦失去反應。

司馬洛就乘機投身進門內，一個觔斗滾到一張沙發的後面藏身。

這時光已經閃完了，屋中人受過閃光的刺激，視綫是還未恢復過來的，但司馬洛並未受過閃光的刺激，因此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看見廳中並沒有人，不過屋內的走廊中則有聲音，有逃走腳步聲，一度門關

上。司馬洛知道有人從後門逃走，這種屋子是有後門和後梯的，與現今城市中新建的大廈不同，大廈每一層有很多個單位，而那些單位是沒有後門的。司馬洛並沒有追趕，而是小心地走到走廊的口頭去。

果然是有一個人逃出後門。

這個人給那强光一閃，知道情形不妙，暫時不宜硬碰，便逃出後門，而由於他的眼睛受了刺激，他也是摸索着逃走出去的。

他連後樓梯的梯級也看得不大清楚，祇是憑着估計而跑下去，剛剛跑完了一層，踏下最後一級，到達樓梯轉角時，就有一隻腳伸過來在他的腳上一絆，他猝不及防，一時失去平衡，就仆倒下來，雖然他仍極力要拿住手中的槍，但是有一隻手掌在他的手腕上一劈，他的槍便不能不放掉了。

跟着有一隻槍咀抵在他的額上，一隻手把他身上的另一把槍也取去了。一把女人的聲音說：「朋友，你不要亂動，還可以保持健康！」

這個女人就是嘉詩。嘉詩是與司馬洛一起來的，不過是一個走前門一個走後門，因此司馬洛並不急於追出後門。

他們的前後夾攻計劃果然成功了，不過，這個被捉到的人却是使嘉詩相當意外的，在暗淡的後樓梯燈的燈光之下，嘉詩可以看到這個人就是薛永。

「薛永！」嘉詩說：「你在這裏幹什麼？」

薛永其實並不是因爲被槍咀指住而不敢抵抗，他是因爲那一跌而震得呆住了。

當他定了一定神時，他就猛的一揮手，竟把抵在他額上的槍咀擊開了。

嘉詩大吃一驚，連忙跳後，叫道：「你瘋了嗎？我可以一槍就把你的腦漿轟出來的！」

薛永對她猙獰地微笑着。「小姐，你用槍指着一個祇有一兩天可活的人，有什麼用處？早死一天半天，對我來說，算得是什麼？」

「停住！」嘉詩說：「你再過來，我眞要開槍了！」

薛永仍作勢要撲過去，嘉詩的槍咀移低一些，說：「我可以在你的腳上射一槍的！」

薛永忽然放鬆下來了，他皺眉看着她：「你不是來殺我的，假如你是來殺我，你巳經開槍了！」

「沒有人說過要殺你，」嘉詩說：「我祇是要跟你談談吧了。」

「談些什麼？」薛永問：「你是什麼人？」

要嘉詩解釋自己是什麼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莫先生那個組織祇求工作成績，而不是求名氣，許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薛永可能知道，亦可能不知道。而由於此時的薛永是正屬於一觸即發的階段，嘉詩必須快些安撫他的情緒，便連忙說：「你聽過洛奇嗎？」

「也許吧。」薛永說。

「我們是他的朋友，」嘉詩說：「他巳經死了。他就是——被殺了。我們沒有機會跟他聯絡，現在我們就是想知道他究竟是遭遇了什麼！」

薛永遲疑着，嘉詩說：「我不知道你是幫那一邊的，不過，既然你說你自己快死了，那你也得快點決定。你——應該利用你剩下來的時間，做最值得做的事情。你給了阿芳的家人一筆錢，你應該不是一個太壞的人！」

「你——對阿芳的家人講了什麼？」薛永立即問。

「沒有講什麼，」嘉詩說：「我們也是留下一些錢，我說我是來還債的！」

「好吧，」薛永嘆一口氣，「我們談談！」

「回到樓上去如何？」嘉詩問。

「好！」薛永點頭。

他領先回到樓上去，嘉詩則拿着他的槍跟着他上去。

司馬洛巳經在樓上等着，司馬洛說：「這上面沒有別人。」

「我是一個人來的！」薛永說。

嘉詩關好了後門，他們一起回到前面的客廳中，他們也不亮燈，以免引起人的注意。

司馬洛說：「我叫司馬洛。」

「唔！」薛永說：「我好像聽過你的名字，假如你是我聽到的司馬洛的話，你是一個好人。」

「憑我所聽到關於你的資料，」司馬洛說：「却沒有人說你是好人，你是一個殺手！」

「一個殺手，誰會說我是好人呢？」薛永說：「假如我有什麼好處，人們也會因爲我的職業而忘記掉了！」

「你把湯遜殺掉了！」司馬洛說。

「我沒有殺掉他，」薛永說道：「他是給人用刀子割破喉嚨死掉的，我又沒有刀子。」

「那你還留在這裏幹什麼？」司馬洛問。

「我沒有什麼地方好去，」薛永說：「而湯遜巳經死了，他不會反對我留在這裏的，有人殺了他，顯然是爲了滅口，殺他滅口，顯然是爲了知道我會來問話。這些人，一定還會要殺我，他們會來的。」

「你不是給咬了嗎？」司馬洛說。

「是的。」薛永說。

「那麼，」司馬洛說：「那些人就不必來殺你了，你反正也是不會活得很久的了！」

「但是他們亦會担心我死得不夠快，」薛永說：「尤其是現在你們來了，我更是應該死得快一些的，但是，大致情形我們巳經談過了，詳細的情形則是還未談，你們究竟是來幹什麽的呢？」

司馬洛與嘉詩交換了一個眼色，嘉詩點點頭，顯然她的看法也是與司馬洛一樣的。薛永是一個將死的人，對薛永是不妨講眞話的。一個人，當他知道自己祇能夠再活一兩天的時候，他對世界的看法就會完全不同了，以前對自己有利的事情未必就是有利，因爲假如利益是要明天才能得到的話，也是太遲了，對自己不利的事情亦是一樣。

司馬洛把這件事情的一切經過都說了出來。

薛永沉默着，站起身，走來走去，有時亦會走到窻前向下望。

司馬洛又說：「我是從那二個企圖殺我的其中一個殺手的身上得到情報的，他說與那個機槍手是受人聘用，非要殺我不可，他們本來要殺的人乃是洛奇，但是洛奇已經死了，他不知道是什麼人聘用他們，但是他知道殺死洛奇本來是你的工作，你却沒有做成功。」

「我也不算是失敗了，」薛永說：「祇是，我這個人，有些地方是不方便去的，當洛奇到了我不方便去的地方時，我就不能夠去，我不能夠去，而他們太急了，祇好另找人去幹，但是，原來洛奇也給咬了。」

「你所講的『他們』是誰？」司馬洛問：「這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你們知道得太少了，」薛永說：「我也不知道從何說起，但是我告訴你，你之沒有死掉，就是因爲有人要把我消滅的原因。」

薛永這一句話，仍然是解釋不了多少的。

嘉詩則又提出一個女人的提議：「也許我們可以先帶你回去醫治！」

薛永不屑地看看她：「你們懂得醫治嗎？」

「不，」嘉絲說：「但是我們有許多專家，也有很好的醫生！」

「拿我來研究？」薛永冷笑：「我沒有那許多時間讓你研究了，而且，我也知道，這是不能治療的。」

「但是，試一試也是好的呀，」嘉詩說：「這樣總好過你等死吧？」

對這件事，司馬洛的看法亦是與嘉詩相同的。

但是薛永說：「我沒有空，沒有時間，還有許多事情做。」他在窗前移動腳步，閃到窗口的旁邊，說：「你們帶了很多人到這裏來包圍看的嗎？」

「沒有，」司馬洛說：「不過是我們兩個人來吧了。」

「那麼，」薛永說：「來的就是要殺我的人了！」

司馬洛與嘉詩亦走到窗子的側面去，向街上望，果然看見街口的陰影處有兩個人站着，這兩個人顯然是正在等人的，也許還有更多也不知道！

薛永說道：「我們下去跟他們談一談吧！」

「但——」司馬洛說：「假如他們並非有惡意，而祇是普通人而已呢？」

「我可以做餌，」薛永說：「假如我出去，他們動手，那就是證明了！」

「但是，」嘉詩說道：「你可能死掉的！」

「我已經講過了，」薛永說：「現在我最不怕的就是死！」

「但是，」司馬洛說：「我還不想你死，你還有許多秘密未曾對我透露的！」

「這樣吧，」薛永說：「你們還有沒有其他的人？你們可以叫人來作一個反包圍！」

「我們在這裏沒有人！」司馬洛說。

這裏並不是莫先生的組織的勢力範圍，否則的話，也不需要司馬洛乘坐如此長途的火車來了，這裏是一個治安不佳，一切也相當混亂的地方。

「那眞可惜。」薛永說：「這樣，我們就是比較難捉到活口了，不過也不要緊，我們用不着下去，等他們上來好了！」他對嘉詩伸出手：「現在，可以把我的槍還給我嗎？」

嘉詩瞥了司馬洛一眼，司馬洛點點頭，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看法仍然是相同的，以薛永目前的處境，是可以信任的。嘉詩把他的兩把槍都丟給他，他接住了，兩手的手指插進槍機的護圈中，使槍好像風車似的一轉，又握住了。他苦笑着：「好厲害的雙槍將，但是，還可以威風多久呢？」他把槍插回了，兩手的手指一開一合着，「還沒有開始麻痹，但是，不會多久了！」

「這件事情的內幕，」司馬洛說：「你可以把你所知的部份告訴我們嗎？」

「可以。」薛永說。

但是嘉詩又說：「沒有時間了，他們上來了！」

他們可以看到，那兩個躲在陰影中的人現在已變成了四個，顯然是又多來了兩個同伴，而他們正分兩批向屋子走過來，兩個走前門，兩個走後門。

「他們都是音樂家，」司馬洛說道：「他們每一對都有一個人是帶着小提琴箱的。」

「是呀，」薛永說：「祇不過箱內的不是小提琴而是機關槍，奏出來的音樂非常吵耳。」

「認識他們嗎？」司馬洛問。

「現在還看不清楚，」薛永說：「不過看來也沒有機會招呼了，他們所帶的這種樂器非同小可，不能夠與他們太接近的，是嗎？」

這個是當然了，司馬洛與嘉詩，都是感到很困難的，有四個人來，他們很想捉到活口，因爲這四個人是應該有相當多可以招供的。但是，現在的情形却是變成，假如他們不殺對方，對方就會殺他們了，並不是容易活捉的。

那些人，既然是帶着輕機槍上來，他們顯然亦不是準備談話的了！

「媽的，」司馬洛說：「他們就是喜歡用這種武器？」

「在這裏，」薛永說：「治安不好，他們可以橫行無忌，這種武器，當然是最適合他們用的了！」

「快點呀，」嘉詩說：「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

由於那些人是從前後梯上來的，而看情形，他們既然是如此匆匆而行，他們當然是一直衝上來了，因此計算一下，就可以知道，剩下來的時間已經不多。

於是他們就迅速行動，他們揮手做着手勢，薛永雖然是沒有與他們合作過的，但到底也是一個大行家，因此也能夠與他們合作得很熟練。

兩個男人把一張長的沙發抬起來，在走廊的口頭一放，隨就跳過去，站在大門口兩邊，貼在牆壁上。嘉詩則是跳過了那張沙發，在地上伏下來，藏身於走廊的出口之外的角落處，伸出半邊臉對着後門。

他們才這樣佈置好了之後不過幾秒鐘，機槍聲就響起來了，前後門都是一齊的，也許相差時間不長，前門或者後門的人聽到另一邊槍聲響起來，他們便也放槍。

總之，前後門的門上都出現了許多子彈洞，好像蜂巢似的，前後門並不是對正的，否則，對方就會互相射中了，因此，後門進來的槍彈被走廊的牆壁所阻，射不到在前門門邊的司馬洛和薛永，而前門射出來的槍彈由於不能轉彎，亦射不中躲在牆邊的司馬洛和薛永。本來，前門進來的槍彈是可以射中嘉詩的，但是有那張沙發擋住。

這張沙發就把槍彈都吃去了，而且，嘉詩是伏在地上，即使沒有沙發，亦是沒有那麼容易命中，本來從後門進來的槍彈是可以射中嘉詩的，但是嘉詩是躲在牆角之處，槍彈射中的機會就不高了。

就是這樣，前門和後面的人都向門內放槍猛射，而由於屋內的人都已作好了準備，所以，雖然門上被射得像蜂巢似的有那許多彈洞，他們還是沒有被擊中。

而幾秒鐘之後，門內的人就還擊了。

他們亦是隔着門不斷地向外面放槍，司馬洛與薛永退後一點，蹲下來，向前門交叉放槍，而嘉詩則是把槍從牆角的地面伸出去，向後面的外面放槍。

他們都是從下面斜斜地向上面放槍，槍中的子彈放完了之後又換一隻彈夾，向貼近地的高度放槍，如此，門外的人假如是倒了下來的話，還是會被他們射中的。

在他們換彈夾的時候，門外的槍聲就已經止了，但他們還是繼續放射。

新的彈夾射完了，他們再換一隻，但停止了，等着。

前門給推開了，因爲前門是一直沒有鎖上的。一個混身是血的人仆了進來，手中的輕機槍丟在地上，門打開了，他們就可以看到另一個人在門外，就坐在梯級上，也是滿身是血，兩個人都已死去了。

司馬洛閃身出門外看看，看不到有別人，薛永則是跳到窗前向街上望望。

「沒有人，」薛永說：「似乎來者就祇有這麼多！」

「後門呢？」司馬洛問。

「我相信我也把他們解決了。」嘉詩說。

「還是小心一些好！」司馬洛說：「門還未打開，我們不能肯定，讓我去看清楚。」

他却是從前門出去，登上天台，而由天台進入後樓梯。

這樣他亦等於是居高臨下從後包抄。

他看見在後門外面那兩個人亦是已經死掉了。

這些人以爲門內的人在他們的狂射之下是沒有機會抵抗的，實在則是他們沒有機會。於是，後門亦可以打開了。

薛永也出去看過。

司馬洛說：「這些人你認識？」

薛永嘆一口氣：「認識一個。看來，是我的老板要殺我！」

「我們是離開這裏吧，」嘉詩說：「我不相信他們失敗了一次還會再派人來，等在這裏也沒有用處的。」

「說得對，」薛永說：「我們走。」

× × ×

他們到了一個奇怪的地方，是山上的一片空地，他們是開車上來的，途中買了一些食物，就在這裏野餐，在這裏有一個好處，就是假如有人追來的話，他們居高臨下，遠遠就可以看到，他們還有幾個方向可以逃走。

薛永說：「我就是兇手，我也是逃來的難民，在那間大屋子裏，我跟那些人在一起。老天，他們忽然都發狂了，你咬我，我咬你，人都變成了蛇似的，咀巴裏的牙齒變成了尖的。我必須殺死他們！」

「必須殺死他們？」嘉詩說。

「這樣他們可以死得舒服一些，」薛永說：「你們沒有見過，不會明白了，這也是爲什麼我殺了阿芳，她會死得很辛苦，到最後的階段，她會什麼都咬，木頭，石頭，咬到牙齒全部都碎了，還是要咬……我見過……」

「但是被咬的人則死得並不辛苦，」司馬洛說：「祇是麻痺，然後就死去。」

「是的，祇是快些，」薛永說：「我寧可做被咬的人！」

「那麼，」嘉詩說：「咬人的是帶菌者，而被咬的則是不會變成帶菌者。」

「顯然不是！」薛永說：「看來咬人者並不是被咬而染到這種菌的，否則的話，死法是不會不同的，至於咬人者是如何傳染到的，我也不清楚。」

「怎麼會有這種病呢？」司馬洛說。

「我們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研究」薛永說：「這也不是我們研究的事情，我們祇是在那裏走私的吧了。戰事一結束，我們漸漸不能立足，就逃出來了。不過，傳說這是細菌戰造成的。」

「是美國人做的，」司馬洛說：「抑或是蘇聯人，抑或是——！」

「沒有人知道，」薛永說：「沒有人能夠弄清楚，每一種傳說都有，有些傳說甚至指出可能是阿拉伯人，或者是其他的恐怖份子的組織幹的，爲了使幾個大國的聲譽蒙污，他們的目的是製造混亂和破壞，總之，我們知道有這種事情就是了。」

「你知道有多少人染了這種病嗎？」司馬洛說。

「不知道，」薛永說：「不過，照我們所知，祇是在Q市一區有，但是，可以告慰的一點就是，染了病的人是很快就死掉的，不論是咬人者或者被咬者，不會傳得很遠。」

「但是，」嘉詩說：「這些人還是把病帶來了，染病者應該不會活着逃來，他們在逃來之前不是應該早已死掉嗎？」

「這個我也不清楚。」薛永說。

「顯然現今還是有人在傳播這種病，」嘉詩說：「阿芳是給人故意傳染的！」

「這個則是顯然的了。」薛永說

「讓我們再從開頭講起，」司馬洛說：「事情就在那屋子開始。」

「是的，」薛永說：「那間屋子。」

「你並不是住在那間屋子裏的。」司馬洛說。

「假如是的話，」薛永說：「我也變成蛇人了。我是奉老板的命去注意那屋子裏的人。我得到通知，知道屋中人可能都是患了那種病的，我果然發現他們發狂起來了，於是我就把他們全部殺掉。我是一個集體屠殺的兇手，但是我告訴你這次我並沒有覺得良心不安！——」（未完・二）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

文·諸葛青雲
圖·可飛

新無字天書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東郭斌和葛嘯羣商談同上嶗山找神偷討回失去的珍寶，但沒有盤川，正在思量，前面來了長安鏢局八卦金刀韓永壽副總鏢頭和鏢師、趙子手押了四輛鏢車的鏢銀走來，東郭斌謊說也是押紅貨出關，希望互相合作，訂明誰協助誰就得償付酬勞，訂明以後繼續前行，來到太行山脈被太行血鷹陳振中兄妹攔截，由葛嘯羣出手將他們制服，顯示紅貨——太湖百棺大會的小棺，陳振中自知理屈，願意改邪歸正，並將積存的黃金萬両，按照東郭斌的吩咐取出賑災，並同韓永壽各取出一百両紋銀酬謝。二人繼續前行見落魂教姬拉和仙掌崑崙藍太岳相鬥……

鬼見愁招式奇詭

姬拉語音方落，冷森森的苗刀揮處，便把「仙掌崑崙」藍太岳，圈入了一片驟如風雨的電旋刀光內。

葛嘯羣冷眼旁觀，着出這位「金環惡鬼」姬拉，果然力猛刀沉，招勢詭辣，使得那顯已神疲力憊的「仙掌崑崙」藍太岳，有些招架不住。他見情勢不妙，劍眉剔處，微運內家眞力，把面前這株軀幹並不太大的小小青松，搖得根部活動，土石散裂。

這時「金環惡鬼」姬拉的手中鋒利苗刀，正自招演「落魂三絕」，一式「橫掃天壇」，一式「驚濤捲雲」及一式「神仙落魂」，向「仙掌崑崙」藍太岳，刀影如山地，迴環進襲。

藍太岳彷佛已力竭，勉盡餘能地，用「長柄仙人掌」格開了「金環惡鬼」姬拉攻向中三路的「橫掃天壇」，眞氣猛提，拔空七尺，躲過了對方攻下三路的「驚濤捲雲」，但整個身形，却被姬拉攻向上三路那招「神仙落魂」的密洒刀光罩住，黑影橫飛，刀光疾落。

苗刀金環齊碎裂

「克察」，這一刀劈個正着，但不是劈在「仙掌崑崙」藍太岳的腦袋瓜上，而是劈中葛嘯羣從橫裏擲來的古松樹幹，連苗刀刀鋒都幾乎深嵌樹內，無法拔出來。

「金環惡鬼」姬拉方待尋找這擲樹阻刀之人，加以辱罵，但目光才轉，便不禁驚得呆在當地。

原來葛嘯羣蓄意先聲奪人，古松才一出手，人也隨後縱去。等「金環惡鬼」姬拉一刀劈中古松，葛嘯羣也就輕飄飄地，落足在這古松的枝葉之上。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金環惡鬼」姬拉怵於對方的來勢神奇，趕緊抖手拔刀退出了兩丈三四。

葛嘯羣淡然一笑，飄身落地，取出一粒靈丹，遞向「仙掌崑崙」藍太岳，低聲說道：「老前輩請自行裹傷，這粒靈丹，頗能益氣補元，務請先行服下。」

藍太岳稱謝接過靈丹，姬拉却用流利漢語，向葛嘯羣厲聲叫道：「小輩何人？

通名受死！」

葛嘯羣目閃神光，傲然笑道：「你既是『落魂敎』中甚麽『雙龍四鬼一枝花』內的『金環惡鬼』，最好別問我是誰。」

姬拉愕然說道：「此話怎講？」

葛嘯羣狂笑答道：「因爲我這名兒，對鬼物太以不利，你聽了不是胆戰心寒，就是氣得半死。」

姬拉意似不信地，皺眉問道：「難道你叫鍾馗？」

葛嘯羣搖頭笑道：「我不敢冒瀆這位正直無邪，專門與鬼物作對的『終南進士』，我祇是叫做『鬼見愁』而已。」

姬拉大怒說道：「你憑甚麽叫『鬼見愁』？祇怕你會『見鬼愁』吧！」

葛嘯羣舉着自己的兩隻手掌，揚眉狂笑說道：「我就憑這兩隻手掌。」

姬拉怒極而笑，指着那位正在自裹刀傷的「仙掌崑崙」藍太岳，向葛嘯羣叫道：「他手裏有柄純鋼打鑄的『仙人掌』，尚且挨了我七道刀傷，你這兩隻肉掌，又有甚麽足以驚世駭俗之處？」

葛嘯羣微笑說道：「藍老前輩是正人君子，不慣與鬼物相爭，我則學會一招專制鬼物的掌法絕學。」

姬拉厲聲笑道：「好，我就先領敎領敎你這招絕學，到底有多大威力？」語音未了，刀光已幻，宛若銀鍊飛空，攔腰掃到。

葛嘯羣根據自己的武功造詣，及對方苗刀來勢，施展出東郭斌所傳，剛剛學會的那招奇絕掌法，「上下古今鬼見愁」。

這招掌法，果然威勢無儔，好似葛嘯羣的兩隻肉掌，竟能透過苗刀光幕，反襲姬拉，逼得他不得不立時頓肘收式，抽刀疾退。

葛嘯羣初試奇招，便告尅敵，自然心頭狂喜，但耳中却聽得自己那位蛸大哥用「傳音密語」說道：「你用得不錯，祇可惜略欠狠欠快，倘若再快上半步，狠上一分，則姬拉的那柄苗刀，必已到了你的手內，這種招術，你無妨多用，用一次，便增強一次威力，據我的估計，最多用到第三次上，這位『金環惡鬼』，便要大發愁了。」

姬拉駭退以後，不服之念又生，認爲這是自己意存輕敵，未發絕招所致，否則那會讓對方的一雙肉掌，能透入無堅不摧的苗刀光幕之內。他一面暗聚眞力，貫注右臂，準備猛下辣手，一面却裝出驚奇神色，向葛嘯羣揚眉叫道：「這就是你所仗恃的那招掌法麽？叫做甚麽名稱？」

葛嘯羣得意笑道：「叫做『上下古今鬼見愁』，你這名『金環惡鬼』，大概也嚐到滋味有些發愁了吧？」

「仙掌崑崙」藍太岳聽了「上下古今鬼見愁」之語，神色大喜地，揚眉叫道：「老弟原來是銀……」他這句「老弟原來是『銀蛸鬼見愁，大頭蛆王』東郭斌的高足」之語，尚未說出一半，便險些兒害得葛嘯羣斷送了一條小命！

原來藍太岳既然發話，葛嘯羣便不能不聽。武家對陣，最忌分神，而分神與否，又可以從兩道目光中，看得清清楚楚。葛嘯羣心神才分，「金環惡鬼」姬拉便即乘機發難。

他右臂凝功聚勁已久，乘着葛嘯羣目光微瞬，縱身五丈，一式『亂洒天花』，千百條銳嘯刀光，彷彿銀河倒瀉般地，便把葛嘯羣的身形罩住。

葛嘯羣並不怕這垂天罩落的銳嘯刀光，他謹記着適才所聞東郭斌指點的務須更快更狠之言，竟也狂笑騰空，迎向刀光天幕。這種打法，確實够快够狠，但却忽略了一件重大事兒。葛嘯羣忽略了姬拉號稱「金環惡鬼」，忘記他左右雙臂之上，均套着不少奇形金環。姬拉知遇勁敵，在縱身高空，揮刀下撲之前，一齊發出。

這位「金環惡鬼」苗刀的刀法詭辣，尚在其次，他最拿手的看家本領還是雙臂金環。金環鋒刃極利，無堅不摧，專破「金鐘罩」、「鐵布衫」、「十三太保橫練」等各種護身功力，並淬有苗疆劇毒，一絲見血，立告封喉，端的歹毒無比！至於發放手法，更全是迴旋錯勁，飄飄閃閃，瞻之在前，忽而在後，瞻之在左，忽而在右地漫空翻飛，七枚金環，簡直能把數丈方圓，織成一片羅刹地獄。更厲害的是對於這種暗器，祇能躲閃，不能擋架，因爲金環旋飛而來，觸物即轉，順勢立下，使人措手不及地避無可避。

葛嘯羣欲以「狠」「快」二訣制敵，刀光才閃，便即飛身相迎，人在空中，對這七枚金環，却是如何應付？形勢險到不能再險！結果也奇到不能再奇！葛嘯羣人才離地，便瞥見在刀光天幕中，又多了七圈旋飛金虹。他知道不妙，但已無法收勢，無可奈何之下，祇好索性猛提眞氣，功佈百穴，仍按原計，施展「上下古今鬼見愁」絕學，奪取「金環惡鬼」姬拉手中所執苗刀，對這七圈電漩金虹，根本置之不顧。

如此一來，「金環惡鬼」姬拉的所執苗刀，雖可能會被葛嘯羣出手奪去，但葛嘯羣也最少要挨上四枚無堅不摧，見血封喉的淬毒金環。

葛嘯羣不是鋼澆羅漢，鐵鑄金剛，他若挨上四枚金環，那得不死？但歷史往往重演，不久以前所發生的事兒，如今又再度發生。適才，「仙掌崑崙」藍太岳在苗刀臨頭，救星從橫裏飛來，如今，葛嘯羣在金環當頂之際，仍從橫裏有救星飛到。

但先後兩次担任救星的物件，却不相同。上次是飛來一株松樹，這次則飛來一根山籐。這根山籐，足有八九尺長，與其說它是籐，還不如說它是條靈蛇，甚至是條神龍，來得恰當。因爲這根籐兒，是宛如通靈活物般，彎彎曲曲，夭矯飛來，恰好穿過那七枚金環「叮叮噹噹」地，帶出了刀光天幕。金環一去，葛嘯羣豪氣凌雲！他狂嘯懾人，他掌風如海，他又狠又快地，施展出「上下古今鬼見愁」絕招，硬把「金環惡鬼」姬拉所執苗刀，奪在手內。姬拉厲吼一聲，飛退丈許。

葛嘯羣飄身落地，苗刀揚處，竟照準那七枚被山籐串在一起的淬毒金環，猛力劈下。姬拉頓足狂嚎，但已阻止不及。苗刀、金環，均是百煉精鋼所鑄，兩者之間，堅硬程度相同，本來誰也不能把誰毀損。但如今却在苗刀與金環之間，加了一點東西，就是葛嘯羣揚刀下劈的千斤神力。刀堅則環傷，環堅則刀傷，如今這刀環堅

度，既然相同，則結果便成了兩敗俱傷。

嗆啷啷……啷……啷……好一陣清脆龍吟，金星四迸，銀芒亂飛，苗刀殘缺折斷，金環裂為寸寸，那一根山籐，更不知碎成了甚麼模樣，「金環惡鬼」姬拉飛身撲到，把那些殘刀、碎環，抱在懷中，如喪考妣地，嚎啕痛哭！這一哭，把葛嘯羣哭得莫名其妙起來，不禁退了兩步，向那位「仙掌崑崙」藍太岳，低聲問道：「藍老前輩，這兇苗如此傷心地痛哭則甚？」

藍太岳微笑答道：「他們這一族人，把刀環看得比性命還重，認為死後尚可轉世投胎，但刀環一毀，却祇有永墜畜生道了。」

葛嘯羣聞言失笑，向「金環惡鬼」姬拉朗聲叫道：「姬拉，你哭些甚麼？今天我不殺你，你儘管把那『雙龍四鬼一枝花』，甚至那『落魂教主』找來向我復仇好了。」

姬拉惡狠狠地怒視葛嘯羣，咬牙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葛嘯羣揚眉笑道：「我叫葛嘯羣，住在『太湖葛家堡』，我師父師母是葛文欽和石珠娘，我義父是『大漠金鵰』軒轅亮，這一下統統告訴你了，免得你一樁樁嘮嘮發問。」

姬拉厲聲叫道：「葛嘯羣，你敢不敢參加我們『落魂教』的『拜月大會』？」

葛嘯羣傲然笑道：「這有甚麼不敢？你且約定一個時間地點，葛嘯羣定必準時踐約。」

姬拉獰笑說道：「這約會我不敢擅定，必須稟明教主，再派人送帖相邀，但不知把帖兒送至何處你能收到？」

葛嘯羣想了一想說道：「一年以內，你送到『太湖葛家堡』中便可。」

姬拉「哼」了一聲，又復含着無窮狠毒地，向葛嘯羣狠狠盯了幾眼。方目轉身飛馳而去。

藍太岳忽然想起自己還有要事忘了詢問，意欲叫住姬拉，但這位「金環惡鬼」脚程極快，一轉瞬間便已失去蹤跡。葛嘯羣看出他的心意，含笑問道：「藍老前輩是否有甚事兒，忘了交代？」

藍太岳苦笑答道：「我眞是老糊塗了，我與這千兇苗引起爭鬥之故，就是想探詢一樁有關我老友的下落秘密，誰知……」葛嘯羣微笑接口道：「藍老前輩的這位老友是誰？」

藍太岳答道：「隴右神駝皇甫正。」

這七個字兒，眞把葛嘯羣聽得大吃一驚，目光凝注藍太岳，頗為關懷地，失聲問道：「皇甫老人業已有十餘年未在江湖走動，俠踪杳然，家師、家師母及我義父等，都對皇甫老人極為懸念，不知老前輩曾聽得些甚麼有關訊息？」

藍太岳搖頭皺着雙眉，神色沉重地緩緩答道：「我與皇甫老人，交好甚厚，自他失踪以後，便即不辭跋涉地，八荒四海，苦苦相尋，直到最近，方聽說皇甫老人陷身在『落魂教』內。」

葛嘯羣雙眉一挑，訝然叫道：「皇甫老人是絕代奇俠，一流高手，怎會失陷在『落魂教』內？『落魂教』又是些甚麼東西？」

藍太岳搖手嘆道：「葛老弟，你千萬不要輕視『落魂教』，這邪教確極厲害，他是在新近崛起於『野人山』中，實力尚未達到中原各地而已。」

葛嘯羣依然傲笑問道：「藍老前輩，你不妨說說這個『落魂教』究竟有多麼厲害？」

藍太岳苦笑答道：「相當厲害！相當厲害！就拿方才那『金環惡鬼』姬拉來說，他在『落魂教』內，祇能算是『第四流中的第四流』貨色。」

葛嘯羣因「金環惡鬼」姬拉雖非自己之敵，但武功確已不弱，故而聞言以下，也不免略為吃驚地，皺眉問道：「甚麼叫『第四流中第四流』？請藍老前輩對我解釋一下。」

藍太岳屈指數道：「落魂教中人物，除了庸俗教徒，列入第五流外若以武功強弱而論，可分四流，第四流恰好四人，並數『金環惡鬼』姬拉最弱，則他豈不是成了『第四流中的第四流』？」

葛嘯羣繼續問道：「藍老前輩，你可就你所知，把這『落魂教』中的厲害人物，分析得詳盡一些，因為我已經招惹了這座馬蜂窩。」

藍太岳點了點頭說道：「落魂教中的第一流人物，祇有一人，便是：『落魂教主』。」

葛嘯羣插口問道：「這『落魂教主』，叫甚麼姓名？是何來歷？」

藍太岳搖搖頭答道：「此人武功精絕，但舉止神秘異常，就是他教中教徒，也有多人尚未見過教主，至於他姓甚名誰？是何來歷？甚至連是男？是女？我均一無所知。」

葛嘯羣「哦」了一聲，揚眉笑道：「老前輩請且就所知，再說下去。」

藍太岳道：「第二流人物，也祇一人，並是位極為美貌的年輕少女，她叫『冰心天女』花如夢。」

葛嘯羣點頭笑道：「這位『冰心天女』花如夢，大概就所謂『雙龍四鬼一枝花』中的那枝花了？」

藍太岳含笑說道：「葛老弟猜得不錯，除了這『一枝花』，功力奇絕，是僅次於『落魂教主』的第二流人物以外，其餘的『雙龍』、『四鬼』，便是第三四流的人物。」

葛嘯羣問道：「雙龍是誰？」

藍太岳搖頭答道：「姓名不知，祇聽說他們是兩位『龍僧』、『龍道』。」

葛嘯羣劍眉微揚，含笑說道：「這『龍僧』、『龍道』之名，倒也起得有趣，但不知『四鬼』又是誰呢？」

藍太岳想了一想笑說答道：「四鬼是兩苗兩漢，漢人叫『誅心惡鬼』魏三泰、『天機惡鬼』杜無蒙，苗人叫『雷公惡鬼』烏嘉及『金環惡鬼』姬拉，其中數烏嘉功力最強，姬拉功力最弱。」

葛嘯羣聽得「落魂教」中有這多厲害人物，彷彿要比「勾漏獨夫」歐陽彝所創「五刀邪派」的聲勢更盛，不禁劍眉深鎖，隱隱感覺出莽莽江湖之間充滿了一觸即發，血雨腥風的奇災浩刦！葛嘯羣正在心中轉念，藍太岳又復道：「葛老弟是否與『銀蜎鬼見愁，大頭蛆王』東郭斌，同在一處？這位風塵怪俠，怎的還不出現？」

葛嘯羣訝然問道：「藍老前輩，你怎會知道我與蜎大哥東郭斌同作一路？」

藍太岳微笑答道：「老弟方才那招奇妙絕學，不是自稱為『上下古今鬼見愁』麼？我知道這是東郭斌的『鬼見愁三式』之一。」

葛嘯羣「哦」了一聲，繼續問道：「老前輩雖然知道『上下古今鬼見愁』的奇招來歷，但是，又怎會知道我蜎大哥人在近處呢？」

藍太岳聽他把東郭斌叫做「蜎大哥」，不由頓覺有趣，但不便深問，便揚眉含笑說道：「適才葛老弟與那『金環惡鬼』姬拉動手，有根山籐，從橫裏飛來，把姬拉所發的七杪『淬毒金環』一齊穿走，這手功力極高，難道還不是那位『大頭蛆王』東郭斌怪俠所為的麼？」

葛嘯羣點頭笑道：「老前輩猜得不錯，我把他請來和你相見便了。」說完，便目注適才飛出山籐的峭壁之上，笑聲叫道：「蜎大哥，如今兇苗已走，你可以出來了。」但他連叫三聲，却聽不見峭壁之上有絲毫反應。葛嘯羣有點莫名其妙，便微凝眞氣，施展「傳音及遠」的神功叫道：「蜎大哥，你為甚麼還不出來？這位『仙掌崑崙』藍太岳老前輩，是『隴右神駝』皇甫老人好友，保證不致有甚麼骯髒氣息，會把你身上的虱子薰壞了呢！」

藍太岳聽得暗覺好笑，但峭壁之間，却仍靜悄悄地，無人現身，無人答話。

葛嘯羣忍耐不住，眞氣提處，一式「鷹隼入雲」，轉化為「純陽渡海」，便自撲登那峭壁。他略一搜索，竟發現那二百兩紋銀放在一片平台之上，葛嘯羣微吃一驚，縱過看時，祇見東郭斌在平台之上，留下了許多字跡。

這些字跡之意，是說東郭斌與葛嘯羣分手之後，忽遇「窮家帮」弟子，得悉當代帮主，現在「寶鷄」與「漢中」間的「秦嶺」以內有難，必須趕緊赴援，故而「嶗山」之行，祇得中斷作罷，由葛嘯羣獨自前往捉賊索劍，「鬼見愁三式」中的其餘「南北東西鬼見愁」及「人見不愁鬼見愁」兩式，目下不及相傳，江湖有緣，再當續授，對於「上下古今鬼見愁」一式，則望葛嘯羣多多實用，多多精研，必能越用越精，越研越妙。

最後並謂葛嘯羣一身武學，勝過「金環惡鬼」姬拉甚多，但適才若非自己相助，或會傷在兇苗的金環毒刀之下，可見闖蕩江湖，步步皆伏危機，寸寸都是鬼域，除了武功之外，機智經驗尤為重要，驕矜暴燥之氣，更須切戒，否則禍患必臨，災危立至！葛嘯羣細細看完，不禁好生慚愧，遂取了那二百兩紋銀，縱落峭壁。

藍太岳訝然問道：「老弟不曾尋看那位『大頭蛆王』東郭斌麼？」

葛嘯羣苦笑答道：「我那蜎大哥，業已因事離去，不和我作一路了。」說完，遂把東郭斌留書大意向藍太岳說了一遍。

藍太岳點頭笑道：「窮家帮主秦嶺有難之事，我也風聞一二，確實極為凶險，難怪一向被『窮家帮』奉為祖師爺的『銀蜎鬼見愁，大頭蛆王』東郭斌，在得訊之下，便匆匆趕去了。」

葛嘯羣頗為好奇地，揚眉問道：「窮家帮主在秦嶺中，將要遇到甚麼凶險，老前輩能對我說一說麼？」

藍太岳看了葛嘯羣兩眼，含笑道：「葛老弟，你如今是不是仍去『嶗山』？」

葛嘯羣雖覺「仙掌崑崙」答非所問，但仍應聲答道：「在下自然仍去『嶗山』，因為珠寶金銀等身外物還在其次，那柄『靈龍劍』關係重要，必須親手取囘。」

藍太岳笑道：「這樣說來，我還可以與葛老弟同行百里，就利用這段旅程，把近來的武林情勢，向葛老弟分析分析。」

葛嘯羣自然大喜，兩人遂一同向東走去。「仙掌崑崙」藍太岳緩步前行之間，嘆了一口氣道：「葛老弟，據我聽你來歷，好像從你義父，師父，師母處，所獲知的各種江湖情況，都是十年前的舊事。」

葛嘯羣點頭笑道：「老前輩說得不錯，我義父與我師父師母，在這十載以來，隱居『太湖』，絕未出世，所知道的自然都是些多年舊事。」

藍太岳搖頭嘆道：「江湖代有英雄出，各領風雲數十年，如今的武林情況，與十年以前是大不相同的了。」

葛嘯羣揚眉問道：「怎樣不同？」

藍太岳苦笑答道：「這十年來，除了『勾漏獨夫』歐陽彝，創造『五刀派』，幹得有聲有色之外，連其餘『七大高人』，均多半匿跡消聲，不大出現，以致使流傳江湖的四句歌謠，都變了詞句。」

葛嘯羣聞言問道：「如今流行在江湖間的，是那四句歌謠？」

藍太岳目注葛嘯羣，含笑問道：「葛老弟且慢問我，你先把十年前的四句歌謠，唸來給我聽聽。」

葛嘯羣劍眉微挑朗聲道：「十年前的四句歌謠，說的便是『八大高手』名號，詞句是隴右神駝關東狂，大漠金鵰陰山蛇，崑崙竹劍大頭蛆，南荒鳩婆勾漏獨！」

藍太岳點了點頭說道：「對了，但如今這四句歌謠業已知者漸少，傳者漸稀，代之而起的是落魂教，五刀派，秦嶺雙凶眞厲害，苗疆有女貌如花，北海鰲磯出三怪。」

葛嘯羣把這「落魂教，五刀派，秦嶺雙凶眞厲害，苗疆有女美如花，北海鰲磯出三怪」等幾句歌謠，唸了兩遍，記在心中，又向藍太岳問道：「藍老前輩，關於『落魂教』中的『落魂教主』，及教下的『雙龍四鬼一枝花』，暨『五刀派』中的『勾漏獨夫』歐陽彝，調教出四名女徒，以『金芒萬毒』、『赤芒化血』、『青芒冷魂』、『碧芒銷骨』、『烏芒絕音』等五柄奇毒苗刀，逞雄為禍之事我已盡悉，但對『秦嶺雙凶』、『苗疆一女』、『北海三怪』，却無所知，還望老前輩加以指教。」

藍太岳點頭笑道：「葛老弟莫要心急，在這百里同途之中，儘可盡我所知，把這位新近崛起，威名甚大的武林怪人，向老弟細加敘述……」說到此處，語音微頓，目注葛嘯羣笑道：「除了『落魂教』、『五刀派』，是兩種厲害帮會之外，其餘六人，均獨往獨行，絕無任何宗屬，行徑亦頗有不同，故而江湖中又編出了幾句歌兒是『寧逢三怪，莫遇雙凶，降駒有技，可以乘龍』。」

葛嘯羣「哦」了一聲，笑道：「聽藍老前輩這樣說，那顯然『北海三怪』，不是壞人，『秦嶺雙凶』却其行萬惡了。」

藍太岳笑道：「老弟這種猜測，頗爲中肯，那『北海三怪』，名副其實，祇是各懷專長絕藝的性情極怪之人，行爲或善或惡，則全看他們喜怒而定。」

葛嘯羣聽出興趣，接口問道：「藍老前輩，你知道『北海三怪』的名號麽？」

藍太岳點頭笑道：「我都知道，這『北海三怪』是『北海神相』陳靖宇，『北海神偷』蓋方朔……」

葛嘯羣聽到此處，不禁「呀」地一聲，失驚叫道：「原來蓋方朔也是『北海三怪』之一？」

藍太岳笑道：「他若不是曠世怪傑，焉能夠在葛老弟及『大頭蛆王』東郭斌這等人物的身上，得了手麽？」

葛嘯羣聽得也自失笑，又向藍太岳問道：「老前輩，『北海三怪』中，還有一位是誰？」

藍太岳答道：「還有一位叫做『北海神醫』諸軼凡。」

葛嘯羣目閃精芒笑道：「家師頗精醫理，對葛嘯羣及師妹石玲，均曾傳授，此行若有機緣，我倒要與這位『北海神醫』諸軼凡，好好結交結交。」

藍太岳連連點頭地，大笑說道：「妙極！妙極！葛老弟不僅與諸軼凡，均精醫理，可以共同探討青囊妙術，而年齡貌相，也差不許多，都是英挺俊拔，倜儻風流的武林彥秀，彼此見面之下，定會惺惺相惜，結爲好友。」

葛嘯羣被他說得方自俊臉微紅，藍太岳又復想起一事，向他含笑問道：「葛老弟，我曾聽昔年參與『太湖葛家堡百棺大會』的一位老友詳述當年各事，似乎石玲是姊，葛嘯羣是弟，怎麽如今你又叫她師妹了呢？」

葛嘯羣微笑答道：「我和她是同年同月所生，日期則她是初三，我却記不清楚，她遂硬想作我姊姊，我因可能是初一初二出生，自然不服，每每爲此爭吵，最後還是由義父做主，按照被師傅、師母收養先後論序，終於是我作師兄她作師妹。」

藍太岳見葛嘯羣說話之時，臉上神情得意已極，不禁覺得暗暗好笑，知道這位少年英俠，入世未深，天眞未泯。葛嘯羣帶看滿面高興笑容，向藍太岳叫道：「藍老前輩，你已經把『北海三怪』說完，如今該說『秦嶺雙凶』了吧？」

藍太岳微笑道：「他們這種稱呼起得甚爲恰當，『北海三怪』的性情極怪，『秦嶺雙凶』則行爲眞兇！他們一個叫『吸血幽靈』毛白羽，一個叫『綠毛殭怪』巴鴻。」

葛嘯羣搖頭說道：「聞其號可見其人，光聽這『吸血幽靈』『綠毛殭怪』八字，就令人有點毛骨生寒，頭皮發炸！」

藍太岳微嘆一聲說道：「這『秦嶺雙凶』，不僅名凶人惡，連所練功力兵刃，也都陰毒無比，迥異於一般武林家數。」

葛嘯羣揚眉問道：「老前輩知不知道他們練的是甚麽功力？」

藍太岳臉色沉重地，點頭說道：「巴鴻練的是『殭屍十八摟身法』，及一根『綠毛哭喪棒』，毛白羽則練的是『吸血陰功』，及一根『幽靈鬼箭』，他們這些功力兵刃，均別具厲害，陰毒無比，葛老弟江湖游俠，萬一相逢，却必須特別謹愼小心，不可絲毫大意！」

葛嘯羣見他說得那樣愼重，遂把這一殭屍十八摟身法」、「綠毛哭喪棒」、「吸血陰功」、「幽靈鬼箭」等功夫兵刃名稱牢牢記住。

藍太岳一面緩步徐行，一面含笑說道：「我已把『北海三怪』及『秦嶺雙凶』，向葛老弟介紹完畢，如今祇賸下一位苗疆美女了。」

葛嘯羣笑道：「老前輩適才所說『寧逢三怪，莫遇雙凶，降駒有技，可以乘龍』之語中的最後兩句話兒，就是有關這苗疆美女的麽？」

藍太岳點頭說道：「這位苗疆美女，豢有一匹罕世名駒……」

葛嘯羣靈機一動，不等藍太岳的話說完，便目揚眉笑道：「藍老前輩，你所說的苗疆美女，是不是住在苗疆『毒龍洞』內的『毒龍公主』姬玉花？」

藍太岳「咦」了一聲說道：「葛老弟怎會知道？『毒龍公主』姬玉花的名頭，祇是響遍西南，對於中原等地，却還頗爲陌生呢！」

葛嘯羣劍眉雙軒，含笑朗聲說道：「我不僅知道『毒龍公主』姬玉花的名號，並還知道她那匹罕世名駒，是由『赤免追風千里驥』公馬，與『大宛汗血名駒』母馬，合配而生。」

藍太岳越發驚奇問道：「葛老弟，你怎會知道得這般清楚？」

葛嘯羣遂把自己獨闖「析城狼窟」，結交「紅狼公主」莫如嬌之事，向藍太岳講了一遍。藍太岳仔細聽完，方自恍然，又復將鬚笑道：「葛老弟，你對『毒龍公主』姬玉花的有關各事，雖已知道不少，但這『降駒有技，可以乘龍』之語，却另有一種解釋。」

葛嘯羣微笑說道：「老人家請道其詳，葛嘯羣願聞究竟。」

藍太岳發出一陣哈哈大笑，笑畢說道：「姬玉花因自負武功，想嫁一位英雄夫婿，遂揚言祇要有年輕英俊人物，能够降服她那匹性情極烈的罕世名駒，她便願委身相事，我看葛老弟的各種條件，頗爲適合，若有身爲『毒龍洞主』之興，他日路過苗疆，倒不妨試一試呢！」

葛嘯羣被他調侃得俊臉通紅，趕緊岔開話題，向藍太岳抱拳問道：「藍老前輩少時與葛嘯羣分手以後，意欲何在？」

藍太岳長嘆一聲說道：「我實想前往『落魂教』根本重地，探着探着老友『隴右神駝』皇甫正，究竟是否陷身在內？但『落魂敎』奇人輩出，能手如雲，以我這點功力，若想妄捋虎鬚，無非送肉上門，供人大嚼而已！故而先想尋找另一老友西門遠，倘有這位『竹劍先生』一同前去，大概也就不怕甚麽『落魂教主』及『雙龍四鬼一枝花』了。」

葛嘯羣劍眉微皺道：「那位『竹劍先生』西門遠老前輩，有『君子中的善士』之稱，若非在『崑崙』深處，閉關靜參妙道，便是雲遊四海，廣結善緣，踪跡向來

無定，藍老前輩却是怎樣找他？」

藍太岳含笑道：「如今正是『竹劍先生』西門遠廣結善緣之際，碰碰機遇。」說到此處，目光微掃四外，忽然站住身形，向葛嘯羣哈哈笑道：「葛老弟，我們偕行雖尚未達百里，但話已講完，不妨就此分手了吧？」

葛嘯羣也覺這等緩步徐行，太已厭氣，遂點頭笑道：「老前輩爲友情熱，自然越早尋着『竹劍先生』西門遠前輩，越早赴援皇甫大俠越好，葛嘯羣已與『金環惡鬼』姬拉結下樑子，等『嶗山』索劍及蕩滌『五刀派』事了，也要走趟『野人山』，鬥鬥『落魂敎』呢！」

藍太岳聞言，一面含笑點頭，一面便向葛嘯羣揮手爲別，轉身向南而去。葛嘯羣目送這位輩份不低，武功不強的「仙掌崑崙」的背影，在蒼松古木間消失以後，立即長嘯一聲，展足輕功，向東飛馳。

人生緣遇，彷彿冥冥中早有安排，根本無法預料，葛嘯羣剛剛趕到「泰山」境內，便遇見了五百年前的風流孽債。

「泰山」既稱「東嶽」，遊人自多，若逢甚麽朝香吉日，更是信女善男，摩肩接踵地，到處拜神還願。

葛嘯羣恰逢其會，便索性湊湊熱鬧，雜在一大羣香客之中，向一座巍峨大廟走去。廟中梵唱喃喃，香烟繚繞，廟外則人潮如海，星卜醫數，百技雜陳。

最引人注意，是一處命相卦攤，因爲攤上用白布寫看兩行鮮明大字：「指點吉凶，每相五兩，半語不驗，認罰千金！」

這相士口氣太大，遂吸引了一大羣圍觀之人，但却無任何一位上前請教。

因當時魯省豐收，米賤如泥，五兩紋銀之數，不知可購置多少酒肉食糧，却有誰捨得用來作爲相金厚潤？葛嘯羣本想開開玩笑，花五兩紋銀，看他怎樣搗鬼？但走進圍觀人羣，目光一注之下，便即意興索然，皺眉止步。

原來這相士的那副容貌，委實長得太以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獐頭鼠目，尖嘴削腮，配上唇間的那兩綹老鼠鬍子，活脫脫地是個不入流的下等江湖術士。

但人雖其貌不揚，卦攤上所寫的那些字兒，却把牛皮吹得大而又大。

圍攤白布的正中處，橫書四個大字，寫的是「鐵口論相」，另外在右邊寫着一行「閱盡世人無不驗」，在左邊寫着一行「片語點破念中疑」。

天下事果然有賣家，就有買主，就在葛嘯羣目注相士，心生厭惡之際，竟有位穿看頗爲華麗的富家公子，搖搖擺擺的走到卦攤之旁坐下，取出五兩紋銀，放在桌上。

相士見有生意上門，自然眉開目笑地，先看了看那位富家公子的左右手掌，然後再向他臉上凝目端詳。

葛嘯羣本欲走去，但却在相士向富家公子凝目端詳之時，發現相士的雙眼之內，微閃碧芒。

他承葛文欽、石珠娘兩位恩師敎導，胸羅萬象，知識極博，知道那種碧芒，決非常人所有，不是對方練有「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的絕頂內功，就是這相士具有一雙天生鬼眼。

有了這點發現，葛嘯羣遂暫時停步不走，而那相士也恰好端詳完畢，向富家公子發話問道：「公子是有何事疑難不決，要與在下研討？」

富家公子滿面笑容道：「我問的是婚姻之事是否可合？能不能在日內成就？」

相士聞見，臉色微變，一雙細目中，又復略閃碧芒，重向富家公子臉上，盯了兩眼，冷冷說道：「請問貴客，你是否在三日之前，生了一場大病？」

富家公子搖頭笑道：「先生看得錯了，我根本毫無病痛……」他話猶未了，那相士突從桌上取起對方充作潤禮的五兩紋銀，拋入富家公子懷中，便目滿面鄙夷地，抱拳送客。

富家公子莫名其妙地，微怒叫道：「先生，你……這……算何意？」相士微捋鼠鬚，冷笑說道：「尊駕印堂之間，晦色極深，喪紋太顯，在下胆敢斷定，三日前若未身罹重病，必已冲尅尊親……」

富家公子聽到此處，不禁佩服萬分地「哎呀」一聲，接口說道：「先生眞是神相，家父前日見背……」

相士不等他往下再講，臉色如冰地，沉聲說道：「尊駕身看儒服，必然知書達禮，曾入黌門，但父屍未寒，身不戴孝，反而毫無戚容地前來，問卜婚姻。如此禽獸之人，我陳鐵口不願承敎，趕緊請便。」這一番話，義嚴詞正，語利於刀，不但把那位喪心病狂的富家公子罵得羞慚無地，狼狽而逃，並使圍在四周觀着熱鬧之人，響起了一陣暴雷喝采！

葛嘯羣更是吃驚，不禁把對這陳鐵口相士的印象完全改變。他懂得這等以金批彩卦爲業的江湖人物，往往都會利用同黨，故意作爲地，博取顧客信任，但今日適才所見，却顯然是實，決未藏有絲毫虛假詐騙。欽佩之心既起，好奇之念隨動，葛嘯羣便也緩步走出人羣，向陳鐵口長揖爲禮，含笑說道：「先生委實高明，在下葛嘯羣，不問過去，不問未來，祇請先生指敎指敎目下的流年氣運。」

說完，便取出五兩紋銀，輕輕放在卦桌之上。陳鐵口恭身還禮，請葛嘯羣在桌邊坐下，細細看了雙掌，再對臉上略一端詳，便目失聲說道：「葛公子，剛才那斯是豺狼之相，你却是麟鳳之姿，兩者清濁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

葛嘯羣搖了搖頭，含笑說道：「先生休要謬讚，君子問禍不問福，葛嘯羣祇請先知見示，近來有無甚麽需要特別注意之處？」

陳鐵口雙目之中，碧芒連閃，向葛嘯羣眉眼部位，凝視有頃，神色鄭重地，連連點頭說道：「葛公子既然垂問，陳鐵口便祇好照相直言，你在十日之中，定有一場極大煩惱。」

葛嘯羣揚眉問道：「這場煩惱，是天災？還是人禍？能不能躲得過呢？」

陳鐵口微笑說道：「這種煩惱，名叫『桃花煞』。」

葛嘯羣聽了這「桃花煞」三字，便自皺眉道：「先生這種說法，葛嘯羣頗覺懷疑，因爲……」

陳鐵口似已猜出葛嘯羣心意，急忙搖手接口笑道：「葛公子不必懷疑，我早就

看出你是麟鳳之姿，是心地光明，不重女色，不欺暗室的曠世英雄，照理來說，應該不會沾惹上甚麼桃花刦，但數由天定，微妙異常，絕非人力可挽。」

葛嘯羣連連搖頭，正待說話，陳鐵口又復笑道：「葛公子請放寬心，你這『桃花煞』，是『喜煞』而非『惡煞』，目前雖然頗有煩惱，日後或將成爲美滿姻緣。陳鐵口且以畢生所學，送你八個字兒，倒看十日之中，驗是不驗？」

葛嘯羣被他這樣煞有其事地，一說再說，倒弄得將信將疑，皺眉問道：「先生要送我八個甚麼字兒？」

陳鐵口取起一具卦筒，雙手連搖幾搖，把其中三枚金錢倒在桌上，細一端詳，方提筆寫了八個字兒，遞在葛嘯羣的手內。葛嘯羣目光微注，見陳鐵口寫的是：「遠避紅花，謹防白水。」

陳鐵口抱拳笑道：「天機不能多洩，陳鐵口盡我所能，替葛公子卦相雙參，總算參究出這八個字兒。公子若能完全作到，或許可以脫過一場煩惱，但……」他說到這個「但」字，便搖頭微嘆，住口不言，彷彿表示定數難回，認準葛嘯羣決逃不過這場桃花刦運。

葛嘯羣無可奈何，祇得謝過陳鐵口，站起身形，持着那張上書「遠避紅花，謹防白水」紙條，惘惘然地信步行去。

他一面茫然舉步，一面心中暗忖：陳鐵口爲何說得那等肯定，這「遠避紅花，謹防白水」八字，平凡異常，却有甚麼難於做到之處？

葛嘯羣神思恍惚，信步行來，業已遠離廟前鬧區，走到廟後一座小峯頭上。

他猛一抬頭，不禁大吃一驚，趕緊提氣飄身，後退丈許遠近。

原來眼前峯壁之上，佈滿一片紅花。

葛嘯羣心中正在反覆思忖那「遠避紅花，謹防白水」八字，忽然見滿眼紅花，自然難免失驚閃退。但等他閃出丈許，身形落地，定眼細看之時，那裏有甚麼紅花？却祇是山壁上一大叢經霜不凋的鮮紅楓葉。

葛嘯羣慚愧得臉上一陣發燒，雙眉挑處，把手中紙條，撕成粉碎，揚眉往峯下擲去，隨風四散，宛如漫空翻飛的翩翩蝴蝶。

撕去紙條，略爲運氣行功，方覺天地寧靜，復了常態。

葛嘯羣搖了搖頭，不禁暗笑自己爲何好端端地要去問卜論相？眞是想入非非，自尋煩惱。

他自慚自笑之下，雖然獨立高峯，別無他人在側，也覺得頗爲羞赧，遂發出一聲長嘯，引吭作歌道：「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一首文天祥的「正氣歌」。

剛剛歌了六句，峯下突有一個清朗口音笑道：「這是誰在引吭高歌？居高能在歌聲之中，唱出文天祥那種凜烈萬古的浩然正氣！」這幾句讚美話兒，說得異常得體，使葛嘯羣聽在耳中不僅頗爲受用，並對發話人起了一種知己之感。

那清朗口音了後不久，便有位身着粉紅儒衫，氣宇出塵，風華絕秀的年輕書生，緩步踱步峯頭。葛嘯羣先就有了知己之感，再看見對方是比自己生得還要俊美的如此風華人物，自然高興萬分地，抱拳含笑說道：「小弟葛嘯羣，一時寂寞，在此引吭狂歌，不想驚動仁兄，並承謬讚，尚不知仁兄的尊名上姓，怎樣稱謂？」

身着粉紅儒衫的秀美書生雙拳一抱，目注葛嘯羣，笑吟吟地說道：「葛兄太已謙禮，小弟姓華，單名一個『冰』字。」

葛嘯羣微笑說道：「華兄……」

華冰含笑搖手，截斷他的話頭說道：「葛兄，你方才是不是說頗爲寂寞？」

葛嘯羣俊臉一紅，愧然笑道：「小弟只是偶然寂寞，不敢勞華兄……」

華冰又復接口笑道：「俗客滿泰山，斯人對空谷，葛兄高標遺世，風采邁羣，既無適當遊侶，自然難免寂寞。但華冰却在『南天門』左邊發現一處奇景，今夜並有熱鬧可觀，願爲導遊，但不知葛兄有無雅興？及有無胆量？」

葛嘯羣雙眉微挑，朗笑答道：「既來遊山，便應逢奇盡覽，何況有華兄這等俊侶爲導，自屬求之不得，但却不知華兄這『有無胆量』之語，是怎樣解釋？」

華冰目注葛嘯羣含笑問道：「葛兄請恕小弟冒昧，我看你英氣勃勃，定是身懷絕技的武林中人。」

葛嘯羣軒眉笑道：「身懷絕藝之譽，愧不敢當，葛嘯羣雖曾略參武學，但比起華兄的精金美玉，寶相英姿，却又差得遠了。」

華冰搖手笑道：「我們既欲結爲遊侶，便不必再有這些酸裏酸氣的客套之語，華冰動問葛兄是否精於武技？有無胆量之意，是因爲『南天門』左近的那處奇景，有點鬼氣森森，而今夜要看的那場熱鬧，更是血腥味頗重的江湖械鬥。」

葛嘯羣「哦」了一聲問道：「江湖械鬥？華兄知不知道械鬥雙方，是些甚麼人物？」

華冰笑道：「我祇知道其中有『勾漏獨夫』歐陽彝所創『五刀派』中的女徒，至於詳細參與人物，却無所悉。」

葛嘯羣聽得俊目中電閃光芒，點頭笑道：「既有『五刀派』中的女徒，這場熱鬧便值得看了。」

華冰看他一眼，臉上浮現神秘笑容說道：「葛兄對於『五刀派』中女徒，有興趣麼？」

葛嘯羣聽出華冰語氣以內，頗有調侃自己之意，不禁俊臉微紅，搖手笑道：「小弟祇是久聞『勾漏獨夫』歐陽彝獲得五柄絕毒苗刀，並收了四名女徒，調敎出一身驚人藝業，想開開眼界，長點見識而已，華兄莫要有所誤會才好。」

華冰一笑回身，邊行邊向葛嘯羣揚眉問道：「葛兄，小弟久處邊荒，對於中原武林的各種見聞，極爲淺薄，彼此既然萍水訂交，一見如故，你却不許客氣，要對我多加指敎。」

葛嘯羣覺得自己與這華冰一見之下，便頗投緣，遂點頭微笑說道：「華兄放心，祇要葛嘯羣所知之事，無不奉告。」

華冰接問道：「那『勾漏獨夫』歐陽彝所調敎出來的四名女徒，叫做甚麼名字呢？」

葛嘯羣搖頭笑道：「我祇知道其中一位叫刁玄霜，外號稱爲『烏衣惡煞女王蜂』，其餘三位，却不知曉。」

華冰揚眉笑道：「這『烏衣惡煞女王蜂』的外號，倒頗新穎有趣，但關於那五柄絕毒苗刀，不知葛兄可……」

葛嘯羣不等他話完，便自接口說道：「華兄若想知道這五柄絕毒苗刀的名稱及厲害之處，葛嘯羣倒可以奉告一二。」

華冰目光微閃，點頭笑道：「葛兄請講，小弟洗耳恭聽。」

葛嘯羣劍眉微軒，含笑說道：「歐陽彝的這五柄苗刀，形狀完全相同，但却光色各異，他遂就各刀光色，及各刀毒力，定名爲『赤芒化血刀』！『青芒冷魂刀』，『碧芒銷骨刀』，『烏芒絕音刀』！及『金芒萬毒刀』等。」

華冰眉梢一揚，點頭微笑說道：「這些名兒，起得極好，使人可從刀光芒彩之上，辨識出刀鋒間蘊藏有何種毒力？其中祇有『金芒萬毒刀』，似乎略爲特殊，還要請葛兄解釋一下。」

葛嘯羣笑道：「這柄『金芒萬毒刀』，芒彩如金，並於四尺長的刀身之上，分淬『化血、冷魂、銷骨，絕音』等四種毒力，可隨持刀人心念，任意殘害對方，故而歐陽彝稱之爲『五刀之母』，心愛無比地自行佩帶，至於另外四柄毒刀，則交由四名女徒使用。」

華冰聽完話後，看了葛嘯羣兩眼，含笑說道：「葛兄，我對歐陽彝的這種奇毒苗刀，頗感興趣，今夜若有機緣，打算奪它一柄，把玩把玩。」

葛嘯羣點頭笑道：「華兄有此雅興，自然妙極，但却必須多加小心，因爲『五刀派』下女徒，個個功力不弱，加上所有苗刀，刀鋒極利，更具奇毒，稍一不愼，便可能失手飲恨。」

華冰笑了一笑，也不再多問，便帶領着葛嘯羣，向「南天門」左近馳去。

「南天門」在望之際，紅日業已西沉，等華冰與葛嘯羣走到一片削壁之前，朦朧夜色，便告深籠泰山。

華冰走向壁根一叢籐蔓中，伸手略加撥弄，便從籐蔓中，現出一個黑黝黝的洞穴。

葛嘯羣一聽，聽出洞中時有波濤聲音，隱隱傳來，遂向華冰笑道：「華兄，這個洞兒不好，彷彿是個水洞？你在裏面是否藏楫？」

華冰搖頭笑道：「洞雖有水，但水並不深，小弟上次相試，覺得水深不過膝蓋，淺得令人涉足可渡，毫無驚險因素。」

他一面說話，一面便以身示範地，當先進這黑洞之內，萬嘯羣見狀，自然不甘示弱地隨同入洞。並向華冰耳際，低聲說道：「華兄，像這等幽秘水洞，怎會引起你的注意？而發現其中另有天地？」

華冰笑聲答道：「小弟偶然經此，聞得人語之聲，似自壁中傳出，好奇之下，試加探視，發現水洞，並涉足深入，才知道幾位山東武林人物！與『五刀派』門下女徒，今夜約鬥於洞中的一處『井中坪』上之事。」

葛嘯羣聞言，施展「蟻語傳音」功力說道：「秘洞極爲幽靜，些微聲息，遠處可聞，我們此後互相的問答，還是改用『蟻語傳聲』來得妥當。」

華冰含笑點頭，這時洞勢往下斜行，已到有水之處，兩人躡足涉水，緩步前進！不知經過了多少轉折，所見景色，果極靈奇淒麗！

洞中雖極幽暗，但造物奇巧，每行不遠，便有天光射入，不致絲毫不可見物。

千奇百怪的玲瓏鐘乳，紛自洞頂倒垂，有時甚至要逼得葛嘯羣與華冰，在鐘乳林中繞來繞去。

這些鐘乳的形狀極怪，或似神龍夭矯，或似惡鬼猙獰，或似瓊枝玉蕊，或似劍樹刀林，尤其每遇天光，輒生奇彩，各種紅，黃、藍、綠色澤的閃變之下，織成一片眩人眼目，懾人心魂，在瑰麗中略含恐怖意味的奇異景色。

葛嘯羣施展「蟻語傳音」功力，向華冰笑道：「華兄說得不差，這水洞秘景，果極幽麗，屬於造物奇巧的鬼斧神工，絕非人力可建。」

華冰果如葛嘯羣所勸，也以「蟻語傳音」功力，答話說道：「小弟所居『潮音四絕小瀛台』！景色比此處更奇妙瑰麗百倍，葛兄他日有暇，不妨命駕一遊。」

葛嘯羣點頭讚道：「光這『潮音四絕小瀛台』之名，一聽之下，更令人大動遊興，但不知是在何處靈山勝地？」

華冰笑道：「地點恕我此時尚未便奉告，但只要葛兄有興一遊，華冰必當不辭萬里，敬爲嚮導就是。」

葛嘯羣含笑說道：「既有『不辭萬里』之語，想必這『潮音四絕小瀛台』，是在極高之處？葛嘯羣因須參與『五刀派』開派大會，故而目前無暇，要等過了明年九九重陽，才能作此遠遊。」

華冰微笑說道：「明年重九的『五刀派』開派大會，必然盡聚羣雄，異常熱鬧，小弟到時也必前往『勾漏』觀光，正好於會後奉陪葛兄同往西南……」他說到「西南」二字，便似發覺略有失言。遂倏然住口，不再繼續發話。

葛嘯羣見華冰在鐘乳林中，旋迴轉折之際，輕功彷彿極高，遂劍眉微揚，向他含笑問道：「華兄恕冒昧動問，你氣宇出塵，分明身懷絕藝，但不知是那一派，或那位武林奇客的傳燈弟子？」

華冰看了葛嘯羣一眼，軒眉笑道：「葛兄不妨猜一猜。」

葛嘯羣微作尋思搖頭笑道：「小弟無從猜測，但根據華兄這等風華造詣看來，可能是『八大高手』內其中一位門下？」

華冰目閃神光應聲問道：「葛兄所謂的『八大高手』是誰？」

葛嘯羣道：「華兄難道在南北東西，飄遊行俠之際，不曾聽說過『隴右神駝關東狂，大漠金鵰陰山蛇、崑崙竹劍大頭蛆，南荒鳩婆勾漏獨』等四句歌謠麼？」

華冰「哦」了一聲，臉上微呈哂薄笑容說道：「原來葛兄說的就是『隴右神駝』皇甫正等八個。」他不稱「八位」，而稱「八個」，就這一字之差，便充分顯示出華冰對所謂「八大高手」有不盡欽服之意，葛嘯羣聽明絕頂，見狀之下，立卽會意問道：「華兄，你莫非看不起我說的『八大高手』？」（未完．六）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方敏母親的遺囑中四句話，已讓方敏猜出「雲南」兩字，另有兩句却無從想起，便一直向南走去，一天來到岳陽，瞥見一家「宋家鐵舖」門外有兩行小字，上有雲南兩字，便走進去問個究竟，鐵舖老板宋三開却誤以為方敏是前來助陣的幫手，十分高興，便帶方敏乘船來到洞庭湖中，只見湖中有一浮台，上面置放了七個鐵箱，而天心劍客曹不仁，芙蓉尼也在上面，方敏聽得鐵箱是崑崙七子所封，也想知道箱內所盛何物，便替宋三開助陣，誰知白骨神君也到了浮台，而且從他口中更知道溫老婆婆竟是四邪之首，不禁愕住……

為醜女護法　到雲南取書

方敏這一刀砍出之時，本來同時左臂向後一拉，但白骨神君的手臂格了上來，一個疏神，自然拉之不動，非但拉不動，而且一股大力，直撞了過來，方敏連續吃了兩個大虧，連七孔刀都已經脫手，知道這股大力襲到，若是要以本身功力，與之硬拚，不是不能支持片刻，但却要形成騎虎之勢，連退都不能，因此急忙撤手，也算他見機快絕，臨撤手時，還內力疾吐，擋了擋，仍不免「蹬……蹬……蹬」連退了出七八步去，所過之處，老粗大的巨木之上，皆發出「格格」之聲，均被生生踏裂！

白骨神君握住了軟銀杖，「哈……哈」一笑，順手向外一揮，銀光閃處，軟銀杖化為一道銀虹，疾向插在木上的七孔刀砸去。

方敏一看，心想刀杖相碰，兩股兵刃非一齊跌入湖中不可，再要找便大是費事，自己尚要遠赴雲南，更何況失了軟銀杖和七孔刀，回旋風島後，如何向溫婆婆交代？心中大急，但是軟銀杖去勢如電，根本沒有法子阻攔，暗叫一聲糟糕，祇聽得「錚」一聲響，刀杖已然相交，眼前陡地寒光大盛，原來刀杖相交之後，非但沒有跌入湖中，軟銀杖將刀砸起之後，兩件兵刃，竟直向他飛了過來，方敏知道這是白骨神君在揮手格杖之時，早已用了巧勁，才會出現如此的事。

運用巧勁，配上極為高深的內功，要將一物拋出，照預定的方向飛去，本非難事，但是要碰到另一件兵刃，那件兵刃又是深陷入木中，而兩件兵刃，再一起向預定的方向飛去，這的確是聞所未聞的功夫，白骨神君功力之深湛，於此可見一斑。

耳際祇聽他尖聲喝道：「快將兵刃接住了，免得沒傢伙使喚！」方敏也早有將軟銀杖和七孔刀接到手中，再作打算的主意，雙臂一探，兩股真力，疾衝了上去，將一刀一杖，抓在手中，覺出刀杖上力道並不大，倒像是白骨神君有意將兵刃還給自己一般，定了定神，祇聽得白骨神君又道：「小娃子，你能和我對敵十招以上，祇是兵刃脫手，並未受傷，如此武功已足可稱雄江湖，小一輩的人物中已再無一人能似你這樣，還不快走，真要自誤麼？」

方敏一聽，不禁大為猶豫。若是旁人到這個時候，白骨神君還肯好好地放人逃走，自然求之不得，但方敏却全然不是如此想法。一則他性格絕不畏強暴，再加上他極是倔強，明知不敵也要拚上一拚，二則那七隻鐵箱中，藏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他也實在想着上一看，是否和自己的身世有關。

因此想了一想，剛想要說「不走」時，忽然聽得「格格」一陣嬌笑，起自身側，一個女子嬌滴滴的口音道：「白骨神君，好大的口氣啊，我就不信我不能接你十招，咱們試上一試如何？」

這女子聲音一傳出，不但方敏吃了一驚，連白骨神君也是一驚，急回頭看時，祇見木排的一角上，站着一個貌相奇醜，却又搽得大紅柳綠，令人作嘔的醜女子！那木浮台本來極大，醜女子站在浮台角上，距白骨神君也有五六丈遠近。

但以白骨神君武功之高，耳目自然靈敏已極，事先竟會未曾發現有人從水面上滑過，來到了木浮台上，其人輕功之佳，可想而知，除了號稱活閃電輕功絕頂，連道家第一高手，極樂真人都稱頌不已的紅掌祖師師徒以外，除非是正派中的佛門高手，或是極樂真人，崑崙七子中的三四人，和北天山老少神醫馬算子等人，真是無人能夠做到。

而那醜女子，白骨神君和方敏兩人，一見便已認出正是活閃電紅掌祖師之徒！

白骨神君一見是她，怒氣排發道：「賤丫頭，你又來這裏幹什麼？」

醜女子一笑，道：「我師傅說，個多月前，你和他大戰千餘合，直打了兩天三夜，不分勝負，結果兩人精力將要耗盡，才住手不打，那七隻鐵箱已落在我師傅手中，這七隻也不如一併給了我們，因此派我來向你索取，你一答應，我便取了就走，再也不以話嘔你，你說怎麼樣？快答應了吧？」

聽她講來，像是甚為輕鬆一般，方敏在一旁聽得白骨神君全身骨骼「格格」一陣響，知道他已然怒極，在暗運無上真氣，準備一舉發難，不禁代那醜女子暗中揑一把冷汗！

不一會，白骨神君身上所發密如連珠的「格格」之聲，已然停止，游目四矚，四周圍湖水靜蕩蕩地，並無人來，冷冷地道：「你師傅呢？」

這四個字，在他全身真氣，盡皆運定之後發出，更是尖銳無比，聽得人不禁心顫，看那醜女子時，仍是繃着一張醜臉，毫無表情，「格格」地一笑，道：「我師傅說你在宇內四邪之中，最不爭氣，越來越不長進，專好找小輩和二三流角色動手，因此他不想來——」

下面話尚未講完，白骨神君青滲滲的一張怪臉，已然氣得發黃，大喝一聲，向前踏了一步，那麼大的木排，也為之顛簸不已，醜女子又一笑道：「可不是麼，剛好給我師傅料中，你又要找我晦氣，你剛才曾吹大氣，說是小一輩的人物中能接你十招而毫無損傷的，除了這個臭小子以外便沒有第二個人，這句話算不算數的？」

白骨神君又向前跨出兩步，這兩步一跨出，木排更是搖幌不已，白骨神君剛才和方敏動手之時，尚未全力以赴，如今動了真怒，確是非同凡响，木排一激烈搖幌，那疊在木台上的七隻鐵箱，也砰砰有聲，幾乎倒了下來，那醜女子叫道：「臭小子！還不快躍上去，將鐵箱壓住？」方敏祇覺得她這人可厭已極，一見便令人作嘔，但是聲音却也動聽到了極點，有令人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內，暗忖就算不為她，為白骨神君，自己也不想那七隻鐵箱跌入湖底，打撈費事，足尖一點，雙臂一振，便淩空拔起兩丈高下，站到了鐵箱之上。

剛在鐵箱上站定，便聽得白骨神君道：「當然算數！」

醜女子立即道：「好！十招之內，你不能令我有所損傷，你便是濫發狂言，却要算你輸了！」

白骨神君哈哈怪笑，說道：「賤丫頭，宇內四邪的真實功夫，豈是你這井底之蛙所能臆測，十招之內不叫你斷手折腿，我返身便走。」

一個「走」字才出口，左臂「呼」地由外而內，圈了過來，方敏人在鐵箱之上，正用力壓住那七隻鐵箱不令倒下，但白骨神君那一圈之力掃到，鐵箱仍不免發出「砰砰」之聲，相隔兩丈開外，尚且如此，當者所受大力如何之巨，可想而知。左臂一圈圈出後，右手一搖，五指如鈎，劈頭抓下。

兩下裏雖有先後，但相差時間極微，幾乎是同時發作，醜女子一見白骨神君發作起來聲勢如此猛惡，心中也不禁一懍。

他這一圈，圈成了一個半圓，已將醜女子右面和後面的去路全通封住，而向前去，變成了撲到他的懷中去，更是危險，要避他那一抓，唯一退路，便是向左逸出，而醜女子却知道白骨神君特意留在左面一條退路，定有用意，若是一退，非中他之計不可，心念如閃電也似，在腦中掠過，突然「颼」地掣出了寒玉七，幌起一道烏油油地黑色光暈，脚尖一點，直向白骨神君撲去，寒玉七尖端，逕挑白骨神君的下頷。

這一招，她想在險中求勝，將白骨神君逼退。白骨神君見她並不上當，不由左面逸出，心中暗罵賤丫頭好不乖覺，但是他武功超羣，招數精妙無比，醜女子若是向左逸出，固然立即要墮入他所佈下的圈套之中，向前衝來，白骨神君身形一轉，轉了四分之一的圓圈，快疾無倫，那醜女子雖是當面撲去，但是經他疾逾閃電的一轉，却仍是變成向左撲去。

祇見白骨神君長臂搖動，身形陡矮，兩臂如鋼圈也似，突然向醜女子掩去！

醜女子一見自己向前撲到，眼前一花，白骨神君人已轉開，知道不好，絕不貪功，立即足尖一點凌空拔起！她雙足剛一離開木排，白骨神君一抱之力，便已壓到，剛好避過，若是她略一貪功，這一下白骨神君左右雙臂，一齊用力壓到，雙腿非被壓成粉碎不可！連方敏在鐵箱之上，居高臨下旁觀，也不禁看得心驚肉跳！

醜女子一躍在半空，便叫道：「兩招了，還有八招！」同時將寒玉七舞起團團寒光護住了全身，白骨神君也不躍起追趕，光是在下面發出陣陣驚心動魄的冷笑，仰首以觀，趁隙下手。

醜女子人在半空，若是落下地來，必然為白骨神君佔了上風，本來兩人武功相較，已是白骨神君本領高，若再是落了下風，當既非斷手折臂不可，心中大是着急，不敢下落，提一口真氣，又向上拔起尺許，一眼瞥見木排旁邊繫着的那隻船，那船正是方敏和三湘神龍宋三開等人開來的，醜女子心中一動身子一沉，疾向木排上落去，果然不等她雙足沾上木排，白骨神君雙掌向前一推，一股排山倒海的大力，已然壓了過來。幸而醜女子有打算，並不還手，早借着白骨神君的那股大力，向後斷綫風箏也似跌了出去，本來這一跌，非跌出木排，落於湖水之中不可，但她却早已覷定了方向，落在那艘繫在木排旁邊的船尾之上，再後兩尺便是湖水！

白骨神君雙掌推出之後，又立即往回一收。他這一放一收乃是他絕技之一，「廻風三掌」中的一招「進退如意」，雙掌疾推而出之時，力量有多大，回收之時向內的吸力，一樣有多大，若是對方不明奧妙，一見他雙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推到，一定也要發眞力相抗，等到他接着施力回吸之時，非中計被他吸近身去不可，而一被吸近他的身旁，「廻風三掌」中的第二招「風落處處」，便接之而來。

那一招「風落處處」一掌之中，能打中對方十七處要害，他內力深厚，即使祇被打中一處，也難倖免。而且就算將他一招之中，疾如驟雨的十七掌，一齊避過，接下來那一招「雹打曠野」，一剎那間，掌影飄到，連幻出七七四十九掌的殺着，也難避過，端的是厲害已極。那醜女子來時，紅掌祖師因有事分身不開，曾千叮萬囑，要她小心，若是眼看不敵，情願不要那七隻鐵箱，立即逃走，又將可能前去爭那七隻鐵箱的幾個厲害人物，武功精妙之着，一一詳細和她說知，所以醜女子才一見白骨神君雙掌推到，絕不用力，便向後躍出，同時也知道白骨神君接下來，一定是內力回收，心中也有了主意。

但是她雖然胸有成竹，白骨神君的厲害之處，尚不是她能料得到的，她才一沾到甲板，白骨神君已然發動，雙臂一收，一股其大無比的吸力，已然將她裹住，醜女子心中不禁大驚，腳跟尚未站穩，那有力量相抗？身不由主，已被那股大力，拖得向前，踉蹌跌出幾步。

她一面向前跌出一面在用力掙扎，「喀喀」連聲，那船的甲板之上，隨着她腳步的踏出，出現了一個尺許方圓的大洞。

幌眼之間醜女子已被拖出了七八尺，前進之勢，依然難止，心中正在焦急之際，忽然一聲嬌笑，寒玉匕起處，在船桅之上，一匕首劃了過去。那船能在洞庭湖中行走，自然不會小，船桅也有三握粗細，丈許長短，寒玉匕鋒刃過處，立即斷折。

此時，醜女子正在船桅之旁，白骨神君那股回吸的大力，也正是對準她而來，船桅一斷，向前一橫，竟如一根碩大無朋的箭也似，疾向白骨神君射去！實則上并非是向白骨神君射去，而是被白骨神君自己的那股回收大力，吸了過去的。

那麼大的一根船桅，突然當胸撞來，白骨神君武功再高，也不能不有所忌憚，顧不得再將那醜女子扯近身來，掌風呼呼，一招「風落處處」，已然使出「叭叭叭」十餘聲過去，那條船桅，斷成十餘段，全都落在水中。

而醜女子已然趁機躍上來木排叫道：「一共五招了！」白骨神君一楞，暗忖就算連擊向船桅的那一招「風落處處」也算上，也不過四招，何以她高叫「五招」？那醜女像是已看出他的心意，「格」地一笑道：「我躍向半空之前，你使了兩招，我一落地，你便一招推出，接着又一招回收，後來又抓不到我，却向船桅出氣，不是一共五招麽？你要是不服氣，咱們從頭來過，算你一招未曾發過，又有何妨！」

分明是已知白骨神君厲害，賴上一招好一招，但話却講得刁鑽已極，以白骨神君的身份而論，總不成和她逐招去爭論，明知吃虧？實際襲出的不過三招，也祇得吃了這個啞吧虧，悶吼一聲，道：「五招就五招！」長身一搖，兩隻寬大的衣袖，一齊展開，風聲呼呼，離木排三尺，疾向那醜女子撲去！

方敏在鐵箱之上，見那醜女子確是胆大心細，靈活已極，而且出言刻薄，白骨神君那樣的大魔頭，一上來被她拿話逼住，十招之中，不能傷她，便要算輸不說，而且分明知道她公然賴帳，也是無可如何，心中不禁對之大爲讚賞。

醜女子令人作嘔之處，一大半在於她講話時扭揑作態，如今面對大敵，小心應付還來不及，那裏還顧得去作出這種醜態，惹人厭處，便去了幾分，而且上次方敏和她分手之際，她曾以極爲誠摯的口氣，和方敏保證，定不將他的身世外洩，甚至連她自己的師傅都不告訴，方敏從這時候起，心中便對她存了一分感激之念，再此時見她如此對付白骨神君，智勇雙全，大加讚賞，自然也不是什麽怪事。

白骨神君這一下撲出，盛怒之下，威力更猛，宛若一隻怪鳥帶起强烈無比的勁風，直衝過來，醜女子若是後退，勢必落在水中，但是若要向兩旁躲避，白骨神君雙臂橫伸，勁力所及，整個木排，皆被他封住，若是向上躍起，雙足不沾實地，更是無法抵禦，方敏看實代她着急，但祇見醜女子突然一個觔斗，向後翻去，「撲通」一聲，跌入水中，直向湖中沉去！

白骨神君不禁大爲愕然，但接着猛地省起自己和她講好的，乃是十招之中，令她身上帶傷，她跌下木排去，雖然是輸，但却未曾受傷，講起來，自己仍是不能碰一碰那七隻鐵箱，而要離去，心中大是惱怒，倏地站在木排邊上，祇見那醜女在兩丈開外冒出頭來，叫道：「第六招——」

白骨神君不等她把話講完，一掌便向湖面去按，再倏地提起掌來時，帶起一股粗逾水桶的水柱，先是水柱四周，水珠互相傾軋之聲，已是轟轟發發，驚人之極，水柱本身，更是凝練之極，竟使出了絕頂內家「神農吸水」功夫！

那一條水柱，經他內力貫足了，不知有多少份量，一經揮起便向兩丈開外的醜女子當頭壓了下來，宛若一條碧瑩瑩，通體透明的怪蟒，自湖水中疾竄而出，一個騰躍，直向那醜女子咬去！

醜女子也料不到白骨神君突然會使出如此厲害的殺手來，水柱來勢，如此之急，除了拚命向外游去，希圖避開之外，一點沒有其他辦法可想，急忙雙足一蹬，雙手一划，向外逸出四五尺去，但是那條水柱，也已「轟」然一聲巨响，在她身後四五尺處，注入湖中。

那股水柱一注入湖中，聲音之响，還在其次，湖面上立起巨浪，木排一個顛簸，在水柱附近，水直湧了起來，方敏祇見那醜女子也被浪頭湧起，那浪頭乃是被水柱激起的，也是力大無窮，祇見醜女子水中扎手扎腳，拚命掙扎，似已吃了大虧。

白骨神君見水柱雖然未能將那醜女子擊中，但是看情形，那醜女子也已無還手之力，怪笑一聲，說道：「七招已過，第八招來了，當心！」身形直拔而起，「呼」地一掌，對準那湧起老高的浪頭，壓了下去！

那醜女子被浪頭裹住之時，已爲水柱衝擊之力，受了不輕的內傷，白骨神君那句話，她聽得清清楚楚，但是却無法回答，只得身子向下用力一沉，直向湖底下沉去，身在水底，仰頭睜眼看時，只見湖水上水花亂翻，知道白骨神君一掌已然擊下，但不知道他人是以「登萍渡水」的絕拒，停在水面之上呢，還是回到了木排上，若是貿貿然浮了上去，必爲所算，想了一想，雙足一蹬，逕向水面浮去，但是却藏身於木排底下，從巨木縫中，向上張去，只見白骨神君也一個「金鷄獨立」之勢，右足足尖，踏在一塊木板之上，正在湖水上電也似疾，來回遊弋。

看情形不論自己在什麽地方冒上水面，白骨神君都能立即趕到，還尚有第九、第十這最後兩招，眞的不容易應付。

想了半晌，又不能浮出水面來，看白骨神君心意，分明是要將自己置之死地，然後肯歇，看實躊躇，正在想不出辦法的當兒，突然覺出身下似有一股極大的力量，捲了過來。

醜女子心中一驚，暗叫奇了，白骨神君分明是在湖面，難道他本領如此之大，人在湖面，內力却能由湖底襲到麽？」一剎那間，不禁呆了一呆，但繼而一想，又覺得斷無是理，低頭一看，原來是一條三尺來長的大魚，正在自己腳下游來游去，看來將自己當成了可吃的物事。

醜女子心中一動，手臂一抖，身子同時下沉三尺，寒玉匕開處已從那條大魚的魚鰓中刺入，那大魚臨死前一陣掙扎，攪動水面，白骨神君目光如電，早已發現。

他也知道那醜女子少說也已得到血手印紅掌祖師八九分眞傳，雖然將她壓到了湖水底下，却未必能奈何得了她，因此一面以「登萍渡水」的絕技，在湖面上來回巡弋，一面早已將七八成功力，聚於雙臂，準備那醜女子一冒出頭來，便驟然發難，一定要叫她在十招之中命喪掌下，一見水花攪動，便疾馳過來。

剛好那醜女將魚刺死，也料不到白骨神君一定如飛趕到，迅速脫下了外套，裹在魚身上，雙臂抓住了大魚，用力向水面之上拋去。同時，雙足一蹬，疾向外竄出三四丈去，「嘩啦」一聲水响，鑽出了水面，尚未看清眼前情景，便揚聲高叫道：「第九招。」

叫出了之後，才定眼看去，只見自己正在木排邊上不遠，湧身便躍，落到了木排之上。

這才見白骨神君雙手滿是魚肉，那一條大魚，已然斷了數段跌入湖水之中。

原來那醜女子眞個料事如神，她這裏將大魚用力拋出，魚身披着她的外衣，一露出水面，帶起一溜水花，白骨神君蓄勢以待，已等了許久，心中怒火如焚，恨不得一把將她抓成粉碎，那麽武功高強的人，急切間竟未曾想到醜女子不會笨到這樣躍上來水面送死，力透五指，「呼」地一抓，抓了上去。

一抓到，覺得滑膩膩，冷冰冰地、已然知道上當，當時，也已聽到了醜女子在三四丈開外的那一聲「第九招」，定睛一看，抓在手中的，不是仇人，而是一條老大的死魚，又氣又怒，雙手向外一震，將那條大魚斷爲三數段，轉過身來，喋喋怪笑，道：「還有一招啦！」

他人本來以「登萍渡水」的絕技，以左足踏在一塊木板之上，將內力從足底逼至木板上，催動木板，來回遊去，行動之快，不亞在陸地之上，那句話才講到一半，木排一個顛簸，他人已然站在離醜女子不過丈許開外，全身骨節，又是爆豆也似一陣亂响。

醜女子明知他在緊要關頭，吃了個大虧，一定不肯甘休，這十招的來勢，一定更猛。因爲在他而言，剛才已然講好，若是十招之內，未能令自己受傷，那七隻鐵箱，便歸自己所有，他爲人雖是陰險毒辣，但却要顧全「宇內四邪」的名聲，擺一代大宗師的架子，儘管事後仍會用極下流的手段對付自己，當時却非走不可，尤其有方敏在一旁，他更不好意思自毀所言，因此這第十招，乃是最重要的關頭，她一上木排，便思潮起伏，在思索對策，等白骨神君一撲了上來，片刻之間，已然胸有成竹，叫道：「且慢！」

白骨神君陰惻惻一笑，道：「可是胆怯了？」

醜女子故作沉吟，突然叫道：「也讓我攻你一招！」

話才出口，便身形展動，逕向白骨神君撲去，手中寒玉匕捲起一團黑光，寒氣漫漫，乍看起來，彷彿有十餘柄寒玉匕一齊刺到，白骨神君見她不退反攻，大叱一聲：「來得好！」右臂一震，疾向醜女子手腕抓到。

在如此嚴密的寒玉匕光影之中，而寒玉匕又是削金斷玉的無上利器，他竟敢施展「空手奪白刃」功夫，右手直抓醜女子的脈門，武功之高，可想而知。

但是他武功雖高，計謀却是不及那醜女了，一切行動，全在那女子的意料之中，孫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經八個字實在是與敵爭鬥的無上訣竅，不論是千軍萬馬，沙場對壘，還是一對一單打獨鬥，這「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一語，皆是取勝的要訣，醜女子既能料到白骨神君一定是自恃武功，會施展「空手奪白刃」功夫來奪自己「寒玉匕」，同時扣住自己脈門，以他的武功而論，自己脈門若是被他扣住，只怕死無葬身之地，因此心中早有了打算，一見白骨神君果然不出自己意料，立即手臂一抖，寒玉匕幻成一道墨虹，脫手飛出，而同時足尖一點，在寒玉匕向前電射而出之際，向後疾退出去，以避開白骨神君的殺着。

白骨神君滿擬自己這一套三式，空手奪白刃功夫，天下無雙，不但可令對方寒玉匕脫手，而且一定可以同時將對方脈門扣住，聽憑自己擺佈，在十招之內令她身受重傷，那七隻鐵箱也可歸自己所有。

怎麽也料不到那醜女子應變竟然如此之快，自己手才伸出，寒玉匕便劈面飛到，同時她人也向後逸出，心中既急且怒，右手一探，便將寒玉匕抓在手中，剎那之間，連跨兩步，本來向外揮出的左臂，突然向內一圈。

他早已將所練「白骨功」的力道，聚於掌心，在向內一圈之際，掌力便疾吐而

出。

那醜女子應變雖快，但白骨神君出手也如閃電，兩下裏動作，全都迅疾已極，但比較起來，白骨神君數十年功力，全身內力，已到了收發自如的境地，當然出手也要快上幾分，醜女子向後躍退，胸前一股奇大無比的力量，突然湧到，倉皇間連運氣抵禦的機會都沒有，便已經被白骨神君掌力，當胸掃中！

醜女子只覺得那一下，胸口宛若被百斤重的鐵鎚，猛烈地撞了一下，刹那之間，胸口發悶，喉嚨發甜，眼前金星亂冒，她本是一個後退之勢，幾乎連勢子都收不住，但是她心中又知道這是千鈞一髮的重要關頭，絕對不能够露出一點受傷的樣子來，否則，便不免前功盡棄了，因此急忙施運眞氣，向下一沉，退出丈許之後，雙足牢牢地釘在木排之上。

大凡在受了內傷之後，最忌的事，便是再強運眞氣，醜女子這一來，本來四分內傷，陡地又增重三分，但是她也已將身形穩住，睜開眼來，還要裝出絲毫未曾受傷的樣子，嬌聲一笑，道：「十招過去了！你也只不過將我的寒玉匕搶去而已！」

白骨神君冷笑一聲，道：「你已給我白骨掌力掃中，難道還不承認有傷麽？」

醜女子心中暗叫好厲害，但又知道萬萬不能輸口，若無其事地一笑，道：「白骨神君，你是武林前輩，一代宗師，怎麽講話連下巴都不托住？我傷在那裏？是斷腿，還是折臂？」

白骨神君不由得一楞，暗忖自己那用足全力的一掌，是掃向她的胸口，她必受內傷無疑，但是她一定不認帳，却也沒有法子證明她受了內傷，早知她如此狡猾，不如將那一掌掃向她的手臂，定然可令她手臂折斷，一時之間，竟被她以話逼住，答不上來，怔了半晌，才冷笑道：「你說沒有受傷，可敢再接我三招麽？」

他原意是醜女子雖然強將傷勢逼住，但是却絕不能再行跳動，自己只消輕輕發出三掌，令她跳動趨避，她非傷發倒地不可。

怎知急切間發話，只顧得一面，却忘了另一面，又給那醜女子抓到了把柄，仰天「格格」一笑，道：「神君，你名揚江湖，威震天下之時，只怕我尚未出世，若論武功，我當然不是你的敵手，我們講好的，是你在十招之中，令我受傷，並沒有講十三招啊！」

白骨神君一聽，心頭大震，雙臂緩緩抬起，衣袖如爲狂風所拂，抖動不已，可以看出他心中實是怒極，極可能不顧一切，兇性大發，那醜女子却仍是鎮定如恆。

當醜女子和白骨神君動手的時候，方敏一直在鐵箱之上旁觀。他自然也知道白骨神君的武功在那醜女子之上，但是那醜女子機智百出，料事如神，最後十招之下來，雖然將寒玉匕失去，並還受了內傷，但還令得白骨神君無法證明他已能打賭獲勝，雖然明知那醜女子是「宇內四邪」之一，血手印紅掌祖師的徒弟，有其師必有其徒，大約也是邪門人物，但一則他俠義仁風，鋤強扶弱之心，油然而生，二則白骨神君本身便是「宇內四邪之一，惡行必在那個醜女子之上，因此一見白骨神君將要發作，連忙一躍而下，七孔刀劃起一陣淒厲已極的嘯聲，橫刀在胸，道：「白骨神君，莫非你要言而無信麽？」

醜女子本來心中也七上八下地在打着鼓，一見方敏躍下，心中不禁大慰，喝采道：「好一個言而無信！」

白骨神君又被方敏將話逼住，心中暗忖，眼前這兩個人，年紀輕輕，武功却大，自己就算不顧一切，言而無信，要立即動手的話，怕也未必能够將他們兩人一齊殺死，只要被走了一個，不但結下一個厲害仇人，而且江湖上傳說出去，自己身居「宇內四邪」之一，却連對付兩個後輩，也要使用下三流手段，以後做人，也不免要矮上半截。好在這兩人就算得到鐵箱，也必然要運離洞庭湖，極可能還要運到紅掌祖師手中，難道還怕在途中，沒有下手報仇奪箱的機會麽？

這樣一想，已然緩緩抬起的手臂，便慢慢地垂下來，冷笑道：「我神君言出如山，雖然你弄狡獪，豈能失信於你？」衣袖一拂，蕩起一股勁風，人已平空退出，停在湖面上飄蕩的一塊木板之上，箭也似向外射出丈許去，醜女子一見他果然離去，心才放下，但是又不捨得那柄寒玉匕，忙揚聲叫道：「白骨神君，那柄寒玉匕乃後輩防身之物，神君神通廣大，要來無用，發還了後輩，以示一代大宗師氣度如何？」

白骨神君索性好人做到底，以免担個「搶奪後輩兵刃」之名，「哼」地一聲冷笑，頭也不回，一抖手臂，寒玉匕挾起極爲勁疾的破空之聲，電射而至，「叭」地一聲，刺在木排之上，直至沒柄。

而就在那一眨眼的工夫，白骨神君人已在十餘丈開外，幌眼之間，便已成了一個小小黑點。

醜女子本來傷勢甚重，只因白骨神君若在，不能露出一點受傷的樣子，一露出來，七隻鐵箱，便不爲自己所有，因此才勉力支持，等白骨神君一去，心中一鬆，只感到頭昏目眩，口乾心躁，再也支持不住，「嚶」地一聲呻吟，倒在木排之上。

方敏見她果然是受了內傷，不過是勉力支持，將白骨神君擊退，心中着實佩服她的勇氣，連忙走了過去，道：「你怎麽了？」

醜女子嘆了一口氣，道：「方敏，如今要你好好地帮我一個忙了，不知道你願意不？」

方敏不知道她有甚麽要求，自己又有要事在身，還要去尋那崑崙聖書，不敢貿然答應。醜女子又長嘆一聲，道：「方敏，我這次身受重傷，可以說全是爲了你，你難道當眞見死不救麽？」

方敏一楞，道：「姑娘此言何意？」

醜女子掙扎着坐了起來，背靠在木台之上，喘了口氣，道：「實和你說，那七隻鐵箱，和我師傅在關外奪到的七隻，全是六年前，崑崙七子所封。裏面有些甚麽東西，連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師傅和白骨神君，可能還有別的武林高手，也要下手搶奪，就算十四隻箱子中，全是金銀珠寶，怕也不會放在那些武林前輩的眼中，他們之所以你爭我奪，將這十四隻鐵箱當作至寶，還不是爲了那十四隻鐵箱是崑崙七子所

封，想在其中找出崑崙三寶之一，突然失蹤的崑崙聖書的綫索！」

方敏聽到心頭「砰」地一跳，只見那醜女子一口氣講了那麽一大串話後，氣喘不已，但面色却未見有異，但因爲聽到了紅掌祖師和白骨神君等人，是想要在那十四隻鐵箱中找出崑峻聖書的下落，和自己切身關係，不禁心中緊張，因此竟未將醜女子內傷深重，面色不變這一件事，好好地想一想，是甚麽緣故，只顧急問道：「雖是如此，與我又有甚麽關係？」

醜女子笑了一下，道：「別人不知道那崑崙聖書在甚麽地方，只當在那十四隻鐵箱中，可以找到綫索，但是我却知道，那十四隻鐵箱之中的物事，和崑崙聖書，一定毫無關係，就算是有，也是沒有用的了，因爲眞正知道崑崙聖書的下落的，只有你一個人！」

方敏究竟心地老實，一聽她如此說法，並不隱瞞，反問道：「你怎麽知道？」

醜女子又是一陣氣喘，方道：「我在那件皮袭的反面，得知你的一切身世，焉有不知之理？但是這一切，除了向你以外，我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過，如果我向師傅說明了崑崙的秘密在你身上，我又何必路遠迢迢，來這裏和白骨神君爭那七隻一無用處的鐵箱？」

方敏此時才明白了她所說的話，一時之間，心中不禁大爲感動，暗忖旁的不說，在關外時，若是她將自己的秘密道出，自己怕難以逃出紅掌祖師的手下，但是她又爲甚麽那樣關切自己呢？方敏心中大是惘然，呆了半晌，問道：「姑娘，你爲甚麽不對你師傅說呢？」

醜女子低下頭去，細聲道：「當我發現了那皮袭時，可能存有一分私心，因此暫時未曾對人說起，當我見了你後，我又下定決心，我所知道的秘密，決不再對人說，連對你，在你未大透以前，我也不會和你多講一句的！」

方敏心中更是一怔，暗忖她這幾句話中，竟像是有無限的情意一樣，她雖然七分像鬼，只有三分像人，但總是女子，莫非對自己有情？

自己當然不能愛上這樣妖形怪狀的人，但是她這番情意，却不能不令自己深爲感動。便道：「你有甚麽事要我帮忙的，說吧！」

醜女子抬起頭來，道：「我果然沒有認錯你。」講了這句話後，又低下頭去，道：「你就連我的姓名都不屑一問？」

當她在塞外，要方敏問她的姓名時，扭揑作狀，醜態百出，看了就令人作嘔，方敏當然不屑去問她。此時她雖然一樣奇醜，但却語音誠摯，而且也沒有作出醜態，再加上方敏着實感謝她維護自己的一番心意，忙道：「不知姑娘如何稱呼？」

那醜女子聽了方敏這一問，便像是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一般，道：「我姓葉，叫映紅。」

方敏心中暗喝一聲采：好漂亮的名字！只是可惜和她的人不甚相配，道：「葉姑娘，你要我怎樣帮你？」

葉映紅道：「說來也極是簡單，我內傷甚重，尚幸本門內功最長自療內傷之法，但我估計也有七八天光景，洞庭湖上不是療傷之所，你帶了鐵箱和我上岸找一個靜僻所在，守在我身旁七八天，等我傷愈之後，你再走開，不知你肯不肯答應？」

方敏一算，自己離開旋風島，不過一月有餘，而且那崑崙聖書的所在之處，雖未確定，多半是在雲南，而且可能和昆明近郊的邛竹寺羅漢堂有關，要省了好些麻煩，就算躭擱上七八天，一樣可以如期將崑崙聖書送到旋風島上，便點頭答應。

當下便斷下一段巨木，用寒玉匕削了一支巨槳，用力划動，將木排划到了岸邊，托起七隻鐵箱，葉映紅經過兩個時辰的靜養，也已能勉強走動。

兩人上岸之處，是在洞庭君山，沿洞庭湖一帶，全都是肥沃無比的平原，但是君山却在平原之上聳立，雖然說不上峯高千仞，但總是一座山，兩人棄了木排，向山中走去，其時天色已然黑了下來，一路上也沒有遇到甚麽人，在山上轉了一轉，找到了一個山洞，看形勢甚是隱蔽。葉映紅一鑽了進去，便道：「就在這裏好了，你將鐵箱放進來，守住洞口就行了！」

方敏依言而爲，山中野菓子甚多，兩人胡亂採了些充飢，葉映紅便走到山洞中去，方敏果然一步不離，守在山洞外面。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一幌眼，便是五天。那五天中，葉映紅除了在山洞中盤腿而坐以外，一動都不動，連話都不說，只有每日子時，方敏捧些野菓子給她吃，她眼中便流露出感激之色。

到第六天頭上，葉映紅已顯然有了起色，方敏仍是守在洞口，兩人已能互相問答，方敏心忖自己雖然肯定那崑崙聖書是在雲南，但不知道母親在皮袭之上，是否有其他的話留下。

據母親生前所說，自己的身世，一被人知道，便會被一羣自己絕不是敵手的人所圍攻。那時，她已然將崑崙三寶之一的「千年雪參」，給自己服下，當然應該想得到自己武功會出人頭地，仍然如此說法，可知那羣敵人的厲害。而葉映紅在六天之前，曾說自己還是個大孩子，因此不能將皮袭上有關自己身世的事，講給自己聽，可知她也是知道那夥人的厲害。她既然如此關切自己，當下問也無用，但向她詢問崑崙聖書的下落，如果皮袭上眞有所載的話，她一定肯講給自己聽，便道：「葉姑娘，我有一事相詢，未知能否告知。」

葉映紅嬌脆動聽的聲音，從山洞中傳來，更是悅耳，道：「除了你的身世，我甚麽都可以告訴你。」

方敏道：「我媽在皮袭上可曾留下崑崙聖書所在的地點？」

葉映紅訝道：「咦？難道你竟不知道麽？」

方敏在這幾天，已然試出她雖然是紅掌祖師的徒弟，但對自己却極是關切，君子待人以誠，據實答道：「母親只留給了我幾句話，但是却沒有確切的地點。」

葉映紅呆了呆，忽道：「你進來！」

方敏轉身走進山洞去，望着她豬肝色的醜臉，只見她眼睛異常澄澈，那種至誠的眼光，又掩去了她幾分醜態，問道：「有什麽事？」

葉映紅道：「你母親在皮袭上說，你大了之後，一定能輕而易舉地取到崑崙聖

書，但是一取到崑崙聖書之後，必須要找一個人跡不到的所在，詳參書中所載武功，少說也得過上二三十年，才能在江湖上走動，可能在這三二十年中相繼死去，而你那時候又已經參透了崑崙聖書中的武功，便可以無碍了，不然，却總是危險！」

方敏望着她，想從她的臉上看出些綫索來，那六個自己甚至不知道姓名來歷的大仇人，究竟是什麽樣人，但是葉映紅的醜臉之上，却一點表情也沒有。

兩人對望了一會，葉映紅又道：「方敏，你若是信得過我，就將你母親生前所留下來的話，講給我聽，我隨着師傅，遊遍天下，大約見識總比你多些，雖然你得了崑崙聖書之後，要遵你母親遺命，三二十年不見人面，我也不能見你，但我總可以帮你猜一猜，那崑崙聖書，究竟藏在什麽地方！」

方敏聽她講到「我也不能見你」之時，言下竟大有愴楚的況味，那種惆悵的語調，又絕非假裝出來的，心中又是一陣感動，正想要將那四句話講了出來，但繼而一想，她說什麽也是「宇內四邪」之一，邪派中窮兇極惡的紅掌祖師門下，雖然她語氣如此誠摯，但是她心地究竟如何，相識未久，却是難料，那麽事關重大的四句話，怎可以輕易講了出來？

一個轉念之間又將那幾句話咽下去。葉映紅見他欲語又止，心中一陣難過，嘆道：「我知道你信不過我，不說也罷！」

方敏想要解釋幾句，但又不知道從何說起，葉映紅苦笑一下，道：「你也不必怕得罪了我，我知道自己身在紅掌祖師門下，難得別人相信，常言道日久知人心，我又何必勉強你相信？但是方敏，你在旋風島上多年，將來要作頂天立地的好漢，怕也會和我一樣哩！」

方敏心中又是一動，暗忖自從離了旋風島以來，人人見到自己手中的七孔刀和軟銀杖，皆能認出自己的來歷，唯獨自己到現在才只道知旋風島上的婆婆姓温，一個多月前，塞北三俠之一的蔡大强，剛要和自己講起，便突然慘死，而白骨神君又說温婆婆是宇內四邪中的第一號人物，自己却是萬萬不能相信，何不趁此機會，向葉映紅一問究竟？主意打定，忙道：「葉姑娘，旋風島究竟有什麽不好，怎會妨碍我以後做個頂天立地之人？」

葉映紅眼中突然露出奇異之色，道：「你是眞不知道？那温——」只講到這裏，突然沒有了下文。

方敏還在等她的回答，半晌未見動靜，道：「温什麽？我也知道婆婆姓温，咦，葉姑娘，你是怎麽啦？」

他心中不由得大是吃驚，原來葉映紅講到那個「温」字的時候，右手正微微地向上揚起，但此時却僵在半空中不動了！

看這情形，分明是神不知鬼不覺中，葉映紅已被人點了穴道。

方敏心中不禁大是駭然，暗忖不要說六天下來，葉映紅傷已愈了九成，以她武功而論，絕無被人暗算之理，就算是她仍是內傷深重，自己就在她的身側，有人暗算，以自己的武功，難道仍不能覺察麽？那下手暗算的敵人，武功之高，簡直不可思議了。

而且目前的情形，和在關外濱江鎭上，蔡大强遇害之時，一模一樣，倒像是暗中有一個武功高到極點的人，要阻止一切人對自己道出温婆婆的來歷一樣，這個人究竟又是誰？

他心中轉念，只不過是電光火石般一霎那間的事，急忙站了起來，同時將七孔刀拿在手中，四面一看，石洞雖甚寬大，越向裏去，越是陰暗，像是深不可測一般，但若是有人隱藏在側，自信絕難逃過自己的耳目，可是周圍却空蕩蕩地無人影。

方敏迅速地看了一遍，又俯身去看葉映紅時，只見她突然舒了一口氣，又能活動起來，方敏忙問道：「葉姑娘，剛才可是有人對你暗算？」

葉映紅奇道：「暗算？不會啊，我一時眞氣走岔，尚幸及時遏制，不然在這山洞之中，走火入魔，可有得瞧了！」

方敏看出她在講這幾句話時，眼睛不敢正視自己，像是因爲有什麽事瞞着自己，而心中發虛一般，忙又追問一句，道：「葉姑娘，剛才你說到婆婆姓温，她究竟是什麽人啊？白骨神君說她是宇內四邪之首，究竟是不是？」

葉映紅搖了搖頭道：「白骨神君的話可信得的麽？你究竟江湖閱歷太淺了！」

方敏見她所答避重就輕而且還想將話題岔開去，心中更是疑惑道：「那麽你說温婆婆究竟是什麽人？爲什麽我在旋風島上多年，便不能成爲頂天立地的好漢？」

葉映紅掉頭望着石壁，笑了一下，笑聲極是枯澀，道：「我也不很知道。」

方敏此時已再無疑問，知道葉映紅的態度突然改變，不肯將温婆婆的來歷說出，一定大有原因，又猛地想起那個老叫化，當分開自己和那個叫「阿瑩」的小個子後，也曾對自己說一番話來，但是老叫化講到了一半，自己的「聽宮穴」却突然一陣發麻，事出突然，如今回想起來，也像是有人暗算一樣。

那人武功實在高出自己許多，一定不給自己知道温婆婆的來歷，不知是什麽意思？正想要追問，突然聽得山洞之外，傳來「叮」地一聲，不一會，又是「叮叮」兩聲。葉映紅像是如釋重負，忙道：「有人來了，你看看是誰，我內傷尚未痊癒，若是有仇敵前來打擾，却要前功盡棄，你務求將來人阻於洞外！」

就這兩句話工夫，那「叮叮」之聲，已自遠而近。方敏向葉映紅看了一眼，心想究竟是怎麽一回子事，慢慢地來問她不遲，聽那「叮叮」的聲音，像是鐵杖點地一樣，來者可能不是常人，自己既答應在她療傷期間，爲她守護，義無反顧，豈可半途退縮？連忙躍出洞外，只見陽光透過林木，照在地上，林木稀疏，三四丈開外，一個穿着一套灰白色衣服，滿頭白髮白鬚，遮得連頭臉都看不清的老人，正傴僂看腰，手執鐵杖，在山石上亂點，向前慢慢地走去。

那老人看來體態如此龍鍾，若不是那枝鐵杖點地，發出金石交鳴的「叮叮」之聲，定當他是一個年邁力衰的鄉下老兒。

方敏一躍出洞外，見他已然走了過去，本想不去管他，再回到洞中，向葉映紅問個究竟，怎知突然之間，眼前一花，那

老人竟不知怎地，已向自己移近了兩丈，就站在七八尺開外，並還將腰板挺得筆也似直。

剛才那老人傴僂着腰在行走時，已可以看得出他身量甚高，這一挺直，更顯得他身材奇偉，白髮白鬚，一齊迎風飄拂，更顯得英偉異常，手中仍握着那根鐵杖，但鐵杖却已點不到地上，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宛若一尊石像也似。

方敏不自禁地向他打量一眼，却見他雙眼無珠，竟是個瞎子。既知他是瞎子，心中益發駭然，因爲自己竄出洞來之時，根本沒有聲息，而他竟能立即覺察，躍到自己身前，可知他耳力之靈，實在比亮眼人還要靈敏，剛想開口，那老人白鬚飄動，已然冷冷地道：「小娃兒你在這裏做什麽？」

方敏心中又是一奇，暗忖他眼眶之中！分明沒有瞳仁，却如何知道我是「小娃兒」？看他樣子，分明是武林不世奇人，態度雖然倨傲，已有那麽大的年紀，也得尊敬他一下，便道：「我有一個朋友，受了內傷，在山洞之內養傷，我在洞口爲她守衛，以防仇敵尋來。」

那老人鼻子眼裏「哼」地一聲，說道：「仇敵是誰？」方敏心想這又關你什麽事？略一遲疑，那老人已面色一沉，大有不愉之色。

方敏暗忖未知他的來歷，不去招惹他也罷，便道：「仇敵是白骨神君。」

那老人一聽「白骨神君」四字，滿頭白髮，突然銀針也似，根根倒豎，厲聲道：「你是誰？你朋友又是誰？」

方敏一見他白髮倒豎，聲如洪鐘，已知眼前這個老人，內外功俱臻絕頂，若是白骨神君一夥，豈不誤了葉映紅大事？忙道：「我姓孔，名七刀，洞中那個朋友，前幾天才相識，尚未問她名姓，不知他如何稱呼！」

那老人又「哼」地一聲，道：「小娃兒，你姓孔？」

方敏道：「不錯！」

老人鐵杖突然在一塊山石之上一點，「叮」地一聲，火星四冒，罵道：「如何不姓方！」一言甫畢，人已在兩丈開外，又傴僂看身子，以鐵杖點地，向前慢慢走去，竟沒將自己放在眼中。

方敏見那塊被他以鐵杖點過的大石，竟出現了拳頭大小的一個凹槽，而且他那一句「爲什麽不姓方」的反問，又來得太奇，足尖一點，向前躍出丈許，道：「前輩請住！」

那老人緩緩回過身來，揚着臉不出聲，方敏道：「前輩莫非是要找一個姓方的人麽？」

那老人道：「你識得有姓方的？」

方敏胡亂說道：「我識得一人，人稱混江龍，姓方名世杰，住在長江附近。」

老人疾轉過身道：「不是他！白骨神君就在洞庭附近，你要小心防範才是？」

說着，逕自走了開去，「叮叮」之聲不絕，看來像甚是緩慢，實則快疾無比，一轉眼間，已然轉過山角去不見，再不一會，連「叮叮」之聲也聽不到了。

方敏實在猜不透那老人的來歷，看他一臉正氣，神威凜凜，絕不是邪派人物，而且臨走時又警告自己，白骨神君就在附近，可知實是好心，但偏偏意態如此倨傲，實在令人難測，呆了一會，又回到山洞之中，才一跨進洞去便叫道：「葉——」

下面「姑娘」兩字，尚未出口，又是一驚，原來山洞之中，空空如也，葉映紅已不知道那裏去了，而七隻鐵箱，也全被打開，箱墊甚厚，箱內不過尺許見方大小，也已空無所有。

方敏一楞，暗忖難道自己離開那麽短的時間，白骨神君已然將葉映紅擒走了？但繼而一想，又覺得斷無是理，葉映紅少說也可以支持數招，自己一定可以聽到聲響，一定是她自己溜走無疑，人心難料，眞是一點不錯，幸而剛才沒有將指出崑崙聖書埋藏地點的那四句話講給她聽，他此時不明究竟自然深怪葉映紅不好，却不知葉映紅悄然離去實在有說不出來的苦衷。

原來她經過六日靜養，內傷已然愈了九分，當她正想和方敏說明旋風島主的來歷之時，突然脅下一麻，「中府穴」已被斜刺裏射來的一股力道射住，只講出了一個字，葉映紅和紅掌祖師在一起闖蕩江湖，黑白兩道人物，見者側目，向來罕遇敵手，饒是白骨神君這樣的人物，雖然一白骨掌將她打成了重傷，但實則上吃虧的，還是白骨神君，餘者可想而知，像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被人封了穴道一事，從來也未曾遇到過。

一時之間，有口難言，心頭亂跳，還只當是方敏驟然之間，對自己下了毒手，但又深知方敏不是這等人，而且看方敏的樣子，還全然未覺自己穴道已被人射任，尚在問個不已。

心中正在驚疑莫名之際，耳旁突然響起了一個細如游絲，但却清晰無比的聲音，語氣慈祥無比，聽得出是一個老婦人的聲音，道：「丫頭，你隨紅掌老兒在江湖上闖蕩多年，如今已被我隔空打穴之法，將脅下中府穴封住，我是什麽人，你大概總該知道了吧！」

葉映紅一聽「隔空打穴」四字，知道除了正派中的極樂眞人，以及峨嵋千芥大師，崑崙七子中的有數幾個人物之外，識得這門上乘內家氣功的，只有一個人，而那個人就是自己要將她名將講了出來的那人，只見方敏已然跳了起來，在四面尋找什麽，口不能言，只得轉動眼珠，示意已知道她是何人。

那聽來異常慈祥的聲音，又響了起來：「若是你將我的來歷，講與我徒兒聽了，我一定取你們兩人的性命，記得！」那聲音一直細若游絲，講到「記得」兩字的時候，更是輕得像蚊嗡一樣，像是發話人在漸漸地遠去。

葉映紅自然知道這是上乘氣功之一的「傳音入密」功夫，發話人可以面對面，也可以身在十餘二十丈開外，要視其功力而講，聲音才一靜寂，脅下又是一麻，便能恢復動作，葉映紅知道對方一定不會在太遠處，也偷眼觀着，只是不見人影，剛與方敏敷衍了幾句，因那聲音有「取你們兩人性命」之語，因此她才支吾以對，正當她要被方敏問得無言可答之時，恰好山洞之外，傳來「叮叮」之聲，葉映紅便趕緊將方敏支開，她內傷已愈，想起若再和

方敏在一起，被他追問起來，却是講也不好，不講也不好，又想起剛才和方敏所講的那些話，全被人聽去對方敏都是大大的不利，眞是五內如焚，焦急已極，那麽有主意的人，一時間也不知如何是好，向山洞後一看，山洞極深，像是有通道一般，剛想托了鐵箱，從山洞後面走出去算數，忽然眼前人影一閃，從黑暗中閃出了一個面目慈祥的老婆婆來。

葉映紅見了宇內四邪之一的白骨神君，不但毫無懼色，而且還與之動手相鬥，但是見了那個面目慈祥的老婆婆，眼中却射出了恐怖的神色來。呆了一呆，道：「温老前輩，我沒有將你的名頭說與方敏聽啊！」

那面目慈祥的老婆婆，正是旋風島上的温婆婆，一身玄衣，站在那裏，除了眼神懾人之外，和普通鄉嫗，毫無差別，只聽她緩緩地道：「白骨老妖就在附近找你，你托了鐵箱出去，不是送死。」

葉映紅聽出她口氣甚好，似無惡意，但想起江湖上有關她的傳說，仍是不寒而慄，退開兩步，恭恭敬敬道：「尚要請温老前輩指點。」

老婆婆一笑，道：「常聽得江湖上傳說，這紅掌老兒有一個女徒弟，智勇過人，如今一看，果然不錯。你將鐵箱打開，將箱中東西取出，再將臉上的東西撕了下來，白骨老妖混身長着眼睛，也認你不出啊！」

葉映紅心中又是一驚，心想好厲害的眼光，究竟名不虛傳，一望便知我臉上帶着東西，明知她講的話有理，但是却遲疑不敢將鐵箱打開，温婆婆道：「還不快動手，怕紅掌老兒責怪麽？說是我的主意就是了！」

葉映紅倒不是怕師傅責怪，而是不知道鐵箱中有什麽東西，怕她見了是好東西，便突然動手搶奪，因此才猶豫不決，不想將鐵箱弄開，聞言才略一支吾，温婆婆已發出了一聲令人毛骨悚然，宛若有一條冷冰冰的蛇，沿着背脊爬了下去感覺的冷笑，道：「你當我希罕那些東西啦，老實和你說，這孩子與我親若祖孫，他爲人仁俠過人，一直不知道我的來歷，我也不想給他知道，免得他對我有所改觀，你放心將鐵箱打開，無論是什麽東西，我決不碰上一碰！」

葉映紅聽她如此說法，知道她更是言出如山，就算想反悔，也絕不會做，只是心中後悔而已，忙將鐵箱放了下來，有心賣弄，雙手一扭，便已將兩隻鐵鎖扭斷，打開鐵箱一看，內中只有一隻見方的空間，放着一團用蠟封住，約有拳頭大小的蠟丸。

那一邊，温婆婆似已等得不耐煩，手揑足挑，繞着五隻鐵箱一轉，已將鐵箱全都弄斷，葉映紅在紅掌祖師門下多年，那紅掌祖師有一個外號，人稱「活閃電」，不但輕功奇絕，而且行事之快，也是罕見，但葉映紅看到了温婆婆開那五隻鐵箱的手段，心中也大爲嘆服，暗忖不但自己不如，連師傅也顯得不及。

他心中雖然不願就這樣和方敏分手，但既聽得温婆婆這樣講法，也就只好暫時分手，而且自己總是要將鐵箱中的物事，送到師傅手中，就算温婆婆不來，也至多再能和着方敏聚首一天罷了。

因此一硬心腸，將七顆蠟丸，俱皆取出，從懷中抽出一塊紗巾來包好，提在手中。

剛將這些做完，已聽得方敏的脚步聲，葉映紅還未曾來得及答應，手臂一緊，已被温婆婆抓住，不由自主，被温婆婆向山洞之中拖去，疾一回頭，還看見方敏在空鐵箱之前發呆，但一幌眼間，便被温婆婆拖出老遠，看不見方敏了。

却說方敏一想到葉映紅是自己離去，只是慶幸未曾將有關崑崙聖書的那四句話給她聽，並未想到其他，一想到在這裏無緣無故地躭擱了六七天，温婆婆在旋風島上的傷勢，不知怎樣了，趕快上雲南去是正經。

在他仁俠的心靈中，只當事情眞的是那麽單純，絲毫也未曾想到，等他取到了崑崙聖書之後，會有這樣大的意外之事發生。

當然，此時就算有人講給他聽，他一離開旋風島，那個「慈祥可親」的温婆婆便隨後跟出。一直跟隨在他身後，他也不會相信的！

當下方敏離了洞庭君山，一直向南走去，一路上只是懷疑自己在君山所碰到的那個白髮白鬚的瞎眼老人，不知究竟是什麽路數，爲什麽要找姓方的人，難道就是母親生前所說那定要將自己得之而甘心的六個人中間的一個麽？

照他的武功來看，若是六人聯手，自己確然不是他敵手，但是他又看出那個老人甚是正派，絕對不會和一個後輩難爲之理。

這一日，已然來到了貴州省貴陽城附近，夜來宿在客店中，正待休息一晚，明天一早，直驅雲南，約莫有三五天便可趕到，先到那邛竹寺內去看一看羅漢堂中的情形，忽然聽得馬蹄之聲大作。

方敏自從一路離了旋風島以來，經歷的事，已然不少，也已經有了些江湖閱歷：一聽到馬蹄聲，已經出來的並不是一騎，至少也有十多匹馬，奔到了客店門口，已聽得有人道：「時間已不早了，就在這裏歇上一會，別再趕進貴陽城中去！」

接着便是紛紛下馬之聲，那些人一進了店堂之中，聲音更是喧嘩，方敏聽出那高聲叫喚的一人，中氣極是充沛，想起連日來在路上，見有不少撥人馬，一撥一撥地疾馳而過，全是從這條路上過的，莫非此間有什麽武林大會等事不成？

方敏知道武林中人，平日大都各自爲政，就算有聯絡，也不過是憑個人交情而已。

但是，碰到了大事，憑够聲威的人物出面，却也能在半個月之內，將方圓千餘里之內，甚至更遠的武林高手，齊集在一起。

這類武林大會，若是正派中人召開，大都是爲了集中羣力，應付巨變，若是黑道上人所召開，則是爲了要大舉作惡，無論是那一方面召開，總不會是無緣無故，此去貴陽，反正是順路，何不去看上一着，他們究竟是些什麽人？

（未完・七）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寧神
固本
氣全身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